召具通士、今度御對面次第降下階下給事、今度不可有之、次天書御拜事、又不可有其儀、伶人參向總門、引卒公卿出向四脚門外可致其禮等事具申處、唐使內外官兩人幷通士等召具參申入旨、先王（鹿苑院殿御事也）御時、總門マデ御出、天書御拜等殊慇懃御沙汰也、今可被略條周章仕、第一唐使等歸國時、定此子細唐皇帝聞食、可被罪科歟、せめて天書於一拜ニテモ御沙汰者可畏入、自餘ハ兎モ角可爲御意云々、所詮如此申入之間、御拜事可爲何樣哉、先日愚身意見ニハ、天書御拜事、神慮難測由申候キ、唐使ハ只今如此申入、可爲何樣哉之由申入候し事ハ、唐朝皇帝意得ハ、鹿苑院殿以來偏日本王ニテ御座候ト深存申歟、仍自唐朝進印ニモ日本國王之印トヱリ付進置候間、然者御拜御斟酌尤珍重申了、只今就此御尋廻愚案處、此方上意曾以非其儀候歟、自異朝候天書候者、日本大臣以下燒香二拜ハ有限禮儀候歟、根本御禮不相違候上者、神慮可有何事哉之由存候間、若可有御拜歟、不可有苦之由存候、但尙關白（○藤原持基）前攝政（○藤原兼實）等意見可被尋聞食哉云々、此儀日野黃門同心云々、五日、唐使御對面、將軍御冠直衣云々、唐使引卒公卿兩人（三條前右府、大炊御門前內大臣、）參向四脚門、伶人參向總門、公卿殿上人中門外東上南面列立、天書御拜事、今度有沙汰二拜御沙汰云々、御披覽事、臨期在之、唐使頻申入云々、乍立御披見云々、鹿苑院殿御披見時ハ御蹲踞、今度依關白意見、母屋庇被室、禮仍母屋東迫北立曲彔一脚、主人御座、母屋西曲彔二脚、庇曲彔三脚被立之、唐使著彼云々、內官三人、外官二人、唐使臨階下時分、將軍令出大床給、天書御禮云云、唐人捧天書置御前高机、次御燒香二拜、次御披覽云々、次令著曲彔給、茶禮在之云々、此儀鹿苑院殿御代、最初應永九年時在之由、正藏主申入間御沙汰云々、其時予參扈從、一會之儀雖拜見茶禮之儀分明ニ不覺悟、今度御茶給仕、何者沙汰哉、追可尋記、內官建盞ヲ取遣進云々、唐禮歟、次進物官人等自身取出之進置御前云々、唐櫃數六十合云々、一々取出積置御前、如山云々、四脚總門警固強無之云々、今日唐人一歟斯波治部大輔云々、公卿殿上人參上、唐使參

上、六日、唐使參上珍重儀僧俗參賀群參云々、八日、三條中納言爲御使來臨、今度來朝唐人內可然醫師在之云々、脈樣等令對面可相尋之條尤可然、若同心申儀者可被仰付管領云々、仰旨尤畏入由申入了、九日、日野中納言爲御使來、條々仰旨在之、

一今度渡唐瑞書記、硫黃二十萬斤爲公方物被渡了、而任雅意以外無正體事共繁多、仍於彼舟具足者被點置兵庫藏了、追何在所へモ可被寄歟云々、

一此二十萬斤內五萬斤、山名方へ瑞書記渡遣了、子細於御尋瑞書記處、自山名方拜領由申入間遣了云々、又此子細於御尋山名處、曾以無其儀旨種々申入間、瑞書記虛言之段不能左右歟、瑞書記猶非虛言由證狀在之旨申云々、（○中略）

瑞書記不法事、方々及其沙汰歟、以外事、

山名硫黃拜領實否御究明事、山名定可畏申入哉、十一日、今朝唐使雷內官千戶李善ヲ使トシテ、種々物送進之、不存寄祝著々々、通事周鏊已上一座官人目六別在之、二座官人使趙諒通事葛大益進物目六別在之、三座官人、（三號船王子云々）重色々送賜了、十五日、管領來臨唐朝へ御返牒御位署事、愚身意見尤被思食也、只今彼改鹿苑院殿御沙汰之條、一向彼御非虛ヲ可相當被仰顯異朝歟、旁如本日本國王ト可被遊遣云々、予自最初此等義申入了、於王字不可有御憚候哉、既執政御事、覇王勿論御座候歟、國主ノ主字ナドハ聊可有子細事歟、此仰尤珍重之由申入了、今日自唐朝所渡具足一見了、公方樣昨日被御覽云々、及夜陰今日到來了、車六輛ニ積來、初驚目處、披見後以外興醒了、此內予具足小皮子一有、無體也、自餘一向代官或ハ他跳物云々、不可說々々々、少々以代所望抑留者共在之、十七日、自管領以使者（安富筑後守）唐人官人等訴訟申入事三ヶ條在之、

一賊船事、自今以後堅御停止、第一唐朝大慶也、爲賊船用心不斷置警固之條、唐朝煩萬民歟、此事云

云、

一賊船ニ被取唐人共、都鄙ニ散在歟、被召集悉可ㇾ被ニ歸唐一之條可ㇾ畏入云々、

一來八月中、早々可ニ歸唐仕一可ㇾ然可ㇾ被仰付云々、

此由赤松入道同道仕令披露處、悉可ㇾ有ニ御下知一也、就ㇾ其賊船事ハ壹岐對馬者共、專致ニ其沙汰一歟、此兩島大略少貳被官歟、然者可ㇾ被仰付少貳事也、但少貳事既去年以來、被ニ成ニ治罰御教書一、被ㇾ差ニ向御勢事也、然只今又此御教書可ㇾ被ニ成遣一之條、御所存外之由被仰出候間、赤松入道相共、依ニ此御教書不可有一御免之儀事候間、不可有ㇾ苦之由存候、可ㇾ被ニ成ニ御教書於少貳方一之由再三雖ニ申入候一、同篇御返事、所詮此子細可ㇾ申ニ談門跡一之由被仰出候、可ㇾ爲ニ何樣一候哉云々、予對談了、重事奏者等定可ㇾ申ニ謬歟愚意趣如上意一被ニ成治罰御教書一、只今モ既被ㇾ差ニ向御勢一事候、此御教書事ハ可ㇾ有ニ如何一哉、上意尤之由存候、所詮對馬一國事ハ、少貳內者、宗家者共知行仕歟、彼等中ヘ可ㇾ被ニ成御教書一條可ㇾ宜哉、但上意幷面々可ㇾ爲ニ御料簡一候、壹岐事、何者知行哉、不ニ分明一候、若下松浦者共過半知行候歟、然者是モ少貳方者候歟、御教書可ㇾ爲ニ同前一歟之由申了、十九日、唐使參ニ室町殿一云々、申初刻將軍御直垂如ㇾ常云々、先於ニ南向御會所一御點心、其後於ニ北御會所一種々御一獻、及ニ昏黑一唐人退出云々、御陪膳唐人等懃仕之、如ニ鹿苑院殿御時一歟、北御會所ニテ唐使參以前、先御一獻在ㇾ之、新造以後未無ニ御一獻儀一、仍御沙汰諸大名折紙持參、各御引物拜領云々、廿四日、渡唐船山名ト寄合當寺（醍醐寺）造營ノ爲ニ可ニ渡遣一之條時宜如何、次硫黃事御免許無ニ子細一者、遣ニ人於島津方一可ニ召寄一、次舟事小泉丸定今度可ㇾ爲ニ無主一歟、可ニ申請一之條如何、此三ケ條先內々以ニ三條中納言一達ニ上聞一處、何モ不ㇾ可ㇾ有ニ子細一云々、硫黃事ハ今度堅御禁制事也、雖ㇾ然當寺造營云々、旁不ㇾ可ㇾ有ニ子細一云々、此由以ニ經長寺主一自ニ三條黃門一申賜候了、祝著千萬々々、賢快僧正、東

唐使官人幷一號船、二號船、三號船三人、種々物遣進、使者引物今日以ニ智阿一遣ニ之安寧通事相副了、廿八日、唐使

一官人（號內官）方ヘ、五色百籠、檻十荷遣之了、內々得ニ時宜一、赤松播磨守昨日伺申入也、不ㇾ可ㇾ有ニ子細一云云、

官人方ヘ以ニ智阿一遣ニ之通事安寧相副了、廿九日、今日唐人參ニ御所一猿樂在ニ之云々（略）中唐使官人（二號船、三號船）兩人方ヘ、五色各五十籠、檻各十荷遣之了、使者通事安寧智阿兩人也、八月廿一日、唐人今日兵庫下向、廿三日、唐朝御返牒、今日被ニ調之一云々、就ニ此事一自管領以ニ使者一安富筑後守申趣御返牒、年號事可ㇾ爲ニ何樣一哉之由、奉行飯尾大和守伺申入之處、日本年號勿論之由被仰出、仍可ㇾ爲ニ其分一候處、以前永享四被遣ニ唐朝一、御書被ニ書載一唐年號了、此事御所樣未ㇾ被ニ知食一歟、可ㇾ達ニ上聞一、所詮今度日本年號可ㇾ被ニ書載一條、可ㇾ有ニ如何一哉由諸人申入也、鹿苑院院主寶山和尙意見ニハ、支干計ニテ、一向可ㇾ被ニ略一年號歟云々、此條モ又不ㇾ可ㇾ然歟、簡要意見之趣、承可ニ申入一云々、予返答此事ハ誠重事歟、愚案難ニ及ㇾ乍ニ去永享四年御書ニ被ニ載一唐朝年號一上者、只今又難ニ被ㇾ改歟、其故ハ以前唐朝御音信初度之間、爲ニ不ㇾ被ニ違一彼國所存一被ニ載大唐年號一、今ハ又彼國心落、音信同心申入間雖ㇾ有ニ何樣御沙汰一可ㇾ有ニ何子細一哉之由思食被ㇾ改之樣存申入者、一向日本ノ表裏之樣ニヤ、唐朝萬人可ㇾ意得申候歟、所詮今度ハ、先如ニ元唐朝年號一被ニ遊之後ニハ、此儀不ㇾ可ㇾ叶、子細於ニ具別而以ニ書被一仰遣幷唐使官人等ニモ神國之間、一向隨ニ唐朝儀一ハ難ㇾ叶、只以ニ隣國好一可ニ申通一條御本望之由、答可ㇾ被仰遣歟云々、

〔善隣國寶記（中）〕永享六年遣唐表　大明宣德九年甲寅、惟肖製之、

寶隣脩好、所愧乘韋、惟先溟量包荒、何唯雜佩以報、爭覩使者光采、則知官儀中興、阡陌棣瞻、山川增重、中謝、恭惟皇帝陛下、奉天紹運、濟世安民、眷（恭誤）○眷恐惟僻居於遐方、孰不興起於盛際、事大誠仍舊貫、權宜要在ニ更張一、秋水長天、極目雖迷、上下春風、和氣同仁、豈阻ニ東西一、勿替斯言、克昌厥後、

〔善隣國寶記（下）〕日本國今填ニ本字一壹號勘合壹道、爲ニ恩事一、宣德捌年陸月初拾日、准ニ禮部日字壹號勘合咨文一、該欽差ニ內官雷春等一、齎捧誥命幷給賜等物、勘合底簿欽遵、逐壹照數收領外、今差ニ正使恩表幷進貢方物開坐一、須ニ到咨者一、

今開壹謝恩表文壹通　齎緻永樂年號本字勘合伍拾漆通同日字勘合壹百通底簿壹扇
壹貢獻方物　馬貳拾匹　撒金鞘太刀貳把　硫黃壹萬斤　馬腦大小貳拾塊　金屏風參副　鎗壹百柄　鎧壹領　硯壹面幷匣扇壹百把
壹差去正使壹員
右咨禮部

宣德玖年〇我永享六年捌月貳拾參日

〔陰涼軒日錄〕永享八年七月二日、遣唐使恕中和尚歸朝、被參御所、四日、大唐詔書以億阿被預置、方物之日記幷箱同鎖子、皆有之。

〔善隣國寶記 中〕永享八年
皇帝〇宗英明勅諭日本國王源義教、我國家統有天下、薄海內外、罔不臣服、列聖相繼、無間遠近、一視同仁、爾日本爲國東藩、世脩職貢、益永益虔、我皇考宣宗皇帝臨御之日、恩眷尤厚、今遣使中誓等奉表來朝、並獻方物、禮意勤至、朕嗣承祖宗大寶、期與四海群生同樂、雍熙、朔王篤於事大、良可嘉尙、使者還、特賜王及王妃白金綵幣、以答王意、王其欽崇天道、仁恤有民、永保蕃邦、以副朕望、故諭、
正統元年二月初四日

○按ズルニ、如是院年代記、大乘院日記目錄ニハ、之ヲ六月ニ係ケタリ、是書ノ月日ト合ハズ、蓋シ二月四日ニ始テ是書ヲ得、六月ニ至リテ歸國セシナリ、中誓ハ前年永瑣ト同行セシ者ナリ、

〔南方紀傳 下〕嘉吉二年春、遣使於大明、

〔薛氏日本考略〕正統七年〇我嘉吉二年倭船九隻來貢、

〔武家年代記裏書〕寶德三年十月廿六日、渡唐船發京、

〔允澎入唐記〕日本國寶德三年辛未十月二十六日、遣唐專使允澎綱司芳貞等辭京、二十八日、至接州兵庫寓永福道場、十一月九日、夜半有東風、船出兵庫、壬申〇享德元年八月廿四日、檢類船勘合、入夜薩摩船載硫黃至、一號船爲本船屬之者諺曰類船、九月五日、朝發平戶、午至小豆大島、二十日、少有順風、將解纜、綱司集諸船船頭等大合議、議未半水夫把檝開洋者二三里、二號三號從之、癸酉〇享德二年四月廿三日、日本二號六號八號等船三隻始到府東門、五月廿八日、舉一號船進貢物、入之東庫、正副使居座士官皆出、六月一日、正使副使赴東庫、謁陳大人、三號船舉貢物、二日、六七號船物貨一時舉之、三日、舉四號船貨物、四日、八號船進貢舉之、五日、正副使居座士官等謁三司、官門額曰浙江提刑按察分司、六日、點檢一號船進貢、正副居士出、七日、晒一號硫黃、八日、檢蘇木銅子、十三日、檢二號貨匣、晚大雷而雨、十四日、諸船居座集于綱司房、議點檢不公之事、廿七日、陳大人將日本硫黃五萬斤送南京、九月廿七日、官命入鴻臚寺習禮亭習朝參禮、廿八日、朝參、長安街、玉河東堤、玉河西堤長安門、承天之門、端門、有二象午門、掖門、左提門、奉天門、見皇帝、官人唱、鞠躬拜起、叩頭起、平身、跪叩頭、快走闕左門、賜宴、宴罷又趨端門、跪叩頭而出、謁禮部院、禮部乃昆陵胡濙、年八十餘、十月一日、朝參、奉天門見天子、朝儀如前、賜宴闕左門、二日、朝參、正使入奉天門、捧表文、綱司以下立午門、開大鐘鳴、自左掖門入奉天門、跪拜起、叩頭起、自右掖門出、賜宴于闕左門、午後日本貢馬達京、通事盧圓從僧允邵清啓等始到于館、四日、馬船參朝、見天子于奉天門、賜宴如常、五日、朝參、天子御奉天門、觀日本進貢馬二十匹、闕左門、賜宴如常、宴罷歸館、官給米麵粉酒醋菓子醬柴等、
七日、奏日本九號船一隻、九月十四日到寧波府、八日、四號六號七號八號等船參、龍顏光曜如入京、
九日、中書舍人至、予呈一詩、舍人曰、外域朝貢予大明者、凡五百餘國、唯日本人獨讀書云々、十日、
四六七八號船參、始朝參、十一日、禮部檢日本勘合、主客司金屏風金字上添貼字、〇略中
大明景泰五年〇享德三年甲戌七月一日、都節制命總兵官金進山送賞賜、其禮云、

白米二十斗、粟三十斗、海雪十五斗、燒鹽十器、濁醪十盆、瓜子三百枚、大麻三百根、乾魚二百尾、豚四口、鷄二十首、際金進山

二日、總兵官書至曰、昨日六號船揚帆南走、不知何處去、三日、水夫將唐麻三百斤、打大綱、四日、三號船、黎明解纜去、十二日、朝左對馬島、夕右壹岐島、駕風御潮、一日走百餘里、泊于志賀島、十三日、發志賀島、至筑前安威島、十四日、晚發蘆屋、日未晚到于長門國赤間關、則吾日本享德三年甲戌七月十三日也、關吏曰、二號今月五日先入關、三號船六日方至、七號船十一日到岸、九號船今方來了云云、綱司將急遞符告歸朝于京師、

〔善隣國寶記 中〕寶德三年遣大明表

日本國王臣源義成、〇足利義政初名律應東風、懸知好道之君出於中國、木入南斗、具瞻殊常之識驗於當朝、是以傾葵藿之至誠、通鴻雁之遠信、伏以大明皇帝陛下、化孚有截、澤洽無垠、南桂海北氷天、西月蟾東日域、同文同軌、相應相求、天戈所麾、無不賓順矣、臣源義成、欽承先志、紹知陋邦、守在遐方、專存外衞、屬國多虞、有稽職貢、見怨爲幸焉耳、方今以允澎長老爲專使、以僧芳貞爲綱司、奉聞皇家之安否、兼貢方物之不腆、頫蒙嘉澍、仰荷鴻庥、謹奉表以聞、臣源義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景泰二年歲次辛未秋八月日、日本國王臣源義成、

〔大乘院日記目錄〕享德二年三月晦日、渡唐船九艘出日本、長谷寺、多武峯、天龍寺等申請云々、十二月廿七日

一唐船十艘ニ積色々、西忍入道註分、後日記之、

油黃三十九萬七千五百斤、加進物一萬斤定、此内二萬三千斤、則申請自帝王給之了、銅十五萬四千五百斤　簀黃十萬六千斤　太刀九千五百振、加進物定、　長刀四百十七振、ヤリ五十一、扇千二百五十本

一號船四萬三千八百斤　二號船七萬七百斤

三號船二萬七千百斤　四號船三萬四千四百斤

五號船大內申請不渡之

七號船五萬三千二百斤　一萬八千四百斤

九號船二萬三千百斤　六號船九萬二百斤

□□□□□　八號船四萬四千二百斤　三萬二千斤

十號船一萬一千斤　一萬三斤

〔善隣國寶記 中〕享德三年　大明書

皇帝勅諭日本國王源義成、〇足利義政初名惟王聰明賢達、敬天事大、以福一國之人、良用爾嘉、朕恭承天命、嗣登大寶、主宰華夷、王又差正副使允澎等、齎捧表文、幷以方物來貢、見王之勤誠、茲因使回、特令齎勅諭王、幷賜王及妃銀兩綵幣、王其體朕至懷、故諭、

景泰五年正月初九日

右寶德三年辛未、遣使於大明時報書也、此時無別幅所盛方物、皆記于斯書末、今分置于下卷諸別幅中、

〔蔭凉軒日錄〕長祿四年〇寬正元年八月十七日、建仁長老天與和尚一宿、而昨日退院、來日可懸御目之由伺之、蓋以爲渡唐正使也、十八日、天與和尚建仁入院之後、爲御禮被參、仍□盆一枚、香合一箇、高檀紙十帖獻之、依爲渡唐正使之功也、

〔應仁二年成化二年〕戊子入明記　爲渡唐船、寬正二年盧通事被遣高麗、尋時宜之處、自大唐御返事、

勅朝鮮國王李琰、禮部奏稱、得王咨、有日本國差人盧圓等到國傳言、國王源義政說稱、比先差去進貢使人失禮、蒙朝廷恩宥放回、已將本人科罪、今欲差人赴京謝罪等因、然本國僻在海隅、去京路途窵遠、情眞僞難以遙度、必得其實、然復可信、勅至、王卽拘集本國來人盧圓等、詳審前項傳說事情、如果眞、准令擇遣謹厚老成識達大體者爲使來朝、其通事亦須選委謹愼知禮人員、伴送老嚴加戒約、往來中途

不許生事擾人、若或似前犯法無禮、搶掠財物、欺凌官府、罪必不宥、王其仔細審實、停當而行、毋得忽略、故勅、

天順三年〇我長祿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日本國王差通事柴江等呈、爲謝恩未敢擅、天順二年八月間、差通事盧圓等、前去朝鮮國、傳說事情、具呈煩轉達、

大明國禮部題奏蒙准勅諭、於天順三年四月十六日回還、通行回報、欽遵施行、差使人起程、不想本國兵亂、治至日久、今差正使清啓、管領海船參隻、各裝載方物琉黃、馬疋、幷附塔等項、幷朝鮮國抄白勅諭、賫捧表文一道、前來謝恩、至天順八年二月十二日、本國開船、因海洋風潮不順、治別至四月日、船到海外洋拋泊、因礁淺不識、理合具呈、煩照舊例、應付馬料、幷差撥船隻、指引寧波府港、次便益須至呈者、

右呈　沈家門大人

年月日　通事柴江呈

〔蔭凉軒日錄〕寬正五年四月十四日、正使天與和尙來十六日、於殿中可懸于御目之事伺之、與伊勢守評定之由披露之、卽命于正使天與和尙也、　五月廿八日、就渡唐正使幷居座箇條申狀、與伊勢判之、致披露以後、于唐船奉行飯尾大和守於殿中渡之、正使天與和尙、居座妙增都聞、紹本都寺、依大內方所申、來六月可赴于九州地之由、以飯尾大和守被仰出也、卽命之、　廿九日、例日不參也、大內雜掌松雲軒、依渡唐船之事、以小齋會招之、仍談論刻移也、　六月十九日、被遣于大唐硯石可渡于飯尾大和守方之由與伊勢評之、卽命飯尾大和守也、　廿日、遣唐疏可被御覽之吉日事、疏淸書可命何人否事伺之、可命于箴首座之由被仰出也、〇中略渡唐發軫吉日被擇之、以七月初擇之、兼雖云可赴于今月中、但來月又不宜乎、可尋松雪之由伊勢守白之、卽問訊之、　廿五日、渡唐發軫吉日、擇來七月八日、十三日、時巳午、兵庫乘船吉日十三日、廿三日巳午時發行、今晨伺之、卽命于正使天與和尙幷居座妙增都

聞幷紹本都寺、〇中略紹本都寺爲居座赴于大唐、仍知行分當寺領大井庄、幷糸生鄕庄主職不可相違之事、　七月六日、渡唐正使建仁寺禪居庵天與和尙幷居座妙增都聞、紹本都寺、爲請暇奉懸于御目也、　十八日、被求于大唐之書籍書立之事、以千阿被仰出、仍與北禪瑞溪和尙評之、以彼書立、私淸書而奉懸于御目也、北堂書鈔一百七十三卷、唐虞世南撰、兎園策十卷、同史韻四十九卷、錢諷正初撰歌詩、押韻五卷、楊咨編、誠齋集一百二十三卷、張浮林、畫墁集一百卷、遯齋閑覽十四卷、陳正敏撰、石湖集一百三十六卷、揮塵錄三卷、後錄十一卷、第三錄三卷、餘話一卷、以上十八卷、類說五十卷、曾慥編、賓退錄、三瑤感應錄、敎藏法數十二卷、百川學海、老學庵筆記十卷、陸游務觀撰、以上奉懸于御目、後遣于千阿方也、　六年正月晦日、碼碯十二箇、爲遣唐送于飯大和守方也、以先規被仰出、仍如此、鹿苑院、相國寺、等持院、三會院、等持寺、建仁寺、玉泉寺、西芳院、栖眞院、蔭凉軒、此內鹿苑院玉泉寺各二箇被獻之、

〔善隣國寶記中〕寬正六年乙酉遣大明書　瑞溪和尙製

黃河北流、一淸以生上聖、白日西照、再中以發皇明、既安億兆之心、孰敢二三其德、共惟大明皇帝陛下、統接千載、威加四方、重熙累洽、誕膺昌期、合慶同歡、覃及弊邑、渺茫海角、雖不隸版圖中、咫尺天顏猶如在輦轂下、玆遣專使淸啓長老、謹捧方物、親趨闕庭、伏望寬容、曲賜省察、謹表以聞、

右寬正五年甲申二月十六日、蔭凉軒眞藥西堂來、傳可製大明信書之公命、且曰、永享年中、兩回遣使大明、皆惟肖和尙製表、今其例也、〇中略同年六月、蔭凉使者集箴首座來曰、大明正使、近日當赴紫筑、請賜表草以淨書、便付之去、〇中略予先是撰善隣國寶記、略載兩國往來書、然此表未在記中、蓋表辭若有如隋帝不悅者、則使者亦不能達命、此表同無用也、何似焚草哉、然正使天與既歸朝、惟阻兵未得入京、故追係之於製表之年也、

〔京都將軍家譜下義政〕寬正六年、是年遣唐使赴中華、將軍家書簡、僧周鳳作之、

〔應仁二年成化四年戊子入明記〕　正使天與淸啓

渡唐御荷物色々御要脚

一御鎧　一領淺黃絲　代百五拾貫文
一御太刀　百振黑大面作　代百漆拾貫文
一御長刀　百枝黑漆色繪朱　代百伍拾貫文
一御鎚　百挺朱塗滅金　代百伍拾貫文
一御屏風　參雙四季草木　代伍拾三貫七百文
一龍御太刀　二振御鞘梨地、御紋雲□□□□、帶取紫□、箱朱□□□□　代佰伍拾貫文
一御硯箱　一梨地、御紋月水、水カヽ子、錐、小刀、黑柄、水入岩白水、代廿四貫四百五拾文
一御扇箱　一黑地上ニ龍蒔繪、御扇百本入、皆ヱリホ子、代廿三貫八百五十文
一御書箱　一朱塗、御紋龍、蒔繪畫、同御書裏紗、御書紙五枚、代八貫三百八十文
一御旗　一流　代一貫六百文　御紋桐、畫貳加之、

已上六百九拾四貫九百八十文

古御所之御時御商物色々事

一御太刀　八百伍十振　代八百五十貫文
一御幕　二帖　代八貫文
一馬磴　數大小二拾
一硫黃　壹萬斤　古御所之御時ハ、島津江勝定院勤都寺上使下向、
一御馬　貳拾疋　古御所之御時同上

已上一號船居座紹本

一御銚子提　百具　代百拾貫文
一延金　百兩　自御倉出　代三百貫文
一蘇方木　二千斤　自御倉出　代二百貫文
一赤銅　但馬國、美作國、備中國ヨリ被仰付、至尾路出之、備後國、四ケ國
一砥石　剃刀砥　不用明朝返之
進物　商物櫃　柾板　カウカ板　釘、番匠手間酒直、木引、塗紙筵繩、鐵、鎖子、鎌、色々、手間代　五拾漆貫三百文

已上仟四百五拾七貫三百文　永享廿

總都合貳千百伍拾貳貫二百八十文

一御進物事、先例於糀井方雖勤之、依彼仁計會令無沙汰之間、勢州樣承ニテ、紹本承テ勤之、
一御鎧物者、土岐方進上之也、
一御屏風、三寶院殿進上之也、畫者鴨脚、菊、柏、
一御馬十疋、內三疋三職、三疋、一疋山名殿　一疋細川讃岐守殿　一疋京極殿　一疋六角殿　一疋畠山大夫殿　已上十一疋內一疋者餘
一龍太刀　二腰寶三貫文充信國作之、
一同柄鞘　藤左衞門作之　攝津守方申間
一碼磴　貳拾ケ內十二ケ相伴長老樣自請五山出之、五ケ檜殿進上之、三ケ以代物買之、
一石王寺硯百八十面、自諸五山出之、商買方、
一三百文扇子三百本、寺方年始進上之、同前、

一貳百文扇子八十本、以代物折之、按察、
一皆彫骨扇子百本、自寺方年始進上之、
一太刀槍　長刀作者四條井上善良
一琉黃四萬斤　大友方志摩津方進之、於門司博多兩所請取之、
此內一萬斤進上　三萬斤商買方
一銅十駄　備中守護方進上之、
此外山名殿兵部少輔殿無沙汰云々
一金佰三十六文目　自仙阿方能副寺請取
一御要脚千貫文　自大內入道殿借申之、
以此太刀銅金種々買之、註文別在之、
一進物次第
表狀（作者瑞溪和尙、筆者集箴首座、付箱、）　御鎧（付櫃棒、）　龍太刀二腰　硯（皆具）　太刀（大面百腰）　長刀百枝（朱）　槍百筋（朱）
扇子百把（皆彫骨、蒔繪箱入之、五重、）　琉黃一萬斤、　馬十疋　屛風三雙　碼碯廿ヶ　已上拾貳種（○中略）
渡唐御船色々下行註文
一參百陸拾貫文　米貳百五十斛（貫別七斗充）
一貳百五十六貫文　米百漆拾斛（貫別七斗充）
一五貫文　米三斛五斗（御馬二疋粥、每日一升充、六ヶ月、）
一三拾貫文　醬米大豆代、加桶薪、
一拾貫文　御馬貳疋大豆（每日六升充、半年分、）
一五貫文　油、御厩定灯、

（此米正使居座客人衆以下百人、十二月粮米、每日人別四合充白米定、）
（船方五十人分、十二月同粮米、每日人別一升充、）
一漆貫文　米五斛、洋中糒料、
一八貫文　鹽醬細々料
一五貫文　洋中蠟燭
一貳貫文　茶廿斤代

一拾貫文　洋中船方酒
一貳拾貫文（十二月分）　船方節供朔日祝色々
一拾五貫文　薪（旦々）
一貳貫文　五節供小豆代
一拾貫文（櫛田、筥崎、住吉、臨時祭、赤間關、八幡、門司、隼人、志賀、櫛田、筥崎、住吉、平戸七郎殿、神功皇后、各太刀一腰充、神樂在之、）
一三拾貫文　船頭賃
一百貫文　藁綱、鐵錨、篷、帆席、葛、麻綱、手桶、縛桶、料桶、繩、藤綱、
總而渡唐之船者、千石斗分尤ニ候哉、
一參百貫文　同造作賃
一百貫文　細々料居座方持之
已上貳仟陸拾五貫文（及二千石可積船之事也）
一鑵子碇三ヶ內（二ヶ者和泉丸在之、一ヶ者寺丸在之、何モ公方樣之碇、）
一和泉丸客人衆　千貫分（後者寺丸成之、仍而荷物少々不得積之、）
（今熊野）純藏主（正等）松侍者（稟藏主口入）良心（澳濱）新左衞門　兵衞五郎（正等）又五郎（法喜）藤次郎（畠中）助次郎（廣小路）新三郎（畠中）平左衞門（綱庭）太郎右衞門（奧堂）右馬大夫（町）四郎左衞門（奧堂）五郎次郎（陶殿口入）太郎左衞門（辻）孫三郎（畠中）新五郎（正使口入）良意
同五百貫文衆
（相國寺）達藏主（岸代）安藤（相國寺）元都寺　龍明坊（相國寺）集安（蘆屋）孫三郎　四郎太郎　左衞門五郎　深澤（勢阿彌）左衞門
五郎（兵庫）櫛屋（兵庫間丸）左衞門四郎（二條町）神六（相國寺）集因（船頭口入）源三郎（船頭口入）太郎九郎（奧堂）右馬大夫　後藤
公方樣御商賣物分

一貳貫文（太刀二腰）日本唐土見山祝
一五貫文　炭（茶湯料）
一拾貫文　船方正月餅酒
一三貫文　船中祈禱
一四百六十貫文　水夫四十七人內（雜仕二人五貫文充）
一三百貫文　船賃（但於新造不及是非也）
一拾貫文　水榼刺賃

三百文扇子參百本　貳百文扇子捌拾本　石王寺硯百八十面　太刀五百腰　槍長刀四拾枝
銅卅五駄內（拾駄備中守護進上之）　金三百五文目　琉黃三萬斤　已上

一　可成渡唐船分

（豐前國）門司和泉丸　二千五百斛（是ハ大船ニテ不渡唐也）　同寺丸　千八百斛（此寺丸モ大船ニテ、度々及難儀也、）　同宮丸　千貳百斛（是ハ無子細也）　（周防國）富田彌增丸　千斛　同上關藥師丸　五百斛　同深溝熊野丸　六百斛　同楊井宮丸　七百斛　（備後國々料）尾道住吉丸　七百斛　同鞆宮丸　千斛　同田島宮丸　七百斛　院島熊野丸　六百斛

正使方可有用意物

十六善神一幅　觀音像一幅　鈸一雙　鼓一ケ　磬一口　鈴一ケ　懺法本　回向（旦夕祈禱）二色
洒水器（磁器）一ケ　洗米器（同）二ケ　同托子三ケ　三具足一飾（○中略）

一　號船寺丸乘船人數注文

正使方十一人　增都聞八人　本都寺八人　松雪軒八人　高石兵庫助十人　能土官四人
總船頭三人　宗正一人　三位一人　已上五十四人
六拾八斛三斗七升（自正月廿二日至五月中、百廿九日分日別五斗三升充、）

一　客人衆三十五員

四拾貳斛（自二月至五月中、百廿日分、日別三斗五升充、）

一　公人

柴通事二人　沈通事二人　三郎通事一人　祐祝一人　宗才一人　力者一人　馬飼一人　以上九人

拾一斛（自二月至五月中、百廿日分、日別九升充、但力者、自正月十一日乘船之間、百四十日分、）

一　水手五十二人

九十四石陸斗四升（自正月十一日至五月、百四十日分、日別六斗七升六合充、）

一　三石糒分

一　拾四石四斗（御馬四匹食物、日別一斗二升充、）

已上貳百卅三石四斗一升

（應仁貳）正月廿日（○中略）

唐船事

（門司）寺丸　千七百石　宮丸　千二百石　（フカミソ）熊野丸　千二百石　（田島）宮丸　千石
（トモ）宮丸　千五百石　彌增丸　千四百石　（上關）藥師丸　七百石　（ヤナイ）宮丸　七百石
（門司）夷丸　七百石　（牛窓）田原丸　千石　（尾道）國料　八百石　（カマタ）夷丸　上關

〔明史三百二十二日本列傳〕成化四年（○我應仁二年）夏、乃遣使貢馬謝恩、禮之如制、其通事主人自言、本寧波村民、幼爲賊掠市與日本、今請便道省祭許之、戒其勿同使臣至家引中國人下海、十一月使臣清啓復來貢、傷人於市、有司請治其罪、詔付清啓奏言、犯法者當用本國之刑、容還國如法論治、且自服不能鈐束之罪、帝俱赦之、自是使者益無忌、十三年（○文明九年）九月來貢、求佛祖通紀諸書、詔以法苑珠林賜之、使者述其王意請於常例外增賜、命賜錢五萬貫、二十年（○文明十六年）十一月復貢、弘治九年（○明應五年）三月、王源義尙遣使來、還至濟寧、其下復持刀殺人、所司請罪之、詔自今止許五十人入都、餘留舟次、嚴防禁焉、

〔補菴京華集〕遣唐表　文明七年乙未

日本國王臣源義政（日本國王印也）言

日照天臨、大明式朝萬國、海涵春育元化、爰及四方、華夏蠻貊歸仁、草木蟲魚遂性、共惟大明皇帝陛下、

神文聖武容智慈仁、皇家一統車書攸同、弊邑多虞、鼓角未息、禹貢山川之外、身在東陬、洛邑天地之中、心馳北闕、茲遣正使妙茂長老副使慶瑜首座、謹捧方物、親承寵光、冀推丹衷、曲賜素察、謹表以聞、臣源義政誠惶誠恐頓首謹言、

成化拾壹年乙未秋捌月廿八日

日本國王臣源　義政

日本國王印也

上　表

大明皇帝陛下

日本國王臣源　義政

日本國王印也

別幅　自別幅兩字到咨一字同幅書之、

馬肆匹　撒金鞘柄太刀貳把　硫黃壹萬斤　馬腦大小貳拾塊　貼金屏風參幅　黑漆鞘柄太刀壹佰把　槍壹佰柄　長刀壹佰柄　鎧壹領　硯壹面幷匣　扇壹佰把

計

奏討

成化五年伏奉制書、特頒今塡勘合幷底簿等物、聖恩至重、手足失措、感戴感戴、然而弊邑搶攘、所謂給賜等、件々皆爲盜賊所剽奪、只得使者生還而已、爰有景泰年間所頒未塡舊勘合、請以此爲照驗也、今后濫行今塡勘合者、必賊徒也、罪當誅死、抑銅錢經亂散失、公庫索然、土瘠民貧、何以賑施、永樂年間多有此賜記之、又書籍焚于兵火、蓋一秦也、弊邑所須、二物爲急、謹錄奏上、伏望俞容、書目列于左方、

佛祖統記全部　三寶感應錄全部　敎乘法數全部　法苑珠林全部

賓退錄全部　兎園策全部　類說全部　遯齋閑覽全部

百川學海全部　北堂書鈔全部　石湖集全部　老學菴筆記全部

右咨　禮部

日本國王印也

成化拾壹年捌月廿八日

大字書之

咨

〔京都將軍家譜下義政〕文明七年八月、發遣唐使、兼贈書於大明國、

〔續善隣國寶記〕皇帝勅諭日本國王源義政、得奏本國經亂、公庫索然、要照永樂年間事例、給賜銅錢賑施等因、事下禮部、查無給賜之例、而使臣妙茂等復懇辭具奏、玆不違王意、特賜銅錢五萬文、付妙茂等領回、至可收用、故諭、

成化十四年二月初九日

年號字勢小、今玆本朝文明十年歸朝、

右堅一尺六寸五分、橫四尺六寸五分、黃色蠟紙也、端上下雲行、奧同前、中央有龍、龍前有珠、珠有光焰、裏有散金銀、不折而卷之、上以黃薄紙裹之、其上又以薄絹裹之、一箱納之、

〔續善隣國寶記〕皇帝勅諭日本國王源義政、朕恭承天明、嗣守鴻圖、以主宰華夷、惟王賢達、敬天事大、特遣正使妙茂等、賫捧表文幷馬匹方物來貢、具見王之勤誠、良可嘉尙、玆因使回、特令賫勅諭王、幷賜王及妃銀兩綵幣、王其體朕至懷、故諭、

給賜國王

銀二百兩　錦　大紅四寶四季寶相花一段、丹礬紅四季寶相花一段、柳青毬紋寶相花二段、紵絲　織金麒麟五匹、大紅一匹、青二匹、黑綠二匹、　素十五匹　深青八匹、黑綠七匹、　綵絹、木紅十匹、藍十匹、　紗　織金麒麟五匹、大紅一匹、深青一匹、黑綠三匹、　素十五匹　深青暗花八匹、明綠暗花七匹、　羅　織金麒麟五匹、大紅一匹、青二匹、黑綠二匹、　素十五匹　深青五匹、黑綠五匹、鶯歌綠五匹、

日本國

王妃

銀一百兩　錦　深青纈枝寶相花二段　紵絲　織金麒麟二匹、大紅二匹、深青一匹、
素八匹　深青四匹、黑綠四匹、　絲絹　木紅五匹、藍五匹、　紗　織金獅子深青二匹
素六匹　深青暗花四匹、明綠暗花二匹、　羅　織金獅子二匹、大紅一匹、黑綠一匹、
素六匹　深青二匹、黑綠二匹、鶯歌綠二匹、

成化十四年（我文明十年）二月初九日

右黃色蠟紙、竪二尺一寸、橫七尺七寸、面中有金泥龍紋、年號上下有雲行、瑞書者上下有雲行、裏有金銀散折而卷之、疏別幅同、有唐切之疏別幅廿二、一箱納之、箱長二尺二寸五分、廣三寸五分、餘高二寸五分餘、有蓋、鎖具幷緒無之、

〔親長卿記〕文明十五年三月六日、今日予書付太刀（十振）、分書付渡鎭藏主本藏主了、用脚千疋借用、龍首座令用意、太刀令渡唐、歸朝間一倍用脚可返遣也、四月五日、自小島二號船著岸之由注進之、予遣唐太刀（十二振）今日出來、渡本藏主了、

〔補菴京華別集〕遣大明表　文明十五年癸卯

日本國王臣源　義政　言

皇天后土、齊歸中華之風、甘露慶雲、爭獻瑞麥之頌、丕承祖宗功業、以致社稷治安、欽惟陛下乃聖乃神、惟文惟武、光輝堯舜二典、度越漢唐中興、顧其弊邑、雖荷國恩、憂在蕭墻、有稽朝貢、布大明於天下、遐邇同仁、望長安於日邊、始終一節、茲遣專使周瑋長老、伏捧方物、親趨闕庭、仰望聖慈、曲察衷素、謹表以聞、

成化拾玖年癸卯春三月日

日本國王臣源　義政

可漏子

上表

大明皇帝陛下

別幅

馬肆疋　撒金鞘柄太刀二把　硫黃壹萬斤　碼碯大小貳拾塊　貼金屏風參副　黑漆鞘柄太刀壹佰把　槍壹佰柄　長刀壹佰柄　鎧壹領　硯壹面幷匣　扇壹佰把　計

奏討　成化十四年

制書幷給賜等物、一一拜受、無堪感荷之至、抑弊邑久承焚蕩之餘、銅錢掃地而盡、官庫空虛、何以利民、今差使者入朝、所求在此耳、聖恩廣大、願得壹拾萬貫、以滿其所求、賜莫大焉、謹錄奏上、俞容惟望、

右咨　禮部

成化拾玖年癸卯春三月　日

日本國王臣源　義政　謹封

咨　（○又見二善隣國寶記一）

日本國臣源　義政

〔補菴京華別集〕送主圃璋書記南遊詩

相國圭圃璋書記乃北鹿苑子璞大和尚高弟也、與予從遊日久、螢窓雪案、好學士也、成化癸卯（我文明○）十五年之春、吾國有入貢之事、大和尚特奉正使赴大明國、圭圃從之以往、可謂榮矣、沐出入雨露之恩、飫文物衣冠之觀、脩飾舊學、以至其成、此行有所爲哉、臨發書此以贈云、

從師萬里去朝天、風送扶桑進貢船、積雪燕山君記取、故人頭白海東邊、　日東野釋景三

書送遣唐使詩後　正使請

成化十九年歲在癸卯春三月、吾日本國北山鹿苑堂頭大和尚子璞禪師、奉國信使赴大明國、捧表具

方物、將發其船、吾輩善於平日者相謂曰、禪師才與德在乎躬、吾國之望也、今銜國命而往萬里、可無贈言乎、於是乎各賦一詩以餞其行、會者三十人、所謂送遣唐使是也、哀而軸之、命予以敍其後、予按自二漢三國之代、吾國遣使入貢、受中洲之賜爲不淺也、隋唐宋元相繼以爲常矣、皇朝太祖高皇帝、特勅吾使者、召見便殿、顧問海東熊野三山之事跡、忝賜御製一篇、又翰林學士宋景濂賦日東曲十首以贈焉、就中振吾國王萬世一姓之美、鳴傳敎弘法顯密二師入唐求法之盛、東人到今榮之、由是觀之、吾國受皇朝之賜、過於二漢三國隋唐宋元也遠矣、自爾往往有入貢之事、蓋報國恩之萬一也、禪師此行、召對有日、簾前賜紫奉詔歸國、拭目以竢、然則吾佛心宗出於顯密二宗之上、而其道與敎化相表裏以行于世焉、豈不盛乎、因書送遣唐使詩後、以祝其他日旋里錦綉之榮云、

扶桑野釋景三

送希宗藏主南遊詩

相國希宗派藏主、乃吾國僧中此郎、前僧錄北禪明敎禪師衛樓眞子也、成化癸卯之歲從國信正使南遊中華、且以觀光、且以求法、其志可嘉矣、予遊於明敎門下者幾乎四十年也、由是希宗與予往來、相得驩甚、吁門生老矣、此行可惜哉、臨發小詩一篇拭淚書贈云、

夙世吾翁卽若翁兩家如一、五相通、喜聞撥草遍天下、幸遇皇華發海東、哦雪入燕唯夏月、看花出雒況春風、休言萬里不隨往、共沐君恩雨露中、

扶桑釋景三

〔補菴京華別集〕送一初統書記遊大明詩、并序

統一初、吾海東之國一奇物也、成化癸卯歲、蠱諸作咸擧、於是一初告予曰、統雖稟生乎天地之間、而未得覩中華文物之盛、顧與草萊俱朽弗慨然、今也商船之發、是天之賜統以順風也、請正使以往、其謂之何哉、予曰善、嗚呼跨鯨海以破巨浪、登燕山以觀積雪、開名公大儒之餘論、見碩師宿衲之本色、而光輝其所識、潤色其所學、在此行也、豈曰小補乎、遂壯其志、詩而贈焉、一初吾七朝國師天龍開山祖正覺五世孫、在萬年相國掌外記、從京等持桃源仙公云、

日域高僧僧一初、口談風月腹詩書、大唐直捲波瀾入、盡是袖中東海餘、

扶桑釋景三

送心月初西堂赴大明詩

相國心月西堂、予三十年之舊也、今玆癸卯三月、吾日本國適有入貢之船、心月特從正使子璞和尙赴大明國、俶裝有日、其意不可悅也、昔乃師仲芳老人南遊、道德文章名喧中華、遂賜金縷伽梨以榮其歸、一時勝事也、今心月有此行也、酬其夙志者歟、可嘉尙矣、將發賦此詩、以代贈言云、

皇天未必與君違、心月何妨爲我圓、一旦恩袍賜回國、須携滿袖御爐煙、

扶桑釋景三

成化癸卯三月、送萬年歡甫喜侍者從師遊大明國、

中華天子太平辰、適見吾徒領使臣、手捧信書從乃父、淚沾離袖送斯人、五更海上扶桑日、三月風前飛絮春、不用燕山却回首、與君和夢去相親、

日下釋景三

〔補菴京華別集〕送肅元禪師赴大明詩、并序

癸卯之歲、吾國發進貢船遣大明國、子璞長老以奉尊命、肅元禪師以任居座、禪師先是三游中華、目沾文物之觀、耳飫道德之聽、由是知二國事、通二國心、居座之職、得其人哉、禪師與余相識也久矣、此行不可無贈言也、詩一首以餞之云、

春風遠送入明使、手綰柳條雙鬢斑、萬里相隨勞蝶夢、九重共喜拜龍顏、樓臺多少南朝寺、天地渺茫東海山、待見晝遊榮故國、扶桑日帶寵光還、

日下野釋景三

〔島津文書〕就渡唐船之儀度々被仰畢、仍正使副使以下在國中至歸朝諸事無等閑可加扶持候也、

二月廿二日　　華押

島津又三郎とのへ○中略

渡唐船警固事、日向國中、津々浦々、如先々嚴密可被致其沙汰、更不可有遲怠之由所被仰下也、仍執達如件、

文明十五年四月九日

前大和守　華押

下野守　華押

島津一族御中

〔續善隣國寶記〕皇帝勅諭日本國王源義政、曩歲遣羅等國、差使臣進貢回還、其通事夷人、多不守禮法、沿途夾帶船隻、裝載私鹽收買人口、姦淫汙辱、又爭搶洪閒、刃傷平人、事發守臣具奏、欲擒拏問罪、朕念係遠人、姑從寬貸、但勅彼國王懲治、今次王差人來貢、俱以禮宴賞而回、前項事情不可不達王知、今後王差使臣通事人等、須擇知大體守禮法者、量帶夷伴、嚴加戒飭、俾其沿途往還、小心安分、毋作非爲、以盡奉使之禮、以申納款之忱、其進貢幷附搭物件、禮部奏請以後不許過多、只照宣德年間事例、各樣刀劒、總不過三十把、庶彼此兩充勞費、朕已允所請、亦達王知、蓋古稱厚往薄來、又云、物薄情厚、以小事大之誠、良不在物也、王其體朕至懷、故諭、

成化二十一年二月十五日　此間四寸也　年號字小也本朝文明十七年奥六寸五分也

勅諭日本國源義政

箱者二尺三寸五分餘、內黑漆一反塗之、外赤漆一反塗之、長二尺二寸五分、黃紙書之、上卷押之、

皇帝勅諭日本國王源義政、惟王素稱賢達、敬順天道、尊事朝廷、特遣正使周璋○璋一本作璋等、賫捧表文、幷以馬匹方物來貢、具見誠意、朕心嘉悅、使回特令賫勅諭王、幷賜王及妃銀兩綵幣、王其體朕至懷、故諭、

給賜

國王　銀二百兩　餘略之

王妃　銀一百兩　同

成化二十一年三月十九日　印上以唐紙黃薄寸四方也、

右紙竪二尺一寸、橫七尺四寸、紙黃色蠟紙也、端上下、奥上下、有泥雲、中央有臥龍、龍前有珠、裏散金銀、與成化十四年紙同也、何以黃紙卷之、其上以薄絹卷之、何不折而卷也、

〔翰林葫蘆集三〕送葦洲西堂遊大明

壬子○明應三年之冬、我國進貢于大明、前相國天澤和尙奉命既行、令嗣葦洲西堂爲副使、以同船事矣、同出管領細川氏之族而爲正覺國師的孫、可謂宗姓俱高矣、今乃以王事而觀光上國、槩莫以若焉、謹賦小詩寄呈、船窓下、且致別意云、

〔默雲詩藁三送行〕送肅元西堂赴大明國　并序

日本明朝書一封、君今父子遠相從、奉天門外東方白、可有殘僧坐曉鐘、

前住臨川寺肅元禪師、先是景泰成化之間、入大明國者已三回矣、遠蹈鯨濤不辭勤勞、可謂不辱使命者也、今年又奉國信使持節以往、見者壯之、神物護舟、咸充某願者可卜焉、因贐之以一章云、

休言遠別隔天涯、同軌同文共一家、萬里滄波君熟路、舟中穩似駕輕車、

〔鹿苑日錄三〕明應八年八月六日、東歸和尙、仔細問唐船事、曰、今商人所請切之者、一艘三千貫也、慈照相公○足利義政渡之之時、予與予璞肅元共往、吟之人所請切者、一艘四千貫也、然間八千貫獻之、三號船一號船也、二號船者內裏之船也、甘露寺之伯父龍首座所請也云々、昨日玖首座亦云、一艘四千貫者難辨之、三千貫可也耶、又曰、乘船者一人、別償二十貫文、荷物者一駄十二貫也、昔償八貫文也、持荷物十駄之商人者、不出乘賃二十貫文也、而已之外又乘一員也、二十駄之人者、已之外乘二人也、以已上之錢而造船、供船復營唐之進物也、又因請勘合而用禮錢也、昔者歸朝之時、擧荷物而定日本之代、以其十分一之□□□□□錢云爾、今則吟之商人請□之故一艘□□□□貫未渡已前所定也、是亦抽

分錢也、又東歸曰、慈照相公〇足利義政鈞軸之始、以東陽爲正使、見渡天龍寺船也、一號者天龍、二號者伊勢法樂社、三號船者天龍、四號者筑紫探題、爲聖福寺造營也、五號者津島、六號者大友、七號者大內、八號者大和堵之峯、九號者復天龍寺船、由荷物多也、十號船復法樂社同前、然而薩摩津島、不渡五號船、故所渡者九艘也、天龍寺貞都聞爲網司、增都聞爲三號船之居座、皆赴博多、誘商人、以調船幷進物等也、此時之船皆一艘々々警固之人乘之、萬一商人等有狼藉、則各致之罪、以故無犯法者矣、探題、大內、大友、堵峯、各有俗官而乘之、又金溪和尚曰、天龍寺船歸朝之時、於鹿苑有抽分也、于時院主則竺雲和尚也、所謂抽分錢者、荷物日本之直、有博物之人而定其直、以其十分一納之於寺也、又曰、唐人者盜人也、日本人之入大明之京者、以土宜賣之於官、官定其直、以錢償之、或新錢出焉、日本人懇請、以求舊錢、舊錢則精選也、新錢則惡矣、又日本人出京上途事太迫矣、且乏人夫、故以所授之錢於北京度與南路唐人爲商者、而後往南國尋其商人、則或曰未歸、或曰往鷄林、或曰疾矣而不出、與其領錢□□□日本人打其家官人執法者、或不公而紛□□路正使疾矣、泉昤藥屋某在北京、度與錢於南邊商人、而往南邊求之則匿矣、藥屋某入其家縛其人、其人自袖中竊出銀以示大明送大人朱氏某、某目之、故日本人數輩擊大人於是日本人卑己身於兩人之間、以宥之、日本人隔介人而刺之、刃傷大人乳下、大明人數萬人須臾圍日本人之驛舍、事已急矣、予向明人以百營求其免矣、又向日本人亦宥之於明人、明人命日本人以斬焉予復百計免焉、遂置大人於日本房而醫療、若死則日本人不免焉、瘡已療矣、藥屋亦免而歸矣、又曰、錢之來于日本、復歸于唐土也、其謂者、日本人者、人々十貫廿貫百貫文買彼土食物等也、悉罄焉、又近來者船不過大內所領者、故船過南海南邊、其費太多矣、雖取竿於志賀島、又取水於此島、故載博多商人數輩、別以小船遣之以取南物也、蓋吉兆乎、

又曰、慈照相公遣一號三號之船、以子璞爲正使、二號者內裏船也、甘露寺龍首座所請也、以故一號三

號變大內之約、以付之於昤之商人、以造船商人預約以一艘四千貫之抽分錢爲請也、歸朝之日、出四千貫幷八千貫獻焉、然而一艘三千貫文可也、四千貫則難償者也、其時龍首座與昤之者□□臨故互相訴、故八千貫恐而出焉、玖首座曰、今則一艘三千貫之約尤可也、使昤之商人識其名者各簽押、則歸朝之日所約抽分錢不勞出焉、不然則隱顯難值其人也、又曰、所獻之太刀、普廣相公〇足利義教之時、唐之價者、初者千疋、中者五百疋、後者二貫五百文也、其謂者、所遣之太刀或有名者也、裝束亦費其工、次第減價以造焉、故唐之代亦次第減也、今則太刀太惡、而其數太多、故五百三百之代唐辨之、不然則不受焉、昤之商人不言父子之間互爭利以誑之、日本人自官顯而出曰、參正使之房而後入市、而或絲或綾羅擇其好者買之、相殘者以高價而著其物者矣、又日本人往而買之、則唐人以高價而賣之、其物者惡而其價者高也、又曰、不命昤之者則命長門博多商人以營船事、是乃船自博多而出之時也、或命大內營之、今則無之、大內爲昤者含之、

〔續善隣國寶記〕日本國王臣源義澄言、一人之上、皇天之下、日月照臨、三韓之外、萬國之西、夏夷來服、已知安遠安近、復覩重光重暉、故號大明所貴同軌欽惟陛下丕承鴻業、益同慶基、在古巢燧執鞭、於今唐虞、按轡殊功累德、歸乎神聖、行慶推恩、及乎陋邦、詔遞燕京、問行李往來信、渺茫洋海、通朝宗夙夜心、兹差正使桂悟長老、副使光堯西堂、親趨闕庭、伏捧方物、爲是謹具表、以聞、臣源義澄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弘治拾玖年丙寅〇明武宗正德元年、我永正三年正月拾壹日　日本國王臣源義澄

〔京都將軍家譜下義澄〕永正六年、是年義澄遣宋素卿赴大明國得飛魚服而歸朝、素卿者、鄞人朱縞也、先世仕義澄、嘗於細川政元宅、與僧景三晤語、

〔明史三百二十二日本列傳〕正德四年〇我永正六年冬來貢禮官言、明年正月大祀慶成宴、朝鮮陪臣在殿東第七班、日本向無例、請殿西第七班從之、禮官又言、日本貢物向用舟三今止一、所賜銀幣宜如其舟之數、且

無表文賜勅與否請上裁、命所司移文答之、五年春、其王源義澄遣使臣宋素卿來貢、時劉瑾竊柄、納其黄金千兩賜飛魚服、前所未有也、

〔異國出契〕日本國差來正使桂悟謹呈、悟等從人及商衆、歷歲月凌風波遠來、直欲拜帝闕之壯麗、且得京城貨物也、然今起身唯止五十人、故悉相聚議、皆有忿戾、悟等取禍之端也、願垂憐容、從使二百九十二人、同日赴杭州、則得慰衆人之詣請、否則必致紛諍不虞之事、悟等雖堅制之、彼不肯聽之、則禍害不保也、憐察惟幸、

正德六年（我永正八年）九月日　正使桂悟　副使光堯　居座光悦　土官宗棟　通事沈運

列位大人早爲我能圖之、以達我志、速得歸本國、則匪啻生等之福、又列位之福也、爲此謹呈、

正德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居座玄衛　居座光悦　居座省佐　居座宗設　居座永賢　土官宗棟　土官勝康　通事沈運

日本國差來使臣桂悟等謹呈、爲進貢事、竊承聖天子之宏恩憐我國王之孤忠、以成化年例出給賞則、其優待之隆、悟等雖欲粉身、豈堪報乎、既獲是音、喜忘寢食、今承諸老爹禮遇歉曲、過於疇昔、是與所聞若合符節也、曩日俯聽俯進太刀等、減舊例、甚與既聞大不相侔、憂愁百結、漿水不能下咽、其可奈何哉、悟等固雖小邦草芥、惟國法刑戮、大嚴是畏、若不得復舊例而歸國、則愈可受誅戮也、伏惟老爹惜生靈垂憐憫、一々照洽、令解倒懸、不勝戴仰也、謹呈、

右條數開于後

一附搭太刀并給價、今年減之、使臣自進太刀不蒙收納之事、一五十人上京事　一硫黄附搭事

一歸國失時事

正德七年五月二十　日　正使桂悟　副使光堯　居座玄衛　居座光悦　居座宗設　土官勝康　通事沈運

〔永正九年壬申入明記〕日本國差來正使桂悟等謹呈、爲進貢事、本國進貢附搭大刀、累蒙上國憐我國王遠來忠敬之誠、賜價優厚、賜勅於國、古今欽報矣、今度悟等來貢在南京、承用本國四號舡宋素卿之例、刀價每把欲賜新舊錢參佰文、悟等愁訴四號舡非進貢船之由、以此諸位老爺准愚訟奏達、蒙聖旨、國王附□使臣、自進刀都准進收後不爲例、刀價依弘治年間支給、則是弘治八年九年例並行之、悟等仰荷聖主大恩、可以全歸國、不勝喜躍、今承布政司文書、捨弘治八年一千八百文例、止用弘治九年三百文、我輩於南京、與所聞四號舡例何其異哉、聖旨亦宜用弘治年間例、未嘗捨八年例、而取九年、何故布政司大人猶錯會聖旨、專用九年例、欲行之乎、大抵國家費出不可不惜、或恐惜不在是也、若或布政司大人決欲以參佰文爲公家惜費、是欲以刀加我使臣頸也、夫豈堪乎、夫夷官爲朝貢事頃者頻呈疏稟往昔優寵之隆、今年恩榮之減、徹邦正可絶戢貢事、幸蒙諸司老爹哀憐、欲使□訟奏達聖聽、是使悟等忽出於再生之地、人皆有一天、悟等獨戴二天者也、聖天子負祖宗累世之德、懷天地覆載之仁、含氣之類咸願得其志、況歷代忠臣遠來使命乎哉、賞賜復舊、包弟再入也必矣、引領日夜可待、明詔降而已、然萬一新例不改、賞賜不復舊、則徹邦貢事一切絶于此時也、抑洪武以來進貢者幾番、奉使者幾人、今日悟等何人、薄福奉節入朝、逢此時運、迷惑之極、進退惟谷、如桂悟光堯何面目可見國王哉、決留殘骸於大國之地、與草露俱銷可示孤忠、其他六百餘人、一任彼進退、舊年於蘇州呈疏以稟此事、歲月雖移、此志不敢少屈、今日再□□尊嚴愁告者、若其當明詔此降、新例不改之日、俄申□年則列位老爹必曰、爾等實有此心、何其未奏達以前不言之、欽定如此、爾言何益之有、是以預呈疏申之、畢竟悟等死生係於賞賜之復舊與不復已矣、伏希憐察、

右大明洪武初、三度遣使諭告國王、然我國拒之不敢入關中、是以不受、故其詔不錄之、只冤官長老書略錄之而已、至建文年中始受進貢方物、使者互往來、又至永樂七八年間、國王畏神明之祟、守先君之誡者、二十五六年也、此時大明朝頻發行人、降詔書勑修好朝貢事、命禪家長老告諭大明行人、以如上

之意也、宣德三年、國王義持薨、後源義―、大明又遣使賜詔、國王又受詔受印章、進貢至今不絕也、

大明書末

右自永樂六七年至宣德五六年、日本進貢絕、又至宣德七年壬子、日本朝貢大明、爾來于今不絕也、○中卽大明永樂十七年也

略

高麗○高麗上恐有脫字琉球等國之下、豈可與高麗琉球等國頡頏而語哉、且本國進貢、自來皆有附搭刀劍、蓋亦出於國王敬奉天朝貢外之餘忱也、先時上國重我國王有能滅海寇之功、優寵之盛莫可言、姑擧近年例以言之、假如成化五年進納三萬餘把、十四年進納七千餘把、十九年進納三萬七千把、以上年中進京三百餘人、收刀數萬餘把、每把賜舊錢三千文、弘治八年收刀七千、每把賜舊錢一千八百者、此是當時使臣壽莫等犯罪科於濟寧也、悟等今領國王附進太刀七千把者、遵弘治八年例、事載別幅、不知何由、進京五十人、其餘不遂赴京之望、收刀三千、每把賜新舊錢三百、使臣人等衣裳皆單薄無裏、與前例減剋變異之極、悟等所不審、迷惑甚矣、又使臣自正副使至從僧通事、自進刀劍共九百八十把、亦古來使臣藉乎朝貢之禮不可廢也、況亦未曾進納、以上條々之事、因今不得赴京向闕奏陳、故在南京已於禮部再三呈短疏、不敢收賜物、必欲請明詔、然後敢領、禮部面命曰、爾可往浙江告之、豈謹言也、如今雖蒙布政司累下嚴命督責、決不敢收、苟不愁訴決斷、明日收領歸國、必各被國王斬首可知矣、豈不可憐憫乎、或者上國嫌厭往來之繁、一旦棄小國積世禁賊之功、欲顯拒絕之意變例如此、則恐失我國王之心、廢職貢之事、他日海寇開風復集、其罪誰當、伏願奏達神聖皇帝垂堯舜之仁、宥萬死之罪、賜復舊規、一則可釋使臣之死、二則可使國王世々稱臣奉貢不絕、如或舊例不復、是決欲絕貢事也、三千刀價則一文不敢收、洋々而去、奈今六月已過、無歸國順風、若欲逼逐出海、是逼使臣於死地也、則六百餘人豈能生乎、乞照弘治年例、容待明年順風歸國、則大國之恩不勝感戴也、後度進貢人員物色幷乞定例、以爲永遵、謹狀以呈、

〔本朝高僧傳四十三〕京兆南禪寺沙門桂悟傳

釋桂悟、號了庵、○中略年八十三、奉使入明、明帝詔住育王山、悟臨門云、育王門戶、八萬四千、毘盧樓閣、兩華現前、進步云、纔動一步、東土西天、是日遣中使賜金襴僧伽黎、卽拈衣云、晝錦恩榮北闕天、黃梅夜半不曾傳、育王山頂橫雲霧、無相福田擔一肩、每有上堂細白歎呼、公卿搢紳崇德來謁、正德八年○我永正十年

解印東歸諸儒贈言、

〔續善隣國寶記〕遣大明表

日本國王源義晴、大明一統歌文王德於周詩、萬歲三呼、徵武帝壽於漢史、論其封疆、則隔中華者幾千萬里、仰其光貢、則耀扶桑之六十餘州、寢明寢昌、有典有則、共惟大明皇帝陛下、緯々徐裕、巍々成功、文物之盛、莫過于今、昭道之興、何愧于古、自西自東、自南自北、孰不貢苞茅矣、繫日繫月、繫時○時下有脫字書耳、庶修隣好、式沐○沐下有脫字茲自琉球國遠傳勅書、寬宥之敦不忘、側陋感戴感戴、謹表以聞、臣源義晴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日本國王臣源義晴

嘉靖六年○我永七年丁亥八月日

別幅

近年吾國遣僧瑞佐西堂、宋素卿等、齎弘治勘合而進貢、又聞西人宗設等、竊持正德勘合、號進貢船、蓋了龍梧西堂東歸之時、弊邑多虞、干戈梗路、以故正德勘合不達東都、吾卽用弘治勘合、謹修職貢、未丁息也、如勅諭旨、宗設等爲僞不言可知矣、大內多多良氏義興幕下臣、神代源太郎爲其元惡、故就誅戮、彼所廢而來、大邦之人、前年旣發船以還之、中流遇風、船不克進、尙滯西鄙、近日當還焉、大邦所留、妙賀素卿、其餘生而存者、不論多少、以仁見恕、幸甚幸甚、然則先令妙賀等到琉球、自琉球而可歸吾國、前代所賜金印、頃因兵亂失其所在、故用花判而爲信、琉球僧所知也、伏希尊察、妙賀素卿歸國之時、賜新勘合幷金印、則永以爲寶、聖德及遠不可諼焉、吾當方物件々隨例進貢、妙賀輩而兩三人、命管領道永以遣書矣、

咨禮部

嘉靖六年丁亥秋捌月日

右月舟所作

○按ズルニ、是書ハ專使ヲ差セシニ非ズシテ、琉球使臣ニ附託セシナラン、下ニ引ク所ノ明史ノ文以テ徵スベシ、但中間二年ヲ距テタルハ、或ハ道路ノ艱危ニ因レリシナラン、

〔明史三百二十二、日本列傳〕嘉靖九年、琉球使臣蔡瀚者、道經日本、其王源義晴、附表言、○下略

〔策彥入唐記〕策彥和尙眞蹟　一番渡唐

天文八年四月十九日、五島出船、

嘉靖十八年○我天文八年

一五月二日、著唐島温州云々、一十五日、大唐通事將太人來于中流問進貢事、一十六日、定海著、一十七日、上岸見知縣、一十八日、海道問勘合幷袁指揮等事、今日呈最初短書、一廿日、三號船定海著、一廿二日、著寧波府三艘一俱、一廿五日、上岸、二號三號、廿七日上ル岸、○中略

十九年

一三月二日、北京著居會同館、○中略　一七日、朝參於闕左門茶飯、一八日、呈表文別幅於禮部、一十一日、收貢物於禮部、一十五日、正使以下捧自進物同日供別幅於宸覽云々、○中略　一五月朔日、朝參領返牒幷諸人衣裳、有茶飯　一二日、朝參著唐衣裳禮謝、○中略　七月廿九日、著南京、

嘉靖廿八年卯月十八日、入京、○中略

七月廿一日、參內領返朝物幷衣裳主事證明、只勘渡百人分之衣裳於是同列以周吳二通事再三直訴於寧波五百餘人之衣裳欠了之旨、主事答以粗於杭州可被下之由、　廿二日、謝賞賜、　廿四日、主事來臨又差千戶三人查檢易買之事、至廿五日廿六日、　廿七日、辰刻就會同館送茶飯、　廿八日、寅刻參內謝昨日之茶飯已刻城中諸寺參詣、　晦日、寅刻參內乞暇已刻予幷副使率周吳二通事自午門之東角歷長廊入左順門於是太々監翰林院自文華殿出已渡勅書貳通於予又於闕左門茶飯次詣禮部禮部喚周吳二通事再三面諭同列亦再三愁訴及來進貢船數等之事次詣主客司主客司已渡禮部箚付幷新勘合壹通、

八月九日、北京起身晩景著張家灣、

〔大館常興日記〕天文十年十一月十二日

一攝州日行事歟より、手日記給之、渡唐船事、堺津より相もよほす由風聞在之可令延引由御下知被成之可然由大內方より以伊勢守申候、其段御裁許可然候由各申之也、如總次加證名也、

十一年三月十六日

一唐船歸朝にて進物共御座候時、御返禮として被遣候、先日も如申候、宜竹長老に唐之書をよませられてきこしめされ候き、其時愚老も御前に祇候仕候つる、唐へ被遣候物などの御事は、一向不覺申候由言上仕也、

五月廿一日

一大內太宰大貳方より書狀在之、唐船事存知段、先年御內書被下、案文飯和へ進獻之、就御尋儀愚老存知分可預取合分被申儀也、此分佐々申也、使富越也、

〔天文十年後〕渡唐方進貢物諸色注文〕至大唐御進物別幅分

一御馬四疋事

一天文七年渡唐時、二疋ハ従二山口一渡レ之、
一一疋ハ筑前守護代杉彈正忠興運ヨリ渡レ之、
一一疋ハ平戸松浦肥前守殿ヨリ渡レ之、
一洗濯幷立具等可レ在レ之、
一一號船ニ二疋立レ之、二號船ニ一疋、三號船ニ一疋、
一洋中御用舍人一人乘レ之
一御馬食物大豆壹石糠藁乘レ之、
右御奉書案文在レ之、
一硫磺一萬斤事
一至二薩州島津相模守一
公方樣ヨリ御太刀一腰、銘物御鞍鎧衣遣レ之、硫磺一萬斤於二防津一被レ渡レ之云々、何モ黃硫磺也、惡ハ爲二舊例一不二請取一之
一百斤別松板箱幷結桶等ニ入レ之、先渡唐ハ莚包也、細々依レ包替タザレ多レ之、殊船中無用心之間、桶箱ニ入レ之云々、
右御書御奉書案文在レ之
一御碼磁大小貳拾塊事
一先例ハ越前ヨリ出レ之云々、近年ハ於二京堺間一買得レ之、
一箱ノ外ハ皆朱、內ハ黑漆ナリ、略○中
一御屏風金三雙事略○中
一御扇百本事

一堅一尺二寸、同紙ノ長サ七寸、
一十七本身也、金目ノ本圓シ、但黑骨也、子コマナリ、
一繪何モ花鳥、人形一向禁レ之、略○中
一硯箱事略○中
一文臺事略○中
一龍御太刀二振事
一銘國吉、寸貳尺、鐔迄二尺一寸、亂燒齒ナリ、
一面ノ方ニクリカラマ在レ之、龍爪五也、略○中
一御進物太刀百振事
一同身二尺一寸、但三个振之太刀ノツレ也、
一エビス金具覆輪、芝引、大せツハ、小せツハ、上アシ、何モ薄滅金研也、略○中
一長太刀百枝事
一身ノ長サ鐔カブラマデ一尺八寸、
一鞘ノ長サ二尺一寸、皆朱也、
一柄ノ長サ五尺六寸、皆朱ナリ、略○中
一鑓百本事
一身ノ長サ口金迄八寸五分、口金ハ銅ニテ、錫ナガシ、身ハウラ白ロ也、
一柄ハ八尺五寸、皆朱也、
一鞘ハ一尺、皆朱ナリ、鞘ニ鐔有ルベシ、略○下
〔大明譜〕嘉靖廿六年○我天文十六年

一渡唐日數、山口を天文十六年二月廿一日ニ立之、同三月三日ニ博多下著之、同三月八日ニ志鹿島ニ渡、同廿一日ニ御出船、同なごやに一夜かゝる、同あづちの大島に御とうりう、同廿八日に平戸に著之、

一卯月一日に、川地の浦に著之、同十一日に御出船也、○略中

一五月四日に御船四艘ともに御出船之、同十日に於洋中大風雨、船中なんぎ也、○略中

一同十二日卯ノ刻に、大唐の山を赤間關水夫源三郎見立之、

一米酒其他やさい肴、唐人かくれ候て小船にて持參之、我人買也、殊に大唐年號は嘉靖廿六年也、

同廿七年正月三日に御役者等御乘船也、○略中

一同三月八日に、定海入、同十日に寧波入、○略中

一上京日人日數之事、嘉靖廿七年十月六日に、日本衆五十人、正使副使御えんたいとして御上之、

同廿八年四月十九日北京著、日人二百二日に著之、

一北京御とうりう、同十九日より同八月九日まで日數百二日これをいる、下向日數の事、八月九日より同十二月卅日至寧波、下著之日數百四十一日也、

一合北京逗留上下役路分四百四十五日也、又從寧波至北京海路四千五百八十八里と云々、

一太刀一ふり百疋被下之、同十三日に大唐だいちう州○台府に一號船計著之、殘る三艘思ひ〳〵の乘寄也、三號船同十四日にうんちう州○温府にて、二十八ソウノぞくせんにかけられ、死人九人有之、同はし船被取之、○略中

一六月一日に四艘共に定海入、但十年一貢新法度之儀を堅從大人申渡也、然共爲日人愁訴定海に卅日御逗留之、いづれも愁訴不叶也、されども米鹽薪等各々買之也、七月二日に定海出之、暮山と云島に御船御圍候、各々陣屋を誘也、

一ぞくせんの用心無油斷、日夜うへのたかみにばんやをこしらへ、三日にあげず、うちまりのこと被仰付候也、

一この時御役者正使都さがのてんりうじ副使近江の慈光院御土官吉見治部丞殿そへ御土官杉大藏忠殿但大藏殿於畠山死了、御用人衆矢田三郎兵衛殿門司日向殿杉佐渡殿朽網右京殿、福江治部殿御鄉源三殿矢田民部殿同役仁は通事也、其外四艘御役者拾人、水夫以下京さかい、いづれも卅九ヶ國の衆也、一號船頭博多津小田藤右衞門但寧波にて死了子彌五郎有、○略中

一一號船長廿三ひろ有之、同柱ながさ十三ひろ有之、

一同船荷所五百駄積之、但是は面むき也、○略中

一二號船荷所六百駄積之、但殘三艘之同大船也、

一三號荷所六百十六駄積之云

一四號同百六十駄積之云

一二號三號五月一日夜半浮之、

〔妙智院文書 坤〕謙齋記

日本昔被箕子之化而徐市避秦航海携古詩書以去實出坑焚之前歐陽公所謂令嚴不許傳中國者是也是以其人往々好學謹禮忠義誠慤賢人之澤章々可徵李唐時乃通中國本朝聖德廣被職貢尤勤其充正使者必其國君懿親儀度器識足爲其人領袖者乃行昭其敬也策彥上人凡再至十年前余已知其人比以貢不及期留海上歲餘霜露之霑濡波濤之震撼豺虎之出入鯨鯢之起伏蓋備嘗之必致其命而不敢歸也今年秋得旨許貢乃適鄞館焉上奉聖天子威德下遂其君恭順之誠眞善使哉上人初號怡齋今更謙齋蓋慕易地中有山之義云爾○略中吾聖天子無外之治庸有涯哉庸有涯哉上人嗣前住天龍心翁安安嗣前住南禪笠雲連連嗣前南禪大岳崇崇嗣前臨川默翁誠誠

誠嗣天龍開山正覺國師夢窓石嗣佛國國師高峯日日嗣佛光國師無學元元嗣中華徑山無準範則知上人所學之源流固出自吾中華而被古聖賢之道化者可無疑矣、

大明嘉靖二十七年歲在戊申（我天文十七年）孟冬十月壬寅朔旦賜進士天官尚書郎南禺外史榮歸序

〔妙智院文書坤〕贈怡齋禪師衣錦榮歸序

皇明聖德配天奄四海九州咸育覆臨之下日本爲國僻樹海東屢稽顙稱藩歲修奇物之貢自我嘉靖庚子歲（我天文十九年、十九年）有禪師怡齋策彥者拜中華之使有威儀文學善辭令諳大體進退周旋中度、道經南涯寓明州之嘉賓堂有司日給酒饌月給廩餼不怠明年啓行北覲神畿霜臺御史令提擧陪參天闕過接之境無不修席款迎至京望闕五稽顙嵩呼進表天子下殿躬視之奇爾秀拔僻陋嘉爾遐不掩忠恩寵豐渥不與列國脩貢者同視翌日賜以錦衣錫宴于禮部命侍郎主之于是被錦升座、天厨之珍上尊之醴芳潔而腴旨鼓磬霆匊絲竹鼎沸傾聽溢歎暮而徹俎復望闕五稽顙謝恩辭行、嗚呼盛哉（中略）惟士而衣錦余未聞也唐則天朝賜法朗紫袈裟至宋文帝時又以惠琳善談論與議朝廷大事頗有黒衣宰相自此以往誠不多見聞今東域優選公爲中華副使公固以爲榮矣既而沐我天闕之恩被錦衣以歸公之榮幸何如哉雖然錦衣之燦爛所以文飾於其外者道德之煒煌錦之美在中者也（中略）

大明嘉靖辛丑歲（我天文十年）仲春望後

賜進士中憲大夫福建提刑按察司副使東洲黃允中書

〔妙智院文書乾〕策彥大和尚渡唐歸朝之時參內（後奈良天子親天酌而賜御酒特取御前菊花爲御肴賜之拜而退加之賜白銀數片斯菊頗其花也銀亦些々殘之實當院魁寶也、

〔外蕃通書（八明國書）〕守重按ニ西南諸國ノ來貢スルモノハ皆關原一匡ノ後慶長六年ノ際ニ始マル、唐土ノ如キハ古來通信アリト云ドモ最モ後ニ來舶スルモノハ慶長十四蓋シ明末海禁ノ嚴ナルニ因レルガ故ナルベシ本多正純長谷川藤廣ガ書ニ依テ謹テ按ニ神君柔遠ノ盛意モト勘合船ヲ復古セラレ通商貿易ハ云ニ及バズ遣明使ヲ再興セラレムトス（下ニ載スル島津龍伯ガ琉球王ニ與ル書ト中山王ヨリ福建ニ與ル書ヲ見テモ其概略ヲ知ベシ）其神意ノ覃及スル處ヲ瞻仰スルニ是又海外ノ情ヲ通ジテ以テ富國強兵ノ資トセラルベキ御事カ左ニ條列スル數書ヲ見テ其一端ヲ闚ベキナリ就中應天及廣東二府ノ唐人ニ御朱印ヲ賜ヒシ如キ希代ノ盛事ト云ツベシ是ヨリ其後明帝ヨリ使節ヲ遣ハシ勅書ヲ以テ勁兵ヲ借ラムト云ヒ總兵官崔芝ガ臣ト稱シテ援兵ト武器ヲ乞ヒ太子太保鄭經ガ兵器ヲ賜ハムコトヲ請ガ如キ實ニ前世未聞ノ偉事ニシテ御當家（德川）御武威ノ遐播スル處亦以テ神德ノ光被スルヲ景仰スベキナリ、

〔羅山文集十二（外國書）〕遣福建道陳子貞（代長谷川藤廣）

日本國長崎市舶使司長谷川左兵衛藤廣謹致書福建道總督陳御史臺下日本之通於貴國上古置而不論洪武永樂已降以勘合符一歲一往還之船無負其信而二三十年來交隣盟寒異域路阻今吾國主源君平日愛華夏之風而有意于勘合有日于此矣方是時也吏目周性如到我邦余因言於國主以和平通好之事則降賚印書彼亦約以來歲商舶及勘合符同來也若然則藤廣受命不辭溟渤之遠而辱專使之職執謁於臺下再修兩國之舊交必締二天之歡心由是每年波平風穩船舶相通相共貿易則二國之商賈皆悅而願出其所不亦可乎諸方皆蒙貴國一視同仁之化豈非無窮之福哉藤廣自于茲則衆民扑于市而有歡聲是必臺下之賜也今得周性如之便而謹裁一束不勝欣躍悚懼之至再拜謹白、

〔異國日記一〕唐商士望御朱印長谷川左兵衛自長崎後（後藤）庄三迄被申越庄三被得上意則被遣之、

傳書之、

廣東府之商船到著于日本、則雖何之國々島々浦々、任商主之心可得市易買賣之利、若姦謀之輩、枉覃不義者、隨商主訴忽可處斬罪、日本之諸人等宜承知、敢勿違失矣、

時慶長十五庚戌孟秋日

御朱印

〔異國日記 一〕慶長十五庚戌十二月十二日、大明福建道商士周性如駿城而御禮、著五島船也、淡路亦同日御禮、長谷川左兵衞申次也、大明日本往來勘合可申調望之、故被遣御書、本多上野介正純奉書也、

其書云、但此書唐人周性如文體相望、左兵衞道春被得上意相定文言、圓光モ傳モ不知也、淸書ハ傳書之、

〔異國日記 一〕應天府之周性如商船、來于日本時、雖爲著到何之浦々津々、加守護速可達長崎、諸人宜承知、若背此旨及不義者、可處罪科者也、

慶長十五庚戌十二月十六日

御朱印

〔羅山文集 十二 外國書〕遣大明國慶長十五年在駿府、奉台命代本多正純、

日本國臣本多上野介藤原正純奉旨呈書

福建道總督軍務都察院都御史所、

夫吾邦之聘問于商貿于　中華者、雜出于漢隋唐宋元　明之史及我　國記家乘者、昭昭矣、然前世當朝鮮紛擾之時、雖有　中華之貴价來

我邦、而譯者枉旨、執事牴牾、而其情意彼此不相通、比來海波揚而風舶絕、可謂遺憾、方今吾日本國主源家康、一統闔國、撫育諸島、左右文武、經緯綱常、遵往古之遺法、鑑舊時之烱戒、邦富民殷、而積九年之蓄、風移俗易、而追三代之跡、其化之所及、朝鮮入貢、琉球稱臣、安南交趾、占城、暹邏、呂宋、西洋柬埔寨等、蠻夷之君長酋帥、各無不上書輸賓、由是益慕　中華、而求和平之意無忘于懷、今茲應天府周性如者、適來於五島、乃詣上國、因及此事、不亦幸乎、明歲福建商舶來　我邦、期以長崎港爲湊泊之處、隨彼商主之意、交易有無、開大關市、豈非二國之利乎、所期在是耳、比其來也、亦承大明天子之旨、以賜勘合之符、則必　我邦遣使船、以來秋之番風、而西其帆者何疑哉、及符來而我只遣大使船一隻而已、明其信也、若餘船之無我印書而到者、非我所遣也、乃是寇賊姦宄、伏竄島嶼、而猾中華之地境之類、必須有刑法、若又我商船之往還於諸蠻者、因風浪之難、有繫纜於中華之海面、則薪水之惠、何賜加之、今將繼前時之絕、而興比年之廢、欲修遣使之交、而索勘合之符、復古之功不在于斯乎、　我邦雖海隅日出、抑諺所謂蕞爾國也、　中華以大事小之意、想其不廢乎、然則來歲所爲請、頒符使來、則海東之幸、而黎庶之所仰望也、　中華設雖貴重、而其不動遐邇博愛之意哉、感激之至在於言外、

命旨件件、請宜領諾、

歲舍庚戌〇慶長十五年季冬十六日

御印

此一篇、闕字幷高低平頭如本書之式、

按自足利氏領桑域以來、中華贈答書簡使禪林之徒作之、且天文以來、兩國勘合斷絕數十年、而后先生預此事、勘合復古之事出於台旨、雖爲正純之書、其實敎書也、雖遣福建道、其實啓大明天子也、故書尾押御印、書成附周性如投之彼國、狐疑猶豫而無答書、勘合不成、然南京福建商舶、每歲渡長崎者、自此逐年多多、

〔外蕃通書 九 明國書〕神君賜大明商船御朱印

佚

守重按ニ、駿府記ニ、慶長十六年十一月廿八日、於前殿大明人御覽之、大明商船雖至何浦、悉於長崎可遂商買之由申請之、則賜御印、長谷川左兵衞奉之ト見ユ、其御書今見ルコトナシ、

〔異國日記二〕一元和七年辛酉三月二日、長谷川權六永喜兩人來臨、唐人捧書之遂一覽、權六口上ヲモ可承由御年寄衆被仰由也、內々上意モ其趣之由也、其書披見、幷橫六ヘモ書ヲ上ル、文書上樣ヘ上候書ト同前也、○中略廿五日ニ、御城ニテ大炊殿ヘ語リ申候次デ、唐人ノコトヲ申出ス、右ノ書ヲソノマヽ追返シ候共、以來ノ爲ニ候間、寫置度ト申候ヘバ、大炊殿ニ在之由ニテ、同晩ニ荒木虎之助ニ右之上樣ヘノ書ヲ爲持御越候間、左ニ寫置也、

以上十八字ハ青花ニテ板器也

欽差總鎭浙直地方總兵官中軍都督府僉事王、此一字ハ墨ニテ書爲此一字又青花板器也靖盜安邊以杜商患事、照得丁巳年間、據福建軍門海道申報、貴邦送回中軍官董伯起等情、具表申奏朝廷、乃知北轅南返、忠臣無故國之悲、去珠復還、壯士沐歸王之慶、蓋甚盛心也、于是海禁從寬、來往商船貴邦ヨリ是マデ一行得以通、迄今年肆月間、福建軍門差官報府沿海、奸徒聚黨、劫掠商船貨物、以致殺傷、官兵知會本府、連兵合捕、因思此輩劫逃、必假過洋客船、混至得以ヨリ是マデ一行貴邦交易、商名盜行、眞僞難分、虎攘狐藏、憲典莫及、倘非察剿、是養奸胎患、皆有國者之恥也、爲此本府特差標下中軍官、賫文前往貴邦ヨリ是マデ一行將軍樣麾下、投遞乞行令各郡、將所到商船、逐一查理、及一切經年流落商人、或賭博棍徒、皆易爲盜者、悉宜細勘、俾人贓得實、卽嚴刑懲治、庶上伸三尺之王章、而商利將軍ヨリ利マデ一行允沾、下杜兩邦之盜患、而邊疆永靖、益信昔日惠、歸我人之非虛矣、伏惟將軍樣照允施行、須至咨者、

大明萬曆肆拾漆年陸月日　承行典吏張文相○中略

右寫ニ而、廿六日之朝、虎之助ヘ持セ返進之、○中略同九日○五月午時寺志州同道登城、志州先年長崎代官之時、唐船來朝之時之樣子共、覺書ヲシテ持來被申候、則御年寄衆一覽、口上共具ニ被聞、御前ヘ被仰上、兎角今度之使書ハ僞ニ必定ト聞ヘ候ヘ共、異國之儀ナレバ、如此御念入候トノ義也、則書付ニテ傳罷上、板伊州防州ニ書付ヲ渡シ、權六ニ能々申渡、書付ノ趣ヲ唐人ニ申聞セ、國ヘ可歸ノ旨也、書付傳筆案在左、

大明日本之通信、近代自朝鮮告對馬、對馬奏上之、今猥無由執奏之、忽還邦、而以朝鮮譯通可述所求之事者也、

右ノ文言上覽、則入御意、此通ニ二通書之、一通ハ御前ヘ上リ、一通ハ傳持テ京ヘ上リ、板倉伊州、防州ヘ可申渡由ニ相極退出、同十日立於江戶上洛、廿日ニ著于南禪寺、自道中頭ニ根太出來令養性、廿四日出京、先到于板伊州、所勞平臥、防州對談、右之段々具ニ申渡、書付モ渡之、伊州ヘ御見セ可有由也、此時今度公帖十三通持上ヲモ見セ候、其後伊州乍平臥可對面由ニテ、奧ニテ對顏、不及細話罷歸、○中略

一同六月十二日、板伊州ヘ參、振舞アリ、歐竹召れ、周防殿相伴、權六道春在座、權六は一昨十日に自江戶上著之由也、江戶御年寄衆ゟ伊州防州ヘ御折紙來ル、唐人之義、最前金地院ヘ申入通、彌權六を以可被申渡由也、則先日防州ヘ渡候覺書出候而、其趣ヲ猶談合あり、則唐人を呼寄、權六被申渡、道春も權六と同道にて唐人に參會、伊州防州金地院は唐人に、不參會也、唐人は書ヲ捧候間、返書不被下候者歸國難成由申也、最前之覺書之外には、唐人歸國の扶持方、又は船破には日本船可遣由、權六に江戶ノ御年寄被仰渡之由也、其趣江戶御年寄ゟ伊州防州ヘノ書中にも見ゑたり、其段も權六口上ニ而、唐官人に被申渡也、官人ノ名は單鳳翔ト云由也、江戶へ續飛脚ニテ、今日ノ樣子可申遣由、伊州防州被仰候間、金地院モ折紙遣、案在左、

板倉周防守殿ゟ續飛脚之幸便有之由候間、一書令啓上候、長谷川權六上著ニ付而、今十二日致出京、伊賀守殿周防守殿參會仕候、唐人之義最前之覺書之通、權六口上を以被申渡候、委義

者周防守殿ゟ可被仰入候、去月廿五日書狀相認、周防殿江進置候、定而可相達と存候、猶期後音不能詳候、恐惶謹言、

六月十二日　　金地院

酒井雅樂頭樣〇以下三人略

〔羅山文集十二外國書〕答大明福建都督代末次政直、寛永二年作、

日本國長崎鎭官末次平藏政直奉復狀欽差總督福建道巡撫都察院都御史老爺臺下、大明無私、遠照扶桑日出之域、本國爲善、久追中華風化之蹤、我既有事大畏天之心、人豈無親仁善隣之好、甲子歲得軍令牌、而開讀之、所云雖一時難通前好、而向後徐圖效順、是豈不承知乎、按夫前代關白秀吉、有飮馬于河渭、藉稻於琅琊之志、而將入貴國、先以聲言試攻朝鮮、此時海寇草竊者、往往乘釁而出、蓋爲貴國邊海之小虞歟、且南蠻鴃舌之妖人號耶蘇者、託商舶來、挾其邪術、扇惑愚俗、故世人貪市舶利、與鴃舍侏離、共雜共語相爲交易、由是於貴國愈久契闊、不亦恠乎、方今闔國混一、易世改弊、更始一新、政令嚴察、而復酷排蠻法、禁左道、拒耶蘇尤謹、故無有犯者、而況於海島剽劫掠奪者乎、故海不揚波、有年於茲、雖然仄聞猶有海寇者何也、是乃不我蠢民也、想此貴國邊鄙甿隸之人、博徒刑餘之輩、偶漏疎網、潛來寓於我西鄙、既是唐民也、而不知證贓、奈何禁焉、既是唐商賈也、奈何拒焉、此類隱島嶼之間、出入風波、詐爲我民、易衣服、裹曼胡、持刃放矢、掠舟殺人、而後形爲唐民、而又來寓、既是洋海之事、亦不可測也、奈何强而推鞫焉、若得其情、覈其證、則何不禁決之乎、左右若馳一介之使艇、持三尺之律條、到于此、則彼此參互論奏、而后捕賊以梏送之而已、何爲縱賊哉、所憂只未得其情耳、此余所慮也、唯希左右垂照亮、夫我邦之通於貴國、自古而然、載在方策、奈何至於拒絕之甚哉、今余在長崎、念茲在茲、故以我國能施政令、我民不爲海寇、而審告於左右、庶幾每歲舶騁帆馳、有通潮信也、不亦可乎、左右若轉達於朝廷、果許相通、則彼此共安、風和濤穩、是生靈之福也、伏願左右察焉、不腆土宜以獻左右、聊表微忱、勿罪僭越、幸幸謹拜狀、

大名通交

〔京都將軍家譜下義晴〕大永三年、細川右京大夫高國使宋素卿赴大明國、大內左京大夫義興以宗設爲使者、兼道先素卿、到寧波府、爭先後、素卿賂於府吏而先謁、依此諍論、而罷市舶、

〇按ズルニ、宋素卿及ビ宗設ノ事ハ、大永七年、足利氏遣明使ノ下ニモ見ユ、併セ考フベシ、

〔異國出契〕奏討

吾國在瀛海濱、而受中華之賜者、歲益久而德益流矣、漢魏以降、人皆讀周公孔子之書、知其道可尊也、是賜之大者也、迨于貨泉通行、莫不寶其寶矣、爰有曰朱素卿者、克通華言、吾善遇之、授之司農卿、令出入于公府、今有進貢之事、例遣三船、外別發四號船、以素卿爲其綱司、以源永春爲居座、乃幹厥蠱、其心欲吾都邑建孔子廟、敎民興學、庶幾俾是荒服移爲闕里、然而斯擧自非大都之恩惠、曷得成於公役、素卿通兩地之事、達二邦之情、可必開說吾所欲、仍帶刀劍貳千把遣之、枉賜恕容、不腆方物、謹具于后、伏望

大劍一口　貼金屛風一副　文臺　扇參拾把

〔豐薩軍記一〕宗麟政務幷唐船渡海之事

大友家ハ、元祖能直ヨリ宗麟ニ至ル迄ニ二十代何レモ名將ノ譽高シト云ヘドモ、就中宗麟ハ前代倚賴ナキ豐筑肥六ケ國ノ騷動ヲ鎭メ、吾有トナシ、日州過半討隨ヘ、〇中略芳聲扶桑ニ耀カシムルノミナラズ、大明ノ皇帝ヨリモ消息度々贈リ給リケル、其ノ禮ノ厚キ事國王ニ均シ、去ル天文十年七月廿七日、唐船豐後神宮寺ニモ著津シ、明人二百八十人來朝ス、明ノ肅帝〇世宗ノ御宇ニ當レリ、同ク十二年八月七日、又五艘來ル、同ク十五年佐伯ノ浦ニ著岸ス、其後永祿年中ニ數回來ル、斯テ天正三年乙亥、臼杵ノ浦ニ著津ス、此時猛虎四疋、大象一疋、孔雀、鸚鵡、麝香、其外書卷ノ名筆、或ハ繪讃、幷ニ綾羅、錦繡、伽羅、猩々皮ノ二十間ツヾキ以下、種々ノ珍寶ヲ相渡ス、

〔南浦文集 中〕與大明福建軍門書

琉球國王尙寧上書大明國福建軍門老大人閣下、恭審小邦去日本薩摩州者僅三百餘里、以故三百年來、以時獻不腆方物、修其鄰好、頃有不肖商夫、綏其貢期、是故薩摩州進兵於小邦、小邦荒墟者、誠天之所命、而我亦以無苞桑之戒也、不幸而爲其俘囚、在薩摩州者三年矣、州君家久公、外好武勇、內懷慈惠、待我以貴客之禮、禮遇之厚者、三年一心、加之送還我於小邦、於是吾民之歌於市、扑於野者、茲非幸歟、州君寄言於我、其之言曰、夫邦國在四方也、有金玉者、或不足乎錦繡、有粟米者、或不足乎器皿、若有餘而不散、不足而無聚、民用不足、而其貨亦腐、惟坐而待腐、不知通其有無、各得其所矣、日本非無金玉器皿、其土宜質素、而不及於中華之文質彬彬、是故使我參謀於兩國、一以使日本商船許以容之、大明邊地、二以使大明商船來我小邦、交相貿易、三以使一遣使年年通其貨之有無者、匪翅富兩國人民、大明亦無爲倭寇嚴備兵衞矣、三者若無許之、令日本西海道九國數萬之軍進寇於大明、大明數十州之鄰於日本者、必有近憂矣、是皆日本大樹將軍之意、而州君所以欲通兩國之志者也、伏冀軍門老大人、於斯三者許一於此、我小邦大沐大明之德化、且遂日本之夙志、是亦天朝恤遠字小之仁心也、若然則永守藩職、無生貳心、遐方嚮化之念、沒世不忘也、伏楮伸鄙忱、仰祈尊炤、不宣、

〔外蕃通書 九 明國書〕薩摩守藤原家久示諭唐商文 載異國日記

須知

我薩摩州與大明雖隔萬里之修程、年々泊商船者、自古皆然、大明商客之所得而能知也、今日本有一將軍、發號於東西、施令於南北、日本風行草偃、是故置一官於長崎、使之招異朝之商船、以爲其所止之處矣、實因茲南商北賈指此地以爲要津矣、是今商客之所得而能聞也、自今以往、雖曰大明商船、其隨風而來於我薩州之地、頃刻不許繫船於我地矣、一將軍之素志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由是觀之、今雖令長崎爲商客之所止、後必泊商船於我薩州、以爲貿易所須之處、亦未可知也、商客姑翫之、今也一官之號令、誰敢可濫之乎、商客其念之、

元和二年五月日（一本作六月、或作三年六月、）

〔南浦文集 中〕呈大明天使書

日本國薩摩州刺史藤原家久、謹上書大明國天使兩老大人鈞座下、伏以天使奉詔命、不憚萬里鯨波、遠至於琉球小島、我雖未接光霽、望盛德於千里之外矣、先是華人茅國科、在朝鮮與日本者三四年矣、我恭敬皇朝之餘、遣船幷差喜右衞門尉送還於中華之地、未審國科勇健否、迄今令人起此思矣、今幸官船招喜右衞門尉、忻甚忻甚、想是兩地不通商舶者三十餘年、頗以爲慊矣、恭惟天使兩老大人感我恭順之誠、自今以往、年年使中華商舶來於我薩摩州、阜通財賄、何幸如之、然則皇恩德澤、當永矢而弗諼矣、謹此拜獻金屛二雙、小簞三重二箇、伏乞各各笑納、臨楮不勝瞻戀、仰祈尊照、不宣、

〔南浦文集 中〕與大明商客

大明泉州商客許麗寰留滯於我邦者、一寒暑矣、今年艤舟於我久志浦、回於大明、明年再渡之時、不幸而舟雖至他州里、使我一小吏至於此地、子亦待吏之至、以定器皿貨財之價、其自利利子者全無毫釐之差、是令子之志、而我之所望亦在茲而已、其盟之堅者金石膠漆、物莫能間子其念之、

〔明史 三百二十二 日本列傳〕二月、〇嘉靖三十五年 罷宜〇楊宜代以宗憲、以阮鶚巡撫浙江、於是宗憲乃請遣使、諭日本國王禁戢島寇、招還通番奸商、許立功免罪、既得旨、遂遣寧波諸生蔣洲陳可願往、及是可願還言、至其國五島、遇汪直毛海峯、謂日本內亂、王與其相俱死、諸島不相統攝、須徧諭乃可、杜其入犯、又言有薩摩洲者、雖已揚帆、入寇非其本心、乞通貢互市、願殺賊自効、乃留洲傳諭各島、而送可願還、宗憲以聞、〇略中其浙東之倭、則盤踞於舟山、亦先後爲官軍所襲、先是蔣洲宣諭諸島、至豐後被留、令僧人往山口等島傳諭禁戢、於是山口都督源義長具咨送還被掠人口、而咨乃用國王印、豐後太守源義鎭遣僧德陽等具方物奉表謝罪、請頒勘合修貢、送洲還前楊宜所遣鄭舜功出海哨探者、行至豐後島、

明遺臣求援於我

島主亦遣僧清授附舟來謝罪言、前後侵犯、皆中國奸商潛引諸島夷衆、義鎭等實不知、於是宗憲疏陳其事言、洲奉使二年、止歷豐後山口二島、或有貢物而無印信勘合、或有印信而無國王名稱、皆違朝典、然彼既以貢來、又送還被掠人口、實有畏罪乞恩意、宜禮遣其使、令傳諭義鎭義長、轉諭日本王、禽獻倡亂諸渠及中國奸宄、方許通貢、

○按ズルニ、是ヨリ前島津家ハ、氏久ノ時既ニ明ニ使僧ヲ送リシ事、前條征西府ノ下引ク所ノ明史ニ見ユ、氏久ハ系圖ニ據レバ、嘉慶元年閏五月四日年六十ニテ卒セシ人ナリ、

〔續善隣國寶外記〕大明國欽命總督水師便宜行事總兵官前軍都督府、右都督臣崔芝泣血稽顙奏、爲國仇不共天地、隣誼可聯唇齒、敬竭請討之誠、以圖恢復之擧事、竊惟東西南北、開闢之界限甚明、治亂興衰、元會之循環遞變、四維盡撤、國乃滅亡、五倫未毀、運必聿興、我大明一統、開基遞運、三百餘紀、列后延祚、相承一十六君、主聖臣忠、父慈子孝、敦睦之風、久播于來享來王之國、仁讓之聲、奚止于我彊我土之封、去歲甲申數奇陽九、逆闖披猖、天催地缺、蠢爾韃虜、乘機恣毒、羶汚我陵廟、侵凌我境土、戕害我生靈、遷移我重器、天怒人怨、惡貫罪盈、今我皇上、神明天縱、乘龍御極、改元隆武、應運中興、親率六師以蕩妖孽、命芝于肅虜將軍爵下、任芝以水師先鋒都督、芝荷重寄、誓不俱生、切圖弔伐大擧、不禁呼援、隣邦環按諸列辟、有心者無力、有力者無餉、有餉者無舟械、恭惟日本大國、人皆尙義、人皆勇、人皆訓練弓刃、人皆慣習舟檝、地隣佛國、王識天時、我明人衆貨貿通、匪止一日、敬愛相將、不遠千里、芝葵心是抱、萇血有胸、欲盡主辱臣死之忱、難忘泣血枕戈之擧、特脩奏楮、馳諸殿下、聊効七日之哭、乞借三千之師、伏祈迅鼓雄威、刻徵健部、舳艫渡江、載仁風之披拂、旌旗映日、展義氣之宣揚、一戰而復金陵、便叩半臂、再戰而復燕都、幷藉全功、船械粮草、暨仰携來、報德酬勳、從厚往從、此普天血氣、共推日國斷鰲補石之平、而中華君臣、永締日國山河帶礪之盟、瀝血披衷、翹望明鑑、芝不勝激切痛籲之至、爲此具本、專差參將高齎捧、謹具奏聞、

自爲宗記、至齎字止共四百八十七字、純全張、

右謹奏聞、

隆武元年（○我正保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總督水師便宜行事總兵臣崔芝（○又見外蕃通書）

〔外蕃通書十明國書〕又上書（○明總兵官崔芝、上書、載夏夷變態、）

大明國欽命總督水師便宜行事總兵官前軍都督府右都督臣崔芝謹奏、爲冒請堅申、以助恢復事、芝承王命、總領水師、招討浙直、以復南北二京、現駐浙江、舟江日出崇明縣金山衞、與虜相持、恨兵寡械乏、未奏全捷、竊慕日本大國威望隆赫、籠蓋諸邦、敬修奏本、請兵三千、一以聯唇齒之誼、一以報君父之仇、伏仰德威發兵、相助外緣、虜之長技以箭爲先、芝軍固乏堅甲、戰輙受傷、因思日國之甲、天下共羨、以禦弓矢、如金如石、伏懇愈允准、芝平價貿易、甲貳百領、一同大國精兵、前來征戰、倘得成功、皆荷大德、統容竭誠厚報、事關激切、一併專差參將林高、齎捧謹奏聞、

自爲字起至齎字止、共計壹佰捌拾玖字、紙全張、

右謹奏聞

隆武元年十貳月拾貳日　總督水師總兵官前軍都督府右都督臣崔芝

〔海外異傳匡謬〕明招討大將軍延平郡王賜國姓朱成功世系圖

鄭達德（福建南安縣石井人）—鄭栖庭—鄭紹祖
- 鄭芝龍
  - 朱成功
    - 鄭經
  - 全寶（稱田川七左衞門、住于長崎今町）
    - 鄭道順
- 芝虎
- 鴻逵
- 芝豹

〔華夷變態一〕大明國欽命總督水師便宜行事總兵官前軍都督府右都督臣崔芝泣血稽顙（○中略）

右崔芝ガ書二通林高、高崎へ持來、江戸へ傳達、老中被備上覽、春齋〇林春勝於御前讀之、其後松平伊豆守依上意、井伊掃部頭直孝宅へ行向ヒ、春齋讀之、

此時馬場三郎左衞門、山崎權八郎、長崎ノ兩奉行タリ、馬場ハ在江戸、山崎在長崎而、崔芝ガ書簡幷林高口上ヲ注進ス、井上筑後守長崎ノ事ノ取次役人ナリ、

正保二年己酉十二月

去月廿六日之御狀至來候、然ば林高持參之書簡幷林高申口之書物被披見候、大明兵亂ニ付、加勢幷武具之事申越候、御老中へ申候へば、日本と大明と勘合百年に及て無之によりて、日本人唐へ出入無之候、唐船年來長崎へ商賣に參り候といへごとも、密々にて渡候由に候間、此度林高參り候て訴訟申候共、卒爾に言上申事にて無之之旨に候條、右之通申聞せ、早々林高歸國之樣に可被申渡候、恐々謹言、

正保三年丙戌正月十二日

馬場三郎左衞門
井上筑後守

山崎權八郎殿

右上意ノ趣、松平伊豆守承テ、殿中ニテ春齋自筆ニ書之、御右筆衆モ不知之、〇略中

鄭芝龍若年ノ時日本へ渡リ、肥前ノ平戸ニテ、履ヲ賣テ數年逗留ス、平戸一官ト稱ス、妻ヲ娶テ子ヲ生ム、其後妻子ヲバ平戸ニ留置テ、其身ハ本國へ歸ル、崇禎ノ初年ノ比〇寛永中ナルベシ、此時南海福州ノ邊ニ海賊起ル、芝龍モ海賊ニ接リ亂妨ス、其後崇禎帝ニ罪ヲ謝シ、官軍ト成リテ海賊ヲ悉平グ、名將ノ聞ヘアルニ依テ、飛虹將軍ト稱シ、福建道ノ大將ニ任ゼラル、凡夫ヨリ大名ニ成ユヘ明朝ノ厚恩ヲ報ント欲シ、福州ニ都ヲ立テ、韃靼ヲ平ゲテ、明朝ヲ再興セントス、然ドモ兵勢不足ナル故、日本ノ加勢ヲ請ントノ志アルニ依テ、先崔芝ガ方ヨリ書簡ヲ長崎へ遣シテ、日本ノ返事ヲ試ルナリ、崔芝ハ芝龍ガ部將ナリ、是ヨリ前芝龍福建道ノ大將トシテ、每年長崎商船ヲ遣スニ依テ、日本ヘノチナミアリト思ヒ、平戸ニ留置前ノ妻子ヲ福州ヘ呼ビ迎ンコトヲ請望ム、長崎奉行ヨリ井上筑後守ヲ以テ言上シケレバ、御許容有テ妻子ヲ福州ヘ遣サル、其子ハ卽鄭彩ナリ、字成功、長崎ニテハ森官ト稱ス、芝龍歸國ノ後、平戸ノ妻別人ニ嫁シテ子ヲ生ム、森官ガ異父ノ弟ナリ、此子ハ平戸ニ留ル、〇略中

隆武二年ハ正保三年ニ當ル、其年ノ八月十三日、隆武帝ノ使者黃徽明渡海、日本へ加勢ヲ乞フ、鄭芝龍ガ書簡數通アリ、日本ノ正京皇帝へ二通、上將軍へ二通、王へ三通、各進物アリ、然ルニ徽明海上ニテ韃靼人ニ抑ヘラレ來朝スルコトアタハズ、故ニ小船ニ己レガ使者ヲ載セ、芝龍ガ書簡幷進物ニ徽明モ亦書簡ヲ添テ長崎へ到來ス、同年十月長崎ヨリ江戸へ注進ス、老中其趣ヲ言上ス、先考〇林春齋於御前讀進ス、數日評議アリ、尾張紀伊ノ兩大納言、水戸中納言モ登城、右之書簡春齋ニコレヲ書スコト如左、

見ヲ許サズ、故ニ寫スコトアタハズ、然レドモ每日評議ノ席ニ侍ルユヘ、其大槩ノ趣ヲ先考自筆ニテハ敵ニカケ申ガタキホドニ、猶モ多カリ度トノ旨也、勅書幷禮物ヲサヽグ、

一正保三年十月、二大師平虜侯爵鄭芝龍ヨリ正京皇帝へ進ル狀二通之內、一通ハ隆武皇帝ノ勅旨ヲ書付周ノ鼓濮、唐ノ回訖ガ事ヲヒキ、勁兵ヲ借ント求候趣也、サキニハ兵五千トイヘドモ、其分ニテハ敵ニカケ申ガタキホドニ、猶モ多カリ度トノ旨也、勅書幷禮物ヲサヽグ、

隆武二年八月十三日、年月ノ間ニ太師平虜ノ印アリ、

大花眞金緞　二十端　大紋金入ノドンス　双面色大緞　二十端　色ドンス
火花二絲緞　二十端　タビイ　大紅花京綾　六十端　緋リンス
大烏素八絲　二十端　シユス　雪白花京綾　六十端　白リンズ

烏花天鵝絨　二十端　ビロウド

同人ヨリ正京皇帝ヘノ副状ニ、皇帝親製勅書命ニ兵部侍郎董徴明齎捧ニ以借ニ勁兵ニ云々、

隆武貳年捌月拾參日、是ニモ平虜ノ印アリ○略○中

同十月十七日、長崎ヨリ十月四日ノ書状到來、其趣ハ、八月下旬、韃靼人閩中ヘ攻カケ、山賀關ヲ攻破ル、大明人不及戰而迎降ル、韃靼人延平ヘ攻入ル、唐王出ニ奔江西之甘中ニ、其后ハ自殺ス、或曰、爲ニ韃靼ニ被捕、八月廿八日、鄭芝龍福州ヲ避テ、舟ニ乘テ福州ヨリ三軍サカリ、海上ニアリ、王孫文武官幷芝龍ガ妻子皆乘ニ舟奔ニ泉州ニ、陸路ニ一揆起テ濫妨スルユヘ、福州ノ落人皆舟ニ乘テ逃去、官人ハ不及ニ申、富民マデモ皆福州ニ逃レ出ヅ貧民バカリ福州ニ殘リ留ル、韃人未ニ入ニ福州ニ而延平ヨリ九月二日三使ヲ以テ芝龍方ヘ遣シ、髮ヲソリ降參セバ、福建廣東江西三省ヲ芝龍ニアタヘ王トスベシ云々、芝龍返事ニ、髮ヲソラズ、我マヽニテソノマヽヲキ、三省ヲ領セシメバ降人トナリテ納貢スベシト云々、三使其通ヲ韃酋ヘ告ベシトテ延平ヘカヘルト云々、

此狀到來ニ依テ、織部正庄兵衛長崎ヘ被遣ニ不及也、山崎權八郎通事ヲ以テ、福州既ニ敗レヌル上ハ、加勢ノ沙汰ニ不及ト徹明ト申使者ニ申シ渡シ、進物者受納ニ不及可令歸國ト被仰出、其後ノ傳說ニ、鄭芝龍韃人ニ被欺降參ス、日本ヨリ被遣芝龍之妻ハ自害ス、芝龍ヲバ約束ノ領地ヲモアタヘズ、北京ヘ遣シ禁獄ス、唐王モ生捕ラル、

〔御當家令條十六〕一一筆令啓達候、今度依ニ大明兵亂、從ニ平戸一官加勢之儀付而書翰數通到來備ニ上覽ニ候處、書中之趣、御不審之條有之故、長崎江被遣ニ上使ニ、一官使者に樣子可被成御尋ト被ニ思召ニ候處、當月四日之書狀從長崎來著、福州令落去、唐王幷一官儀、明ニ退城中之由注進候然上者不及ニ御穿鑿ニ候、此段在江戸之面々江も被仰出候間、其許江も可ニ相達ニ之旨、依之上意如斯候、恐々、

十月廿日

右三人連判

雪白花絲綢　四十端　白サヤ

鍋島信濃守殿

〔臺灣鄭氏紀事　上〕慶長十七年壬子（明萬曆四十年）明鄭芝龍及祖官來謁ニ幕府于駿府、幕府親問以ニ外國事ニ、芝龍獻ニ藥品（武德大成記、國史、武德編年集成、按祖官不ニ詳ニ何人ニ、幕府命館ニ之長崎逸史）芝龍字飛黃（鄭成功傳、本書曰、小名一官、按當時明人來ニ我邦ニ率匿ニ名稱ニ某官ニ、蓋一二排行之類、官稱ニ爺若郎之類、猶ニ唐人五郎三郎稱ニ也、爲ニ小名ニ者、恐誤、故不ニ取焉ニ）後號ニ飛虹將軍（武經開宗、華夷變態、泉州南安縣石井巡司人也、父紹祖、芝龍兄弟四人、仲芝虎、叔鴻逵、季芝豹、伯爲ニ芝龍ニ芝龍生而姿容秀麗（鄭成功傳）稍長膽智材略過絕等倫、時人或以ニ戚繼光擬ニ之ニ（談往）頗有ニ文才ニ（自作ニ文祭ニ陳謙ニ事見ニ于下ニ）吹彈歌舞無ニ所不ニ解ニ、（談往）紹祖嘗爲ニ泉州太守蔡善繼庫吏ニ、芝龍時十歲、戲投ニ石子ニ誤中ニ善繼額ニ、善繼禽ニ治之ニ、偶見ニ其容止ニ、笑曰、後當ニ貴而封ニ、釋而不ニ問ニ、（明紀事本末、鄭成功傳、）而父怒未ニ解ニ、船刻期揚ニ帆ニ、乃懇ニ巨商共往ニ海外ニ、（談往）遂來ニ本邦ニ（鄭成功傳）時年十八、（談往）居ニ肥前平戸ニ（南塾乘、華夷變態、長崎夜話草、○中略）而妻及七左衛門猶乘ニ商舶ニ數來往本邦ニ、（長崎夜話草、○中略）

是歲○寬永七年　芝龍請迎ニ其妻子于本邦ニ、本邦許而遣之ニ（華夷變態、南塾乘、長崎夜話草、是歲據ニ鄭成功傳ニ、○中略）而妻及七左衛門猶留ニ本邦ニ（華夷變態、七左衛門據ニ其訴狀ニ、南塾乘曰、及ニ芝龍貴ニ妻封ニ國夫人ニ、）成功時年七歲、（鄭成功傳、按華夷變態曰、時年十七、而以ニ成功卒年ニ推ニ之ニ、與ニ此條七歲之文ニ年紀相合ニ、則變態之說矣、）七左衛門纔二歲、（據ニ七左衛門訴狀ニ正保乙酉前年年十六、文推而書ニ之ニ、）後芝龍及成功贈ニ書數招ニ母子ニ、母子自ニ平戸ニ詣ニ長崎ニ、然以ニ七左衛門幼辭而不ニ赴ニ、正保元年甲申七左衛門年十六、以ニ年漸長ニ、成功强而迎ニ之ニ、芝龍妻謂ニ七左衛門ニ曰、良人及汝兄數欲相迎ニ、然我憐ニ汝幼辭之數矣、今汝稍長而不ニ往ニ、恐使ニ汝失ニ父兄之懽ニ、今止ニ汝于此ニ、我將ニ從ニ其請ニ詣ニ彼地ニ、請ニ良人ニ托ニ每歲來舶ニ贈ニ銀ニ、以爲ニ資給ニ、縱令我身不ニ全無ニ足顧ニ、遂請ニ航海于幕府ニ、幕府許ニ之ニ、翌年赴明、每歲贈銀于七左衛門ニ、及後芝龍妻死節、七左衛門詣ニ江戸ニ、請ニ赴明ニ、戮力成功ニ、滅ニ清以報ニ讐ニ、幕府令ニ七左衛門贈ニ書成功ニ、達ニ其意ニ、七左衛門數托ニ書于長崎成功舶ニ、而成功船人貪縱、頗私ニ財貨ニ、恐ニ七左衛門赴明或發ニ其事ニ、故不ニ達ニ書、適會嚴有ニ公○德川家綱薨、國哀多事ニ、所ニ志不ニ達ニ、還長崎ニ而歿、子名道順、復姓鄭、七左衛門之請滅ニ清報ニ讐也、道順亦欲ニ共父赴明ニ、而事不ニ成、及ニ父歿ニ、正德中來ニ江戸ニ、住ニ吳服街ニ、

以醫爲業、不仕而終、（參取七左衛門訴狀、鄭道順訴狀、）

〔長崎志十二〕國姓爺使者船來著ノ事

一萬治元戊戌年六月廿四日、臺灣ヨリ國姓爺爲使者舟一艘百四拾七人乘組著船ス、國姓爺（和唐一唐）（本作藤內是也）平戶出生ノ唐人、其父ハ鄭芝龍、其子鄭成功ト云、其頃唐國十四五年以前明朝亡テ、清朝ニ一統セシ處、其王孫等福州邊ニ流落シテ、明代ニ再復セシメントノ計略專ラ也、右ノ鄭成功是ヲ傳ヘ聞テ唐國ニ押ワタリ、變ヲ伺ハンタメ、先ヅ臺灣ニ居城ヲカマエ、福州ニワタリテ、左所ト云處ニ大屋形ヲ建テ居館トシ、明朝再復ノ荷擔ヲナサント欲ス、ヨツテ諸方ニ隱レ居タル明朝ノ舊臣等聞傳ヘ慕ヒ來リテ、其幕下ニ屬スルモノ數ヲ知ラズ、遂ニ明朝ノ親戚ノ如ク推尊ビ、歷代明朝國姓ノ朱氏ヲ冠ラシメテ、國姓爺ト稱シアガメテ、左所ノ屋形ヲ厦門ト稱セリ、（大屋形ト云フ號也）後年迄此處ヲ厦門ト云傳ヘリ、右陣中ノ事ナル故、日本ヨリ援兵ヲ乞請度トノ使者船、獻上物ヲ捧ゲ來レリ、此旨江府言上有之處、決シテ御許容無之、持チ來リシ獻上物等一切御受用無之、九月十二日令歸帆ラル、但此國姓爺、夫ヨリ數年挑ミ戰フトイヘドモ、遂ニ不得勝利臺灣ニ蟄居ス、其子克塽、其子錦舍ニ至リ、清朝ニ降參セシト也、

〔外蕃通書十明國書〕明招討大將軍鄭成功上書（載夏夷變態）

欽命總督南北直省水陸漢上官義兼理饉餉節制勳鎭賜蟒玉尙方創便宜行事掛招討大將軍印總統使國姓成功頓首拜、啓上日國上將軍麾下、伏以洲同贍部、就一水以判東西、境邇蓬萊、連三島而橐天地、城占爲雷之位、光拂若木之華、百篇古文、蚤得嬴秦之僊使、歷代列史、並分上國之車書、道不拾遺、風欲追乎三代、人重然諾、俗尤敦於四維、恭惟上將軍麾下、才擅擎天、勳高浴日、鑄六十五州之刀劍、雌雄爲精、服五百一郡之版圖、礫砂皆寶、文諧丹府、屢有表使至金臺、釋輔儒宗、再見元公參黃檗、雖共臨乎覆載、還獨奠（○奠恐異誤）其山河、成功生於日出、長而雲從、一身繫天下安危、百戰占師中貞吉、叨世勣之賜李、恩重分茅、效文忠之祚明、情深復旦、（○旦恐土誤）馬嘶塞外、肅愼不數餘兇、虜在目中、女眞幾無剩孽、緣征伐未息、致玉帛久疎、仰止高山、宛壽安之在望、溯洄秋水、悵滄海之太長、敬勒尺函、稍伸丹悃、爰賫幣篚、用締縞交、舊好可敦、曾無趙居任于今復往、中興伊邇、敢望僧桂梧如昔重來、文難悉情、辭不盡意、伏祈鑒炤、可任翹瞻、

成功載拜愼餘

守重按、夏夷變態ニ、此書萬治元年七月十日長崎ヨリ到來、於殿中諸老前讀之、不及御返書、（又云、傳說云、朱成功成功ハ森官ナリ、平戶一官カ子ナリ、度々韃靼人ト戰テ利ヲ得タリ、既ニ南京ニ攻入ントスル折節、敗軍シ、福州ニ居ルコト能ハズ、敗軍ノ餘兵ヲ以テ雞籠國ヘ攻入リ、阿蘭陀人ヲ追出シ、雞籠國ヲ押領ス、改テ東寧府ト號ス、每年長崎往來ノ商船絕ユルコトナシ、數年ノ後、朱成功三十八歲ニテ病死ス、其子ヲ鄭經ト云フ、錦舍是ナリ、相續シテ東寧ニ居ル、）

〔外蕃通書十明國書〕鄭經呈長崎奉行書

長岐王殿下書、嗣封世子制鄭經稽顙拜、恭候台禧、副啓壹通、啓比慕高徽、思相結納、緣隔部洲、通問不數、然萬里馳神、常懷耿々、恭惟長岐王殿下、才擅擎天、勳高沐日、已名外國、而達中土矣、間者逆宗鄭泰、獟獟匪徒、蒙我先大師平國公提拔恩養、重加委任、迄我先王、寵以戶官、軍興糧儲、一聽出入、帑藏啓閉、悉授管鑰、以至各港諸洋、貿遷資本、俱委營圖、以裕國計、此殿下二三執事所能通曉其始末也、詎意鷹不化服、雛思啄群、欲擅鑄山之權、私圖耦國之釁、前乘我先王賓天、密稱叛將黃昭謀逆、我遣李熊持書相通、陰行弑君之計、現有遺書可據、近又勾虜作逆、賣國求榮、經密訪情、眞不得已、聲正其罪、以戒叛逆、茲鄭泰已懼罪自縊、其弟鄭開亦率衆叛去、削髮歸虜矣、緣稽查數籍、先王歷年所發、與鄭泰到貴國、貿易之船、阻貨尙多寄積、茲特遣協理刑官蔡政、敬致魚函、統冀炤察、取交原銀運回、以資恢勦逆虜之資、異日國朝中興、獲奏微績、皆殿下之賜也、臨風馳注、毋任翹企、不宣、

七月十一日　冲

名具正幅

守重按ニ、鄭經ハ成功ノ子ニシテ、克塽ガ父ナリ、明ノ永曆十六年（清康熙元年）五月、明延平郡王招討大將軍國姓成功臺灣ニ卒ス、六月子經嗣位、故明永曆三十五年正月鄭經臺灣ニ卒ス、次子克塽嗣位、所謂鄭泰ハ永曆十二年、日本ニ援ヲ請モノナリ、

明戸部尚書鄭、開爺致長崎譯司書（寛文二年十月廿三日來著、二年十月廿三日一本作三年七月廿三日、）

太子太保戸部尚書同安伯鄭致札于日本國長崎鎭諸位老爺執事先官傳兄、歷年與販商艘、與貴國交通貿易、深荷諸台臺秉信仗義、意氣交孚、雖水天一方、無時不神縈左右也、緣年來敝國紛擾、凡發到各船、商販資本、每年約量帶回、餘悉寄貯貴庫、賴諸台臺代爲炤管扃鑰、每念高誼、感不去心、詎意先藩第捐館、逆侄錦穉弱愚騃、聽奸宄簸弄、垂涎微貲、覬圖吞併、於六月初八日、佯請先官傳兄、入鷺（○入鷺恐誤）計事、設局陷害、所有重貲、俱被掠去、仍跟尋歷年敝任事之人、如家表洪未舍與黃興老、陳震老、蔡賢等、槩被羈禁、不佞幸在語島、得免於難、乃率所部水陸、全歸附屬清朝、會兵致討、茲聞逆錦將未舍等家眷兜留爲質、仍遣蔡政監押前來、及舊任事張允、同爲作祟、巧調奸計、希圖混取先兄及弟寄帳、不思先官傳兄被害、貴國所仝惡、而共憤者、如前年紅夷劫掠陳軫船貨、尚荷追究、矧明白寄帳、豈容奸賊冒逞耶、未舍等橫受迫脅、計出無奈、言不可聽、業修函于貴王上、更新爲緩頰、是望襲二娘乃林賢顏若張榜楊晃等來在未變之先、二娘任事日久、忠厚可信、諸事幸聽主裁、欲令暫留貴國、新啓請從使加意、炤管所原寄銀兩、及今年林賢顏若等所賣銀兩、俱囑二娘分發、仍舊安頓、俟來年事局平定、當委的人前來交領、方見諸台臺、肝膈至情、始終不渝、佩德寧有既裁、耑達、

名正具

左冲

國人往寇

〔南海治亂記五〕豫州能島氏侵大明國記

明世宗帝嘉靖年中ニ、倭ノ賊船大明國ニ入テ其邊境ヲ侵ス事アリ、是倭ノ後奈良帝ノ天文弘治ノ年ニ當ル、其國々ハ、薩摩、肥後、肥前、博多、長門、石見、伊豫、和泉、紀伊ノ賊船ナリ、四國伊豫ノ能島、來島、院島ノ氏族將帥ト成テ、諸州ヲ誘キ來ラスルモノ也、コノ比ハ日本國スデニ亂テ、諸州コモゴモ地ヲ諍ヒ、日々ニ戰鬪ノ難アレバ、國ノ用ヲ措テ、他邦ニ出ル事ヲ得ズ、唯海島ノ賊船ノ集リ寄テ力ヲ合テ外洋ニ出テ、其海邊ヲ侵スモノ也、故ニ異邦人コレヲ名ヅケテ西南ノ倭ト云也、コノ時、我國ノ賊船、各八幡宮ノ幟ヲ立テ、洋中ニ出デヽ、西蕃ノ市舶ヲ侵シ掠メテ、其財產ヲ奪フ、故ニ其賊船ヲ稱シテ八幡船ト呼也、大內政弘ノ時ニ、倭ノ海賊朝鮮ニ涉テ、全羅道ノ海邊ヲ犯ス、朝鮮王コレヲ拒ク事ヲ得ズシテ、其憂ニ不堪、卽和寇ニ和ヲナシテ、其賊船ニ王ノ璽印ヲ出シ、期ヲ約シテ來ラシメ、賊船ノ大小ヲ計テ財ヲ與フ、其財物ヲ得テ、海港ニ據テ異邦人ニ相遇テ交易ヲナシ、彼我貨利ヲ得テ、互ニ相親ム事已ニ厚シ、

〔南海通記二十〕渡唐船法度條々

一船中祈禱不可有懈怠事、

一三艘出船、並於洋中一乘一俱之事、

一船中並對異域人喧嘩口論之族、計罪輕重可成敗之事、

一日本人成敗ノ儀、可任大唐之法度事、

一於罪科人出來之時、以衆評正輕重可行罪事、

一博奕其外大小共、勝負可爲禁制之處、於違背之輩者雖爲何在所、放其身、至賤者可令沒收事、

一銅錢至大唐不可隨身事、

一公私共、銅荷一駄前一駄之事、

一舊錢箱配當之時、任諸役者裁判、諸人不可及違亂事、

一客衆人類於役者無存知人者、見出次第可追放布船中事、

一國質所質停止之事
一舊借催促停止之事
一押買狼藉停止之事
一明州著津以後、刀杖武具於隨身不可有用捨事、
一持櫃手皮籠、任法令不可有大小事、
一日記箱者、荷物十駄以上、一筥宛可所持事、
一菜櫃拾人分一宛可所持事
一於自國他國津々浦々、非法之儀有申懸人、歸朝之時、經公儀可有其沙汰、於其所不可有滯留之煩事、
一歸朝之時、諸商賣人荷物、於何在所任心不可受用事、
一正使幷諸役者、自發足之朝至大明宜禁酒、但病則許之、至從人水夫等不可耽盃事、
一船中幷處々旅泊、遊客女人等徘徊、堅可禁止事、
一正使諸役者無相談之外、叨以短書不經訴訟事、
一三艘客衆從人等、背諸役者之命、致無禮者、堅可被處罪科、爲主人莫拘惜其罪人、
一爲諸役者有無道之成敗、令歸朝之時可直訴事、
一各上京之留守、唐人等、雖有如何程之族、可相待諸役者下向者也、若有背此旨輩、可被處嚴科事、
一對唐人等於致口論鬪諍者、不謂理非可爲日本人曲事、若唐人別而無道之事申懸儀有之者、則於諸役者之面前可述其意趣事、
一進貢意趣、公儀等事、對唐人等不可及言語、同私筆談停止也、但到醫學儒學等練習者、非制之限事、
一四艘船頭等可上京、晝夜堅固可守船邊事、

右條々所被加制止、堅固可守其旨、然所或就懇望輕其咎、或以當座之偏頗雖令赦免、追而不可有其隱之條、云犯人云役人、共可處嚴科、但於他國成敗之儀有加用捨事者、歸朝之時留置其身並錢物等縱雖輕事、常爲後規可被加御成敗之旨宜承知、聊以不可有違背者也、

天文十六年二月廿日

加賀守源朝臣沙彌
下野守藤原朝臣
伯耆守平朝臣
安房守多多良朝臣
從五位下多多良朝臣
從五位下多多良朝臣

右ノ法度書ハ、讃州生島浦池水太郎兵衞、豫州能島衆ト相與ニシテ令渡唐故ニ、彼ガ家ニ在リ、古書ナル故ニ求置、今コヽニ記ス、

〔元史二十一成宗〕大德八年〇我嘉元二年四月丙戌、置千戶所戍定海、以防歲至倭船、

〔吾學編三十皇明四夷考上〕日本

國朝洪武二年、倭寇山東並海郡縣、又寇淮安、三年寇山東、轉掠浙東福建旁海諸郡、是年遣萊州府同知趙秩賜璽書、諭其王良懷

〔明史三百二十二日本列傳〕十六年〇洪武、我南朝弘和三年、北朝永德三年、倭寇金鄉平陽、十九年遣使來貢、却之、明年命江夏侯周德興往福建濱海四郡相視形勢、衞所城不當要害者移置之、民戶三丁取一、以充戍卒、乃築城一十六、增巡檢司四十五、得卒萬五千餘人、又命信國公湯和行視浙東西諸郡、整飭海防、乃築城五十九、民戶四丁以上者、以一爲戍卒、得五萬八千七百餘人、分戍諸衞、海防大飭、閏六月命福建備海舟

百艘、廣東倍之、以九月會浙江、捕倭、既而不行、先是胡惟庸謀逆、欲藉日本、爲助、乃厚結寧波衞指揮林賢、佯奏賢罪、謫居日本、令交通其君臣、尋奏復賢職、遣使召之、密致書其王、借兵助己、賢還、其王遣僧如瑤率兵卒四百餘人、詐稱入貢、且獻巨燭、藏火藥刀劍其中、既至、而惟庸已敗、計不行、帝亦未知其狡謀也、越數年、其事始露、乃族賢、而怒日本特甚、決意絕之、專以防海爲務、然其時王子滕祐壽者、來入國學、帝猶善待之、二十四年五月、特授親察使、留之京師、後著祖訓、列不征之國十五、日本與焉、自是朝貢不至、而海上之警亦漸息、○略中又遣官齎勅封義持○是利爲日本國王、時海上復以倭警告、再遣官諭義持勦捕、八年○永樂四月、義持遣使謝恩、尋獻所獲海寇、帝嘉之、明年二月復遣王進齎勅褒賚收市物貨、其君臣謀阻進不使歸、進潛登舶、從他道遁還、自是久不貢、是年倭寇盤石、十五年倭寇松門金鄉平陽、有捕倭寇數十人至京者、廷臣請正法、帝曰、威之以刑、不若懷之以德、宜還之、乃命刑部員外郎呂淵等齎勅責讓令悔罪自新、中華人被掠者亦令送還、明年四月、其王遣使隨淵等來貢、謂海寇旁午、故貢使不能上達、其無賴鼠竊者實非臣所知、願貨罪容其朝貢、帝以其詞順許之、禮使者如故、然海寇猶不絕、十七年、倭船入王家山島、都督劉榮率精兵、疾馳入望海堝、賊數千人分乘二十舟、直抵馬雄島、進圍望海堝、榮發伏出戰、奇兵斷其歸路、賊奔櫻桃園、榮合兵攻之、斬首七百四十二、生禽八百五十七、召榮至京、封廣寧伯、自是倭不敢窺遼東、○略中四年○正統五月、倭船四十艘連破台州桃渚寧波大嵩二千戶所、又陷昌國衞、大肆殺掠、八年五月寇海寧、先是洪熙時、黃巖民周來保、龍巖民鍾普福、困於徭役、叛入倭、倭每來寇、爲之鄉導、至是導倭犯樂清、先登岸偵伺、俄倭去、二人留村中、丐食被獲、置極刑、梟其首於海上、倭性黠、時載方物戎器、出沒海濱、得間則張其戎器而肆侵掠、不得則陳其方物而稱朝貢、東南海濱患之、景泰四年入貢、至臨清掠居民貨、有指揮往詰、殿幾死、所司請執治、帝恐失遠人心、不許、○略中三十二年○靖三月、汪直勾諸倭大舉入寇、連艦數百、蔽海而至、浙東西江南北濱海數千里、同時告警、破昌國衞、四月犯太倉、破上海縣、掠江陰、攻乍浦、八月劫金山衞、犯崇明及常熟、嘉定、三十三年正月、自太倉掠蘇州、攻松江、復邁江北、薄通泰、四月陷嘉善、破崇明、復薄蘇州、入崇德縣、六月由吳江掠嘉興、還屯柘林、縱橫來往、若入無人之境、忤○巡撫王忬亦不能有所爲、未幾、忤改撫大同、以李天寵代、又命兵部尚書張經總督軍務、乃大徵其四方協力進勦、是時倭以川沙崖柘林爲巢、抄掠四出、明年正月、賊奪舟犯乍浦海寧、陷崇德、轉掠塘棲新市橫塘雙林等處、攻德清縣、五月復合新倭突犯嘉興、至王江涇、乃爲經擊斬千九百餘級、餘奔柘林、其他倭復掠蘇州境、延及江陰無錫出八太湖、大抵眞倭十之三、從倭者十之七、倭戰則驅其所掠之人爲軍鋒、法嚴人皆致死、而官軍素懦怯、所至潰奔、帝乃遣工部侍郎趙文華督察軍情、文華顚倒功罪、諸軍益解體、經天寵並被逮、代以周琉、胡宗憲躡月琉罷、代以楊宜、時賊勢蔓延、江浙無不蹂躪、新倭來益衆、益肆毒每自樊其舟、登岸劫掠、自杭州北新關西剽淳安、突徽州歙縣、至績谿旌德、過涇縣、趨南陵、遂達蕪湖、燒南岸、奔太平府、犯江寧鎮、徑侵南京、倭紅衣黃蓋、率衆犯大安德門及夾岡、乃趨秣陵關而去、由漂水、流劫漂湯宜興、聞官兵自大湖出、遂越武進、抵無錫、駐惠山一晝夜、奔百八十餘里、抵滸墅、爲官軍所圍、追及於楊林橋殲之、是役也、賊不過六七十人、而經行數千里、殺戮戰傷者幾四千人、歷八十餘日始滅、此三十四年九月事也、○略中四十年、浙東江北諸寇以次平、○略中明年十一月陷興化府、大殺掠、移據平海衞、不去、初倭之犯浙江也、破州縣衞所城、以百數、然未有破府城者、至是遠近震動、亟徵俞大猷戚繼光劉顯諸將合擊破之、其侵犯他州縣者、亦爲諸將所破、福建亦平、其後廣東巨寇曾一本黃朝太等、無不引倭爲助、隆慶時破碣石甲子諸衞所、已犯化州石城縣、陷錦囊所神電衞、吳川、陽江、茂名、海豐、新寧、惠來諸縣、悉遭焚掠、轉入雷廉瓊三郡境、亦被其患、萬曆二年、犯浙東寧紹台溫四郡、又陷廣東銅鼓衞、雙魚所、三年、犯電白、四年犯定海、八年、犯浙江韭山及福建澎湖東湧、十年、犯溫州、又犯廣東十六年、犯浙江、然時疆吏懲嘉靖之禍、海防頗飭、賊來輒失利、其犯廣東者爲蜑賊梁本豪勾引勢尤猖獗、總督陳瑞集衆軍擊之、斬首千六百餘級、沈其船百餘艘、本豪亦授首、帝爲告謝郊

廟、宣捷受賀云、

〔明朝紀事本末五十五〕沿海倭亂

嘉靖二十五年、倭寇寧台、自罷市船後、凡番貨至、輙主商家、商率爲奸利、負其責、多者萬金、少不下數千、索急則避去、已而主貴官家、而貴官家之負甚於商、番人近島、坐索其負、久之不得乏食、乃出沒海上爲盜、輙構難、有所殺傷、貴官家患之、欲其急去、乃出危言、撼當事者、謂番人泊近島、殺掠人、而不出一兵驅之、備倭固當如是邪、當事者果出師、而先陰洩之、以爲得利、他日貨至、且復然、如是者久之、倭大恨、言挾國主貲而來、不得直曷歸報、必償取爾金寶以歸、因盤據島中不去、並海民生計困迫者糾引之、失職衣冠士、及不得志生儒、亦皆與通、爲之鄉導、時時寇沿海諸郡縣、如汪五峯、徐碧溪、毛海峯之徒、皆華人、僭稱王號、而其宗族妻子田廬、皆在籍無恙、莫敢誰何、巡按浙江御史陳九德請置大臣兼巡浙福海道、開軍門、治兵捕討、聽以軍法從事、從之、乃以朱紈爲右副都御史、巡撫浙江、兼攝福興泉漳、未至、而泊寧波台州諸近島者已登岸、攻掠諸郡邑無算、官民廨舍、焚燬至數百千區、巡按御史裴紳劾防海副使沈瀚、守土參議鄭世威、因乞勅紈、嚴禁泛海通番勾連主藏之徒、從之、紈乃下令禁海、凡雙檣艅艎一切毀之、違者斬、乃日夜練兵甲、嚴糾察、數尋舶盜淵藪、破誅之、因上言、去外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群盜易、去中國衣冠盜難、遂鐫暴貴官家渠魁數人姓名、請戒諭之、不報、於是福建海道副使柯喬、都司盧鏜、捕獲通番九十餘人以上、紈立決之於演武場、一時諸不便者大譁、蓋是時通番、浙自寧波定海、閩自漳州月巷、大率屬諸貴官家、咸惴惴重足立、相與詆誣不休、諷御史周亮、給事中葉鏜奏改紈爲巡視、未幾紈復上言、長嶼諸處大俠林參等、號稱刺達總管、勾連倭舟、入港作亂、更有巨奸、擅造艅艎走賊島爲鄉導、躪海濱、鞫論明確、宜正典刑、章下兵部、侍郎詹榮覆奏、中國待外裔、不以向背責之、以昭天地之量、紈所論坐、俱關重刑、乞下都察院覆覈、從之、於是御史周亮等劾紈注措乖方、專殺啓釁、因及福建防海副使柯喬、都指揮使盧鏜、黨紈擅殺、宜置於理、帝遂奪紈官、命還

籍聽理、遣給事中杜汝禎往福建、會巡按御史陳宗夔訊喬等、併覈紈事、汝禎、宗夔勘紈聽信姦回、柯喬、盧鏜擅殺無罪、皆當死、奏下兵部、尚書丁汝夔如其議上、帝從之、命喬鏜擊福建按察使待決、紈恚自殺、士論惜之、遂罷巡撫御史不復設、

三十一年夏四月、倭寇犯台州、破黃巖、大掠象山定海諸邑、汪直者徽人也、以事亡命、走海上、爲舶主渠魁、倭人愛服之、倭勇而戇、不甚別死生、每戰輙赤體、提三尺刀舞而前、無能悍者、其魁則皆浙閩人、善設伏、能以寡擊衆、大群數千人、小群數百人、而推直爲最、徐海次之、又有毛海峯、彭老生、不下十餘帥、列近洋爲民害、至是登岸、犯台州、破黃巖、四散象山定海諸處、猖獗日甚、知事武偉敗死、浙東騷動、秋七月、廷議復設巡視重臣、以都御史王忬提督軍務、巡視浙江海道及興漳泉地方、忬巡撫山東、聞命卽日至浙、度所治軍府皆草創、而浙人柔脆、不任戰、所受簡書輕、不足督率吏士、乃上疏請假事權、誅賞得便宜、且欲嚴內應之律、寬損傷之條、勦撫勿拘、從之、改巡視爲巡撫、忬乃任參將俞大猷、湯克寬爲心膂、徵狼士諸兵、及募溫台諸下邑桀黠少年、分隸諸將、布列頻海各鎭堡、嚴督防禦、浙人恃以無恐云、

〔皇明從信錄十四〕己亥永樂十七年、○我應永二十六年夏鎭守遼東左都督劉江、大破倭寇于望海堝、封江爲廣寧伯、江初至遼東、巡視諸島、相地形勢、請于金州衞金線島西北之望海堝築城堡、立烟墩瞭望、蓋其地特高、可望諸島、寇所必由、實爲濱海襟喉之地、一日瞭者言、寇將至、江亟遣馬步官軍、赴堝上小堡備之、翌日倭賊二千餘、乘海艒直逼堝下、作蛇陣以進、一賊貌甚醜惡、揮兵而前、江令犒師秣馬、略不爲意、以都指揮徐剛伏兵于山下、百戶姜隆、帥壯士潛燒賊船、截其歸路、乃與之約曰、旗擧砲鳴、伏兵奮擊、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既而賊至堝下、江被髮作眞武狀、擧旗鳴砲、伏兵盡起、繼以兩翼而進、賊衆大敗、奔櫻桃園、空堡內、我師追而圍之、將士皆奮勇、請入堡勦殺、不許、特開西壁以縱之、仍分兩翼夾攻、生擒數百、斬首千餘、間有潛脫而走艒者、又爲隆等所縛、無一人得脫、事聞、上勅賜褒美、封江廣寧伯、食祿一千二百石、子孫世襲、將士有功者、陞賚有差、自是倭寇不敢出沒海上、屏息數十年、

歸化

〔皇明從信錄十八〕己未正統四年〇我永享十一年四月倭寇浙東、〇中略宣德末年、海防益備、賊不得間、貢稍如約、遂許夷至京師、宴賞市易、饱恣其欲、已而備禦漸疎、是年寇大舉、入桃渚、官庶民舍、焚劫一空、驅掠少壯、發掘塚墓、束孫兒竿柱上、沃之沸湯、視其啼哭拍手笑樂、捕得孕婦、忖度男女、刳視中否、爲勝負飲酒、荒淫穢惡、至有不可言者、積骸如陵、流血成川、城野蕭條、過者隕涕、於是朝廷下詔備倭、命重帥守要地、增城堡、謹斥堠、修戰艦、合兵分番屯駐海上、寇盜稍息、

〔先民傳上〕自叙

盧氏之先爲姜齊太公、後裔嘗食采於盧、因氏焉、世居范陽、所謂范陽盧氏是也、中世徙居南劒子孫聯綿延至高祖君玉、當朱明時、生閩延平、萬曆中、航海來崎港、流寓多時、崇禎四年回明而歿、君玉於元和八年生曾祖于崎、幼名二孫、後稱庄左、十歲失父、鞠育慈闈下、幼善華音、及長命譯事、〇譯事一本作譯職告老退、貞享三年病卒、

〔先民傳上學衒〕劉宣義、字耀哲、其先閩人也、遠祖有恒、移寓日本、宣義爲人博聞好學、且能華音方言土語、無不通曉、年十餘歲、擢譯以博物著、

〔伊達氏四代治家記錄三十三貞山公〕寬永四年五月廿二日丙子、明人王翼、近日江戸ニ歸ルニ就テ登城、一書ヲ捧グ、因テ御目見仰付ラレ、御帷子二内綿二級一ヲ賜フ、又翌日御禮トシテ登城、禮書ヲ獻ズ、其ニ左ニ載ス、

主公〇宗政陣戰高麗國時、連勝三陣、連下三城、威振中華、德流海宇、我大明國聞主公文武雙全、英雄蓋世、令孩提之童不敢夜啼、是主公之名、我大明國如雷灌耳也、今王翼逃難貴國、每齋戒沐浴、虔誠禮敬、趨奉主公殿前、而不敢懈怠也、實乃主公威武德澤流芳中國、其所感人者深矣、是主公眞王翼之天地父母、

五月廿二日

大國主父母至尊

得拜尊顏、喜躍之至、蒙賜涼衣二件、內一件絹緞、感恩萬萬、卽便辭歸江戸後再拜、

五月廿三日

大國主父母樣

〔先民傳下流寓〕穎川入德、浙之杭州人也、姓陳、名明德、少習儒、當明朝屢試不第、退而歎曰、士君子不得爲良相、願爲良醫、輒改業于醫、慶安年中、航海來崎、起死回生、數有効矣、崎人留之不使歸棹、及聞强胡猾憂、遂斷歸心、乃更姓名穎川入德、以從和俗焉、專於醫學、多所神悟、

〔長崎志十〕長崎渡來儒士醫師等之事

浙江金華府人　醫師　陳明德

唐人王翼拜別書判

右ハ寬永四年渡來リ、長崎ニ住居ヲ願ヒ、姓名ヲ改テ、穎川入德ト名付、醫業ヲ勤ム、今ニ至テ子孫長崎町醫ト成ル、

〔先哲叢談二〕朱之瑜、字魯璵、號舜水、謚文恭、明國浙江餘姚人、避亂歸化、客于水府、舜水家世官于明、父正、字存之、號定寰、爲總督漕運軍門、卒後贈光祿大夫上柱國、舜水生明萬曆二十八年、早喪父、及漸長、從朱永祐、張肯堂、吳鍾巒學、遂擢恩貢生、尋累徵不就、以故被劾、乃避之舟山、而始來此邦、移交趾、復還舟山、是時國祚既盡、舜水知事不可爲、將之安南、而風利不便、再來此邦、不久又還舟山、其意素在得海外援兵以舉義旗、乃三來此邦、而援兵不可得、去復至安南、欲尋歸故國以察民情、時淸既混一四方、義不食其粟、四來此邦、終不復還、時萬治二年也、〇中略

舜水冒難而輾轉落魄者十數年、其來居此邦、初窮困不能支、柳河安東省菴師事之、贈祿一半、久之水戸義公〇光圀聘爲賓師、寵待甚厚、歲致饒裕、然儉節自奉、無所費、至人或詬笑其嗇也、遂儲三千餘金、臨終盡納之水戸庫內、嘗謂曰、中國乏黃金、若用此于彼、一以當百矣、新井白石謂、舜水縮節積餘財、非苟

而然矣、其意蓋在充舉義兵、以圖恢復之用也、然時不至而終可惜哉、

〔先哲叢談 二〕陳元贇、字義都、號既白山人、明國虎林人、避亂歸化、客于尾藩、

元贇不詳其履歷、蓋生于明萬曆十五年、崇禎進士弗第云、及其國亂、逃來此邦、遂應徵至尾張、乃後時時入京、又來江戸、與諸名人爲文字交、初萬治二年、於名古屋城中與僧元政始相識、契分尤厚、其平生所唱酬者、彙爲元元唱和集、行于世、〇略中

元贇能娴此邦語、故常不用唐語、〇略中

元贇善拳法、當時未有此技、元贇創傳之、故此邦拳法以元贇爲開祖矣、

〔和漢寄文 二〕唐僧招待之儀付、從黄檗山唐國江遣候書翰寫、元祿十五年

久仰盛名、徒切霓望、自愧薄緣、未獲覿面、每聞座下繼席祖廷、大振門風、德被寰中、名著海外、足爲季代之典型、何幸祖廷得座下出現、踧然若魯靈光、誠不愧爲國師之嫡孫也、但安與座下源流同派、形蹟相左、只得西向古檗峯、臨風側耳矣、陳者安奉上旨主法黄檗已閱七春秋矣、年來聖恩隆渥、超出諸方、曾蒙欽賜紫衣、加以特發帑金、繕修伽藍、寔祖山千古之光華也、安熟思東西黄檗、廼國師隱老祖開法道場、爲兒孫者當以協心竭力、遞相撐支、掘起門廷、況國師老人有囑語、祖山佗日主法、苟無其人、當往吾唐招衆補住、但目今山中唐侶多爲晨星、法道奈何、以故切禀招衆之意、特蒙上旨許招四衆、此舉非啻有賴于法門、兼有光於從上也、惟冀座下念其同本連枝、祖道鼎重、代擇越格衲子四位、遇來相佐、日後囑累大法、兼陸續繼住祖山、不惟國師兒孫滔滿于兩國、永使濟下法脈流通于萬世者也、若問茲方景況、上自王臣、下及庶民、特崇佛法、不異梵華、而況重文章、尚忠義、至于偷媮之徒、謀利之僧、俱用不著矣、萬望座下敢煩大手眼、選擇有志賢衲子、文質遒倫、機用超格已登壇受具、樂然而至、則皆座下之大賜焉、千里求賢、意在眞切、惟祈體悉、餘付諸主丕端、當此冒瀆併候、法體萬福、臨函無任仰望之至、

右啓上

福唐黄檗堂頭檗翁大和尚電覽

雜載

〇按ズルニ、宇治ノ黄檗山ハ、明僧隱元之ヲ創立セシ以來、世々彼國ノ僧此ニ住持ス、事ハ釋教部ニ詳ナリ、

〔看聞日記〕應永廿六年五月廿三日、抑只今聞、大唐國南蠻高麗等、日本ニ可責來云々、自高麗告申云云、室町殿〇足利義持御仰天、但神國有何事乎、六月廿五日、抑大唐蜂起事有沙汰云々、出雲大社震動流血云々、又西宮荒戎宮震動、又軍兵數十騎廣田社ヨリ出テ東方ヘ行、其中ニ女騎之武者一人、如大將云々、神人奉見之、其後爲狂氣云々、自社家令注進伯二位、〇白川資忠馳下尋實否云々、異國襲來瑞相勿論歟、又廿四日夜、八幡鳥居、風不吹ニ顛倒了、若宮御前鳥居也、さゝやきの橋打碎云々、室町殿御參籠時分也、殊有御驚云々、諸門跡諸寺御祈禱事被仰云々、廿九日、聞北野御靈西方ヲ指テ飛云々、御殿御戸開云々、諸社悉異驚入者也、唐人襲來、先陣舟一兩艘、已有合戰云々、大內若黨兩人爲大將、海上ニ行向退治、其以前神軍有奇端之由注進云々、七月廿日、抑聞唐人襲來、既付薩摩之地、國人合戰、唐人若干被討、國人も被伐云々、唐人中ニ有如鬼形者、以人力難責云々、浮海上異賊八萬餘艘之由注進云々、廿四日薩摩ニ付異賊蒙古云々、八月十一日、抑唐人襲來、六月廿六日、於對馬少貳大友菊池以下合戰、異賊打負若干被討、大將軍二人生捕云々、大風吹唐船數多破損入海了、凡唐船二萬五千艘云々、生取大將兵庫ニ來、去六日注進到來云々、天下大慶、室町殿御悦喜、公武人々參賀、鼓噪仙洞へも同賀申云々、昨日門跡執柄大臣以下、大略參賀云々、雖末代神慮之至、不思議也、十三日、抑異國襲來事、去六日、探題注進狀、不慮披見、記之、

畏言上

抑六月廿日、蒙古高麗一同に引合て、軍勢五百餘艘對馬島に押寄、彼島を打取之間、我等太宰少貳が勢許にて、時日をうつさず浦々泊々の舟著にて、日夜之間合戰を致之間、敵御方死する物其數を知らず、既難儀之間、九ヶ國の軍勢を相催、同廿六日各手をくだき、安否の合戰を致之間、異國の

軍兵三千七百餘人、打取斬棄、その外は數をゑらず、總じて敵の舟海上に浮物、一千三百餘艘也、海賊に仰付て、夜晝を限らず所々の合戰、或は舟に乘損じて海上に沈物甚多し、さる間合戰最中、奇特神變不思議の事一廉ならず、敵の舟において雨風震動す、雷とゞろき、霰降、大寒手こゞへて、打物の束もにぎれず、氷死するもの其限を不知、就中に奇瑞には、合戰難儀の時節、いづくよりとは ゑらず、大船四艘、錦の旗三流差たるが、大將とおぼしきは女人也、其力量べからず、蒙古が舟に乘移て、軍兵三百餘人手取にして海中に投入了、大將蒙古が弟、其外以下、咎の物廿八人、少々は即時に斬棄、相殘七人は、上意によてのぼすべし、廿七日半夜過程に、異國の殘の兵ども皆々引退、蒙古打死と風聞す、其說未定也、その外敵の舟ども、七月二日悉退散仕ぬ、如此急速に落居、併神明の威力に仍也、上樣の御運も殊目出畏入候、委細猶略して注進狀如件、

七月十五日　　探題持範判

雖末代、神明威力、吾國擁護顯然也、此注進狀正說也、

〔續善隣國寶外記〕天使謝用梓呈本光禪師〔禪師〕

禪師博通古今、予一見而卽知、雖求之中國亦罕有者、予謂貴國多僧、雖習文字、恐如禪師者不易得也、敬服々々、其相見禮節自有一定規矩、但今初議和之時、遽勞以升降揖遜之繁、恐殿下不堪、若殿下明睿、高賢禪師一點化之、欣然如中國禮儀、則重天朝者乃所以自重也、倘不以爲然、亦不必强之、姑待冊封之日、先頒儀注、諒能樂從也、承教意、卽達謝使也、

〔華夷變態　五〕拾壹番東寧船之唐人共申口

一私共船之儀、六月朔日に東寧を出船仕候處に、東北の大風に逢申、同六日に無是非厦門江乘入れ申候、其後順風無御座候ニ付、同月十三日迄彼地逗留仕罷在候内に、内々錦舍を劉國賢を總大將にて攻させ申候、海澄縣之城、六月九日之晩に攻落し申候由、劉國賢を錦舍方江告來申候、委細之儀は劉國賢を錦舍江遣し申候書簡之寫に御座候、私共儀者順風御座候ニ付、同十四日出船仕申候、此外別に他之儀如何樣とも承不申候、

右之通唐人共申候ニ付、書付指上ゲ申候、以上、

午六月廿三日　　唐通事　彭城仁左衞門　同　柳屋次左衞門　同　林道榮　同　穎川藤左衞門
同　東海德左衞門　同　林甚吉　同　西村七兵衞　同　湯三郎右衞門　同　彭城久兵衞

〔御當家令條　十六〕從長崎注進覺

二番船之唐人申候、唐土者唯今亂世に成、合戰有之候、子細者、雲南慶州兩國之王吳三桂と申者、此已前崇禎帝〇明思宗第三之皇子を、三歲之時隱置、當正月卽位、天子に取立、周啓元年と年號を改、五十萬騎を催し、南京を攻、其後韃靼王居城江取掛申筈に候、又江東之平南王靖南王も、吳三桂と一味仕、廿五萬騎宛の勢を催し、是も南京攻に參候、たかさごの錦舍も拾萬騎に而、九千艘之兵船を催し、是も南京攻に參候、漸南京口を攻取、北京江攻入筈ニ候由風聞仕申候、以上、

六月

當月八日之書狀、到來從大明之使者黃徽明捧之、書翰二通、幷其方江差越候書翰一通、何茂和解相添被差越候、其外黃芳欽口上、別紙之覺書も令披見候、然者黃徽明下として上を計らひ、加勢之儀に付捧書翰、輕々敷義申越候、如斯成義、卒爾ニ江戶江言上仕事、罷成事に而無之由具に申聞、早々歸帆可被申付候、恐々、

戊九月廿一日

阿對馬守
阿豐後守
松伊豆守

馬場三郎左衞門殿

山崎權八郎殿

外交部十五

清　肅愼　靺鞨　女眞　刀伊　囧

國號　一〇二八
通交　一〇二九
貿易　起源　沿革　國人往貿　清商族館　信牌　貿易品　貿易定額　貿易稅　清商居留地　一〇三一
不法船處分　一〇七六
歸化　一〇七九
國人漂流　同
清人漂流　一〇八四
雜載　一〇九四
囧肅愼　靺鞨　女眞　刀伊　一〇九九
肅愼　同
靺鞨　一一〇三
女眞　同
刀伊　同

外交部十五

清 肅愼 靺鞨 女眞 刀伊

清ハ、滿洲人愛新覺羅氏、明ヲ滅シテ建テシ所ノ國ニシテ、時恰モ我德川氏創業ノ際ニ當レリ、始メ德川氏ハ、明ノ福建總督等ト通信シテ、僅ニ彼國ト通交ノ緒ヲ開キシモ、明ノ滅亡スルニ及ビ、未ダ嘗テ清トハ通交セザリシガ、支那ノ商人ハ、是ヨリ前明ノ季ヨリ盛ニ我國ニ往來シテ交易ヲ行ヒシヲ以テ、幕府ハ依然トシテ之ヲ許シ、寛永十二年、凡ソ支那船舶ノ我國ニ來ルモノハ、皆長崎ニ入ルベキコトヲ令セリ、當時彼我ノ貿易ハ次第ニ盛ナリシカバ、唐通事ヲ置キテ專ラ譯語ノ事ニ從ハシム、（唐通事ノ事ハ、文學部外國語學ニ詳ナレバ、就キテ看ルベシ、）尋テ元祿元年、長崎十善寺村ノ藥園ヲ平ゲテ、清人ノ居留地ト爲シ、以テ有司ノ監督ヲシテ容易ナラシム、當時貿易ノ主要品ハ、我ヨリ輸出スルモノハ、銅幷ニ海產物等ニシテ、彼ヨリ輸送スルモノハ、白絲、人參、朱、伽羅等ノ如キモノナリ、而シテ其貿易ノ價額ハ、貞享二年、銀六千貫ト定メシモ、相尋テ之ヲ增加シテ八千貫トス爲シタリ、然ルニ其後我國銅ノ出產漸ク減ジテ、歲額ノ輸出ヲ爲スヲ得ズ、長崎ノ商業モ隨テ衰ヘテ、密貿易ノ弊大ニ起リシヲ以テ、新井白石ノ議ニ本ヅキ、正德五年正月、新制ヲ布キ、清商來舶ノ艘數ト銀高トヲ限リ、其積ミ來ル所ノ荷物ハ、必ズ悉皆之ヲ我國人ニ買ヒ求メシムルコト、爲シ、信牌ヲ製シテ、船一隻ニ一枚ヲ與ヘ、嚴ニ密貿易ヲ禁ジタリ、

國號

夫レ斯クノ如ク、彼我ノ交際、只貿易ニ止リテ、通聘ノ事ナシト雖モ、漂流人ノ如キハ、兩國互ニ之ヲ救ヒテ以テ國誼ヲ重ンゼリ、

〔野史 二百八十五 外國傳〕清

清、姓愛新覺羅氏、其先世發祥于長白山、有神鵲、銜朱果置天女佛古倫衣、佛古倫愛含入腹、遂有身、尋生一男、名曰布庫里雍順、居長白山東俄漢惠之野俄朶里城、國號滿洲、其後有范察者、依鵲瑞免難、傳至始祖都督孟特穆、孟特穆居虎欄哈達山下赫圖阿喇地、生子充善、充善生子錫寶齊篇古、錫寶齊篇古生都督福滿、福滿生覺昌安、覺昌安居赫圖阿喇地、而生子塔克世、塔克世破滅碩色訥及加虎、始强盛、生弩爾嗒齊、稱爲聰容貝勒、其生年乃我永祿二年、（當明嘉靖二十八年）是稱太祖、生而奇異、善用兵、削平諸部、而統一之、軍威益張、始攻明、戊午年（我天和四年、明萬曆四十六年）建元天命、三年決策伐明、連戰克之、始築城于界凡而遷居、癸亥年、取潘陽、定遼東、遷居遼陽、尋取廣寧、築城於遼陽之東太子河邊、創建宮室、往居之、名曰東京、又徙居潘陽、丙寅年殂、歲六十八、先設牛彔額眞、造八旗隊、置理政大臣扎爾齊等、第八子皇太極嗣、是爲太宗、年三十五而立、改元天聰、是年伐朝鮮、擒國王李倧弟覺而遣歸、甲戌年、以潘陽爲盛京、赫圖阿喇城爲興京、十年四月卽位、建國號爲清、改元崇德、伐蒙古、降朝鮮、屢攻伐明州郡、大闢土地、國勢稍張、癸未年殂、年五十一、（清三朝實錄採要）子福臨、以甲申年十月立、是爲世祖、奠鼎燕京、國仍號清、建元仍順治、（臺灣鄭氏紀事）順治元年、世祖令攝政和容親王多爾袞爲將軍伐明、至山海關、明吳三桂迎降、與合擊大敗李自成、共擣北京、明臣民迎降者多、九月入燕京、十月正位號、於是命多羅貝勒公土賴、進攻福建浙江、（三朝實錄紀事）尋略定興泉汀邵漳州等地、（紀事引明季遺聞）鄭芝龍降、博洛挾而北焉、世祖數招諭鄭成功、不從、遂幽芝龍及其弟芝豹于寧古塔、（紀事引鄭成功傳）命世子濟度爲定遠大將軍、同多羅貝勒巴爾楚渾等、統大兵討成功、（紀事、實錄）而後屢遣將帥伐成功、辛丑年、成功遂入臺灣、（紀事引成功傳）立十八年正月殂、年二十四、（實錄）遺囑立子玄曄爲太子、釋服卽位、改元康熙、是爲聖祖、（實錄、紀事）四月、吳三桂遂絞明主永明王、（紀事引永野錄）立十二年、三桂據雲南叛、耿精忠等合從起兵、（紀事、華夷變態）十三年、三桂稱擁立明主思宗第三子、而卽位建元、遂自僭位、國號周、改元利用、（紀事引三桂傳）成功子經據臺灣、仍奉明正朔、稱永曆號、（紀事引成功傳）精忠據福建、連衡掠略、（紀事引精忠傳）聖祖發師伐之、十五年精忠降、十七年三桂殪、二十二年、鄭經子克塽降、天下歸一、（紀事）

通交

〔野史 二百八十五 外國傳〕清

清建國、我未通聘、屬下諸州通交易而已、我寬文以來、通商舶者、南京中、蘇州、松江府、楊州、常州、崇明縣、鎭江、淮南、應天等府、山東中、萊州、浙江中、寧波、四明、台州、溫州、舟山、普陀山、杭州府、福建中、福州、泉州、厦門、漳州、廣東中、廣州、潮州、蘇祿、南洋、碣石、衞惠州、海南、高州等通商者、北京、山東、山西、陝西、河南、湖廣、江西、浙江中、嘉要府、福建中、興化府、廣東中、韶州等諸州、及廣西、雲南、貴州四川等、（華夷通商考）

〔大清世祖實錄 三十〕順治四年（○我正保四年）二月癸未、以浙東福建平定、頒詔天下、詔曰、（○中略）一東南海外琉球安南暹羅日本諸國、附近浙閩、有慕義投誠納欵來朝者、地方官郡爲奏達、與朝鮮等國一體優待、用著懷柔、

〔大清世祖實錄 四十七〕順治七年春正月乙丑、萬壽聖節、並謝襲封、附貢方物及歲貢、宴賚如例、李淏（○朝鮮王）奏言、據議政府報云、倭子情形可畏、去年秋間、鞭撻使臣、出言不遜、驛館倭使、常以密書示通事、言詞甚謬、我國每年所與粮米、前皆運至、屯中令堆積、驛館似有所待、又云、伊國叛賊雜入漢商船內、出沒沿海地方、遣使我國言、洋船若漂至、卽行執送、今有漢人船漂至、不送乎、咫尺倭館、直爲解送上國、其蓄怨于我、比前必甚、前後事端、已成間隙、綢繆之計、不可不早等語、臣竊念、小邦自壬丁年之變、各處城郭皆壞、兵器不整者、蓋十有餘年、令觀校倭情形、萬分可慮、倘可警急、無計奈何、惟恃大國援兵、念東萊府距王京無十日之程、王京距帝都甚遠、當小邦奏請、大國發兵之時、有何城郭器械可恃以待援兵、令欲修築訓練、以守禦之、備因前有旨禁止、不敢擅專、伏祈皇上、體先皇帝存亡繼絕之仁法、古聖人先事預防之計、鑒察本內事情、指示勝算、使小邦得免殘破之患、幸甚、

〔外蕃通書十明國書〕清平南王呈長崎奉行書

平南親王尙、致書長崎王麾下、六合同風、八紘非異、不穀作藩南服、無遠無邇、咸在懷柔、惟王茂德、綏此一方、令譽流聞、風儀廣著、每用嘉欵、山川迥隔、通聞末由、想聲敎相聞異地、蓋有同情也、玆因商船到貴國、耑泐片言、用布悃忱、附致流金馬鞍全副、少引區々、惟鑒念之、

正

守重按ニ、平南王尙ハ廣東ノ尙可喜〇據東華錄、尙可喜康熙十六年卒、ナリ、詳ニ清ノ平定三逆方略ニ出ヅ、清ノ太祖ノ時、故明ノ將佐來歸ノモノ尙可喜ヲ平南王ニ封ズ、廣東ニアリ、〇中略

權督兩省掛征逆將軍印伯劉進忠頓首拜

恭候台禧、

有副啓壹通、

副啓

寶國得日之本、山麗水秀、人物清華、有禮樂文章之風、兩王上莅位鈞衡、四海威附、群商雲集、寬弘雅度、翩々神僊、唐夏所景慕有載、向因軍需孔函年遣敝員陳總兵授國貿易、回述儀範、鐫心耿々、玆敝員乘熱再投、雖扁舟輕載、高厚自有招遠格外之恩、謹具不腆芹獻忱微、遙候藩禧、伏祈採納、曷勝光荷、

名別具

愼餘

守重按ニ、此書ノ年紀不可考ト云ドモ、此時久世大和守ヨリ弘文院〇林氏ヘ與フル書ニ、長崎奉行ヨリ從平南王書簡到來候被差越候、和書註之、明日御城江可有持參候、以上、七月廿七日、久大和守、弘文院トアリ、是戊午ノ七月トアレバ、延寶六年戊午康熙十七年ナリナルナリ、

貿易起源沿革

〔長崎港草五〕唐船初來ノ話

唐土船ノ日本ニ來レル事ハ、往古ヨリノ事ナレド、元ノ世ヨリ絕タリシガ、〇中略當御代〇德川氏ニ至リテ、日本ノ靜謐隱レナク、唐土モ亦世改マリヌレバ、ヤウヤク唐土船モ年々來ルコト夥シ、夫長崎港ニ唐船ノ來リシコトハ、永祿五壬戌ノ年、戶町ノ浦ニ來タリ、又其比マデハ明ノ世ニテ、日本渡海ハ許サレネドモ、海邊村里ノ商人ドモ、忍ビ〳〵ニ船仕立テ、五島平戶薩摩ノ浦々ニ來レル船モアリシナリ、積來レル荷物ハ、磁器、端物、藥種、砂糖ノ類ヒナリシ、其後黑船シバ〳〵來リテヨリ、里人繁華ニ習ヒ、萬ノ珍貨ヲ好ム世トナリシカバ、唐土人モサマ〴〵ノ珍ラシキ美麗ノ織物ナドモ多ク持渡レリトゾ、コトニ長崎ハ船繫リヨキ港ナレバ、夫ヨリ入津ノ唐船モ最多カリシト也、寬永十二年ニ、關東ヨリノ命アリテ、此後唐船ノ入津、長崎一方ニ御定メアリテ交易ヲナサシメラル、假令風波ノ難ニ逢、何レノ國ノ浦ニ漂ヒ著トモ、其國々ノ浦々ヨリ救ヒ助ケテ、速カニ長崎ヘ送リ屆ケラルベキ旨、船手ノ諸侯ヘ仰觸ラレ、天下無雙ノ港トハナレリ、

〔長崎志十〕唐船長崎湊來著之事

唐船渡海始之事、明ノ嘉靖隆慶ノ頃、日本永祿元龜ニ當ル稀ニ小船ヨリ絲端物藥種等積渡リ、遂交易ノ處、萬曆崇禎ニ至テ、日本天正慶長ニ當ル明朝ト清朝ノ兵亂大ニ起テ、人民甚困厄ニ逼リ、其難ヲ遁レン爲ニ、商賣ヲ營ムモノ而已ニモ不限、數輩ノ唐人家資財物ヲ携ヘ來リテ、長崎ニ住居ヲ願フモノ多カリシト也、船數モ漸々多ク成リ、九州薩摩阿久根、筑前博多、豐後府內、肥州ニテハ五島、平戶、大村、長崎、諸所ニ著岸スト云ヘ共、就中長崎港ニ著船多ク、諸用繁多成ルユヘ、慶長九年以來、追々長崎ニテ唐通事役人出來、且又元和六年南京寺、寬永五年漳州寺、同六年福州寺、唐三ケ寺、皆長崎在津ノ唐船主共、資財ヲ寄附シテ創建セリ、

寬永十二乙亥年、向後唐船長崎湊一方ニ令往來、他處ニ到ル事一切御停止被仰出、若風難ニ遭テ

日本何國ノ地ニ令漂著バ、其處ヨリ救ヒ助ケテ、長崎表ニ可被挽送旨、諸大名家ニ御下知有之、

〔中古叢書七十七〕東京通詞出し候書付寫

一万治元年戊年比、東京國ゟ使船等來朝仕候得共、委儀一切相分り不申候、萬治元年ゟ三拾年經過、元祿元辰年、東京船一艘渡來、乘組人數五拾人計、同年夏之比、又々一艘渡來、此船には東京人之内に安南人茂乘組居申候由、御奉行川口攝津守樣御在勤之節に而御座候、尤商賣等之儀は、船又は町方に而も買賣仕候樣、親共ゟ私義傳承仕候、然ば異國人在留之儀は、町宿仕候時分ゟ奉存候、此頃迄は唐館等も無御座、既に其頃唐人屋敷地引等家作り抔取掛り候樣、勿論東京船兩度渡來之節者、通辨之儀、先祖共首尾好仕候由、是又親共ゟ傳承仕居申候、右東京船、元祿元辰年渡來仕候後者、唐船之内に少々づゝ、乘組、間々渡來仕候由、本方仕立之東京船者、其後一切渡來不仕候、元祿元辰年ゟ當丑年迄百五年に相成申候、其外年久敷儀に候得者、親ごもゟ茂委細之儀傳承不仕候、依而此段以書付申上候、以上、

東京通詞　魏五左衞門印

〔長崎志十一〕唐船入津幷雜事之部

寛永十三丙子年

一當年ヨリ唐船不殘長崎湊ニ令著船、一切他方ニ往來スル事ヲ禁ゼラル、

〔長崎港草五〕唐船世々增減

唐船商賣船數世々增減ノコトハ、寛永十三年、長崎一方ニ御定アリテ、正保四年マデ、十年ノ間ハ、其事詳カナラズ、因テ闕之、正保五年二月ニ改元アリテ、慶安元年トナル、此年唐船廿艘入津、同二年五十九艘、同三年七十艘、同四年四十艘、年々不同アリ、同五年九月ニ改元、承應元年トナル、是ヨリ三年ノ間五十艘宛來レリ、同四年四月改元、明曆元年トナル、此年四十五艘、同二年五十七艘、同四年改元、萬治元年トナル、此年四十三艘、同二年六十艘、同三年四十五艘、同四年改元、寛文元年トス、是ヨリ十二年ノ間ハ四十三艘、或ハ廿九艘、或ハ三十八艘、延寶元年ヨリ同八年マデハ廿艘餘、或ハ三十艘、同九年ニ改元アリテ天和元年トス、是年九艘、同二年廿六艘、同三年廿七艘、同四年ニ改元貞享トス、元年廿四艘、同二年川口氏宮城氏ノ御時、一ケ年商賣銀高六千貫目ニ御定メナサレシカドモ、船數ハ格別ノコトモナカリシユヘ、其御定メナカリシニ、此年七十三艘、同三年八十四艘、同四年百十五艘、同五年改元アリテ、元祿元年トス、此年百十七艘、同二年七十艘ニ定メトナル、同十五年マデ、七十艘ニ越ユレバ積戻シトナル、同十六年ニ、八十艘ヅヽノ御五十九艘商賣アリ、四十五艘ハ積戻シトナル、同六年五十七艘、同七年五十一艘、同八年改元正德元年トス、此年五十七艘、同二年五十一艘、同五年ニ廿艘入津シ、十三艘積戻シトナリ、七艘、此年二月、上使仙石丹波守、御目附石河三右衞門下著ニテ、唐船商賣御新例被仰付ハ、船數ハ三十艘ヲ限リトシ、信牌ヲ製セラレ、一艘ニ一枚宛與之給、同六年改元享保元年ト號ス、此年彼ノ前年、信牌領受ノ船一船モ不來、只與船ノミ七艘入津アリ、因テ在館ノ唐人不審ニ思ヒ、唐國ノ風說ヲ問ヒ、去年信牌領受ノ者ハ、日本ノ年號ヲ用ヒ、日本ノ命令ニ隨ヒ叛逆同前タルノ旨、官府ヘ讒訴ヲ構フ者アルニヨリ、暫ク日本渡海ヲ停止セラルヽノ由申ケルニヨリ、在留ノ船主等如此ナラバ以來ハ信牌領受ノコト、如何アルベキト疑心ヲ起シ、領受ナリ難キ旨訴ヘ出ケルニ、郭亨統ト云ヘルモノ一人、訴狀ヲ出ス、其趣ハ、諸船主若信牌不領掌ニ於テハ、我等一人ニ何十枚ニテモ被仰付ベシ、船ハ何艘ニテモ、御望ノマヽニ仕立可申、若於唐國咎メラルヽニ於テハ、假令一命ヲ取ラルヽトモ、時運ト存ジ、少モ遺念ナキ旨、一心ヲ定メ訴ヘケレバ、諸船主モ皆一同ニ同心ストナリ、同二年石河氏日下部氏、右三十艘ニ十艘ヲ加ヘ、又四十艘トナリ、又信

牌十枚增與ヘラル、銀高貳千貫目トナル、然ルニ八月七日唐船一艘入津アリ、船主陳祝觀ガ云、於唐國信牌ノコト裁許アリ、五月信牌悉ク本主ニ還シ與ヘラレスレバ、定テ追追入津アルベシト云シガ、則八月中旬ヨリ十二月迄、四十三艘入津アリ、同四年三十七艘、同五年三十六艘、同六年三十三艘、同七年三十三艘、同八年三十四艘、同十年三十一艘、同十一年四十二艘、同十二年四十二艘、同十三年廿貳艘、同十四年三十一艘、同十五年三十八艘、十六年三十三艘、十八年廿八艘、今年廿五艘ノ御定トナル、同十九年三十一艘、二十年廿九艘、同廿一年改元元文元年トス、十六艘入津、同二年五艘、同三年五艘入津アリ、此年廿艘ノ御定トナル、同四年廿艘同五年廿五艘入津、同五年改元寛保元年ト號ス、十四艘入津、同二年十五艘、此年十艘ノ御定メナリ、同三年十五艘、同四年改元延享元年ト號ス廿艘、同二年廿艘、同三年十艘入津、此年松波氏田付氏、十艘ノ外ニ又十艘ヲ加ヘ廿艘トナル、一ケ年銅二百萬斤、御渡可ㇾ有ㇾ之旨仰渡サル、同四年十艘入津、同五年改元寛延元年ト號ス、十二艘入津、同二年十三艘入津、此年正月、松浦氏唐船商賣ノ仕方改メラレ、十五艘ヲ限トシ、一艘銀高二百七十貫目、銅十萬斤、同三年十艘、同四年改元アリテ寶暦元年ト號ス、十一艘入津、同二年十五艘入津、同三年十五艘、同四年廿四艘、同五年十二艘、同六年七艘、同七年十二艘入津、今年又二艘減ジ十三艘限トナル、同八年十四艘、同九年十八艘、同十年十二艘、同十一年十二艘、同十二年十五艘、同十三年十三艘、同十四年改元明和元年ト號ス、十四艘入津、二年十二艘入津、同三年十二艘、

〔長崎港草　五〕唐船町宿之話

寛文八年、奉行松平甚三郎御支配ノ時、白銀毎年異國ヘトラレ、日本ノ銀大ニ減少スベキ由ニテ、阿蘭陀唐船共ニ金子渡スベキトノ仰ニテ、四年ノ間銀子御停止トナリ、金ニテ持歸ルベキ旨ノ御定アリ、寛文亥年九月ニ、牛込忠左衛門、松平氏ニ代テ、初テ奉行トナリ、河野氏ハ江府ニオハシマス、異國商賣ノ事、是マデノ通リニテハ、日本ノ金銀悉ク異國ニ取ラレ、日本ノ爲メ宜シカラズト晝夜御工夫アリテ、末次平藏其外町年寄常行司等召寄セラレ、カクテハ行末異國船ノ商賣停止セラルヽヨリ外有ルベカラズ、何レモ情ヲ出シ存寄ヲ申上ベキ旨御評議アリ、又年來在勤セシ與力衆モ召寄セ、或ハ阿蘭陀通詞唐通事ニ申含メラレ、異國ヨリ持渡ル處ノ糸、端物、其外藥種、諸貨物何々ハ何國ノ產物、其處ニテ何程ニ買取候ヤ、其所ノ運上掛リモノ等マデ、一々異國人ドモヘ聞クベキコト、密々ニ相尋書留メ置テ言上スベキ由仰渡サルニヨリ、皆々知慧ヲメグラシ、縞ニ尋問ヒ、則書付差上ケルトナリ、又古ヨリ異國商賣ノ致方、諸色ノ口錢、掛リ物、小宿口錢等、如何樣ニ取來リ候ヤ、上方ヘ差上セ候時ハ、問屋ノ口錢諸事ノ雜費ニ至ルマデ、書付ヲ以テ可ㇾ申上ㇾ旨ニテ、上方ヘ多ク入込ミ、至テ下直ナルトキハ、富有ノ者多ク買置クトナリ、サテ仰ケルハ、異國ノ貨物上方ヘ多ク入込ミ、至テ下直ナルトキハ、富有ノ者多ク買置クコトハ無論ニシテ、シメ賣致ス族無之樣可ㇾ致トナリ、

唐船商賣略說

斯ル御評議有之所ニ、其年ノ霜月ニ、唐船一艘來ル、乃テ三十八番、今博多町ノ宿町ニテ荷役ノ後仰渡サレケルハ、商人共念ヲ入荷物見分イタシ、夫々ニ入札ヲ以テ買フベシトナリ、但一番札ヨリ二番三番マデノ平均ヲ以テ、唐人ヘ書付ヲ以仰聞セラルヽニ、則御請申ニ付、商人ドモニハ一番札ヲ以テ三番札迄ノ三人ニ買セラル、商人無異儀御請ヲ申ス、其代銀宿町ヘ之ヲ請取、銀高三百八拾三貫六百三十六匁一分、此内三百三十五貫四百七十四匁三分三厘、是三番札マデ平均ノ處也、唐人ヘ之ヲ渡シ、殘ル銀四十八貫百六十一匁七分七厘アリ、之ヲ間銀ト名付ケ、總町ニ拜領仰付ラル、但一割四分ノ利分也、二ケ月ノ間ニ此一艘ノ商賣出來タリ、此格合ヲ以テ商賣ノ鍛練アリ、翌年ノ三月又二艘入津アリ、一番内中町、二番材木町船宿也、サテ去年御買セアリテ勝手甚ダ宜シキニ付、多クノ商人等爭ヒ競フテ宿町乙名方ヘ到リ、互ニ先後ヲ論ジ爭ヒスヽムニヨリ、

如何ントモスベキ樣モナク、甚騷シク、因テ此コト暫ク停止セラレ、地下商人ノ律儀ナル者ヲ、十二人撰ビ出サレ、貨物能ク目利シ、入札帳ヲ仕立差出スベキ旨仰付ラレ、長崎ヨリ一冊、京江戸、大坂、堺ヨリ各一冊宛差出ス、諸目利ト云コトモ此時ヨリ始マレリ、五ケ所ノ商人、其外當地ニ居合タル諸國ノ者ノ内ニテ、人柄ヨキ者ヲ撰ビ、都合百十六人姓名ヲ記シ、右二艘ノ荷物御買セアリシトナリ、

丸荷役精荷役ナド云コトハ、正德五未年、大岡氏ノ御時ヨリゾ始レリ、船數ハ三十艘ヲ限リ、銀高六千貫目ノ商賣ニ定メラレ、信牌ヲ製シ、一艘ニ一枚宛ヲ與ヘラレ、此後コレヲ持來ルベシ、コレヲ持來ラザル船ハ、荷物積戻シニナサルベシトナリ、

〔折たく柴の記下〕先凡毎歳我國に產する金銀銅の外國に入らむ所の大數をはかりくらべて、長崎にして海舶互市のために用ふべき所の歳額を定められ、次に外國の船共に載來る所多少をはかりて、其船數をも其載來らむ物どもの數をも定めて、載來らむ程の物共悉く皆買とらむには、今迄のごとくに私販の者のために、我國の寶をうしなふ事もなく、外國のものどもの、我國の法を侮るといふ事もなくして、我國の威は万里の外迄も行はれ、我國の財は萬世の後迄も足りぬべし、長崎の地下人に、產業をうしなひて飢餓に及ぶなどいふ事は、實にはこれ貧民の事にして、富者の事にあらず、其由を詳にせんには、其罪の歸する所あれば、細かに論ずるにも及ばず、奉行人を撰ばれ、會所の法を正して、京大坂の如く、御目付を差遣されて、其事を監護せれらなむには、長崎の事のみならず、西國中國等の爲にも可然事也、此等の事共、前代の御時に議し申せし所の要領にて、此度草を進らせし所は、たゞこれ其法例也、〇中略正德五年未の春正月の中頃、海舶互市新例を長崎奉行所に仰下さるべき御使の人々こゝを立、大目付仙石丹波守、御使番石川三右衛門、其餘勘定衆等なり、二月の末つかた、かしこに至り著て、三月の初に、まづ新例の事共地下人等に仰下されて、次に唐人等に其事を告しらす、此時よみ聞せしものは、それがし（新井君美）草をまゐらせしなり、我國の法を奉せむと申者共には、信牌を分ち給りて、此後來り商をせむ事をゆるされ、我國の法をうけざらむ者共をば、生理をゆるさず即時に放ち還され、同五月西國中國の大名にも新例の事につきて仰下さるゝ旨ありけり、

〔教令類纂初集百二〕上使可有沙汰條々

一古來より唐船往來の海路は、五島の沖より渡來り候例に候を以て、自今以後は、古例を相守るべきよし、唐人共江被仰付候間、五島領主方におゐても其旨を心得られ、海上見渡し候所々に遠見番所を建置き、番船を申付置き候て、唐船入津歸帆の時、我國の船共、唐船に乘近付候事有之におゐては、急度相改め候樣に可被申付由、五島方長崎表留守居役人江可被申渡事、

一近年以來、唐船共多くは平戸の沖に懸り、往來候由に候、此乘筋は長崎表遠見番所よりは見えがたし、其上平戸領しちき山の邊は、ぬけ荷商賣の便よろしき所に候由を申ふらし候、長崎表の法相立ち候迄の内の事大切の時節に候間、平戸領主方におゐて、領内の地形を見はからひ、海上見渡し候所に遠見番所を建置き、番船を申付置き、唐船入津歸帆の時、我國の船ども乘近付候におゐては、急度相改め候樣に松浦方長崎表留守居役人江申渡さるべき事、

附平戸領に限らず、遠見番所を建置き、可然地形等見分の者を差遣し可然事に候はゞ、御目附に申談じ、御徒目付を以て見分せしめられ、其所々の領主、長崎表留守居役人共へ可被申渡事、〇中略

右之條々、宜被及其沙汰候者也、

正德五年正月十一日

山城守
紀伊守
大和守

仙石丹波守殿〇大日付

〔被仰出留ナ〕奉行中唐人共に可〔被〕申渡書付案

長崎奉行備後守姓、備前守姓、爲〔海舶互市新例事、照得本職等欽奉旨、我載籍已降、有〕土有〔人、財用富贍、未〕曾借〔外國之資、蓋三千餘年、近者海賈通〕路、利孔始開、稠載遠方之物、盡〔耗通國之財、況私販溢出、併犯〕邊禁、宜〔裁〕抑其貪濫、寓〔以懷柔之意、乃命有司〕更議〔市舶著爲定例、而今以後、海舶諸賈、欲〕從〔我者、我亦來〕之、其不〔欲〕之、自當謝絕、欽此欽遵該本職等、查〔得新例、著該大小通事、詳審條約、仔細說〕與客商等、各陳甘結、其或不〔肯〕從〔約、治〕任疾〔去、勿〕得復來、須〔至〕諭者、

右諭〔海舶諸客商准此、

正徳五年貳月　日行

豐後守
河内守
相模守

右草案之趣、通事共に見せられ候て、よろしからざる所をば、改正させ候て書出さるべく候、姓名をゑるし候には及ばず候、日付は此書付出し候日を以て書入らるべく候、

〔被仰出留ナ〕唐人共に新例可〔申渡〕次第

一奉行所より申渡候書付の草案別にゑるし遣候事、〇略

一通事共、唐人との約條の草案別にゑるし遣候事、〇略中

一通事共より唐人へ可〔相渡〕割符の草案別にゑるし遣候事、〇略中

一唐人共への申渡しは、地下人共へ申渡し事濟候已後に、其沙汰有〔之候樣に可〕被〔心得〕候事、

一新例可〔申渡〕日に先だち候て例のごとく近國大名へ、唐人歸帆可〔申付〕由を相觸らるべき事、〇略

一新例申渡候日に至て去年より留置候唐人共、皆々奉行所に召集め奉行中御目付出座之後、通事共に申付、奉行所よりの書付を讀聞せ、旅館におゐて、よろしく通事共と約條の旨を議定し候て、條約にゑたがふべきと存ずるものは、通事共方へ證文を差出すべし、條約にゑたがひがたきと存ずるものは、其事の由を以て返答書を差出すべき由を申渡され、約條幷船數定等の書付貳通共に通事共へ相渡し、よろしく唐人共と議定すべき由を可〔被〕申付事、〇略中

一通事共と會議之上、條約にゑたがひ難き由を以て、返答いたし候唐人共には、早速歸帆可〔被〕申付候、すべて新例の事に就て訴申す旨有〔之候とも、一切に不〕可〔有〕許容〔候事、〇略中

一條約を相守るべき由證文仕候者共へ、通事共割符を相渡させ候儀は、唐人共奉行所へ召寄せ候て、自今以後、國法をつゝしみ守り、違犯の事なく候におゐて、公給を給り、旅館等も舊例のごとく町屋におゐて可〔申付〕事に候間、其旨を存じ、通事共よりの割符をうけ取歸帆し、定の期を違えず渡來るべき由通事を以て申渡し、奉行の前におゐて、通事共よりの割符を渡させ候べき事、〇略中

一條約を相守るべき由を申す者共、其數多くして、たとへば南京船は七艘、寧波船は五艘の定數に候へども、割符をうくべき者は十人餘も有〔之〕におゐては、通事共を以て、唐人共の存寄を承屆候て、或は南京の者共の中へ、當年渡來るべき由の割符七艘、寧波の者共の中へ、當年渡來るべき由の割符五枚相渡し候はゞ、同所の者共、をの〳〵申合せ候て、當年の船數割符の數ほど渡り來るべき由議定せしめ候歟、或は又南京寧波等の者共の中、當年渡來るべきもの、來年渡り來るべきものゝ事は、圖取りを以て相定めさせ、其圖に任せて當年渡來るべき割符と、來年

渡來るべき割符とを以て、面々に相渡し候歟、いづれの方にも、唐人共の存寄を通事共、承届候て、其上にて相定めらるべき事に候、此等の事、奉行所より一定の例を申出し候に就ては、事の妨出來るべき事に候間、かねてより其心得可」有」之候事、〇略中

一條約を守るべき由申もの共其數すくなくして、たとへば南京船は七艘、寧波船は五艘の定數に候へども、今度此等の處の者共の中、割符をうけ候者の數は、縱に三四人に過ず候はゞ、其不足の所は其まゝにさし置き、此後いまだ新例を承らずして渡來り候南京寧波等の船有之時に、船中より唐人共召寄、新例の事を申渡候儀、法のごとくにして、條約を守るべき由を申候もの共を以て、其所の定數にみて候て、荷改以後、毎事法のごとくにして、新例定法の商賣を申付、違犯の事なきものにおゐては、重て渡來るべき割符を渡し候儀例のごとくにして歸帆可」被申付」事、〇略中

一割符をうけ候唐人は、故ありて渡來らず別人に其割符をあたへ候とも、割符持來り候におゐては、其人にはかゝはらず商賣の事可」申付」候由すでに約條に見え候上は、たとひ別人渡來り候とも、其割符に任せて商賣可」申付事勿論に候、雖」然唐人共の間にて、或は割符を奪ひ、或は割符を盜み候類之事に就て、訴論の事出來る間敷事に無」之候、先年國姓爺銀子の事に就て、東寧王訴訟の事に年月を經候事の例も有」之候、然れば此等の事に至ても、通事共唐人共に申合せ、後々に至て事の紛亂出來らざる樣によろしく議定せしめらるべき事、

一船數定例の書付に見え候十五所の唐船共之内、去年渡來らずして、今度新例を不」申渡」所も有」之におゐては、此後其所より渡來り候ものに新例を申渡候次第、前條の例のごとくなるべき事、

一去年より留置候唐人共、滯留日久しき由にて、雜用賣の事願ひ候はゞ、只今迄の例に准じ、願之通に申付らるべし、但し今度に於ては奉行所より留置候事に候上は、割符をうけ候もの、撰びなく滯留の日の遠近に隨ひ、商賣の多少を割合せ候て其沙汰有べき事、〇略中

一去年留置候唐人共歸帆の時、割符をもうけ候ものゝ中には、ぬけ荷商賣の事心懸ケ候ものすくなかるべき事に候、割符をもうけずぬけ荷商賣の心懸可」有」之事に候間、歸帆之時荷改め見送り等の次第、毎事可」有」其心得」事、

一當年より後二三年の間は、或は新例の事、いまだ承及ばざる由をも申し、或は新例の事を承及び割符の事を望申す由をも申し、或は最初は條約守り難き由を申すといへども、今に至ては悔み存するの間割符の事を望み申す由をも申すの類唐船共の渡來候事多かるべき事に候、申す所のいはれあるを以て、割符を相渡候船、其數多くなり候におゐては不」可」然事に候、然上は其所々の船共隔年に一巡し候べき程の數の外は、一切に切符を渡さずして、此後渡り來り候事を嚴禁せらるべし、此等の船共多くは事を左右によせ、ぬけ荷商賣のために渡り來るべき事に候間、其心得を以てよろしく沙汰に及ばるべき事、〇略中

一今度條約を守るべき由を申し、割符をうけ候船共の中、重ねて渡り來り候時に及び、違法の事等有之におゐては、すでに國法を守る所なきものに候、然るを新例行はれ候初に當りて、寬宥之沙汰も候に就ては、此後國法を輕んじ思ひ、違犯之輩多く成來るべき事に候間、たとひいかやうの申わけ候とも、其割符を取上候て積戻しに申付、一船の者共、永く渡海の事を禁絕し後來の戒にせらるべき事、〇略中

右十七條

唐船入津之時定例

一每年唐船入津之時に及び候はゞ、近國諸大名に相觸れ遠見番番船等の備怠慢なく、唐船はいふに及ばず、我國の船共、不審の體有之におゐては、急度可相改事、

附 自今以後は、唐船載來り候ほどの荷物は、皆々買取候定法に候上は、割符をうけ候船共、歸帆之時に、ぬけ荷商賣の事は相止むべき事に候、ぬけ荷商賣をも心懸べき事は、入津之時に候間、よろしく可有其心得事、

一長崎表遠見番所に申付、海上定の乘筋にちがひ渡來り候唐船有之におゐては、早速注進せしむべき事、

一唐船湊に入、碇を下し候はゞ、奉行所の檢使を申付、通事船番等を召連れ候て、唐船之出所幷割符持來り候歟否之事を相尋ね、割符持來り候におゐては、割符幷人數荷物等の書付を請取らせ、番船等申付候次第只今迄の例のごとくなるべき事、

附 割符持來候船といふとも、乘筋をちがへ渡來り候におゐては、急度其子細を糺し明らむべき事、

一奉行所役人、通事等を差遣し、唐人共長崎逗留の中、違法の事不有之由の證文等仕らせ、宗門の制條讀聞せ候次第等每事只今迄の例のごとくなるべき事、

附 海上の乘筋違ひ候事の子細疑はしく、割符取上候て、おしもどすべき船におゐては、本條の次第に及ぶべからざる事、

一荷改幷荷物等藏に納置候次第、只今迄の例の如くなるべし、但し入津の時、荷を改め候事は、嚴密に過ぐべからず、逗留中、遣料の物等打破り候事は制止あるべき事、

附 ぬけ荷商賣の事に就て、疑はしき子細も有之船におゐては、荷改の法、嚴密なるべきは格別たるべき事、

一唐人共國の中へ入置候次第只今迄の例に准ずべき事、

附 新例之後度々に及び渡來り、國法違犯の事等無之候唐人共を撰び、奉行所よりの公驗を渡し、舊例のごとく町屋にさし置き候におゐては、其餘の唐人共相勵み候爲にも可然事に候、但し此等の事申付べきは長崎地下の樣子をも見合せ候上の事に候間、かねてより可有其心得事、

右六條

唐船歸帆の時定例

一唐船歸帆可申付期に先だちて、近國諸大名領分守備の事を相觸れ候例、入津の時のごとくなるべき事、

一唐人共歸帆の日限を相定め候法、其年商賣相濟候次第を逐ひ、一船づゝ可被申付事、

一凡歸帆荷改の次第は、每事只今迄入津之時荷改の法を用ひ、たとひ嚴密に過候とも、寬容の沙汰有べからざる事、

一歸帆の日限に先だちて、奉行所檢使地下役人等、荷主の唐人と立合ひ、相渡すべき丁銀竿銅俵物諸色等、逐一に相改め、疑はしき事無之におゐては、檢使荷主唐人の相對を用ひ、其船に積載せ、船番を以て船を守らせ、唐人において、一人も其船に乘置べからざる事、

附 荷物多くして、一日に事濟ず候はゞ、數日を經候とも、粗略のこと不可有之由かねてより檢使役人等に可被申付事、

一歸帆の日に先だちて、先拂ひの船を出し候事、只今迄の例の如くなるべき事、

一歸帆の日に至て唐人共國內より罷出候時、衣類家財等何物に限らず逐一に相改め、疑はしき事無之におゐては、一人も其船に乘置き、奉行役所に召出し、其餘は本船に乘置き、奉行役所におゐて、重

ねて渡來るべき割符を相渡し候て本船に乘せ、卽日出帆仕らせ候由、見送りの船を以送り候次第、只今迄の例のごとくなるべき事、

附　歸帆の日に至り、風雨等の事によりて出帆なりがたきにおゐては、其日限を差延候て、順風次第に歸帆可被申付候、總じて唐人共船に乘せ候におゐては、卽日に出帆し候樣に可有沙汰事、

一條約を相守るべき由を申し、割符をもうけ候唐船共、歸帆之時、或は湊內に船をかけ置き、或は海路乘筋をちがへ行き候事等あるべからずといへども、若違法の事も候におゐては、見送りの番船、湊內を守り、乘筋を改め候次第、每事只今迄のごとくなるべき事、

附　此等違法の船の事、重ねて渡り來り候時に至て、定法に任せて可有其沙汰事、

一歸帆荷改の時に至て、違法の事露顯し候におゐては、かくし置候物どもを取上、重ねて渡來るべき割符を渡すに及ばず、凡一船の唐人共、永く往來を禁絕し、卽日に長崎表を出帆せしめ、たとひいかやうの愁訴有之候とも、一切に許容有之べからざる事、

右八條

奉行所より別に唐人共江可被申付條々

一船別置銀、八朔禮物等、可准先例事、

一商賣未始之前に、質荷物出し置く法、可准先例事、

附　此質荷物も、定の銀高の內の荷物たるべき事、

〔和漢寄文一〕新加拾艘之唐人共謝狀寫

新加額廣東船主吳喜觀等、恭承新諭、加額十艘以喜等充入承領、節年赴國貿易者、謹謝殊恩、伏惟景運初開、萬井欽休明之治、海波澄徹越國、頌師聖之風、化日藉煦于春温、雲章飛降自天末、讀舊典之甚明、遵依弗替、荷新恩之至厚、慙汗靡寧、喜等華邦逋客濱海庸夫、棄詩書於秦火、借航海以商遊、仰慕芳猷、頻年至此、復荷新命、敢後瓜期、冀歸帆之蚤挂、往返無虞留滯、庶袒鞭之先著、凱奏共慶鴻庥矣、謹此陳謝、無任歡頌之至、

享保二年三月　日

第三番船主吳喜觀

等拾人

國人往貿

〔文久壬戌〕夷匪入港錄六上海行人始末

第一　長崎御奉行ヨリ被指出候御書付寫

外國商法之樣子見置旁、貿易之爲御試之、唐國上海香港等江、役々可被指遣旨、先般被仰渡候ニ付、出島在留之蘭人江、商船借受方幷商法之模樣等及問合、尙勘辨モ仕候得共、御手初之義ニ付、不案內之地江、御國旗相建罷越、若御國體ニモ拘リ候樣之義有之候テハ、以之外之義ニ付、今般之義ハ、蘭船御雇切ニテ、役々被指遣候トモ、御國旗等不相用、平常之外、武具類モ不持越、且商賣荷物之義モ、俵物類石炭其外積載候義ニハ候得共、上海近傍賊亂之爲、商賣向不景氣之樣ニモ相聞得候間、商法取組候義ハ、其場合次第機變ニ取計貿易掛引、其外土地一體之模樣柄、得ト內探、夫々見据付候上ニテ、追テ本船御仕出相成候方ニ不都合モ有之間敷哉ト見込、右之趣ヲ以取調、去酉九月中、岡部駿河守高橋美作守連名ヲ以相伺候所、伺之通可取計旨、同十二月中御書取ヲ以被仰渡奉得其意、御下知之趣、支配向江モ申渡、右之趣ヲ以、蘭人江モ引合、手筈爲仕置申候、然所彼地江被指遣候御勘定奉行御目付支配之者、去ル十一日著崎ニ付、夫々打合爲致、外國掛リ御勘定奉行御目付連名之伺書面ヲモ一覽仕候處、元來本邦ト唐國トハ唇齒之國柄ニ付、通商ハ勿論、此方ヨリ通信ニ相成候テモ可然義ニ付、其節之模樣ニヨリ、何トナク彼方役人之心得方ヲモ承糺、且五港之內、英吉利ニテ租稅ヲ取候港モ有之哉ニ候得バ、極テ各港各法トモ

奉存候間、時宜ニヨリ、五港其外江モ相廻リ見置候積、伺之通御下知相濟候趣ニ有之候得共、近來彼國之義、英佛兩國ヨリ之戰爭モ有之、其上賊亂相起、國中悉ク衰亂致居候趣ニ相聞得、右樣之折柄、旁容易ニ通信等之端ヲ開候者如何可有御座哉、就テハ唐國官吏江引合候義ハ、樞機之取計ニ致シ、外國商法之模樣、幷輸出入荷物之取締向、運上取立方、諸物價之高下、賣先之樣子、貿易筋掛引、其外彼國之事情內探致シ、何レニモ御不都合不相成樣申含指遣候樣可仕奉存候、然所唐國風聞之儀、先日申上候通、方今上海邊傍江賊徒共亂入致シ、官軍ト及戰爭、英佛之軍兵共、官軍江加勢致シ、互ニ死傷不少ト相聞得、右等之場合渡海致シ、若不都合之義出來候テハ、以之外之義ニ有之、且ハ御用便之程モ難計候ニ付、何レモ彼之地動靜ヲ得ト相糺候上、出帆爲致候積ニ御座候、依之立合御勘定申談、此段申上置候、以上、

戌三月　　高橋美作守

有馬帶刀

第二　上海行日記

文久二壬戌年四月廿九日、外國商法之樣子見置、旁貿易爲御試御買上船江乘込、唐國上海港江左之役々指遣シ、長崎波戸場ヨリ乘船、

御勘定　　根立助七郎 供貳人

長崎奉行支配調役並　沼間平六郎 同

支配勘定出役　　金子兵吉 同

御徒目付　　鍋田三郎右衞門 同 ○中略

第四　長崎書簡寫

唐國上海行御役人方之義者、先便奉申上候通、伊吉利商船壹艘、銀錢三萬四千枚ニ而御買受ニ罷成候由、右ヲ日本銀ニ直シ候得バ、千三百五六拾貫目程ニ罷成申候由、日本金ニ直シ候而者、凡拾九萬兩位ト申事ニ承知仕候、右御買受之商船ヲ以、當戌四月廿九日、左之御人數乘込出帆仕候、

一　公儀御目付　　一　御定役　　一　御小人目付

一　長崎會所御吟味役　　一　同筆者壹人　　一　唐紅毛通詞貳人

一　醫者壹人　　一　藥種目利役壹人　　一　市中商人三人

右上下五拾餘人、海上無別條上海表江著仕候由、

七月四日迄上海滯留仕、同五日長崎歸國之義相屆、卽出帆仕、同十四日夕方長崎表江著船仕候、右上海行御人數之內三人程死去仕、外無事罷歸申候、追々上海之樣子聞配申候處、人々色々行違之義相聞得申候得共、萬事日本ト相替候義無御座候由承知仕候、○中略尙追便ヲ以可申上候、以上、

戌七月

清商旅館

〔長崎港草五〕唐船町宿ノ話

昔シハ入津ノ唐船、何レモ小舟ニテ一艘ノ貨物銀高僅五六貫目ヨリ、拾貫目バカリノ荷物ヲ積來リ、船數多少定リモナク、相對ノ商賣ニテ唐土ノ人モホシヒマヽニ、近國所々ヘ往來シ、コトニ手輕キ唐人ハ荷物ヲ肩ニカヅキ、或ハ携ヘテ町中ヲ賣アリクニ、何ノ御構モナク、荷役荷積ナドト申テモ、檢使ヲ出サルヽト云コトモ無ケレバ、船ヨリ直ニ己ガ知音ノ方ヘ荷物ヲ揚テ、心ノ儘ニ逗留ス、宿々ヨリハ唐船ノ入津ト聞トキハ、迎船ヲ出シ宿ノコトヲ約ス、宿口錢トテ端物ハ一端ニ銀一匁荒物ハ代銀一貫目ニ拾匁宛、買主ノ方是ヲ出ス、身上宜シキ唐人ハ長崎ニ妻子アリテ、多クノ人ヲ召抱ヘテ、住宅セルモ所々ニ在リ、是等ノ者ノ緣家、又知音ノ方ヘ宿スルモアリ、商賣甚自由ナリ、月日ヲ送ルニ隨テ功者ニナリテ、京大坂ノ相場ヲモ能ク考ヘ、春船ニ糸端物ナド少ナク持渡リ、高直ニ賣リ、夏船ニ積來リ、以前ノ意味ヲ以テ快ク賣ルヽニヨリ、我先キニト競買

ニカフ心アルニヨリ、異國ノ者ハ思ヒノマヽニ利ヲ得、日本人ハ度々損ヲトル、夫レユヘ五ケ所ノ商人年々ニ衰ヘヌルモアリ、斯テ唐船年毎ニ利ヲ得ルコト多クシテ、次第ニ船モ大ク仕立、積來ル荷物モ手厚クナリ、船宿ノ者モ口錢莫大ニ取リ、寛カニ渡世ヲ營メドモ、船宿セザルモノハ困窮ノ者多ケレバ、寛永十年、長崎御奉行曾我又左衞門、今村傳四郎御支配ノ時、船宿ノ口錢ノ半バヲ減ジ、困窮ノ民ニ與ヘラレ賑ハシ玉フ、同十三年、榊原飛驒守、馬場三郎左衞門、邪宗門ノ吟味稠シクナリテ、荷役ノ時ニ檢使ヲ出サレ御吟味アリ、同十八年船々ノ荷物多ク持來、商賣致スニヨリ、宿ノミ大分ノ利ヲ得テ總町ノ助成少ナキニヨリ、宿ノ口錢一艘分銀三貫目ヲ限リ、餘皆內外町ニ順番ヲ立ラレ、コレニ當レル町ノ者ヘ仰付ラル、此時ヨリ唐船ノ入津ゴトニ、官ヨリノ御沙汰トナルトナリ、順番ニ當ル町ヲ宿町ト名ケ、一船ノコトヲ引請支配セシメラル船頭、幷ニ役唐人ハ其町乙名方ヘ宿シ、其外ノ唐人ハ一町ノ內ニ宿ス、サレドモ唐人兼テ入魂ノ者ドモ、他町ニアルニ客唐人ト名ヅケ荷物ヲ分チヤリテ宿ス、是ヲ小宿ト云、ダトヘバ銀高百貫目ノ荷物ハ、漸ク拾貫目カ、貳拾貫目ナラデハ、本方ノ者トテハナク、宿町ノ障リトナルニヨリ、小宿ハ相止ラルベカリシニ、小宿ナクテハ諸事不勝手多ク候趣意ヲ以テ、歎キ訴ルコト度々ニ及ブニ付、則容シ置レケル、小宿ノ者ハ客ヲ受ベキ心入ヲ以テ、厚ク饗應スレバ、唐人ドモ不自由ノコトナク因テ商賣ノコトモヨクナレ、上方ノ相場ヲ考ヘ、諸色高價ニ賣リ、金銀ヲ積歸ルコト多シ、斯クテ町町順番ヲ以テ、唐船ヲ引受ルト云ヘドモ、貨物ハ小宿ニ還テ多ク引分ルユヘ、町ニハ得分甚少クナルニヨリ、貨物ノ三分一ヲ小宿ノ受前トシ、三ツノ二ヲ宿町ノ分トシ、一ツヲ附町ニ取、コレヲ三ケ一商賣ト云、

明曆元未年、甲斐庄氏ノ御時、宿主ノ口錢一船ニ三貫目取之コト過分ナレバ、一貫五百目ニ定メラレ、除ハ皆總町ノ助成トナサル、

清商居留地

〔長崎志〕唐人船宿幷宿町附町之事

一唐船入津之節、長崎市中ノモノ家宅ヲ船宿トシテ、一船ノ唐人ヲ寄宿セシメ、其船積渡ル諸物藥種諸品ニ口錢ヲ掛ケテ、其宿主ノ得分トセシム、依之唐船入津ヲ見掛ル時、市中船宿ノ者小船ニテ迎ヒニ出テ、我方へ船宿ノ約諸ヲ成ス、唐人方ヨリモ、何町誰某方ニ船宿スベキノ書付ヲ差出ス、是ヲ差宿ト云習セリ、

一入津ノ內、船宿ノ心當無之モノ、或ハ唐人書付ニ町宿名苗字等相違之節又ハ漂著船ノ分振船ト名付、總町割ヲ定置、順番ニ町宿セシム、是ヲ宿町トイフ、其後寛文六年、差宿ヲ相止メ、入津ノ船不レ殘宿町附町ノ順番ヲ定メ、其町ノ乙名居宅ニ船頭役者ヲ宿セシメ、其餘ハ家々ニ令二在留一、其町中ニ口錢銀ヲ取ラセ、其外總町中ニ令二配分一ラル、

一宿町附町ノ格相定ルノ後、唐人共一ツノ謀ヲナシ、船中ニ客唐人ヲ立テ、別町ニ宿セシメ、是ヲ小宿ト名付テ、一船積來荷物ノ內、船頭荷物少シ計リ留メ置、其餘ハ客唐人ノ荷物成ルヨシニテ、過分ニ小宿ニ送リ遣シ、其小宿主ニ口錢銀ヲ取シム、然レドモ此事非分ナル故追テ御僉議ノ上、小宿ヲ令二停止一ラレ、元ノ通宿町一町中ニ船宿ヲ令二定ラル一、

〔長崎志〕唐人屋鋪造營之事

一元祿元戊辰年、山岡氏、○十兵衞宮城氏○殿主在勤之節、蒙二上意一、松平主殿頭、松浦肥前守立會ニテ、新ニ唐人屋鋪造營有レ之、但寛永十二年以後、唐船長崎湊一方ニ令二著船一ヨリ、此年ニ至ルマデ、凡五拾餘年ニ及ベリ、然ルニ是迄唐人町宿ニテ、諸人ニ親シク會合スルコト不レ可、然トテ、十善寺村御藥園ノ地ヲ撰ミ、山內ヲ開キ、樹木ヲ伐トリ、地形ヲ均シ、上中下段ノ道阪石垣等ヲ築キ、外廓ヲ圍ヒ、唐人ドモ住館ヲ造營アリ、其年九月廿五日事始翌二年己巳四月十五日迄ニ普請成就シ、唐人不レ殘構ノ內ニ令二在住一ラル、

但シ普請方諸入用銀六百三拾四貫四拾目餘、其内四百貫目、從公儀御取替ニテ、貳百三拾四貫目餘ハ總町中ヨリ差出ス、右之御取替銀ハ、唐船主共差出ス屋賃銀ヲ以、當巳年ヨリ五ヶ年ニ上納ス、

總坪數九千三百七拾三坪八合

内

六千八百七拾四坪　唐館内構之地、但二ノ門内、

六百五拾四坪六勺　大門内（乙名部屋、通事部屋、番所共ニ、）

千八百三拾五坪七合四勺　外廓竹垣之内

右之地子銀三貫九百七拾目七厘九毛五弗宛年々上納

一唐人差出ス屋賃銀、其船商賣銀高百貫目ニ付貳貫百拾九匁宛、

但船々積來ル荷物代銀多少ニ隨テ出銀不同有之、

一同年新ニ唐人屋鋪乙名組頭以下筆者小役ノモノ被召抱、唐船方一切之諸用ヲ相勤シム、

一同年新ニ唐人番人貳拾人被召抱、大門幷二ノ門番所ニ相詰、諸人出入ノ事ヲ令相改、且又唐人諸役場、或ハ寺院參詣等一切、唐人市中出行ノ度々、右之唐人番人船番町使附添、道中警固相勤シム、

一享保六辛丑年、總塀外ニ竹垣ヲ結ヒ、其内ニ番所四ヶ所建、（一間半ニ二間）船番町使晝夜令勤番、

一同年北方塀外ニ番所壹ヶ所建、五ヶ所ト相ナル、

一同九甲辰年、新裏門建、

一元文元丙辰年、唐人屋鋪南方裏手之畠地五百九拾七坪餘、唐館構ノ内ニ加ヘ入レ、部屋數建添シム、

〔長崎志十〕唐人屋鋪境内棟數等之事

一唐館構之内六千八百七拾四坪

唐人部屋二拾、各二階作リ、

但一部屋三間ニ九間、又ハ四間ニ七間、

市店　百七（但一間半ニ二間宛）　土神祠　一棟（但六坪）　關帝堂　一棟（但拾六坪）　觀音堂

一棟（但六坪）　涼所　一棟（但九坪）　溜池　三井　五

一大門内ト二ノ門外ノ間、六百五拾四坪六勺、

乙名部屋　一棟（但四拾三坪）　土藏　一棟（但六坪）　表總長屋　五拾五坪

此内通事部屋　大門番所　新番所

二之門番所　一棟（但一間半ニ三間）　探番居所　一所（但一間四方）　雨覆貫屋（アマヲヽイヌキヤ）　一棟（但二十四坪）

但唐人手廻リ器物等改所　唐人船綱置所

牢屋　一棟、内柵二間ニ三間、外柵三間ニ四間、

一外廓竹垣之内、千八百三拾五坪七合四勺、

右之垣内ニ番所五ヶ所アリ、但一間半ニ二間宛、

一大門前ノ波戸場坪數百九拾三坪

波戸場番所　一棟（五間ニ三間、一間半ニ二間仕次、）　土藏　一棟（三間ニ拾五間、但三戸前、）

小屋　一棟（唐人粮米精所シラケ）　矢來門番所　一棟（一間ニ一間半）

以上

御高札

一禁制三ヶ條ノ御高札

一諭唐船諸人　但眞文字

右之二串二ノ門ニ建

元祿二年七月

定

一日本人異國人、御法度背キ、不レ依二何事一惡事を巧み、禮物を出し賴候者有レ之ば、急度申出べし、縱同類たりといふ共咎をゆるし、其禮物之一倍御褒美下さるべし、若隱し置、訴人有レ之ば、可レ處二嚴科一者也、

奉行

卯十月

禁制

一斷なくして唐人構之外江出事

一傾城之外、女人入事、

一出家山伏諸勸進之者幷乞食入事

右之條々可レ相二守之一、若於二違背一者、可レ爲二曲事一者也、

卯十月

定

一兼而相定置役人之外、二之門ゟ內江出入停止之事、

一唐人手廻リに相交商賣物有レ之候はゞ、留二置之一可二申出一事、

一構之內江持入候諸色、幷外江持出候品々、門番所に而相二改之一可レ申事、

右之趣堅可二相守一者也

卯十月

外番所

此かこひ之內江、番人幷小使之外、用事無レ之者、堅出入仕間敷候、若猥に入候者有レ之におゐては、急度曲事可二申付一者也、

〔唐船藏地開基之覺〕一元祿十一戊寅年、近藤備中守樣、丹羽遠江守樣、諏方下總守樣、三御奉行之節、四月ニ火事出來仕、唐人荷物藏過半類燒仕候、依レ之古來ゟ之唐荷物借藏主、椛島町、大黑町、浦五島町、江戶町、都合藏主中三拾九人申合セ、梅ヶ崎幷本籠町裏兩所之內、藏地一圍之場所御願申上候處、同八月七日、備中守樣、下總守樣、右御兩所御巡見之上、唯今之處五拾五間ニ七拾間、三千八百五拾坪、幷表門橋前拾間方、此坪數百坪、表門橋掛渡候付、西濱町町筋拾五間ニ幅七間貳尺築立、此坪數百八坪餘、南門橋前四間ニ拾間貳尺、此坪數四拾三坪貳合、南橋掛渡候付、唐人屋鋪波戶場際ニ四間ニ拾八間貳尺築立、此坪數七拾貳坪七合餘、〆四千百七拾三坪九合餘、於二本籠町裏一首尾能被レ爲二仰付一、此所ニ藏七拾五戶前相立可レ申旨御申渡被レ遊候、依レ之早速御禮相勤候御事、〇中略

右之通ニ而御座候、以上、

寬延貳巳年正月

新地藏頭人　馬場茂左衞門印

同　和泉七右衞門印

同　高木與次兵衞印

信牌

〔長崎志十一〕享保元丙申年七艘入津外ニ無牌之船十九艘積戻

一此砌在唐之船主共申合セ、去年信牌ヲ領受之者日本之年號ヲ用ヒ、彼方命令ニ隨ヒ、叛逆同前之由訴書ヲ官府ニ差出セシ故、知縣官ヨリ、布政司、按察使、總督、撫院之上官ニ相達シ、遂ニ朝廷ニ奏聞有シ故、容易ニ裁定難二相成一、今年モ口船入津無レ之、奧船計入津セリ、〇中略

一當表在館之船主共、唐國之取沙汰ヲ聞、此後信牌ヲ領スル事、如何可ㇾ有哉ト疑念マチ〳〵ナリシ處、郭享統ト云船主一人、當御役所ニ直訴書ヲ差出シ、諸船主信牌ヲ領シ難キニ於テハ、我等一人ニ何十枚ニテモ與ヘ給ルベシ、我等手前ヨリ何艘ニテモ船ヲ仕立可ㇾ申ト渡海萬一於唐國此事咎ヲ請ケ、一命ヲ終ルトモ時運ト存、毛頭遺念無之旨、一心ヲ定テ訴ヘ出シカバ、諸船主共承リ屈ケ、此義氣ニ勵マサレ、皆々信牌ヲ領受スル事ト成ㇾリ、

〔崎港商說一上〕三番廣東船之唐人共申口

一私共船之儀ハ、廣東城下ニ而仕出シ、唐人數四拾七人乘組候而、當五月二〇享保二年廿八日、彼地致出船、爲ㇾ商寧波江志申、七月十五日普陀山江船を寄せ、其後寧波ニ乘リ入申候、但本船頭李亦賢儀は、去々年御當地ゟ信牌を領シ致ㇾ歸唐候廣東船頭李韜士甥ニ而御座候、然ば李韜士領シ候信牌幷寧波南京四十貳艘之船々之信牌、浙江之官所江取納有ㇾ之候處、今度朝廷ゟ元之ごとく商人江差返シ、長崎江致往來ㇾ商賣仕候儀勅許有ㇾ之由、寧波之關部ゟ被ㇾ相觸ㇾ當七月十三日ニ李韜士關部江罷出、信牌を請取置候由申候、然處幸私船參合候ニ付、李韜士ハ彼表用事有ㇾ之候間、私共爲ㇾ名代御當地江參候樣ニと申聞、則李韜士ゟ信牌を讓受、當月朔日彼地致出帆、尤日本之地何國江も船寄を不ㇾ申、直ニ今日入津仕候、本船頭李亦賢儀ハ、四年以前拾五番船ゟ客仕罷渡申候、脇船頭許端證事も、同船ゟ筆者役仕參申候、乘渡リ之船ハ初而渡海仕候、

一今度朝廷ゟ之勅命ニ而、信牌を返シ被ㇾ與候旨趣ハ、去ル未年於ㇾ寧波莊運卿謝時運劉以玖等依ㇾ讒訴、寧波南京ゟ隔年ニ御當地江往來仕筈之船々四拾貳艘之信牌幷李韜士信牌共ニ布政司江取納メ置、於南京浙江總督撫院ゟ段々遂ㇾ僉議、其後朝廷江致ㇾ奏聞候節、南京船頭胡雲客信牌一枚相添、北京江被ㇾ差遣候、依ㇾ之朝廷ゟ戶部尙書之官趙申喬江致ㇾ議奏候樣にと依ㇾ勅命、則戶部之議奏之上、重而九卿詹事科道等之諸官致會議候樣ニとの勅諚有之候ニ付右之諸官ゟも議奏有之候得共、事重而不ㇾ叶ㇾ容慮、其後右之勅裁ニも無之候故、去年十二月ニ浙江之撫院徐元夢より重而此儀を被相伺候、其奏狀當正月十九日容覽之上、二月十一日ニ戶部尙書趙申喬江重而議奏仕候趣ニとの勅諚を奉ㇾ畏、議奏仕候、由來交易之道、互ニ印判を以致證據候事、商人常之事に而御座候處ニ、浙江之撫院徐元夢奏狀之趣ニより候得共、古來ゟ海外之通商往來滯儀無之處ニ、長崎之通事ゟ胡雲客等信牌を受來り、國典ニ碍る事を以經奏聞候得共、長崎之通事ゟ信牌を與へ候と申は、買賣之便商人江印判之票照を取替シ候迄ニ而、少も國典ニ懸り候大儀ニ而ハ無御座候由及議奏候ニ付、朝廷此儀相叶容慮、則戶部江勅命有ㇾ之候ハ、日本之票照ニ返事印判有ㇾ之候を、商人等江返し與へ、以前之通長崎江令ㇾ往來ㇾ商賣仕儀を差許候、但票照有ㇾ之者ハ可ㇾ令ㇾ往來ㇾ候得共、票照無之者ハ荷物空ク難遂ㇾ商賣ㇾ可ㇾ爲ㇾ難儀之間、胡雲客等と莊運卿等と令和議、船數幷荷物之高共ニ於長崎相定候差圖之通ニ隨ひ、或ハ隔年ニ令渡海候歟又は荷物を催合候得而致商賣候歟、先後共ニ宜ク相計、互ニ仇讎を不結して、均ク長崎之票照をも融通し、各誠意を以可ㇾ令商議候、胡雲客と云、莊運卿と云、甚以朝廷之國課を辨ジ、財用を通ズル事ニ有之候得共、彼是之無差別一視同仁之恩化を施さるゝ事により、此旨を以浙江之關部江明らかに示し、日本之票照を不殘返し與へ可ㇾ申候、依之撫院ゟ差遣候胡雲客票照をも返被下候間、浙江南京之總督撫院ゟ下知を傳へ、布政司江取納置候票照不殘關部江相渡、商人共江曉示して、一同令相談、長崎往來可ㇾ爲致旨寬大なる詔命を奉て、戶部ゟ海邊之總督撫院江仰合候間、諸商人票照を請取候はゞ、早速其段可ㇾ相屆由ニ而、趙申喬ゟ之部文、當五月十四日、浙江南京之撫院江到來仕候故、布政司ゟ信牌を關部江被相渡、諸商人江は關部ゟ相觸候ニ付、四拾貳艘ノ船頭共承之、相集船を仕出申用意仕候間、追々來朝可仕候、尤四拾貳人之船頭之內ニ、死失五人御座候、其內胡雲客も、當五月本國杭州ニ而病死仕候、但信牌四拾三枚之內何定扶信牌ハ上海之關

部江取納メ置候を、南京之布政司江差渡候由御座候、於寧波ハ布政司ゟ關部江四拾貳枚差渡シ候を、商人共船用意相仕廻次第、罷出請取申筈ニ御座候、

一當春御當地ゟ致歸帆候七艘之船、四月中旬ニ段々歸著仕候、其内四艘ハ上海江參、三艘ハ寧波江乘入申候、此船共逆風之節ニ而、本國江乘歸候儀難叶、右之通之儀ニ御座候然處ニ御當地ゟ破船劉汝謙一船之者共、船々江便乞罷歸候付當時海賊吟味之最中ニ而、船々人數之通有之船切手符合不仕候故ニ、知縣方ニ而遂吟味候得共、其段ハ申譯ヶ相立、別儀無御座候間、無程七艘幷新加拾艘共ニ追々來朝可仕と奉存候、

一朝廷ゟ勅命ニ而當四月十五日、諸省江制札を取掛候ハ、外國之諸所江向後商船往來可令停止候、但日本國計は制之外ニ而御座候、但此段ハ先年南京之撫院ニ而有之候張伯行と申仁、只今ハ於北京總漕之官ニ昇進被致、天下之軍糧を司ル重職ニ而御座候上、事之外之寵臣ニ而御座候處、去年海邊之所々計、米穀高直之儀を勅問有之候節、外國江諸商人粮米を多積渡候ニ付、段段高直之由被致奏聞候、依之浙閩之總督覺羅滿爲朝覲去年ゟ北京江罷越、折節居合被申候ニ付覺羅滿江直ニ勅諚有之候は、外國江商賣ニ參候船を可令制禁之由ニ御座候、尤當四月ニ勅命ニ而覺羅滿北京ゟ被致歸國、直ニ海邊之諸省を被致巡行候、其宣旨之趣ハ、中國之人民トシテ、諸異國江商賣に再渡、却而其所ニ致流落候は、不便之事候、依之經營に不勤して、其内ニ海賊をも仕ル者有之候哉と之叡慮ニ而、向後ハ外國ゟ歸來リ候人民有之候ハヾ、其所江留置可經奏聞候、其上ニ而渡世之經營を可被施行候、勿論外國之人貢禮之爲ニ來候歟、又ハ商賣ニ令渡海候儀ハ、以前之通ニ往來可爲致候、且又只今まで外國へ往來いたし候水夫等も、俄ニ渡世を失ひ可申候ニ付、其者共ハ御所ニ軍卒之内ニ可召加置由ニ御座候、然ル所ニ當七月三日ニ、覺羅滿福州之府中ニ出火有之候然共覺羅滿海邊巡行之留守ニ出候火災ニ付、其罪ハ懸リ申間

鋪と諸人共ニ申候、將亦温州之遊擊之官藍碧貪、當五月ニ賊船一艘捕へ被申候ニ付、今程ハ海賊之沙汰モ無御座候、

一向後日本渡海之船、幅壹丈八尺ニ限リ可申由浙閩之總督ゟ下知之由、寧波ニ而風聞仕候、且亦去年廣東之官所ゟ銅を買爲可申東京江人ヲ遣候處ニ、漸銅六百箱程買調、同七月ニ致運送候、扱又於北京先年東宮を被廢候以後、于今立太子之沙汰茂無御座候、西韃之内葛爾丹朝廷江叛候ハ、去年爲征伐官軍ヲ被差向候處ニ、早速致平伏、靜謐之由ニ御座候、於南京ハ去年三月新撫院吳氏交代有之、於浙江ハ當年三月新撫院朱氏被致交代候、尤前任之撫院徐元夢ハ於北京都察院之官ニ轉任被致候由承申候、右之趣共可申上候ゟ外、餘ニ異說無御座候、

右之通唐人共申候付、書付差上申候、以上、

酉八月十七日

風說定役
唐通事目付
唐通事共

〔長崎港草　五〕唐船商賣略

信牌ハ、唐通事彭城素軒ニ命ジテ作ラシメラル、

長崎譯司　特奉鎮臺憲命爲擇商給牌貿易肅清法紀事照得爾唐船通商本國者歷有年所絡繹不絕但其來人混雜無稽以致奸商故違禁例今特限定各港船額本年來販船隻内該厦門港門貳艘每船所帶貨物限定沽價約貳萬貳千兩以通生理所諭條款取具船主周元通信親供甘結在案今合行給照即與信牌壹張以爲憑據進港之日驗明牌票繳訖即收船隻其無照無憑者即刻遣回爾等唐商務必愈加謹飭儻有違犯條款者再不給牌票按例究治決不輕貸各宜愼之須至牌者

長崎信牌
商通照票

右票給厦門船主周元信」

享保肆年肆月貳拾貳日

譯司　　限到　　日繳

貿易品

〔長崎志十一〕享保四己亥年三十七艘入津（外二艘積戻○中略）

一五月林元祿信牌ヲ唐國ニテ奪取レシ由、無牌ニテ入津ス、仍テ其牌ニテ入船之者有之節ハ、可レ被レ遂二御僉議一旨ニテ積戻被二仰付一候處、同十二月、林采若右之牌ニテ入津セシ故御取上有テ、又林元祿ハ他舟ニテ便乞渡海シ、雙方ノ申口被レ遂二御僉議一之處、林采若奪ヒ取リシ事分明ナル故、積戻被二仰付一林元祿ニハ追而信牌相與ラル、

○按ズルニ清商ニ信牌ヲ與フル事ハ正德五年ニ始ル事ハ前條貿易起源沿革ノ下ニ詳カナリ、

〔享保集成絲綸錄三十五〕元文元辰年六月

御勘定奉行

近年長崎銅商賣滯申候付而、唐船在留之日數多致二逗留一候之段如何に候間、唐船數四艘被レ減、貳拾五艘に相極、在留之日數はすくなく、歸帆不レ滯樣に申付可レ然候、依レ之運上金御定之員數上納候に不レ及候間、出銀之内、先地下〔致〕配分一相殘る分を上納候樣に可レ仕候、唐人共にも右舟數暫く被レ減候段可レ被二申聞一候、尤右之通、當分之義に候間、可レ被レ存二其趣一候、右之趣長崎奉行へ申渡候間、可レ被レ得二其意一候、

六月

〔長崎銅買渡記錄〕寬政三亥年

會所調役　江

年番町年寄

錢氏十二家

諸船主

水野若狹守樣

諸山廻銅、追年相減候ニ付、新山者勿論稼來候銅山、格別出銅進候樣申付事候得共、差當リ廻銅不進ニ付、是迄唐船定數拾三艘之處、向後三艘相減候間、年々拾艘宛、錢氏拾二家申合無二遲滯一可レ令二渡來一候、尤渡來之旬季、船割等可二申立一置候、右船數減之義申渡候趣、歸唐之上兩荷主江申聞、追而受書可二差出一候、右之趣在館諸船主江申渡候間、得二其意一向々江可二申渡一候、

亥　四月十八日

〔天明集成絲綸錄四十五〕寶曆十四申年三月

於二長崎一唐船江相渡候煎海鼠干鮑之儀、從前之諸國浦々に而相稼、長崎俵物請取之者買取來候由に候得共、是迄生海鼠鮑之漁獵不レ仕馴一浦方も有レ之、又者唐人向之煎海鼠干鮑に仕立方を不レ存、等閑に打過候浦々も有レ之由相聞候段、前々稼來候浦方は不レ及レ申、是迄漁獵幷仕立方等不二致馴一浦々者、仕立馴候近浦等聞合、專出方相增候樣無二油斷一可二相稼一候、尤長崎俵物請負人共手先之者、於二國々一申談可レ買取候間、直段等は浦方之相對次第たるべく候、御料所浦々、是迄運上相納來候浦々儀は格別、此度煎海鼠干鮑之類、稼方始候新浦之分者、當分運上之不レ及二沙汰一候間、獵業相增候儀を、專一に可レ致候、

一浦方有レ之國々、其領主々々により、串海鼠串貝之類致二獻上一候分も、獻上幷御殘之外、餘分之仕込不レ致、長崎廻し請負之者江賣渡候樣に可レ被二申付一候、万石以下私領之分も、浦方有レ之分は右に可レ准候、

右之趣、浦方有之國々、御料者御代官私領は領主地頭ゟ可相觸之候、

三月

右之通可被相觸候

〔天明集成絲綸錄四十五〕明和二酉年七月

於長崎唐船江相渡候鱶鰭之儀從前之諸國浦々に而相稼、長崎俵物請取之者買取來候由に候得ども、是迄鱶鰭不仕馴浦々者、鱶鹿仕馴候近浦々聞合、出方相增候樣無由斷可相稼候、尤長崎俵物請負人共手先之者於國々申談可買取候間、直段等者浦方之相對次第たるべく候、尤御料所に而是迄運上相納來候浦之儀者格別、此度鱶鹿新規稼方はじめ候浦々之分は、當分運上之沙汰に不及候間、鱶鹿有之樣可致候、且先達而も相觸候、煎海鼠干鮑段々出方相增候得共、是又隨分致出精、彌相增候儀、專一可致候、

右之趣浦方有之國々、御料は御代官私領は領主、地頭ゟ可相觸候、

七月

〔天明集成絲綸錄四十五〕天明五巳年二月

於長崎唐船江相渡候煎海鼠干鮑之儀、諸國浦々に而相稼長崎俵物請取方之者、買取來候處、出方相增候ため、右俵物請負人手先之者於國々申談可買請段、寶曆十四申年、明和二酉年、安永七戌年相觸候處、此度長崎俵物請負之者、買請之儀相止、煎海鼠、干鮑、鱶鰭、昆布共、長崎會所直買入に申付候間、其旨相心得、彌出增有之樣、無油斷可相稼候、勿論買入方之儀者、是迄請負人共、買取候直段積を以、國々浦々江長崎會所役人仕入金持越、相對之上卽銀拂に買入筈に候、右に付御普請役に會所役人差添、浦々相廻候間、其旨可相心得候、且又外商人之體に而、浦々湊々江商賣物持越、又々浦方之者相對に而煎海鼠干鮑等密賣いたし候ものも有之趣相聞候間、以來右體之儀於有之は、其品取上、本人は不及申、其所之役人名前等聞糺申立候樣御普請役會所役人江申渡相廻候間、若右體之者入來候ば、其所に留置、御料者御代官、私領者領主地頭江可訴出候、隱置外ゟ相知候はゞ可爲越度候、

一浦方有之國々者、領主ゟ串海鼠串貝之類獻上致來候分も、獻上幷御殘之外、餘分仕込不致、長崎會所役人江賣渡候樣可致候、万石以下私領之分も、浦方有之分者、煎海鼠、干鮑之類、獵業相增候儀、專一ニ可致候、且又御料所之儀、是迄運上相納來候浦々者格別、稼方始候新浦々之分は、當分運上之不及沙汰候、尤鱶鰭之儀も、先達而相觸候通、稼方可致出精候、

右之趣、浦方有之國々、御料者御代官、私領者領主、地頭ゟ可被相觸候、

二月

右之通可被相觸候

〔天保集成絲綸錄百五〕天保二卯年二月

大目付江

長崎におゐて唐船江相渡候、煎海鼠、干鮑、鱶鰭之儀、天明五巳年相觸候通、長崎會所直買入に相成候以來、爲出增國々之內、追々請負之者取極、右請負人方江買集メ、長崎會所江爲差出候場所も有之候處、近來諸國共出方相滯り、且又請負人共方江は不差出、外々江相對密賣致候、稼人も有之趣相聞、不埒之事候、以來出方相增候樣精出し相稼密賣等堅致間敷、若し右體密賣いたし候もの於有之は、吟味之上急度可申付候、

右之趣浦方有之國々、御料は御代官、私領は領主地頭より可被相觸候、

二月

右之通可被相觸候

〔唐方商賣荷物元拂等大意譯書付〕唐方商賣内諸除荷物幷出銀割相極候荷物譯書、

一唐船商賣内、白絲持渡方之儀者、一ヶ年御定高壹万千六百五拾斤、壹九五拾斤入之積リニ而貳百三拾三九御極高ニ有之、右之内江戸四拾六九六合、京四拾六九六合、大坂貳拾三九三合、堺四拾六九六合、長崎六拾九九九合之御極ニ而、五ヶ所宿老共割符糸ニして被下置候品、直組相濟次第、五ヶ所渡被仰付、於同所糸上中下撰分荷造商人入札拂仕、代銀者荷渡當日ゟ五十日限五ヶ所江取立、右糸之代銅償、幷長崎分割符高六拾九九九合三分ニ掛候出銀、五ヶ所宿老共ゟ長崎會所江相納、相殘四ヶ所ゟ出銀は、四ヶ所宿老共定用糸口錢者、五ヶ所宿老共ゟ會所江相納申候、且又右御定高之糸持渡不足之年者、其分代銀前五ヶ年白糸持渡有之年々出銀平均積りを以、糸代り銀に而被下置候儀に御座候、將又右御定高ゟ餘計糸持渡候節者、其分者御會所諸荷物同樣入札拂相成申候、別一ヶ年御定高代銀仕譯左之通御座候、

一白絲御定高一万千六百五十斤、但貳百三拾三九、

拂代銀七百九拾八貫百四拾一ゟ一分程

但年々白糸持渡平均一斤に付六拾八ゟ五分九毛程之積

内

元代銀三百貳拾七貫八百三拾壹ゟ程

但年々白糸元代銀平均壹斤に付貳拾八ゟ壹分四厘程之積

銅償銀九拾壹貫七百九拾貳ゟ六分程

但是者唐船壹艘御定高銅八万八千斤、唐人買渡直段百斤に付百拾五ゟ宛、此代銀百壹貫貳百目宛、此代銀百三拾二貫目差引三拾貫八百目償相立、大坂御買入直段百斤百五拾目宛、此代銀百三拾貫目償相立、御定高百拾貫目に而、割符貳割八分償右元代銀高に相懸候分五ヶ所割符方ゟ取立候分、

長崎分割符白糸出銀百拾三貫五百五拾五ゟ三分程

但是者長崎分六拾九九九合、此斤數三千四百九拾五斤拂代之内、元代幷銅償差引候殘出銀之分、長崎宿老定用に相成候分、會所江相納、長崎宿老諸入同銀等者、別段會所銀ゟ出方相成、宿老共江相渡候儀に御座候、

〆五百三拾三貫百七拾八ゟ九分程

但此高五ヶ所宿老ゟ會所江相納、本途銀に相加り、元代者唐船商賣高に込メ、代物渡方に相成申候、

殘貳百六拾四貫九百六拾貳ゟ貳分程

此高宿老共江被下置候分〇略、中

一唐方人參持渡之儀者、一ヶ年御定高百三拾斤程之積、寶暦十三未年被仰渡之通、銅四歩通、俵物諸色渡方之積りに御座候處、明和元申年、人參多分持渡相嵩候に付、代り物繰合差支候間、商賣内に賣上勿論商賣外之分者、元代に貳拾割増を以、八歩俵物貳歩諸色代り被仰渡候得共、持渡無數、安永三午年、同四未年持渡者、前書之通、代り物相渡同九子年房州漂著唐船持渡之節者、拾割増に而通例之割合六歩俵物四歩諸色相渡、天明二寅年持渡者、元代に四割増を以割下げ、干鮑遣用紙粧米諸色等にて代り物相渡、文化四卯年持渡候節茂、元代に三割五歩増に而六歩俵物四歩諸色を以買渡、全體右品於唐國當時拂底之品に而、元買難引合由に而、近來時々持渡不申候、〇略、中

一朱座買請朱之儀者、一ヶ年分船數拾艘持渡次第品合に准じ、座人共直組相定、元代に六割増に而座渡被仰付、朱渡方者、荷渡之節、朱座江相渡候上、朱會所江預ケ置、代銀相納次第、預り朱相渡候儀に御座候處、近來朱持渡方相増、其上賣捌方薄く、朱座買請相減、旁

會所圍朱多分相嵩候に付、當分持渡方差留置申候、然る處別而近來賣捌方相減、朱座取續方及難澁候趣に而、座方賣出直段引下げ方之儀、於江府御調有之、是迄會所江相納候割增之儀茂相減、以來三割五歩增に而渡方仕候樣御懸合有之候段、寛政八辰年、中川飛驒守樣御在勤之節被仰渡候、尤見合として、近來持渡高平均之積りを以、左之通相立置申候、

一光明朱千三百貳拾一斤三合程

元代銀拾八貫七百九拾六匁程

但元買直段平均拾四匁貳分貳厘餘之積り

出銀六貫五百七拾八匁程

但是者元代拾八貫七百九十六匁に相掛り候三割五歩增之分（中略）

一唐方伽羅持渡之儀者、一ヶ年持渡高相定不申、寶曆十三午年迄者、伽羅雙替四雙ゟ拾三雙迄之伽羅者、商賣外に而無割增、總銅代り御分け木之分者、俵物諸色代りを以御買留に相成居候處、同十三未年ゟ、八九雙以下之伽羅持渡候分者、商買內御買留、八九雙より拾貳雙迄之伽羅は、商賣外に而御園木に相成候に付、五歩銅五歩俵物諸色代り被仰付、拾貳艘以上之伽羅持渡候はば御用に相成、總銅代りの積り相極申候、尤錢氏之儀者、總銅代り、十二家之義者、元代五割增を加、俵物諸色渡方仕候、然る處近來者、下品之伽羅のみ持渡多分有之候に付、無割增商賣內御買留に相成申候、

〔天明集成絲綸錄四十五〕寶曆十四申年五月

大目付江

座賣唐人參之儀、唐國に而も拂底之由申立、長崎に而買上候元直段、次第に高直に相成、前に競候而者、上中人參共、長崎に而價多相懸候に依之右償だけ、上人參半兩に付代銀七ゟ五分、中人參半兩に付代銀六ゟ五分、下人參半兩に付代銀五ゟ五分、都合三段に相定、當分之內賣出候樣可致候、

一唐方持渡町年寄獻上反物之儀者、會所調役町年寄年頭爲拜禮每春壹人宛江府參上仕候に付、右獻上之品、色緞子、紅縮綿、白縮綿、年々唐國江誂遣、持渡候上、町年寄願請に相成、元代五割增に而、商賣外に相立、代り物代銀者、拜禮入目銀を以會所江相納、右代銀之六歩通、俵物四歩通り、諸色を以て唐人に代り物相渡申候、然る處寬政二戌年、江府拜禮之儀、御用捨を以、隔年に出府仕、獻上物幷御進物共、以來員數減方被仰渡候、尤右獻上反物、唐國江派遣候儀も隔年に相成申候、則元代仕分幷獻上高等、左之通御座候、且又獻上殘之分者、拜禮相濟歸著之上、會所に差返、商賣之節入札仕、拂代銀取立申候、

但右獻上反物之外、御役人方御進物之儀者、定式大飛紗綾差上來候儀に付、足赤金商賣內持渡之船ゟ、商人拂直段を以、每年右紗綾九拾反宛、町年寄引請に相成、御進物殘有之分者、會所に差返相成申候、

一右之外、足赤金增持渡候儀者、文化十酉年御省略之節、增賣一船、元代九拾六貫目に被相定候處、同十三子年に至り、近來諸荷物相嵩、相場及下落候趣、商人共歎出候ニ付、右增賣之內、唐金銀外賣一船三拾六貫目者、是迄之通被居置、殘六拾貫目之外賣者、以來被差止候旨被仰渡候處、左候而者、唐商共必至と差支難澁之由再應依願、右商法組替として、當分一船より足赤金量目三貫六百目餘宛增持渡被爲成御免、代り物諸色銀札を以相渡候樣、文化十三子年被仰渡候、（下略）

〔天保集成絲綸錄百五〕享和二戌年十二月

に付代銀八ゟ增之積、小人參は是迄之通賣渡候筈に候、

右之趣寄々可被相達候

五月

〔長崎會所五冊物二〕唐船商賣方之大意

一唐方持渡町年寄獻上反物之儀者、會所調役町年寄年頭爲拜禮每春壹人宛江府參上仕候に付、右獻上之品、色緞子、紅縮綿、白縮綿、年々唐國江誂遣、持渡候上、町年寄願請に相成、元代五割增に而、商賣外に相立、代り物代銀者、拜禮入目銀を以會所江相納、右代銀之六歩通、俵物四歩通り、諸色を以て唐人に代り物相渡申候、然る處寬政二戌年、江府拜禮之儀、御用捨を以、隔年に出府仕、獻上物幷御進物共、以來員數減方被仰渡候、尤右獻上反物、唐國江派遣候儀も隔年に相成申候、則元代仕分幷獻上高等、左之通御座候、且又獻上殘之分者、拜禮相濟歸著之上、會所に差返、商賣之節入札仕、拂代銀取立申候、

但右獻上反物之外、御役人方御進物之儀者、定式大飛紗綾差上來候儀に付、足赤金商賣內持渡之船ゟ、商人拂直段を以、每年右紗綾九拾反宛、町年寄引請に相成、御進物殘有之分者、會所に差返相成申候、

一右之外、足赤金增持渡候儀者、文化十酉年御省略之節、增賣一船、元代九拾六貫目に被相定候處、同十三子年に至り、近來諸荷物相嵩、相場及下落候趣、商人共歎出候ニ付、右增賣之內、唐金銀外賣一船三拾六貫目者、是迄之通被居置、殘六拾貫目之外賣者、以來被差止候旨被仰渡候處、左候而者、唐商共必至と差支難澁之由再應依願、右商法組替として、當分一船より足赤金量目三貫六百目餘宛增持渡被爲成御免、代り物諸色銀札を以相渡候樣、文化十三子年被仰渡候、（下略）

〔天保集成絲綸錄百五〕享和二戌年十二月

御勘定奉行江

松平豐後守

去々申年、琉球江清國ゟ封王使渡來之節、持渡候藥種幷器材等、他國賣捌之儀、中山王願之趣被
申立候處、都而唐物之儀は、長崎表之外、他國江引受賣出候儀は是迄之通、以來共難相成事に候、
此度之儀は、右之段無勘辨引受候段、不束之事には候得共、被申立候趣、無餘儀事情にも相聞候
間、格別之儀を以、右雜費償之ため、金壹萬兩被下候間、右持越候藥種其外之品は、琉球江積戻候
樣可被致候、向後渡來之節は、被申立候通、藥種類は一切不持渡樣堅く被申計、白糸紗綾に限り、
器財之儀は、國用之外不持渡樣可被相心得候、且進貢船接貢船渡來之節も、藥種類は一切不持
渡樣可被致候、尤代り之品渡方之儀も被申立候得共、品により渡方不相成品も可有之候間、長
崎奉行江承合、差支不相成樣可被取計候、右之通相達候間、可被得其意候、

十二月

貿易定額

〔折たく柴の記〕此年〇正徳三年の冬、前代家〇徳川宣の御遺志をつがれ、長崎の事御沙汰有べき由議定有けり、（中略）これはむかし唐船の數も交易の銀額も定らざりし、真享二年乙丑より、唐船交易の歳額五萬兩に定められ、元祿元年戊辰に至て、唐船の歳額七十隻に定められ、元祿八年乙亥、伏見屋四郎兵衛ととらむ事を望み申す、其望所をゆるされ、是を世に代物替といふ事の始とす、また望む所をゆるされ、是を世に代物替といふ事の始とす、また望む所をゆるされ、運上の金壹萬兩を進らすべきよし仰下されしに、運送の銅、歳額に足ざりしかば、其事を承りて、運送の銅なほその數すくなかりしかば、十二年の己卯、枯梗屋又入といふ者、其事を承りて

拾貫目ニ被仰付、右商賣外、口々引分荷物御止、何れも御定高内ニ相加有餘賣名目御立、御恩加五割増被仰付、此外遣用賣元代六拾貫目、御恩加五割増ニ而、都合御定高四千百拾貫目ニ相極、一船元代二百七拾四貫目之商賣ニ御座候處明和二酉年、出銅相劣候ニ付、減銅被仰出、船數二艘相減、拾三艘ニ相成、御定高三千五百拾貫目ニ相極遣用賣之儀茂、是迄銀高之内、船數二艘分相減、商賣被仰付候、然處二艘分商賣相減候ニ付、唐人共相願、二艘分之御定高銅二拾万斤、代貳百三拾貫目分之荷物、年分拾三艘ニ割合、船々ゟ持渡、御恩加六割六分増を加、此内ニ而二艘分之諸定例差出、相殘元増共三百拾貫九百目餘、總俵物代ニ而商賣相遂候儀御極被仰付候處明和五子年、代リ物差支茂有之間、當分減銅代商賣者仕間舗旨、唐人共申立候ニ付、減銅代商賣は相止、船數拾三艘之御定御座候處、寛政二戌年、諸山出銅追年相減、廻銅不進ニ付、商賣方代ノ物差支候ニ付、唐阿蘭陀減商賣被仰出、翌三亥年、船數相減、以來拾艘之積り可致渡來旨被仰渡、向後十艘御定高、雜物替寄進音物銅口錢、日雇賃、八朔有餘賣、遣用賣御極、一船二百七拾四貫目宛、船數十艘分元代二千七百四十貫目之商賣相成、口々大意左之通御座候、

但壹ヶ年御定數拾艘、不相揃入津後レ之分ハ、棄捐之積、寛政三亥年被仰渡候、

〔被仰出留ヿ〕唐船數幷船別商賣銀高割合定例

南京船七艘　寧波船五艘　普陀山船壹艘

以上十三艘、凡一船商賣銀高二百貫目ヅヽ、

但し普陀の産物は無之事に候、然れば普陀山出しの船をば停止し、他所の船數を增し候ともよろしく議定あるべし、もし他所より渡來り候船之内、其物産に要用之者有之に就て、或は其所の船數を增し、或は其所の船を定數の内に加へ候て可然事も候はゞ、南京寧波等の船數をも減じ、割合せ候とも、是又宜有議定候、

厦門船貳艘　臺灣船四艘

以上六艘、凡一船商賣銀高三拾貫目ヅヽ、

但し臺灣之物産要用の物も見えず候へば、其船數壹艘を減じ候て他所の船數を增し、割合せ可然事も候はゞ、よろしく議定あるべく候、

廣東船二艘

以上二艘、凡一船商賣銀高二百五拾貫目ヅヽ、

温州船壹艘　舟山船壹艘　漳州船壹艘　東京船壹艘　東甫寨船壹艘　福州船壹艘

以上六艘、凡一船商賣銀高貳百貫目ヅヽ、

但し此等の所より渡來り候船共、其物産要用の物も多からずして、他所より渡來り候船の内にて、或は其船數を增し、或は其所の船を定數の内へ加へ候て、此等の所の船共の内を停止し可然事も候はゞ、宜有議定候、

廣南船壹艘　遲邏船壹艘　咬嚩吧船壹艘

以上三艘、凡一船商賣銀高三百貫目ヅヽ、

但し遲邏船の事は、古來より二艘づゝ渡來り候例に候へども、其船の制も大きく、積載せ候荷物の數も多く候によりてをのづから商賣銀高も相增し候へば、只今迄の例の如くにて可然候を以て、其船數壹艘には定められ候、もし遲邏の物産、要用の物等有之、其船數を減じ候ては不可然事も候におゐては、他所の船數を減じ候て、遲邏の船は、只今迄の例のごとくに割合せ候とも宜有議定候、

右唐船の商賣銀高すべて六千貫目の定めによりて、其地方の船數を定め、其船別の銀高を割合せ候凡例に候、唐船に積來り候荷物の事は、其年の物價によりて多少可有之は勿論に候へ共、長

崎におゐて商賣をゆるされ候銀高の定數有之上は、唐人共其積りを相考へ候て、餘分多く積來らざる樣に可被申付候、廣南、暹邏、咬嚼吧等の地方より來り候船共は、船の制も大きく、粗物多く積來り候へば、餘分の荷物は可有之事にて候、其餘分におゐては、俵物等の餘分も有之候時は、餘分の俵物を以て交易の事はゆるさるべく候、温州、船山、福州東京、東甫寨等の船共は、毎年渡來り候事とも聞えず候へば、此等の船共渡來らざる年に當りて、其船別の渡し物共相殘り候處をば、他所より渡來り候船共に割付候て、定法の外の商賣をも申付可然事に候へども、もし然るにおゐては、定法の銀高の積りよりは荷物ども多く載來り候事、相停む期は有べからず候、其上又今度改定められ候處の法例、年久しく行はれ候はゞ、後々に至ては、必らず此等の船共、毎年渡來るべき事に候、これらの所を思慮有之候て、いづれの道にも今度改定められ候法例におゐて、其妨あるまじき事を要務とせられ、其時に臨み御沙汰は有べき事に候、然れば今度改定められ候條條は、毎事渡來の永式に候間、逐條僉議の上に、よろしく定め行はるべき者也、

正德五年正月十一日　　連名右同

久松備後守殿

大岡備前守殿

〔長崎志續編八〕寛政五癸丑年拾艘入津、外ニ番外船二艘、

一錢氏十二家、雙方ヨリ番外船一艘宛仕立、壹船定高二百七十四貫目ニ三割五歩增ヲ加エ、日雇賃之外、諸定例不差出、代リ物ノ儀ハ、唐銀代リ銅渡シ後レノ内五萬八千斤宛買渡シ、其餘ハ通例俵物諸色ヲ以テ割合請取、尚又商賣外元代二十貫目分ノ荷物持渡リ、五割增ヲ加エ、代リ物俵物諸色買渡リ、番越歸帆ノ儀願立ルニ付、當夏船限リ、雙方壹艘宛仕出シノ儀、願ノ通リ免許アリ、依之錢氏船主沈敬瞻、王開泰、十二家船主程榮春、費晴湖エ、臨時一次厦門信牌壹張宛、各船主兩名ニテ被給之、

貿易稅

〔長崎志續編八〕寛政十一己未年三艘入津、外ニ番外船二艘、

一正月三日入津（揚愚溪、王鼎臣）、船於薩州難船ニ及ビ、荷物過半濡損ジ、本船ニ難加趣、船主依歎訴、難船番外ト名ヅケテ、先年房州破船ノ例ニ准ジ、商賣ヲ可遂旨被命之、

一王氏十二家、雙方ヨリ一艘半込、番外船一艘宛、商賣銀高一船四百十一貫目之積リヲ以テ、當夏仕出シ可渡來旨、王氏船主沈敬瞻、十二家船主程赤城、劉雲臺等依願免許アリ、依之臨時厦門一次、牌一張宛被給之、此内王氏船ハ六月廿八日入津致シ、十二家船ハ當年中入津無之、

一唐船入津之儀、拾艘之定數、其年中ニ入津無之分ハ、棄捐ニ可成段、江府御下知有之ニ因テ、可令承知旨、九月廿七日在館諸船主（江）被命之、

〔唐方商賣荷物元拂等大意譯書付〕銅口錢

口船四貫三百五拾目、中奥船五貫三百七匁、奥船五貫九百拾六匁、

是者口船奥船買渡御定高銅に相掛、銅百斤に付四匁三分五厘宛、奥船御定高銅に隨ひ、唐人共荷物差出候を會所に而拂立、元代者銅捆賃幷向々掛り合候役人共受用に相成、會所本途銀に相加、向々受用に相込、渡方に相成申候、且又右に掛り候出銀（茂）、會所銀に相加り申候、則口船壹船、向々受用之小譯、左之通御座候、

一銀四貫三百五拾目、口船御定高銅拾万斤に掛り候銅口錢、

此内

三貫八百五拾目　唐人屋鋪乙名組頭、唐通事、銅懸役人共、受用に相成候、

但此桁會所銀に相込、向々受用に相込渡方に相成申候、

貳百六拾三匁（買渡御定高銅拾万斤捆賃、捆方之者江相渡、）

但銅百斤に付捆賃貳分六厘三毛宛
貳百三拾七ゑ　右捆賃銀、前々は百斤に付五分宛に座候處、入用多に付減方に相成候分、
〆總高
但右捆賃銀、人別渡方之小譯者、五の帳銅口錢之處に、委細書載仕申候、〇中略
朱書減銅代り商賣口船奥船無差別、一船拾七貫六百九拾貳ゑ三分七毛六弗、
是者年分船數拾五艘之處出銅相劣候に付、船數貳艘被二相減一、年分拾三艘之商賣高に相成候に付減銅貳拾万斤、代銀貳百三拾貫目分之荷物拾三艘に割合持渡、六割六歩増を加候、銀高之内、貳艘分諸定例差出、相殘元増共三百拾貫九百目餘、總俵物代り渡方之積明和二酉年相極、商賣相遂候故、年分船數貳艘相減候得共、諸定例は拾五艘分差出候儀に付、諸向受用之儀茂、拾五艘受用仕來候處、明和四亥年、減銅代り商賣者仕間敷旨、唐人共申立、御斷申上候に付、諸向受用之殘茂、同年ゟ貳船分相減年分拾三艘之積り相成申候、勿論減銅商賣之儀茂、追而之儀者治定不仕候故、元積りに者是迄之通相記置申候、

〔長船會所五冊物　五〕唐船寄進

一唐船寄進之儀者、唐人ゟ差出候定、寄進元代九貫五百目、増寄進元代貳貫目、修理寄進元代三貫三百三拾三ゑ三分、都合拾四貫八百三拾三ゑ三分、口船奥船無二差別一、壹船ゟ荷物差出、元代之分者代り物唐人ゟ相拂、出銀者向々寺菴ニ割渡申候、尤出銀平均之儀ハ、以前ハ商賣壹ヶ年總平均拾八割之積リニ而右之内三割者諸償之積ヲ以會所に引落、殘拾五割之積ヲ以、年分船數ニ不拘、拾五艘分割渡來候得共、減銅代ノ商賣相止候後ハ、拾三艘ニ成出銀平均之儀茂、壹ヶ年商賣總平均之割ヲ以、向々出銀割渡候樣被仰渡、尤其年出銀者、其年中者相極リ不申故、前年之商賣出銀平均之割ヲ以、年遂リニ相用ヒ、船數之儀者、入津ニ隨ヒ船々商賣相遂候後、其船々出銀相渡候樣被仰渡、明和元申年ゟ右之通取計ヒ申候、然ル處寛政二戌年、減商賣被仰出、同三亥年、船數三艘被相減、御定船數拾艘ニ被仰渡候、依之寄進之儀茂右ニ准ジ、向後拾艘分元代出銀寺菴受用之小譯、則左之通ニ御座候、尤唐船出銀平均者、元積拾七割之處、文化十酉年、御省略ニ而拾六割之積相成、同十三子年ニ至リ、増賣荷物等相減、出銀割相進候見込ヲ以、拾八割之積リニ相立置申候、

一定寄進元代銀九拾五貫目　拾艘分

内

三拾壹貫貳百五拾目
但壹ヶ寺六貫貳百五拾目宛
興福寺　崇福寺　福濟寺　聖福寺　大德寺
〆五ヶ寺

六拾三貫七百五拾目
但壹ヶ所三貫七百五拾目宛
綠羅菴　資福菴　廣福菴　興德菴　悟眞寺　寶授菴　大悲菴　廣德菴　光明菴
祇樹林　永聖院　構之門土神　東蘆菴　松月院　紫雲菴　靈鷲菴　永福菴
〆拾七ヶ所

一増寄進元代銀貳拾貫目　拾艘分
但壹ヶ寺四貫目宛
興福寺　崇福寺　福濟寺　聖福寺　大德寺
〆五ヶ寺

一修理寄進元代銀三拾三貫三百三十三匁　拾艘分

内

貳拾六貫六百六拾六匁四分

但壹ヶ寺六貫六百六拾六匁六分宛

興福寺　崇福寺　福濟寺　聖福寺

〃四ヶ寺

五貫目

壹貫六百六拾六匁六分

大德寺　悟眞寺

〃

元代合百四拾八貫三百三拾三匁

但壹艘拾四貫八百三拾三匁三分宛、拾艘分、

此出銀貳百六拾六貫九百九拾九匁四分

但出銀平均拾八割之積

内

貳拾貫貳百五拾目　受用分

東蘆菴　紫雲菴　寶授菴

但是者、唐僧在菴之節者書面之銀高受用ニ割渡候得共、當時唐僧在菴無之故、渡方相止、三ヶ所之分、元代拾壹貫貳百五拾目ニ掛リ候出銀拾八割之積ニ而、書面之高、會所本途銀ヘ相加リ申候、○略

此高代リ物唐人江相渡

唐船音物

一唐船音物之儀者、口船奥船無差別、壹船九貫九百三匁五分八厘九毛宛、唐人荷物ニ而差出候を、壹船商賣高ニ相籠メ、商賣相遂、右之内、寺社禮物、新地藏鋪、宿町附町、乙名組頭、宿町筆者受用之分ハ、右向々江割渡、其外諏方社神納物、禮物、唐人屋鋪乙名組頭、唐通事、幷右兩所下役、積荷物立合乙名書記役受用之分ハ、會所銀ニ相加、銘々受用銀ニ相籠メ渡方仕申候、且又寺社七ヶ所禮物之儀者、元代に寄進同樣、其前年壹ヶ年之商賣出銀總平均之割增ヲ加へ、其年入津之船數ニ隨ヒ、商賣相濟候上、其時々相渡候樣、明和元年申年ゟ相極、宿町附町、乙名組頭、宿町筆者受用分ハ、二ノ帳ニ茂書載仕候通、前々ゟ之割ヲ以、元增共其船出帆後、向々江割渡申候、則拾艘分元代小譯、幷出銀小譯等、左之通御座候、

一音物元代銀九拾九貫三拾五匁八分九厘　拾艘分

但壹艘九貫九百三匁五分八厘九毛

内

貳貫五百目

但壹艘貳百五拾目宛拾艘分、

是者、會所本途銀ニ相加リ、諏方社受用銀之内ニ相籠メ渡方ニ相成申候、

諏方社神納物

〔長崎志續編入〕天明四甲辰年拾三艘入津

一唐船荷役荷渡等ノ節、日雇人足共、取扱方不宜、是迄藥種砂糖ノ類、夥鋪盈レ捨リ、人足共拾ヒ取タル分、安永三午年ヨリ、仲買ヲ立ラレ、此者ドモ買取賣捌キ來ル處、取計ヒ方不宜、盈レ高次第ニ相增シ、唐國荷主難儀ノ趣唐人共申立ニ付、右盈レ代リトシテ、以來一船ヨリ砂糖七千五百斤宛差出サセ、新地表門之内エ二ノ門ヲ建、其外所々柵ヲ構ヘ、諸仕役之節、日雇人足エ看板ヲ

著セシメ、取締リ特ニ嚴重ニ成リ、少モ盈レ捨リ無ノ之、依テ仲買共三十七人ヱ、外商賣元手トシテ、銀一貫五百目宛被下之以來仲買ハ相止也、

不法船處分

〔被仰出留九〕執政府奉旨下長崎奉行所題爲捕勦海寇特嚴邊禁事、凡海船通於我國貿易者、我使有司厚加存撫使毋累其貨賣各遂其利事、無大小歷有制度毋敢濫冒各處客商輻湊定有其所、舟楫往來、定有其路、卽遇狂風被打飄到定路之外各沿海州郡等發役收保轉危爲安資給米糧薪水等護送長崎驗覈各商亦遵我禁令恪守毋犯得遂生意已及百年矣、惟近年以來奸商蠹害爲弊不淺、射利影冒肆意妄走不由定路出沒風浪誘我商船竊發私販、上岸登山戕伐竹木至如網捕魚蝦亦被劫奪、或揮兵杖擊傷居民、或發大砲震驚邊境、原沿海州郡等體我懷柔之意不敢抗禦、故縱而去之、遂使枝黨滋蔓倍甚、意者百年以來各處客商往來絡繹無不諳我國禁況今大清號稱昇平遐邇嚮風豈有治化之民出外橫行剽掠斷非其類也、聞之閩其餘賊乘隙走竄擾我邊境日張兇勢營爲巢穴、卽此題請旨下各道沿海等處務要守備見有賊船影響奸商私販等狀該各州郡發哨船捕勦傳首都下毋容少緩專察賊情毋使遁跡一掃海邊寧靖爲期特諭長崎奉行所該依前件使各舟楫往來必由定路勿妄走越境但洋間風信難準一蹈不測之路或飄意外之地輒依例速報爲憑言爲自辨要須各處客商人氏通船弟兄等遵依國禁毋有背違諭到明告知悉、

正德四年五月十一日　　大和守源朝臣〇老中久世重之

〔享保集成絲綸錄三十五〕正德四午年五月廿一日

近年以來長崎往來之唐船私商賣之事年々に相長じ或は往來之乘筋かはり或は海上に間切り居候て日數を送り或は其數多く見え來候船ども其行方を知らず就中猥りに陸に上り候て水を取り木を伐り漁船の捕候細魚女童のひろひ候藻草等迄をも奪取り居人相制し候時は兵具を以てふせぎ番船近付候時は石火矢を打かけ候事共有之由相聞え候是によりて長崎奉行所へ被仰付唐人共へ申渡候子細有之候間自今以後は番船等之事其沙汰有之常に海邊を相守り、右のごとくの唐船等於有之は其船を乘取り其人を搦取り是亦早速注進あるべく候我國の船等、唐船に相近付候者於有之は其人を搦取り是亦早速注進あるべく候難風に逢ひ候而漂著し候唐船の事におゐては先例のごとく沙汰し候而長崎江護送あるべく候者也、

五月

〔教令類纂初集百四〕當二月〇正德五年已來平戸領海上に唐船共相見へ夜に入候而は磯近く乘入破船之時は碇をも下し候間其方役人共出合事之子細相尋候に長崎表歸帆之由を申に付て如例番人等附置順風に出帆仕らせ候事度々に及之由相聞へ長崎奉行所におゐて遂僉議候に彼唐人共差出候書付に不實之事共によりて其船共送遣すべき由其方役人共江申通候已後は役人出合候を見候而は早速に船を出し猶又往來もとのごとくに候由長崎表四月十三日之注進到來候已に其日數も久敷其體もあやしく就中去年被仰付候旨も有之候上は兼而其心得は可有之事に候領分を相守り候迄にて此等之船其往來に任せ置候事不可然候其時宜に隨ひ急度取計候樣ニ可被申付候以上、

五月　　老中連名

松平肥前守殿

〔鹽尻三十五〕享保二丁酉南京廣東の船八艘長門豊前肥前等の海上に漂泊し物伺がましき體なりしかば所々より關東へ申せし仰に依て大銃を以て驚かさしむ八月退散又翌戊戌春より異船數艘西海に浮留る砲を放是を追ふに暫く退て又集り泊る小倉の小笠原家より啓して追船の事を請へり二十匁筒三十匁筒を以て地方十七八間にて打せ可然船打破り人を殺すに至らざる

樣に計らふべしとなり、但國人に害ありとも、船退かば可なりと關東の有司命ぜられし、小笠原家より重て申遣しけるは、鐵砲の間合、其命の儘にすべけれども、海上心のごとくならじ、只見合て放つべしと云々、清船の所在は、洋中とて浪殊に荒くして漕寄にくし、四月十六日風止海靜なりしかば、長門肥前及び小倉の家人心を合せて、大船に兵具をして後に扣へ、小船一艘に、足輕二人、水主二人乘て、鐵砲各二挺、二十匁筒三十匁筒其間五六間計にして放つべきよし令して、百艘餘押寄せ、大小銃を放つ、玉數凡三千餘、清船あわて騷ぎ、各先に船を出し退くに、人多く打れ死傷數なく見へし、去る儘に、數艘の大船、一時に退散せり、此趣き急ぎ關東へ啓せしかば、松平民部少輔、松平肥前守、小笠原右近將監の三家へ奉書をなし下し給ひぬ、去月十六日、唐船追拂候義、達上聞候處、今度鐵砲打拂候致方宜、被思召候、自今以後、漂流之節も、此通に打拂可申候、右之段渡邊外記より可申渡旨被仰出候得共、外記義、今度三領之內不罷在、長崎へ相越候義は難成に付、當地に於て申渡候、

五月

私云、渡邊外記は清船追拂に付、關東より三領へ下し給ふ御目付故なり、

彼清船我國を伺ひ來るに非ず、兵亂を避て逃來り、海上にやすらふさまなり、其人みな勇氣なく見へしとぞ、

〔享保集成絲綸錄三十五〕享保十一午年九月

一近年唐船漂流之沙汰無之候得共、打拂之義、彌以前々申達候通、別而無油斷可被相心得候、

一唐船漂流之刻、拔買筋之船に相見え申候へば打拂之儀、兼而申達候通可被心得候、併打拂候而も出帆不仕候へば、船具等に而も打損じ出帆難成義も難計候間、左樣之節は二三日も樣子見合、船を寄せ、彌船具等を損じ、出帆難成趣に候得ば、長崎に送り候樣可被仕候、

一打拂之刻、出帆仕候得ば、先達而申達候通、打拂之義見合、尤少々は追懸ケ、長く追懸け申義は無用ニ可被致候、

以上

九月

松平出羽守　松平大隅守　松平丹後守　松平長門守　細川越中守

松平筑前守　小笠原遠江守　土井大炊頭　松平主殿頭　松平肥前守

松平周防守　龜井隱岐守　大村伊勢守　毛利讚岐守　五島大和守

歸化

〔長崎志五〕黃檗山唐僧歷任之略記

八世　悅峯童禪師　寶永四年繼席

貞享三丙寅年渡海

〔長崎志五〕唐僧開場　禪宗臨濟派

東明山興福寺　元和六庚申年建〇中略

七代　竺庵　享保八年渡來、在住十二年、同十九年、黃檗山第十三世繼席ト成ル、

國人漂流

〔長崎港草七〕日本人異國漂流雜記

前段ニ記セシ伊勢ノ者送リ來リシヨリハ、廿餘年以前、寬文ノ初メ、長崎稻佐村ノ浦人二人、小舟ニ乘テ五島ヘ行ントテ、沖灘ニテ逆風ニ吹流サレ、大宛〇卽臺灣ニ漂ヒ著ヌ、折節長崎渡海ノ唐船ニ送ラレ歸リヌ、同ジク薩摩ノ船十餘人、廣東ノ雷州ニ、漂流シテ數月ノ後長崎渡海ノ唐船ニ送ラレ來リテ、本國ヘ歸リヌ、

〔增補華夷通商考三〕大宛タイワン、或臺灣、又二名アリ、東寧トウネイ、塔伽沙谷タカサゴ、島國也、

〔長崎志十二〕廣東船ヨリ薩摩之者送來事

一元祿元戊辰年六月十五日、八拾八番廣東出ノ唐船ヨリ薩摩之者拾人送來ル、此者共洋中ニテ大風ニ逢ヒ、廣東地方ニテ破船セシ處、官府ヨリ帝都ニ奏聞シ、勅許有テ日本ニ送屆ベシト被申付、此度送來レリ、御吟味ノ上薩摩ニ被相渡、此唐船歸帆ノ節、米三拾俵薪水、肴野菜等ヲ與ヘラル、

高州船ヨリ薩摩之者送來事

一元祿五壬申年三月五日、拾番高州出ノ唐船ヨリ薩摩之者十一人送來ル、此者共去々午十二月、洋中ニテ逆風ニ逢ヒ、廣東雷州府ニ漂著セシ處、官府ヨリ帝都ニ奏聞シ勅許有テ日本ニ被送屆旨申付ラレ、去年七月、高州ヨリ出船セシニ、同八月、福州ノ海山ト云所ニテ大風ニ逢ヒ破損セシ故船修覆等ニ滯留シ、當年正月二日、海山ヨリ出船シ、寧波普陀山等ニ船ヲ寄、三月五日、當湊ニ著船セリ、御吟味ノ上薩摩ニ被相渡、此唐船歸帆ノ節、粮米百俵與ヘラル、

〔長崎港草七〕奧州南部人漂流日錄

寶曆元辛未十二月廿日、唐船ヨリ奧州南部ノ者六人送リ來ル、船頭鄭青雲黃福トモニ日本詞ヲ知ル者ナルニヨリ、通辨ノ爲差添ラレ、十一月六日ニ寧波ヨリ出船シ、十二月三日天草島ニ漂著シ、當日長崎港ニ入津セリ、厦門海防廳許氏之咨文一通、寧波府勸縣黃氏之咨文差添、返翰ヲ需ム、此旨江府ヘ言上アリ、關東ノ下知ヲウケ、鎭君菅沼下野守廻咨二通遣ハサレ、荷主信公與ニ米七十俵、鄭青雲ヘ三十俵、童天榮ヘ二十俵、黃福ヘ三十俵相與ヘラレ、申四月七日歸帆ス、同四月十四日、南部ヨリ使者來リ、六人ノ者連歸ラレケル、○中略

南部大膳大夫領分奧州盛岡郡

禪宗　白濱村船頭　又五郎　未五十二歲
同　同所水主　伊七郎　未廿五歲
同　同　五兵衞　三十七歲

私共儀、去午十一月國元出船、難風ニ遭、唐國福建省江漂流仕、當未十一番船ヨリ相送ラレ、十二月廿日、御當津江著船仕、翌廿一日御役所ヘ被召出、蹈繪、漂流之次第、一通御吟味之上、揚リ屋江被遣、猶又段々御吟味之節、委細申上趣如左、○下略

〔臺灣漂流記〕寶曆七年丑九月

稻垣攝津守樣領分志摩國布施田浦船頭小平次船、難風ニ而臺灣國江吹流され、福州幷南京江送り被渡、寶曆九年卯閏七月志摩國江致歸國候口上一件之扣、

一志摩國布施田浦船頭六人乘、大坂荷物品々積入、九月上旬出船仕候而伊勢海島浦太尾崎と申所迄乘込候處、十五日寅之刻計り、大雨風吹落、何方とも不辨吹流され、○中略

一廿一日めに大灣國の城下をはなれ、夫より二十里海船に乘り、又至極難所なる山道にかゝり、五十日程は山の中計り通り申候、夫ゟ漸々里道江出、城下六ケ所罷通過候て此所ニ泊り候、○中略夫ゟ川々澤山御座候、又所々ニ城々多く御座候、廣原へ出候而、七八十日過夫ゟ船にて福州の湊へ著仕る、寅正月ニ而、日ハ覺不申候、

一寅の正月上旬著仕る所々にて世話ニ預申候、此所ゟ格別ニ前々の國々とは違ひ、日本同樣に覺申候、宿々にても馳走至而太切ニ致吳申候、福州を罷去、十一月の末に南京へ參申候、二里三里づゝ、參候故、道中殊の外隙取申候、八九十日相掛り申候、○中略

一三月十日、私共三人共に俄に御役所へ被召出候由にて、相さわぎ申候、十日の朝、役人方大勢相ならび、中段に居られ候人、通辭役江何やら沙汰付候得ば、則通辭私共へ向ひ、嘸二三年以來國

はなれ、さま〴〵のなんぎ致候間、國元ゆかしく可ㇾ存間、船のよそほひ出來ニ付、日本國送り屆候間、當月廿三日出船の心がけ致候樣との御事ニと申ニ付、三人共に平伏通辭へ是まで不ㇾ寄ㇾ存御厚恩の程申つくし難く、ありがたき仕合と御禮申上候得ば、また通辭其旨申上候得ば、上役人乘何やら御申、ときりニ落涙にて御座候、其時通辭始メ一同みな落涙にて御座候故、何事か相分り不ㇾ申所に、暫く過て通辭申候は、其方共は運つよく二度國江歸候所、相果候三人の水主共は國元に妻子も可ㇾ有之に、不便成次第也との仰のよし承り候と、三人共に大聲を立泣申候、不ㇾ思不ㇾ知大聲出し、面目も無御座候、是を存候へば、慈悲ふかき國かと存候、〇中略

一南京出船の日、唐人ゟる人の分は不ㇾ殘酒さかなな持參にて、四百人餘送りに相見へ申候、〇中略五月廿日長崎江著仕候、以上、

寶曆九年
卯五月

三ヶ取浦
水主　吉右衞門
權　八
船頭　小平次

右三人の者共、卯五月三年越に而長崎江歸國郡御役所江被ㇾ召出候御吟味の上、船中餞別等不ㇾ殘御改御取上ケ被ㇾ成、〇中略

一小平次船六人乘りの內、水主貳人は海中にて相果、一人は大ワン國にて相果、殘り船頭小平次、水主二人、以上三人無相違歸國仕り、此者共一生船乘候事難ㇾ成旨、御役所ゟ急度被ㇾ仰付ㇾ候、

〔長崎志續編八〕明和五戊子年

一唐國或ハ外國ㇾ日本人漂流シ、入津ノ唐船ヨリ送來ル時、官所ヨリ咨文到來ストモ以後返翰ハ不ㇾ遣旨、館內諸船主ㇾ被ㇾ命之、

〔視聽草四集十〕韃國ヘ漂流仕候奧州松前之者三人口書　松平石見守

松前若狹守領分奧州松前突蒔村金右衞門悴
孫太郎　巳三十三歲
同人悴　安次郎　巳十八歲〇略中

一向宗

同宗

私共儀、韃國ヘ漂著仕候處、當巳二番唐船より送來候ニ付、踏繪被仰付、國元出船積荷物之品幷漂著之次第、韃國又ハ唐國逗留中之始末、委細有體可ㇾ申上旨御吟味ニ御座候、〇中略

漂流人連渡候唐人共吟味仕候口書

具供王局已二番南京船主沈敬瞻等切敬船上護送貴國雄民三人前來、茲傳令通船人衆喚至公衙、卽蒙查詢緣由、俱謹領悉、今所護送之孫太郎等三人本係貴國松前人民、原船三人于乙卯年六月欲要駛船撈海帶、距于仝月十二日靠晚時候颶風暴發、折壞桅舵、隨風漂蕩、于仝月十九日漂到韃子國吉林屬下伊皮韃子洋面、衝壞船身、捨上瀕海岸上、停留三日、方始尋著人家房屋、該處人民救護、于丙辰年八月時令、吉林起身遞解到北京、乃于本年正月初三日押解到乍、卽日示仰敬等局商王履階、加意安置、留心撫養、令其回國等因奉命之下、打點房屋、安排食劑、置備衣服、被褥等、供給布置、卽于仝月十五日在衙門、囑咐此番洋船携帶雄民、送回貴國等因、是以將此三人携領下船、于二月初五日由乍開船、平安到港、而卸押解之責、其該人氏唐山居停之日、留心撫養、並不敢勸誘邪教等事、以上所供情由委屬實情、爲此具供、

上

覆

寬政九年二月

已二番南京船主沈敬瞻印

財副　孟涵九印

清人漂流

〔寶曆集成絲綸錄二十七〕延享四卯年五月

御勘定奉行江

先達而被相伺候、岡田庄大夫御代官所、日向國細島湊江唐船漂著有之節、番船引船秋月佐渡守方より差出筈候得共、東北風之節は、佐渡守領分より渡海難成に付、右之節は延岡より番船引船等被差出候處、此度所替被仰付、內藤備後守領地に成候故、自今備後守方より番船引船人數等差出候儀是迄之手宛被致置候趣承合候樣備後守江申渡候間、可被得其意候、

服侍　王兆龍印
同　夏六印
總管　林開祿印
水手等

牧野備後守江

〔巡海錄〕寶曆癸酉〇三年　冬十二月、南京商船遭遇風難、飄到八丈島、島長發舟救渡、而舍房給糧、明年甲戌三月、具狀轉奏東都、聖朝宵旰之餘、愍恤遠人、於是議移送長崎、轉回唐山、八丈島豆州所理也、知尹山本公奉命督護送之事、余〇關君長假書記執楮墨之役、故敍其事云、

癸酉冬十二月十日、南京商船飄至八丈島、乞紙筆書示曰、船是唐山、要到長崎去的、在唐山、十一月初八日開船、到十八日、遇大風、失去舵桅、順風吹到此山、此地可有大鐵錨否、若有即送下船、

島長曰、無、

船主高山輝程劒南曰、本船在洋日久、米水全無、懇祈貴地單給賜、則感不淺矣、

一水五俻　一米二十斤　一菜二百斤　一酒二桶　一大根菜二百斤　一魚五十斤

寶曆三年十二月　日

廣南船主高山輝程劒南

島長曰、日本伊豆國之附八丈島、孤島而萬品不足之地、米穀殊乏也、併價之際限有之者、凡搜求島中民家可送也、

當島與伊豆國離於陸地二百餘里也、本船自是長崎可有開船哉、宜可有裁斷也、

八丈島役人

寶曆三年酉十二月

同月十一日、兩船主上岸、

南京難商高山輝程劒南爲泣訴苦衷、哀懇救事、切山等係唐山南京人民、壬申十一月在唐合發本船、賚帶余德輝名信牌一張、往廣南置買沈香藥材白糖等貨、裝儀滿船、于癸酉年七月初八日由廣南開船、前往長崎貿易、因洋中風汛不順、七月二十八日無奈轉回唐山、暫泊普陀守風、直至十一月、于普陀開棹、復往長崎、不料運命多蹇、于十八日洋中狂風大颶、打斷正舵、折去大桅、巨浪沖天、船將沈沒、命在須臾、危險異常慘傷極矣、無奈捨貨物八百餘包、庶得船輕浪浮、隨風漂流、痛哭之聲晝夜不歇、狼狽苦狀、筆難盡述、今幸于十二月初十日漂至貴地、荷蒙島長仁慈垂憐救護、通船人衆得賴全命、今實再生之日、永感不朽矣、

南京難商高山輝程劒南

寶曆三年十二月　日

〔天明集成絲綸錄四十五〕明和三戌年三月

從前々唐船漂著有之節は、其所之御料私領ゟ長崎表江引送、右漂著唐船、長崎江引送候迄之間、唐人粮米鹽味噌薪、其外諸入用引船賃等、長崎ゟ相渡來候由に候得共、破船難船に而荷物海失、或溺死等有之節は、重而災難之事に付、於長崎表も爲手當、定之外商賣等も申付候事に付、船損荷物、海失有之程之難船破船等は、取揚荷物に懸り候入用之分計、長崎奉行所ゟ請取之、其餘之諸入用は、其浦々所役に可致候、勿論右入用請取方相滅候迚、麁略之取扱無之樣可被申付候、尤一ト通リ之漂著船は是迄之通、諸入用長崎奉行所に而吟味之上、相當に相渡に而可有之候、

右之趣九州筋國々、御料は御代官、私領は領主地頭ゟ可申渡候、

二月

右之通可被相觸候

〔長崎志續編八〕明和五戊子年○略中、

一野母村、高濱村ハ、長崎港ニ程近キ場所ニテ、唐船通リ筋ナルヲ以テ、汐繋リ風波等ノ節ハ漂著ニ不相成、椛島村、川原村、茂木村等ハ長崎ニ隔ル故、此方ニ唐船卸碇ハ可レ爲漂著段被議定之、

〔崎港商說三上〕臺灣船之唐人共申口

一私共船之儀ハ、福建之內臺灣ニ而仕出シ、唐人數三十七人乘組候而、去年九月十二日ニ彼地致出船、罷渡リ申候處ニ、洋中風不順ニ御座候而、數度乘リ戻リ、漸當正月十日ニ普陀山迄乘リ參リ、風體仕同廿二日ニ普陀山ニ出帆仕罷渡リ候處ニ當湊沖ニ而逆風ニ逢、直ニ乘入レ申儀難成、無是非同晦日ニ肥前之內椛島と申所江碇泊をおろし申候得ば、早速警固船被差出、稠敷御守、挽船を以、今日御當地江御送リ屆ケ被成候、右椛島江漂著仕候ゟ外、日本之地他所江曾而船寄せ不申候、本船頭吳因生、脇船頭丘變觀、共ニ今度初而罷渡り申候、乘渡リ之船ハ四年以前之三十八番船ニ而御座候、然バ兩船頭共ニ丁酉年三拾八番臺灣船頭劉元修と申者と、元商賣仲ケ間ニ而御座候處ニ、劉元修、戊戌年御當地ゟ信牌を領し、臺灣江罷歸り候節、洋中ニ而風波强ク、本船幷楫等を損じ、漸臺灣江乘り入申候處ニ、劉元修船中ゟ病氣差起り、今に全快不仕候故、船を仕出シ申儀難成、本船を私共方江引渡シ候ニ付、船修理幷船具等を仕替、去年七月彼地出帆之支度仕候處ニ、劉元修商賣仲ケ間杜京觀と申者欲心を起し、劉元修所持いたし候信牌を盜取、他國江逃去リ、行衛相知レ不申候ニ付、數月差滯リ、渡海延引ニ罷成候、私共儀、信牌を所持不仕候而ハ、來朝仕筈ニ而無御座候得共、既ニ荷物積込申候故渡海相止リ申候而ハ、本年空ク成

候ニ付、可仕樣無御座、右之段爲可奉訴、此度罷渡リ申候、次ニ大清之儀、諸省共ニ彌靜謐之段、普陀山ニおゐて傳承申候、且又臺灣前之總兵姚氏、去年三月ニ廣東之提督ニ被致昇進、其代リ新總兵歐陽氏在任ニ而御座候、去秋ハ臺灣表米穀豐熟いたし、諸民悅申儀ニ御座候、此外異說無御座候、

〔清商筆語〕王使下到、特奉王命撫循爾等唐商、謹守國禁、勿敢致不法、

子　二月八日

風說定役

唐通事目付

唐通事共

蒙王命撫循、有費台神、難商等感恩無既、謹遵國法、惟命是從、

具呈南京船主沈敬瞻爲祈轉啓事切、難商于上年十一月間起身、不料中途遇颶、宕洋半載、幸蒙神庇得至貴國、救命之恩、沒齒不忘、李商等離鄉半載、音信杳然、風傷之告、莫此爲甚、承諭、官命下始有歸期、倘程途遙遠、命下未卜歸期、難計未免遲延、切念長崎現有夥計船五艘、有館懇祈、大人先達長崎俾夥計船知悉、回棹時、得有口信到家、以免父母懸念之苦、故時哀懇、如蒙俯准、則感戴不止難商一人矣、

南京船主沈敬瞻

安永九年五月　日

特奉王命告爾等敬瞻以下、去歲十一月船發南京、遇海颶、漂宕殆半歲、幸到本邦地界、到長崎夥計船、未聞爾等消息、中心是悼、商等亦宜以無恙欲告知彼、官既命有司、因使處置、且告速送致崎陽爾得七十八人悉知國家恤窮之意、乃安焉、

敬等特蒙王命撫恤、不勝感激、難商切念開海以來、遇颶之船故屬不少、至于宕洋半載、罹遇颶風、不測

之期難逃此亦罕見之事皆因命舛時乖所致幸邀天眷得至貴邦始蒙救命既蒙給食種々隆情非紙筆可能盡述此恩此德再世不忘今又悉既命有司便達崎音感謝之至也但商等久客他鄉兼之人衆難流仰懇速賜歸途則感戴不止一人也此覆、

安永九年五月

謹稟者刻下本船水手等協同貴地民夫上船起貨其甘草山歸來俱在水中現在其味已出不堪收拾同蓑一樣甚臭況包皮繩索腐爛不堪則思起上無益望懇大頭目大人轉達王使俯令不必起上現有所撈者吶收拾洗洒速賜歸結早送崎陽則感不淺矣、

五月二十日　　難商沈敬瞻具

頃接來諭知悉政府俯准難商情詞通達崎陽使唐夥得悉便寄家音特蒙馳傳捧讀之下深感厚恩即家下聞知亦沾雲誼商乃傳同總管曉諭通船人衆使彼等亦叩恩渥今當申謝仰祈照鑒此稟、

五月二十六日　　難商沈敬瞻

顧寧遠

具呈南京船主沈敬瞻爲祈轉啓事切本船木料今日蒙諭別囑船匠折解一同收結以他船送去故屬恩典但折下之料俱是柴坏無由之物若以貴處破耗日工船費送至長崎商等斷然不安就論送到崎港登岸夫費皆係難商應出之項其數亦不少若以累千重價而買此炊飯柴薪普天之下無此愚人而況財東處難以剖白乞爲原諒以愚見論之如貴國有法不便陳留莫妙于去去海中爲上計仰祈轉達王使因准所求則感不淺矣、

安永九年六月　日　　船主沈敬瞻

總管林天從

官命奚到爾唐商沈敬瞻等七十八人並所起上諸貨由國船二艘一齊送崎矣至于漂宕本船損壞不堪用別覓船匠一々折解把前所申六件之物及合船板木一同收結以他船送去現今船中沙水浸入所有腐敗藥貨令爾等鑒察洋中放去官命至意爾等切宜體審感國恩誠其所也右告、

頃承尊命將用貴地大船送商等七十八人並所取貨物一併載往崎陽披讀之下深感貴邦體恤遠商仁施宇內無以加于此矣不但敬等感激嘟恩即唐山財東亦蒙隆貺于無既至于腐敗貨物洋中放去、聽憑主裁可也特此奉謝伏祈照鑒、

安永九年六月　日　　難商沈敬瞻

〔江南商話〕戶部德進奉行輯

文化五年戊辰冬十一月念七日異國船一隻來繫于吾土佐國安藝郡奈良志津浦吏速發小船就問其所從來江南省蘇州府太倉州崇明縣商舶見放太風漂到于此云因飛報以具告府下即時郡浦二司星夜往而指揮以引入室戶港訊其苦艱給米水焉奉行受國相令乃適應接之而其徒頗鄙賤不知文字寫字多誤殆不可句反復探討纔得其大意耳今輯錄其應對之語題曰江南商話、

十一月三十日春行始乘唐船、

余曰兄等在洋遭風飄到此地其際艱苦眞可憐耳雖然通船十三人起居安穩收入敞港萬幸々々、

又曰兄等姓名如何今年幾許何處人爲僕示之敢問范廷周即出江南所給印牌示之、

船戶郁長發　　崇明縣人　　舵工范廷周年五十八歲面有鬚崇明縣人、

水手郁瑞芳年二十七歲面未鬚崇明縣人　　揚三規年二十九歲面未鬚上海縣人、

錢永林年四十二歲面未鬚崇明縣人、　　吳壽林年三十歲面未鬚吳松縣人、

沈惠元年二十六歲面未鬚崇明縣人、　　黃正方年三十七歲面未鬚崇明縣人、

陳桂元年三十八歲面未鬚崇明縣人、　　施友才年五十七歲面有鬚崇明縣人、

秦錦方年二十四歲面未鬚崇明縣人、　　曹正寶年二十一歲面未鬚崇明縣人、

楊阿三、年二十四歲、面未鬚、上海縣人、
倪萬周、年三十六歲、面未鬚、崇明縣人、
以上在船舵水通共十三人

嘉慶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給〇略中

十二月初一日以下舂行乘座與范庭周筆語

余曰、足下之主家所在、及姓名如何、船有幾隻、

范曰、我船板主郁聖蘭在崇明縣、船有十一隻、郁長發、郁長順、郁長太、郁有茂、郁長興、郁長生、郁長增、郁長裕、郁祥順、郁合發、多自聖蘭之船戶、一船一名郁家者船多自山東生利、又曰、長發七百七十二號、長興七百七十三號、長利七百七十四號、

余曰、足下開棹港名如何、范曰、上洋名吳松江、

余曰、往山東至何府買何等物、范曰、至萊州府、辦油荳猪肉等、併買花合桃醃等物、〇略中

謹啓

邂逅數日、甚仰慕諸君之風采、未嘗傾刻忘于心、何喜如之、今僕歸于府城、然再會無期、各爲天涯之人、唯寄朝雲暮雨之想耳、茲出紙許多致之、案頭眞薄物何足言、聊以表別意、若笑納之、亦以爲幸也、戶部春行頓首頓首、呈范君船窻下、切謂敝港春寒猶力、諸兄順時珍嗇、以副鄙意、

范曰、我船二月回家、吃求大人來一信可也、在船上立望、又曰、古年後新正來也不來、余答曰、今僕當遠離、借毫代舌、書不盡言、別情不可言、他日相思、慮逢夢裡、雖然僕若與諸兄等之事、可得而再會、亦未可知也、余將出乘小船、唐人等各起拜、遂揖別、

〔長崎志 續編 八〕文化六己巳年

一隅州屋久島漂著之唐船、去十二月薩州家臣大橋八十郎、當地ニ向ヒ護送ノ處、警固船ハ乘後レ、

當三月十一日當港ヱ入津ス、依之唐人御役所ヱ被召被遂吟味之處、江南省大倉州船頭崔惠先

ヲ始前々ヨリ日本ヱ渡來リシコト曾テ無之、拾九人乘組、去八月十八日上海ヨリ船ヲ出シ、同十月四日山東ヱ趣、大豆米ヲ積請同廿日歸帆之處、於洋中逢逆風、帆柱ヲ折リ、本船上ハ廻リ破損シ、數日漂ノ處、同十一月十九日地方ニ吹付シカバ、早速番船警固同廿五日同國安房村ヱ挽入ラレ、水薪粮米魚野菜、且ツ材木等追々被給賜、大帆柱ヲ造作シ、本船所々修理ヲ加ヱ、同十二月十七日役人附添被挽送ノ處、風波烈ク、挽舟散々ニナリ、所々ニ漂ヒ、當二月廿九日再ビ薩州山川ヨリ挽送ラレ、今日當港ヱ著船セシ旨申之ニ付、船住居被仰付在津中人數ニ應ジ粮米薪等被與、尙又洋中爲粮米、米十八俵被給與、三月廿九日出船歸唐ス、

〔送艘錄〕文政十年丁亥正月七日、江蘇元字壹伯六十八號蔣元利商船一隻、漂來本州浦戶港、詳于時余〇森本參、稱ニ東三、承筆談之命、夜踰鬱坂南走、寅刻到浦戶、到則諸官既臻、互相酌議、尋儒員箕浦才七、亦以筆談來會、先是難人寫字示士人、

江蘇元字壹伯六十八號蔣元利商船

本船于去年十一月十六日、江南放洋、往北貿易、遇逢西北風盛大、遇難飄到此地、

本船水手十六名、虔日柴米水短少、

不知此地甚麼貴國

未知上邊可有廟否、如有廟、我們有大願在、上去燒香、此地本船不安、

明天安妥

八日黎明投書

筆

爾們十二名、于去年十一月放洋、偶被颶風狂奔、飄到此地、度日柴米水短少、如給付之、則速取水路而得還故國乎否、

二當作"六"初土人告官所曰船上見"十二人"況未詳"ス爲"六故誤認"

代

我們在"船人十六名"于去年十一月連日大北風遇難"飄到此地"短"少柴米水"現今北風當林"萬里程途"難"以回"國總要等"南風當林亦可"回"國"還求爾們本船抛"在此地"不"好"安"身總要放在安船之處"要緊"

我們遇"風時許"大願在"身"如若岸上有"廟"即可"上"岸還愿燒香"要緊"

午際官議相決"余們上"異船"

筆

爲問爾們江南何州何縣人"十六人名姓要"記"之"

代

舵工王玉堂　蘇州府南通州人民
代駕彭耀曾　同
水手高鳳群　同
趙斌　江南上海縣人民
俞鳳群　同
張扣保　同
吳貢廷　同
卞錦堂　同
高華廷　同
彭大乾　同

以上共十六名准

筆

地方有"港衆船所"輻湊"唯恐港口尤淺"船脚入"水幾尺"

代

本船進"港"入"水六尺"

如淺不"能進"口

余們回"棹上"岸報"事狀於"是吾水手以"水鉈量"之深八九尺"余們再上"異船"

筆

日晡所引"船者到來

代

港口水下"可"有"石頭"

筆

無"石頭之憂"

余時問"水手們"曰"有"暗礁否"對曰"無"

余將"還難人自起"碇"余復顧"示如"左"

待"吾方水手等來"可也

代

准"待"爾們水手等來"可也

筆

憐"爾遇難"進"港在"安處"待"風順而歸"送本國"唯收"篷帆岸上"開船之日還"之"

進港之後不"許"上"岸預領"其意"可也"

雜載

代

本船總尊貴語可也

進港之後、舟帆收上岸去可也、

〔二邦達志錄〕秦和鼎識

寛政己酉冬十一月、南京商船遭颶漂著于藩羽根浦、〇土佐國安藝郡官命有司監護之、又漂到于紀大島、紀有司檢之、藩有司在焉、廼與藩謀、具狀以聞東都、東都命藩護送長崎、臣和鼎與焉、庚戌四月十七日、與諸有司登南京船、船中凡七十七人、僅朱鏡一人耳、後別在各舟、不能數見切問爲恨矣、聊記一時筆語以比雞肋、朱鏡字心如、號蘭坡、杭州人、

名刺

土佐國醫官一圓和鼎、字君實、號東海、又號九皐、俗稱省菴、本姓秦氏、今稱之世以醫仕於藩、

稟

兩國相去不啻辰參、貴船漂泊艱苦可知也、方去歲漂于弊藩、不佞和鼎遽承朝命、從諸有司護送貴船、私心悅謂此役也接貴邦清儀、覩先聖遺俗、千古一時、愉快如何哉、治裝將發、則忽聞又漂不知所往、不佞愕然自失、望洋數日、何知寄在此境、錦帆無恙、乃不揣其載、万今而後、得親接光儀、摳承起居平安之狀、喜歡何止、喜歡何止、伏惟他日飽帆張風、一瞬千里、送至崎陽、萬望强食安寢、勿微勞尊念、

朱鏡

復

僕等蒙國主之恩、船中之人無恙矣、此申謝、

來諭

僕有一人現患病、屈醫伯來本船、一看爲要、

稟

昨來失問訊、幸足下無恙、欣喜々々、承諭、舟中有一病夫、爲足下憂、不佞賤工無滌腸之技、不堪粗汗、罹職在此、請速診候、

復

僕之從人夏兆寧、身體發熱、心中飽脹、不飲食、滿身疼、祈足下一視、乞賜劑勞神之處、統謝不一、

朱鏡

別有林天順者、病不能行、屈駕去一看、

林天順病有月餘、腹中不饑、多日不飲酒、頭疼欲忘、略吃粥、卽頭疼不可解、宜速治之、

秦和鼎

稟

二生之病、二便如何、

朱鏡

復

夏兆寧昨日起至今日兩便未解、林天順兩便通利、

秦和鼎

稟

既診二生、見證雖少異、皆温邪犯胃所以致也、夏生先與調胃承氣湯、調護以不換金正氣散、林生則投不換金加木答而可、

復

望卽藥可也

朱鏡

〔救令類纂初集　百〕寛文十二壬子年三月

覺

一唐船貨物代銀之義、近年金壹兩之兩替銀五拾匁に而雖遣之、唐人持渡兩替銀高直に付而迷惑之由訴之候、向後銀子に而賣物代可相渡事、

附若唐人金子望輩於有之者、可任其意事、〇中略

右之通從今年於長崎可申付候間其趣存候樣に京都大坂堺町中可被相觸之者也、

三月三日

永井伊賀守殿
石丸石見守殿
彦坂壹岐守殿
水野伊豫守殿
渡邊大隅守殿
島田出雲守殿

〔和漢寄文四〕唐船江游付候日本人を召捕差出候唐船主江御褒美被下候謝啓

伏以惠風和暢、物舒向暖之榮德澤遐敷、人慶清平之樂、輸往來貴國素沐懷遠之仁、凜遵法紀、然亦分內之宜、玆雖不黨奸惡、實本心之輸誠、今蒙格外恩賞、頒賜白鏹百版、浩々洪恩感激無既、愈當益加恪守國法仰體寸誠報載矣、謹此叩謝、臨啓不盡惶悚之至、

第十八番臺灣船主周元輸頓首百叩

右和解

伏而おもん見れば惠風和ぎみちて物は暖に向ふの榮をのべ、德澤遠く敷て人は清平の樂を慶ぶ、私儀貴國江往來仕元より懷遠之御仁德に沐し、謹而御法を守候儀は分內當然の事に而奸惡之輩に不組は本心之誠を盡し候迄之儀に御座候處、今度格外に御恩賞を奉蒙、白銀百枚被下置候段、廣大之御洪恩感激仕儀限無御座候、此上は愈以御國法を愼み守り、天地と均き御恩を聊奉報度奉存候、依之謹而奉謝候、啓を差上候に臨て、惶恐之至に不堪候、

譯者　彭城藤次右衞門

〔外國事件書類雜纂十一〕渡唐之琉球人致上國候付、在唐中之次第別紙二通之通申出候間、相添此段申越候條、可被達貴聞候、以上、

辰〇安政三年七月二日

島津豐後殿
島津藏人殿〇略中

新納駿河

年番通事

覺

一去々寅年進貢謝恩兼務之使者に而渡唐被申付、十月六日那覇川出帆、同九日台と申外山見掛、同日碇海汐掛、同十日同所碇を起、五虎門汐掛、同十一日同所碇を起、怡山院著船、唐大平之段承申候、〇略中

一去々年上京之儀、賊亂未相鎭、進貢使上京之道路差支候間、通路相成候節、上京被仰付度、福建總督ゟ及奏文居候間、此旨承候樣、海防官ゟ在唐之存留江前以被申渡置候付、通路筋被相替候而も、年內上京朝見之勤被申付度、願立候處、賊氣未靜候、付而は容易上京難成、其上總督ゟ奏文之勅答も未到來無之に付而は、是非相待候樣、海防官ゟ被申渡、追而兵を用之省分、未肅清無之、若道を續り上京被申付候而は、仁愛之道不相叶候間、此度之進貢使上京不致樣勅諭之段、布政司ゟ被申渡候付、使者役々阿口通事共江も致吟味、此節之儀謝恩慶賀等之表章幷獻納物等有之、常例之進貢と茂相替事候間、間道ゟ上京被申付度趣、總督撫院ゟ及奏文候付、去年二月至十五日は、彌右奏文之通勅許有之候間、日限被申渡次第、無支度出立候樣海防官ゟ被申渡候、

附

勅書幷例式賜物且私大夫以下末々江例式賜物及奏文被差下置候間請取候樣海防官ゟ被申渡候付、先以布政司方江格護に而北京之勤相濟候上請取度趣願出候得共、許容無之に付、相請取申候、○略中

一五月十日諸衙門辭館離驛、登船仕候、

一同廿一日五虎門出帆仕候處、風不順有之、琉球之樣難乘行、今月四日山川漂著、同八日同所出帆、同日御當地上著仕候、

右之通唐往還幷勤方等之次第如斯御座候、以上、

辰六月　　久手堅親方印

〔有所不爲齋雜錄二十七、弘化三年○略中

同○通事　唐大

其方儀都而唐人共へ私之懇意ヲ結、音信贈答イタス儀御國禁之段ハ乍辨在留唐人共ト懇意ヲ結ビ、商賣方、其外等之世話致シ遣、爲謝禮唐船主共ヨリ持渡之品銀札等貰受、殊ニ右銀札唐館持出方ニ差支ル迚、同勤神代德次郎ヲ賴品物ト引替貰ヒ、又々唐人共任願其筋へモ不申立、願書案等認遣、剩俵物取替渡等之臨時願書案取調方之儀、唐人共ヨリ賴受ル由ヲ以、右大意書取、德次郎差越、漢文ニ取直呉候樣申聞ルヲ、如何之儀ト乍存同人ハ平日商賣方直組其外之儀ニ付、世話受、斷ニモヲヨビ兼ル迚、右草稿認遣、又ハ一己之存附ヲ以、右願書類四郎大夫へ及相談、尙表立差出後品能評議致シ呉候樣同人へ賴遣段、通事之身分、旁不届至極ニ付、於唐人屋敷門前獄門可申付旨、〔撰要集法度〕開說、橫濱開港以來、或有未盟國民、私附同盟國民而來者、清國人最爲多矣、間有擅開舖店、以營生業者、況有困乏無告之徒、詭謀百出、以害同盟國民、不爲不少等由、甚爲不該、本當逐名查問、

肅愼　靺鞨

趕回本國、只怕該輩、一旦進退維谷、呼籲之聲喧起、亦覺不忍爲也、蓋觀天下萬國大勢、互相交通、往來之便、一時寓于開港之地者、隨處隨有、此固理之所致、目下常事也、故照萬國公法、從權默許、該人民等、寓居本港、如有孤客子然一身、冒涉萬里滄海而來、無如仰遵其國法令、靠依無門、孤掌難鳴者、宜垂仁政、普加憐恤、至如奸徒刁民、犯法背教而害良民者、應照國律嚴行懲治、汝等未盟國民、各須洞悉此意、兢々遵守、決勿有誤、此諭、

丁卯○慶應三年　十一月

凡清國籍民、來住于本港者、無論何等身分、本月初一日爲首、限三十五天內、必當親來投名于本公署圖籍、以得名牌、而遵我法令、受我保護、無此牌者、發覺之日、嚴行處治、槩不寬容、各須體會此意、

丁卯十一月

名牌費開列于左、

每名鷹洋十五員　買辨商人　　每名仝七員　家僕工人

每名仝三員　夫子無傭主者

附肅愼　靺鞨　女眞　刀伊

肅愼ハ、一ニ挹婁ト云ヒ、又靺鞨ト云フ、後世ノ女眞ハ正ニ此地ニ當ルト云フ、後一條天皇ノ寬仁中、我國ニ來寇セシト云フハ、卽チ女眞ヲ稱セルモノニテ、後ニ女直ト改メ、國號ヲ建テテ金ト云フ、

〔大日本史二百四十三外國列傳〕肅愼、或謂之靺鞨隋書去陸奥宮城郡治三千里、在多賀城西北多賀城碑其他大抵與蝦夷近接、欽明帝五年、肅愼船至佐渡島御名部碕、淹留不去、春夏捕魚爲食、其人言語不通、島人以爲鬼魅、畏不敢近、因縱行鈔掠、稍移就瀨河浦、飮水中毒、死者殆半、其骨積於巖岫、俗呼其處曰肅愼隈、齊明帝四年、越國守阿倍比羅夫討肅愼而歸、獻生羆二、羆皮七十枚、五年、比羅夫率舟師一百八十艘、討蝦夷、降之進擊肅愼、獲四十九人而歸、〔日本紀及本書一說○中略〕初靺鞨有七部、其二部曰粟末、曰黑水、皆附高麗、

粟末靺鞨、姓大氏、後爲渤海、渤海自有傳、黑水靺鞨爲女眞、金史

〔倭名類聚抄 四音樂〕高麗樂曲　新靺鞨 靺鞨二音末曷蕃人出北土、見唐韻、

〔史記 一五帝〕虞舜者、名曰重華、○中略唯禹之功爲大、○中略南撫交趾北發、西戎析枝渠庾氐羌、北山戎發息愼、鄭玄曰、息愼或謂之肅愼、東北夷、東長島夷、四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

〔古經題跋 下〕奧州平泉中尊寺藏

大藏經全部

奉納金銀泥一切經一部○中略

弟子苟資祖考之餘業、謬居俘囚之上頭、出羽陸奧之土俗、加從風草、肅愼挹婁之海蠻、類向日葵、垂拱寧息、三十餘年、○中略

天治三年三月廿四日、弟子正六位上藤原朝臣清衡敬白、

〔孔子家語 四辯物〕孔子在陳、陳惠公賓之於上館、時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惠公使人持隼如孔子館而問焉、孔子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愼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而無忘職業、於是肅愼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物也、以示後人、使永鑒焉、故銘其栝曰、肅愼氏貢楛矢、以分太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所以展親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所以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愼氏貢焉、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公使人求、得之金牘如之、

〔晉書 九十七東夷列傳〕肅愼氏

肅愼氏、一名挹婁、在不咸山北、去夫餘可六十日行、東濱大海、西接寇漫汗國、北極弱水、其土界廣袤數千里、居深山窮谷、其路險阻、車馬不通、夏則巢居、冬則穴處、父子世爲君長、無文墨、以言語爲約、有馬不乘、但以爲財產而已、無牛羊、多畜猪食其肉、衣其皮、績毛以爲布、有樹名雒常、若中國有聖帝代立、則其木生皮可衣、無井竈、作瓦鬲、受四五升以食、坐則箕踞、以足挾肉而啖之、得凍肉、坐其上令暖、土無鹽鐵、燒木作灰、灌取汁而食之、俗皆編髮、以布作襜、徑尺餘、以蔽前後、將嫁娶、男以毛羽插女頭、女和則持歸、然後致禮聘之、婦貞而女淫、貴壯而賤老、死者其日卽葬之於野、交木作小椁、殺猪積其上、以爲死者之糧、性凶悍、以無憂哀相尙、父母死、男子不哭泣、哭者謂之不壯、相盜竊、無多少皆殺之、故雖野處而不相犯、有石砮、皮骨之甲、檀弓三尺五寸、楛矢長尺有咫、其國東北有山出石、其利入鐵、將取之必先祈神、周武王時、獻其楛矢石砮、逮于周公輔成王、復遣使入賀、爾後千餘年、雖秦漢之盛莫之致也、及文帝作相魏、景元末來貢楛矢石砮弓甲貂皮之屬、魏帝詔歸于相府、賜其王褥鷄錦罽緜帛、至武帝元康初、復來貢獻、元帝中興、又詣江左、貢其石砮、至成帝時、通貢於石季龍、問之、答曰、每候牛馬向西南眠者三年矣、是知有大國所在、故來云、

〔日本書紀 十九欽明〕五年十二月、越國言、於佐渡島北御名部之碕岸、有肅愼人、乘一船舶而淹留、春夏捕魚充食、彼島之人言非人也、亦言鬼魅、不敢近之、島東禹武邑人採拾椎子、爲欲熟喫、著灰裏炮、其皮甲化成二人、飛騰火上、一尺餘許、經時相鬪、邑人深以爲異、取置於庭、亦如前飛相鬪不已、有人占云、是邑人必爲魃鬼所迷惑、不久如言被其抄掠、於是肅愼人移就瀨名河浦、浦神嚴忌、人不敢近、渴飲其水、死者且半、骨積於巖岫、俗呼肅愼隈也、

〔釋日本紀 十三述義〕肅愼人

後漢書曰、挹婁、古肅愼之國也、在夫餘東北千餘里、大平御覽四夷部、鬼谷子注云、周成王時、肅愼氏獻白雉、還恐惑、周公作指南車以送之、天書曰、五年十二月、有佐渡島肅愼人泊、其形如鬼、是月同島禹武邑人燒椎子欲喫、化爲二人相鬪、長一丈許尺歟、

〔日本書紀 二十六齊明〕四年、是歲越國守阿部引田臣比羅夫討肅愼、獻生熊二、熊皮七十枚、　五年三月、是月遣阿部臣、闕名率船師一百八十艘、討蝦夷國、(中略)或本云、阿部引田臣比羅夫與肅愼戰而歸、獻虜卌九人、　六年三月、遣阿部臣

闕名率船師二百艘伐肅愼國阿部臣以陸奧蝦夷令乘己船到大河側於是渡島蝦夷一千餘屯聚海畔、向河而營營中二人進而急叫曰肅愼船師多來將殺我等之故願欲濟河而仕官矣阿倍臣遣船喚至兩箇蝦夷問賊隱所與其船數兩箇蝦蜮便指隱所曰船二十餘艘卽遣使喚而不肯來阿倍臣乃積絁帛兵鐵等於海畔而令貪嗜肅愼乃陳船師繫羽於木擧而爲旗齊棹近來停於淺處從一船裏出二老翁廻行熟視所積絁帛等物便換著單衫各提布一端乘船還去俄而老翁更來脫置換衫幷置提布乘船而退阿倍臣遣數船使喚不肯來復於弊賂弁島（弊賂弁度島之別也）食頃乞和遂不肯聽據己柵戰于時能登池邊作須彌山高如廟塔以饗肅愼四十七人、

〔日本書紀二十九天武〕五年十一月丁卯新羅遣沙飡金清平請政、○中略是月肅愼（アシハセ）七人從清平等至之、

〔日本書紀三十持統〕八年正月丁未以務廣肆等位授大唐七人與肅愼（アシハセ）二人、十年三月甲寅賜越度島蝦夷伊奈理武志與肅愼志良守叡草錦袍袴緋紺絁斧等、

〔續日本紀八元正〕養老四年正月丙子遣渡島津輕津司從七位上諸君鞍男等六人於靺鞨國觀其風俗、

〔古京遺文〕修造多賀城碑

多賀城　去京一千五百里

去蝦夷國界一百廿里

去常陸國界四百十二里

去下野國界二百七十四里

去靺鞨國界三千里○中略

天平寶字六年十二月一日

〔隋書八十一東夷列傳靺鞨〕

女眞刀伊

靺鞨在高麗之北邑落俱有酋長不相總一凡有七種其一號粟末部與高麗相接勝兵數千多驍武、每冠高麗中其二曰伯咄部在粟末之北勝兵七千其三曰安車骨部在伯咄東北其四曰拂涅部在伯咄東其五曰號室部在拂涅東其六曰黑水部在安車骨西北其七曰白山部在粟末東南勝兵並不過三千而黑水部尤爲勁健自拂涅以東矢皆石鏃卽古之肅愼氏也、

〔大日本史二百四十外國列傳三〕女眞居肅愼故地東瀕海南接高麗初役屬渤海仍稱黑水靺鞨及契丹滅渤海遂附契丹改號女眞其籍于契丹者稱生女眞其地有混同江長白山生女眞會居完顏部爲完顏氏其始祖曰函普函普玄孫石魯稍以條教爲治由是寖強耀武諸部所至克捷（金史）女眞世通使於宋至是與契丹戰數克之（文獻通考）俗善射箭長尺餘能洞楯且殺人其臨戰每人持楯戈矛居前次刀次弓矢（文獻通考亦云用兵以戈爲前行號曰硬軍刀楷自副弓矢在後女眞陣法與本書合附以備考）其船長十餘尋每船設櫂三四十所乘五六十人上陸則二三十人奮刃奔騰操弓矢負楯者七八十人從其後所在殺老弱驅壯丁掠資糧跋涉山野疾如飛集（武備志云女眞喜馳獵上下巖壁如飛亦與本書合）但怕鳴鏑後一條帝寬仁三年三月寇五十餘船襲高麗（高麗略沿海人民竟焚掠對馬殺略三百餘人守遠晴走歸太宰府○中略而未詳其爲何賊人稱爲刀夷（夷或作伊）及得高麗牒狀乃知其爲女眞也（小右記）是歲仁○我寬三年女眞遣使於宋（文獻通考）後百餘年阿骨打始稱帝國號金初石魯子烏古迪以治安元年生稍役屬諸部號爲景祖子勃里鉢善用兵勢益強盛號世祖死弟頗刺淑立死弟盈歌立死侄烏雅束立死阿骨打立阿骨打者勃里鉢之子而烏雅束之弟也號太祖死弟吳乞買立遂滅遼宋陷汴京據有其地之半後歷七世爲蒙古所滅（金史）初安倍賴時之作亂於陸奧也懼其終敗衄取破滅欲盡部屬遁於海外先與其子弟率二十許人乘一船往視察地勢遂到海港得一巨川溯之曠原無人水甚廣深行三十日許猶不得其津忽聞足音如波濤賴時等惶怖草葬草中而闘之、有千餘騎以絳抹額（舊唐書音樂志載高麗樂雜者以絳抹額按靺鞨本役屬高麗故其俗如此乎）群立河上有相告語鞭馬亂流步者皆附馬而濟賴時以爲必淺處也就而視之不見其底悚懼而還無幾賴時死後賴時子宗任爲僧在筑紫語人

曰、吾嘗聞、胡國夐在二宋之北一、及二吾隨先人一抵二其地一、乃知去二陸奥一亦不二甚遠一也、今治拾遺物語、字蓋胡國者卽女眞也、按金史、阿骨打征黃龍府、次混同江、無舟、阿骨打乘二赭白馬一徑涉曰、視吾鞭所レ指而行、諸軍鼂之、水不レ得二其底一、武備志亦云、浮馬渡二江河一、不レ用二舟楫一、蓋女眞之俗如レ此、而賴時之反、方與二勃里鉢一同レ時、其士馬精強、濟レ川不レ假二舟筏一、其說可レ信、又按二地圖一混同合二黑龍江一入レ海、與二蝦夷一隔二一水一、距二陸奥界一不レ甚相懸、且其潮流數十日猶無レ津者、於レ海北諸水一唯黑龍混同爲レ然、則其爲二女眞之地一明矣、

〔文獻通考三百二十七四裔考〕女眞

女眞、蓋古肅愼氏、世居二混同江之東長白山鴨綠水之源一、南鄰二高麗一、北接二室韋一、西界二渤海鐵甸一、東瀕レ海、後漢謂二之挹婁一、元魏謂二之勿吉一、隋唐謂二之靺鞨一、姓拏氏、於二夷狄中一最黠且賤、略○中唐世貢不レ絕、五代時始稱二女眞一、後避二契丹主宗眞諱一、更爲二女直一、俗訛爲二女質一、

〔皇朝史略六後一條〕寬仁三年三月、女眞賊船五十餘艘寇二對馬一、按本書（小右記）以二女眞一稱二刀伊一、然載二高麗一記載二刀伊陣法一、與二文獻通考女眞考一同、則刀伊爲二女眞一無レ疑、故今從レ之、

〔朝野群載二十一國〕擊攻刀伊國賊徒狀

太宰府解　申請官裁事

言上刀伊國賊徒或擊取或逃却狀

右件賊船五十餘艘、來著二對馬島一劫略之由、彼島去月廿八日解狀今月七日到來、卽載二在狀一言上先了、且整二舟船一、且與二軍兵一警固要害所々、然間壹岐島講師常覺同七日申時參來申云、合戰之間、島司及島內人民、皆被二殺略一、常覺獨逃脫者、同日襲來筑前國怡土郡、經二志摩早良等郡一、奪二人物一、燒二民宅一、其賊徒之船或長十二箇尋、或八九尋、一船之楫三四十許、所レ乘五六十人、二三十人、耀二刃奔騰一、次帶二弓矢一、負二楯者一、七八十人許、相從如レ此、一二十隊登二山絕一レ野、斬二食馬牛一、又屠二犬肉一、叟嫗兒童皆悉斬殺、男女壯者、追取載レ船四五百人、又所々運取穀米之類、不レ知二其數一云々、事出二慮外一、要害地廣、雖二召人兵一、來未レ多、雖レ整二舟船一、勢未レ及、雖然、與所差遣兵士幷彼郡住人文室忠光等、合戰之場、賊徒中レ矢者數十人、或扶以載レ船、其中追取斬首數輩、兵士等中レ矢十餘人、同八日移二來同國那珂郡能古島一、重錄在狀、言上又了、但彼郡人民、或迷鬪戰、或爲二賊虜一飛驛言上之前、不レ申二子細一也、以前少監大藏朝臣種材、藏原朝臣明範、散位平朝臣爲賢、平朝臣爲忠、前監藤原助高、傔仗大藏光弘、藤原友近等、遣二警固所一、令二相禦一、同九日朝、賊船襲來、欲レ燒二大神守宮一、權撿非違使財部弘延等、合戰中レ矢之賊徒卅餘人、生得二人、其中一人被レ疵、一人女、少貳平朝臣致行、前監種材、大監藤原朝臣致孝、散位爲賢、同爲忠等、差加兵士一、以レ船卅餘艘、令追攻、同十三日、賊徒至二肥前國松浦郡一、攻二却村閭一、爰彼國前介源知率二郡內兵士一、合戰中レ矢者數十人、生得者一人、賊船不レ能二進攻一、遂以歸却、藤白兵船等攻戰云々、又差遣救兵四十餘艘了、但生虜者等、皆高麗人者、以通事令レ尋二問之處一、申云、高麗國爲二禦刀伊賊一、遣二彼邊州一、而還爲二刀伊一被レ獲也者、其疑難レ決、追二賊之船一還之後、搜實誠追可レ言上、又所レ擊獲首虜幷戎具等、追將二進上一、且錄在狀、謹解、

寬仁三年四月十六日

三品帥　親王　在京

正二位行中納言兼權帥藤原朝臣隆家

正五位下行少貳兼筑前守源朝臣道濟

從五位下行少貳藤原朝臣盛規

從五位下行大監菅原朝臣雅隆

大監正六位上大藏朝臣光順

從五位下行少監豐島眞人靜風

正六位上行少監上毛野朝臣行蔭

正六位上行大典上毛野朝臣師善

〔日本紀略十三後一條〕寛仁三年四月十七日甲辰、公卿參入、被行小除目之間、太宰府飛驛使乘馬馳入左衞門陣、是刀伊國賊徒五十餘艘起來、虜壹岐島、殺害守藤原理忠、幷虜掠人民、來筑前國怡土郡者、十八日乙巳、攝政〇藤原頼通以下定申飛驛事、仍賜太宰府勅符、幷五箇條、警固要害、防禦凶賊、祈禱佛神、可守當境之由也、廿一日戊申、奉幣伊勢大神宮以下十社、依刀伊國賊徒事也、伊石賀松平稻春原神住　廿五日壬子、從太宰府令獻府解、廿七日甲寅、大納言實資卿以下定申太宰府言上雜事等、給官符於太宰府、防禦刀伊賊、

〔小右記〕寛仁三年四月十七日甲辰、戌刻許、惟圓師持來帥中納言書、只一行今月七日書云、刀伊國者五十餘艘來著對馬島、殺人放火、警固要害、差遣兵船、府飛驛言上者、惟圓歸去不幾、重來云、八日送內府〇藤原頼通帥書、同飛驛持來云、件異國船來著乃古島、去太宰府警固、咫尺云々者、十八日乙巳、去夜飛驛解文事、侍從中納言行成卿行之云々、宰相〇藤原資平問遣太宰府解文案內、行成卿返報書云、府解文云、刀伊國擊對馬壹岐等島、對馬守遠晴參府申事由、壹岐守理忠被殺害、又筑前國乃古島、警固近々所云々、亦彼賊多來不可敵、其迅如隼云々、師率草(草一本作革)到警固可合戰云々、參入道殿〇藤原道長卽給謁、被談太宰府言上刀伊國兵船事、次參內、右大臣、大納言齊信、公任、中納言行成、賴宗、實成、參議道方、公信、通任等先參入、刀伊國事於壁後問行成卿、事定已了者、廿五日壬子、早旦惟圓來云、鎭西事已無音者、卽歸去、後不幾來云、從備中參上者申云、異國者刀人於壹岐島打得其一人、付兵可令參上者、先經言上可左右歟、直令參上如何、留山埼可進府解之由指示了、後聞、此事大虛言、更無令參上之者云々、近代只以虛爲宗、酉時許、惟圓持帥書去十六日書示、異國人來九日來著、合戰等子細在府解、又示可辭退哉否事、惟圓云、使者乘隼船參上、但異國八日俄來著能古島、同九日亂登博多田、府兵忽然不能徵發、先平爲忠同爲方等、爲師首馳向合戰、異國軍多被射殺、不留戰場持入船中、又有弃置者、又有生虜者等、又奪取兵具甲冑者、一船中有五六人、合戰場每人持楯、前陣者持鉾、次陣持太刀、次陣弓箭者、箭長一尺餘許、射力太猛、穿楯中人、府軍被射殺者、只下人也、爲將軍者不被射、乘馬馳向射取、只恐加不良聲引退、刀伊國人之中、有新羅國人等云々、乘船遁去、傍岸棹船、府軍等依無兵船不能追擊、從陸路馳行、刀伊人更下船欲燒筥前宮、府兵射殺前行兵一人、驚乘船逃遁、十日十一日北風猛烈不得還渡、逗留海中、神明所爲歟、兩日間、府令營造兵船卅八艘、令追襲、賊徒遁去、指本州漕去、府兵船又今廿餘艘乘勝逐之、又致行朝臣調十餘艘相逢、但先可到壹岐對馬等島、限日本境可襲擊、不可入新羅境之由都督所誡仰也者、使者又云、如只今似被討平也、賊徒甲冑兵具等少々被奪取、又云、從陸路令捕進刀伊國者之由、十六日以前所不承也者、縱橫說難信受而已、後聞、帥使說壹岐對馬島人等、悉取載船合戰之間、島人等叫云、馬を馳かけ天射よ、おく病ににたり、仍官軍等馳進射、刀人遁走歸乘舟、此間被取載之二島者、多下從船遁來博多田云、件刀人爲體、多食又多飮水、馳馬以加不良射留仁有恐怖氣者、又云、以兒爲荒卷落置博多田津云々、食人云々、廿七日甲寅、頭辨經通含攝政命來曰、太宰府解文事、飛驛解文刀伊國凶賊追却事等今日可定申者、〇中略未刻許參入、宰相乘車後暫之左大辨道方參入、召外記順孝問上達部參不、申云、大納言公任右衞門督、實成雖有所勞、相扶宜者可參入也、自餘故障者、頭辨經通下給太宰解文云、可定申者、令申云、見參上達部數少、隨仰可定申、被命云、重召遣大納言可定申者、召遣之間、大納言右衞門督等參入、先是經通下給太宰解文云、可定申者、府解文云、定申云、申刀伊國人而獲得者三人、推訊之處申云、高麗國爲禦刀伊賊遣彼邊州、而還爲刀伊被獲也云々、數千人刀伊賊外、高麗人何必被捕乎、僞稱刀伊人歟、決斷府可言上歟、兵具首虜不可令進、又四王寺御修法殊可被行、對馬島司遠晴早可遣本島、但差副事堪者令勤防護、仰國々令運兵粮、催遣防人、又壹岐守理忠被殺害事、此度解文慥尋問可言上也、而無其事、可仰其由歟、事若有實、暫遣拒捍使可令警固歟、定申趣以經通令申攝政、命云、任上達部定申可給報符者、但兵粮糒可注進之由可加載報符者、卽件事等仰經通、又下給府解可載報符、五月廿四日庚辰、帥納言消息書今月十日書今日到來云、追打刀伊賊之兵船未歸來、仍重不言上、歸來之後可上府解、兵船等自壹岐向對馬了者、其後不聞案內、疫癘方發無爲術、但止萬事令造兵船戎具等、令勤行

要害警固事、追打刀伊之官軍等、皆府無止武者等、而于今不歸來、太以鬱歎者、

（日本紀略十三後一條）寛仁三年五月廿六日壬午、祈刀伊國事、

（小右記）寛仁三年六月廿九日甲寅、參內、〇略中乘燭後、左中辨經通、下給太宰府言上筑前國壹岐對馬等島人牛馬、爲刀伊人被殺害、幷被追取解文、勳功者注申事、又處々合戰狀、勘問刀伊人、及此度流來付達等文、〇略中傳仰云、太宰言上解文中、注進勳功者可賞哉否、又流來者幷初刀伊人等勘問等事可定申、〇略中抑勳功賞有無、如何、大納言公任、中納言行成、申不可行之由、其故者有勤之者可賞進由雖載勅符、勅符未到之前事也、余云不可、謂勅符到不假令雖不募賞事、至有勳功者、賜賞有何事、寛平六年、新羅囚賊到對馬島、島司善友打返卽給賞、雖無彼募前跡如此、他事相同、就中刀伊人近來警固所、又追取國島人民千餘人、幷殺害數百人牛馬等、亦殺壹岐守理忠、而太宰府發兵士忽然追返、幷射取刀人、猶可有賞、若無賞進向後事可無進士歟、大納言齊信同余定、其後大納言公任、中納言行成、及已次皆同件等定文、注付太宰府言上、賊徒合戰之間雜事、一府所注進勳功者事、右大將藤原朝臣、中宮大夫藤原朝臣、權大納言藤原朝臣、皇太后宮權大夫源朝臣、左大辨源朝臣、右大辨藤原朝臣、賓不朝臣等定申、藤云、先日賜勅符之日、被募功伐之間、有功績輩隨其狀可加抽賞之由、而所注申者、在勅符未到著以前、不可理必被行其賞歟、但散去餘衆、非無向後之畏、爲勵後輩、聊可賞進歟、一生虜者勘問事同前諸卿等定申云、所注申之人、合戰間雖多中矢者捕得賊徒唯三人也、而勘問之場、共陳申高麗國人之爲刀伊賊徒等被虜之由、縱雖非刀伊國之人、同船送數日之間、盍見其案內、而不窮問、其趣難散鬱結、又拷訊之者不承伏時、度々可究拷也、加之不注杖數、頗以不慥、重以窮問可言上其旨歟、〇略中

太宰注進成勳功者、散位平朝臣爲賢、前大監藤原友近、友近隨兵紀重方、

以上五人、警固所合戰之場、相戰者雖數多、賊徒正中件爲賢等矣、但重方不載先日府解事、懆子細依不注申也、令尋實誠、追可言上也、

筑前國志麻郡住人文室忠光

賊徒初來志麻郡之日、與所差遣兵士合戰之間、中忠光矢者多、又斬賊徒之首進上、幷進彼戎具等、

同國怡土郡住人多治久明

賊徒到來之間、於當郡靑木村南山邊相戰賊徒、合戰射取賊一人、斬其首進府、先日解文難注子細、仍件久明自漏矣、

大神守宮擬撿非違使財部弘延

賊徒擊却之間、計要害所々、件守宮等差加兵士、豫所遣也、而於筑前國志摩船越津邊合戰之間、中件守宮等之矢者多、就中生捕者二人、但一人被疵死了、

前肥前介源知

賊徒還却之間、於肥前國松浦郡合戰之間、多射賊徒、又生捕進二人、

前少監大藏朝臣種材

賊徒逃却之日、依有兵船遲出之告、以少貳兼筑前守源朝臣道濟遣博多津、且令解纜、且問遣其案內之處、奉使者等各申云、賊船數多猶造兵船、一度可罷向者、其中種材獨申云、種材齡過七旬、身爲功臣之後、待造了兵船之間、恐賊徒早逃、弃命忘身、一人先欲進向者、道濟以種材所言而爲善、慇懃出乘軍了者、依賊船之早去、誠雖無遂戰種材之所言、忠節不淺、

壹岐講師常覺

賊徒三〇三一本作二襲、每度擊返後不堪數百之衆、一身逃脫、身雖非在俗、其忠不可隱、

右去四月十八日、給當府勅符云、箇裏若有攻戰忘身勳功超輩者、隨其狀跡加以褒賞者、言上如件、事定了子四剋退出、件定文未清書、仍書具可奉由仰左大辨了、

筑前志摩郡人五百四十七人（被殺害者百十二人、追取者四百三十五人、牛馬七十四疋頭、）

早良郡人六十四人、男廿四人、女四十人、牛十頭、馬九疋、被殺害者十九人、被追取者四十四人、被切食牛馬六疋、

怡土郡人二百六十五人、被殺害四十九人、男六童廿四人、女六人、被追取二百十六人、男卅八人、女童廿百七十八人、牛馬卅三疋頭、牛十六頭、馬十八疋、

能古島人九人、女六人、童三人、駄四十四疋、牛廿四頭、

壹岐島

守藤原理忠被殺害、被殺害島內人民百四十八人、男四十四人、法師十六人、童廿九人、女五十九人、

被追取女等二百卅九人、

遺留人民卅五人、諸司九人、郡司七人、百姓十九人、

對馬島

銀穴燒損事云々

被殺害人十八人、被追取人百十六人、男三十三人、童女合八十三人、童廿八人、女五十六人、已上百三十四人

上縣郡百卌一人

被殺害人九人、被追取男女童幷百卅二人、男三十九人、女童九十三人、

下縣郡男女幷百七人

被殺害男女幷百七人、被追取男女童九十八人、男三十人、女童幷六十八人、

幷三百八十二人、男百二人、女童二百八十人、

被燒亡人々住宅卌五宇

爲賊徒被切飡牛馬百九十九疋頭、馬八十二疋、牛百十七頭、

八月十日甲午、裏書云太宰府解申請云々、

言上對馬島判官代長岑諸近越渡高麗國、隨身爲刀伊賊徒被虜女拾人歸參狀、

二人筑前國志摩郡安樂寺所領板持庄人卽進府　一人病船中不參府

八人對馬島人　二人到來之間病惱死去　五人又病惱留本島　一人進府

副進賊虜女內藏石女等申文

右得對馬島去六月十七日解狀同廿一日到來偁、得管上縣郡伊奈院司同十六日解狀偁、刀伊賊徒到來之間、判官代諸近、幷其母妻子等被虜、而賊船還寄當島之日、諸近獨身逃脫罷還本宅、然間以昨日夜盜取小船逃亡已了、定知爲恐當島之戶罷渡陸地歟、早被言上大府將被召返者、島內人民爲賊被虜、僅所遺民又渡他處、若無被召返之定、愁遺民不可留跡、望請府裁被仰下管內諸國、尋有所將被糺返者、而又得國島今月九日解狀同十二日到來偁、件諸近以去六月十五日晦跡逃亡、仍其由言上先了、而以今月七日諸近到來申云、刀伊賊到來之日、諸近母伯母妹母妻子從者等幷十餘人被取乘賊船、慮外往反筑前肥前等國、但賊徒還向之次寄對馬島、爰諸近獨身逃脫罷留本島、而竊惟離老母妻子、獨雖存命、已有何益、不如相尋老母、委命於刀伊之地、欲申事由於島司、渡海制重、仍竊取小船罷向高麗國、將近刀伊境、欲問老母存亡、爰彼國通事仁禮罷會申云、刀伊賊徒先日到來、當國殺人掠物、欲相戰之間逐電赴日本國、仍艤舟儲兵相待之間、無幾還向、重殘滅海邊、仍豫於五箇所儲舟千餘艘所々襲擊、悉以擊殺了、其中多有日本國之虜者、彼五箇所之內、且三箇所々進三百餘人也、待集遺二箇所之人乘船可被進日本國之由已有公定、且還對馬島可申此由者、爰罷會彼賊虜中本朝人等問老母存亡、卽申云、賊徒等到著高麗地之間、取載强壯高麗人、以病羸尫弱者皆入海了、汝母幷妻妹等皆以死了者、只會伯母一人、欲罷還本土之處、本朝同□國之制已重、無故罷還者、定可當公譴、縱雖得書牒無□證更不可被信用、因之受乞日本人、爲證件人、欲罷還之處、高麗國且以賊虜十人充給、抑諸近依思老母、已忍罪過、知母死亡、至于今者、進身於公廳、左右可隨裁定者、投若異國朝制已重、何況近日其制彌重、仍召諸近身、相副件女三人、差島使前掾御室爲親進上如件者、謹撿案內、異國賊徒刀伊

高麗其疑未決、今以刀伊之被擊、知不高麗之所爲、但新羅者、元敵國也、雖有國號之改、猶嫌野心之殘、縱送虜民口爲悅若誇勝戰之勢、僞通成好之使、抑諸近所爲先後口也、越渡異域、禁制素重、況乎賊徒來侵之後誠云、以先行者爲與異國者、而始破制法、而渡海、無書牒而還召、以將來虜者、優而無坐其罪、恐向後口愚民偏思法緩輙渡海、爲懲傍輩、禁候其身、須待高麗國使申上其案內、然而來不難知、旬日欲移下民之言、誠雖難信、境外之爲非可默爾、仍注在狀、言上如件、謹解、

寬仁三年七月十三日

內藏石女等解申進申文事

注申被追取刀伊賊徒罷向高麗國海路雜事并歸參本國案內等狀

右石女安樂寺所領筑前國志麻郡板持庄之住人、阿古見對馬島住人也、而各被追乘賊船、日來之間、見其案內、所々合戰之日、石女等罷乘兩船之內、中矢賊徒五人也、而著對馬岸之間、皆以死了、此外傍類船被疵、死亡者追日不斷、爰罷著高麗國岸之後、賊徒等每日未明之間、上陸地、滅海邊別島等之人宅、運物取人也、晝則隱島々、撰取强壯之者、打殺老衰之者、又日本虜者之中、病羸者皆以入海了、夜則各各潛忩去也、如此送廿餘箇日之程、五月中旬之比、高麗國兵船數百艘襲來擊賊、爰賊人等勵力雖合戰、依高麗之勢猛無敢相敵之者、則其高麗國船之體高大、兵仗多儲覆船殺人、賊徒不堪彼猛、船中殺害所虜之人等、或又入海石女等同又被入海浮浪、仍合戰案內不能見終、無幾有高麗船扶了、卽口勞所令蘇生也、但見被救乘船之內廣大不似例、口口造二重上立櫓左右各四枚、別所漕之水手五六人、所口之士二十餘人許、下懸楯又一方七八枚也、船面以鐵造角、令衝破賊船之料也、舟中儲雜具、鐵甲冑、大小鉾熊手等也、兵士面々各々執持之、又入大石打破賊船、又他船長大已以同前、合戰事畢之後、石女等一類卅餘人、各給驛馬、進金海府之途中十五箇日、每驛以銀器供給、其勞尤豐、官使仰云、偏非勞汝等、只奉尊重日本也者、著金海府之後、先以白布各充衣裳、兼以美食給、石女等六月卅个日之

間、令安置彼府、爰對馬島判官代長岑諸近、爲尋訪被追取賊徒之母妻子等、到來高麗國、聞母子之死亡、欲歸本朝仍爲證據申請虜女十人、離岸之日、彼朝公家充給歸粮料、人別白米三斗、干魚卅隻、兼給酒食、但金海府所召集之日本人幷三百餘人、是三箇所軍船所進也、殘二个所人等來集之後、差使可返進之由、且言上公家者、往反案內言上如件、

寬仁三年七月十三日

多治比阿古見

內藏石女

〔日本紀略十三後一條〕寬仁三年九月廿二日乙亥、以下定申太宰府言上刀伊賊事、

〔小右記〕寬仁三年九月廿二日乙亥、今日右府有可被定申事、〔中略〕若太宰府言上高麗國事歟、件事昨日入道殿〔藤原道長〕有被示事、其趣者爲刀伊國賊被虜者二百七十人許云々、〔男六十八、女二百餘人〕相送者二百餘人云々、〔下略〕

〔左經記〕寬仁三年九月廿二日乙亥、參內、右大臣、中宮大夫、權大納言、右大將、右衞門督、右大辨侍從宰相等、於左仗被定申太宰解文、〔新羅國所送爲刀伊國被取壹岐對馬等人、百餘人、副新羅牒幷對馬解文等云々〕共申云、先召太宰府慥問定、依實可被行左右歟云々、

〔小右記〕寬仁三年九月廿三日丙子、宰相云、昨日右大臣按察大納言齊信、權大納言公任、左大將敎通、右衞門督實成、右兵衞督公信、右大辨朝經參入、頭辨經通下給太宰府解文、高麗國牒等、諸卿定申云、高麗國使召上太宰府、暫安置便處、厚賜資粮、可被問此間持疑事等、又先日太宰解文、注刀伊國、高麗國牒注女眞國、此事可被問太宰府、又馳驛可申、而以脚力言上、旬日多廻、同可被問也、給報符、又隨申上、其度可被定申歟者、

〔大鏡六內大臣道隆〕帥殿〔藤原伊周〕の御一腹の十六にて、中納言になりなどして、よの中のはかなものといはれ給ひし殿の御童名は阿古君〔隆家〕ぞかし、〔略〕中御目のそこなはれ給ひにしこそ、いとい

とあたらしかりしか、よろづにつくろはせ給ひしかども、やませ給ひて、御まじらひたえ給へるころ、大貳〇太宰の闕いできて、人々のぞみの、しりしに、唐人の目つくろふがある、かくも見せんとおぼして、こゝろ見にならばやと申給ひければ、三條院の御時にて、又いとをしくもやおぼしめしけん、ふたことゝなくならせ給ひてしぞかし、〇略中政よくし給ふとて、筑紫人さながらゑたがひ申たりけり、例の大貳十人ばかりがほごにてのぼり給へりとこそ申しが、彼國におはしまし、程、刀夷國のもの、俄にこの國をうちとらんとや思ひけん、こえきたりけるに、筑紫にはかねての用意もなくて、大貳殿弓矢の本するをも云り給はねば、いかゞとおぼしけれど、やまとごゝろかしこくおはする人にて、筑後、肥前、肥後、九國の人をおこさせ給ふをば、さるものにて、府の内につかうまつる人をさへおしとりてたゝかはしめ給ひければ、かやつが方のものども、いとおほく云にけるに、さはいへど家たかくおはしますけに、いみじかりし事たいらげ給へりし殿ぞかし、おほやけ、大臣大納言にもなさせ給ひぬべかりしかど、御まじらひたえにたれば、たゞにはおはするにこそあめれ、此中に、宗と射かへしたるものどもゑるして、公家に奏せられたりしかば、皆賞せさせ給ひき、〇略中さて壹岐對馬の人を、いとおほく刀夷國にとりもていきたりければ、新羅のみかどいくさをおこし給ひて、みなうちかへし給ひてけり、さて使付てたしかに此島に送給へりければ、彼國の使には、大貳金三百兩とらせてかへさせ給ひける、この程の事も、かくいみじう云たゝめ給へるに、入道殿〇藤原道長猶此帥殿をすてぬ物に思ひきこえさせ給へるなり、さればにや世にもいとふりすてがたきおぼえにてこそおはすめれ、

〔大槐秘抄〕帥大貳に武勇の人なりぬれば、かならず異國おこるとて申候けり、小野好古が大貳の時、隆家が帥の時、とり分と刀異國のおこりて候なり、〇略下

〔今昔物語三十一〕陸奥國安倍賴時行胡國空返語第十一

今昔陸奥ノ國ニ安倍ノ賴時ト云フ兵有ケリ、其ノ國ノ奥ニ夷ト云者有テ、公ニ隨ヒ不奉ズシテ戰ヒ可奉シト云テ、陸奥ノ守源ノ賴義ノ朝臣賴時ヲ責ムトシケレバ、賴義ノ朝臣賴時ガ云ク、古ヨリ于今至マデ公ノ責ヲ蒙ル者其ノ員有ト云ヘドモ、未ダ公ニ勝奉ル者一人モ无シ、然レバ我レ更ニ錯ツ事无シト思ヘドモ、此ク責ヲノミ蒙レバ、敢テ可遁キ方无シ、而ルニ此ノ奥ノ方ヨリ海ノ北ニ幽ニ被見渡ル地有ナリ、其ニ渡テ所ノ有樣ヲ見テ、有ヌベキ所ナラバ、此ニテ徒ニ命ヲ亡サムヨリハ、我レヲ難去ク思ハム人ノ限ヲ相具シテ、彼ニ渡リ住ナムト云テ、先ヅ大キナル船一ツヲ調ヘテ、其レニ乘テ行ケル人ハ、賴時ヲ始テ、子ノ厨河ノ二郎貞任、鳥ノ海ノ三郎宗任、其ノ外ノ子共、亦親シク仕ケル郎等廿人許也、其ノ從者共、亦食物ナド爲ル者取合セテ五十人許、一ツ船ニ乘テ、暫ク可食キ白米酒菓子魚鳥ナド皆多ク入レ拈テ、船ヲ出シテ渡ケレバ、其ノ被見渡ル地ニ行著ニケル、然レドモ遙ニ高キ巖ノ岸ニテ、上ハ滋キ山ニテ有ケレバ、可登キ樣モ无カリケレバ、遙ニ山ノ根ニ付テ差廻テ見ケルニ、左右遙ナル葦原ニテ有ケル、大キナル河ノ湊ヲ見付テ其ノ湊ニ差入ニケリ、人ヤ見ユルト見ケレドモ、人モ不見エザリケリ、亦タ登ベキ所ヤ有ルト見ケレドモ、遙ナル葦原ニテ、道踏タル跡モ无カリケリ、河ハ底モ不知ズ深キ沼ノ樣ナル河ニテナム有ケル、若シ人氣ノ爲ル所ヤ有ルト、河ヲ上樣ニ差上ケル程ニ、只同樣ニテ、一日過ギ二日過ケルニ、奇異ト思ケルニ、七日差上ニケリ、其レニ只同樣ニテ有ケレバ、然リトモ何デ河ノ畢无テハ有ラムトゾ云テ差上ケル程ニ、廿日差上ニケリ、尙人ノ氣ハヒモ无ク同樣也ケレバ、卅日差上ニケリ、其ノ時ニ恠シク地ノ響ク樣ニ思エケレバ、船ノ人皆何ナル人ノ有ルニカ有ラムト怖シク思エテ、葦原ノ遙ニ高キニ船ヲ差隱シテ、響ク樣ニ爲ル方ヲ葦ノ迫ヨリ見ケレバ、胡國ノ人ヲ繪ニ書タル姿シタル者ノ樣ニ、赤キ物ノ口口テ頭ヲ結タル一騎打出ヅ、船ノ人此レヲ見テ、此ハ何ナル者ゾト思テ見ル程ニ、其ノ胡ノ人打次ギ員

モ不知ズ出來ニケリ、河ノ舷ニ皆打立テ、聞モ不知ヌ言共ナレバ、何事ヲ云フトモ不聞エズ、若シ此ノ船ヲ見テ云ニヤ有ラムト思ヘバ、怖シクテ彌ヨ隱レテ見ル程ニ、此ノ胡ノ人一時許囀合テ、河ニハラ〳〵ト打入テ渡ケルニ、千騎許ハ有ラムトゾ見エケル、歩ナル者共ヲバ、馬ニ乘タル者共ノ脊ニ引付ケ引付ケツヽゾ渡ケル、早ウ此ノ者共ノ馬ノ足音ノ遙ニ響キテ聞エケル也ケリ、皆渡リ畢テ後船ノ者共、此ノ卅日許差上ツルニ、一所渡瀨ト思シキ所モ无カリツルニ、此ク歩渡ヲシツルゾ、此コソ渡瀨也ケレト思テ、恐々ゾ差出テ、和ラ差寄セテ見ケルニ、其モ底ヒモ不知ズ同樣ニ深カリケレバ、此モ渡瀨ニハ非ザリケリト奇異ク思テ止ニケリ、早ウ馬ノ筏ト云フ事ヲシテ、馬ヲ游ガシテ渡ケル也ケリ、其レニ歩人共ヲバ其ノ馬共ニ引キ付ケツヽ渡シケルヲ、歩渡レニ思ケル也ケリ、然テ船ノ者共、頼時ヨリ始メテ云合セテ、極ク此ク上ルトモ量モ无キ所ニコソ有ケレ、亦然ラム程ニ、自然ラ事ニ値ナバ極テ益无シ、然レバ食物ノ不盡ヌ前ニ、去來返ナムト云テ、其ヨリ差下テ、海ヲ渡テ本國ニ返ニケル、其後幾程モ不經シテ頼時ハ死ニケリ、然レバ胡國ト云所ハ、唐ヨリモ遙ノ北ト聞ツルニ、陸奥ノ國ノ奥ニ有夷ノ地ニ差合タルニヤ有ラムト、彼ノ頼時ガ子ノ宗任法師トテ、筑紫ニ有ル者ノ語ケルヲ聞次テ、此ク語リ傳ヘタルトヤ、

古事類苑

外交部十六

天竺 崑崙 林邑 吐火羅 波斯 羅越 併入 舍衛

國號　一一一七
渡來　一一一八
○
崑崙　一一二〇
林邑　一一二一
吐火羅　同
舍衛　同
波斯　一一二二
羅越　一一二三

安南 東埔寨 占城 附

國號　一一二四
修交　一一二八
私人通交　一一三一

渡海朱印　一一三五
漂流　一一四二
附東埔寨
國號　一一四五
修交　一一四六
渡海朱印　一一五一
雜載　一一五三
附占城
國號　一一五四
修交　一一五五
渡海朱印　一一五七

古事類苑

外交部十六

天竺 崑崙 波斯 羅越 附入 吐火羅 舍衛

天竺ハ卽チ印度ナリ、我國ニテハ夙ニ佛敎ヲ傳ヘシニ由リ、久シク其名ヲ聞キ知リタレド、其國人ノ來リシハ、僧菩提ガ聖武天皇ノ朝ニ歸化セシヲ以テ始トス、時ニ林邑ノ僧佛哲アリ、菩提ト共ニ渡來ス、波斯ノ人モ此時ニ來リ、吐火羅舍衛ノ人ハ此前ニ來レリ、而シテ崑崙人ノ事ハ此前後ニ見エタリ、羅越ハ高丘親王ノ薨去ノ地ナリト云フ、

〔下學集上天地〕印度（インド）天竺也、梵印度、此云二月支一、天竺地形如二半月一、故云レ爾也、又云月支國也、

〔運歩色葉集天〕天竺

〔運歩色葉集地〕竺（チク）土（ド）天竺

〔采覽異言三〕インデヤ　應帝亞

古西印度也、北與二莫臥兒一接壤、其餘三面皆際二大海一、蓋亦大國、西洋諸番之會也、圖說云、應帝亞總名也、中國所レ呼、小西洋以應多江爲レ名、（美云、此說非也、印度應帝聲音之轉、）半在二安義江內一、一半在二安義江外一、天下之寶石寶貨、自二此地一出、細布、金銀（安義河水産二金沙一）、椒料、木香、乳香、藥材、青朱等、無レ所レ不レ有、故四時有二西東海商一、在二此交易一、人生黑色、弱順、其南方少レ穿レ衣、無レ紙以樹葉寫レ書、用鐵椎當レ筆、其國王及其各所言語不一、以二椰子一爲レ酒、五穀惟米爲レ多、諸國之王皆不二世及一、以二姉妹之子一爲レ嗣、其親子給祿自贍而已、（美按二西圖一、此國東有二サンドメイ一、西有二チヤウル一、皆屬レ部也、洋舶所二載來一、有二各色問道緞布一、係二兩地名者一、皆其所レ産也、圖說チヤウル作二刹兀兒一、サンドメイ名二聞一、）

渡來

〔舊唐書列傳一百四十八西戎〕天竺國、卽漢之身毒國、或云婆羅門地也、在葱嶺西北、周三萬餘里、其中分爲五天竺、其一曰中天竺、二曰東天竺、三曰南天竺、四曰西天竺、五曰北天竺、地各數千里、城邑數百、南天竺際大海、北天竺拒雪山、四周有山爲壁、南面一谷通爲國門、東天竺東濟大海、與扶南林邑鄰接、西天竺與罽賓波斯相接、中天竺據四天竺之會、其都城週廻七十餘里、北臨禪逮河、云昔有婆羅門、領徒千人、肆業於樹下、樹神降之、遂爲夫婦、宮室自然而立、僮僕甚盛、於是使役百神、築城以統之、經日而就、此後有阿育王、復役使鬼神、累石爲宮闕、皆雕文刻鏤、非人力所及、阿育王頗行苛政、置炮烙之刑、謂之地獄、今城中見有其迹焉、

〔大唐西域記二〕詳夫天竺之稱、異議糺紛、舊云身毒、或曰賢豆、今從正音宜云印度、印度之人、隨地稱國、殊方異俗、遙擧總名、語其所美、謂之印度、印度者唐言月、月有多名、斯其一稱、言諸群生輪廻不息、無明長夜莫有司晨、其猶白日既隱宵燭斯繼、雖有星光之照、豈如朗月之明、苟緣斯致、因而譬月、良以其土聖賢繼軌導凡、御物如月照臨、由是義故謂之印度、印度種姓族類群分、而婆羅門特爲清貴、從其雅稱、傳以成俗、無云經界之別、總謂婆羅門國焉、

〔今昔物語十一〕婆羅門僧正爲値行基從天竺來朝語第七

今昔聖武天皇東大寺ヲ造テ、開眼供養シ給ハムト爲ルニ、其時ニ行基ト云フ人有リ、其人ヲ以テ講師トシ給フニ、行基申シテ云ク、我レ其ノ事ニ不足、今外ノ國ヨリ講師ヲ可勤キ人可來シト申シテ、講師迎ヘムガ爲ニ、天皇ニ奏シテ、百ノ僧ヲ曳具シテ、行基ハ第百ニ立テ、治部玄蕃ヲ□シ、音樂ヲ調ヘテ、攝津ノ國ノ難波ノ津ニ行ヌ、見ルニ更ニ來ル人无シ、其時ニ行基一前ノ閼伽ヲ備テ、海ノ上ニ浮ベ放ツ、其閼伽波ノ爲ニ亂レ破ル事无クシテ遙ニ西ヲ指テ行テ不見ズ、□□□□□□□□其閼伽、船ノ前ニ浮テ返來タリ、此ノ人南天□□□□□□□□遙ニ天竺□□東大寺ノ供養ニ會ハムガ爲ニ來レル也、其レヲ行基兼テ知テ迎ヘ給ヘル也、波羅門船ヨリ陸ニ下テ、行基ト互ニ手ヲ取テ喜給フ事无限シ、遙ニ天竺ヨリ來レル人ヲ、日本ノ人ノ待受テ、本ヨリ見知リタルガ如ク昵ビ語フ事、奇異也ト人皆思ヘルニ、行基歌ヲ奉リ給、

靈山ノ釋迦ノ御前ニテ契テシ眞如朽セズ相見ツルカナ

婆羅門ノ返歌、

迦毗羅衞ニ共ニ契リシ甲斐有リテ文殊ノ御顏相見ツルカナ、是ヲ聞テ、皆人行基菩薩ハ早ク文殊ノ化身也ト云フ事ヲ知ヌ、其後行基、婆羅門ヲ迎テ來給ヘリ、天皇喜ビ貴給テ、此ノ人ヲ以テ講師トシテ、思ノ如ク東大寺ヲ供養シ給ヒツ、婆羅門僧正ト云フ此レ也、大安寺ノ僧ト有リ、此ノ人本南天竺迦毗羅衞國ノ人也、文殊ニ値遇シ奉ラムト祈願給ヒケル程ニ、貴人出來テ告テ云ク、文殊ハ震旦ノ五臺山ニ御マスト、是ニ依テ菩提天竺ヨリ震旦ニ至テ、五臺山ニ尋ヲ詣給タルニ、道ニ一人ノ老翁値テ、菩提ニ告テ云ク、文殊ハ日本國ノ衆生ヲ利益センガ爲ニ、彼ノ國ニ誕生シ給ヒニキト、菩提此レヲ聞給テ、本懷ヲ遂ムガ爲ニ此ノ國ニ來給ヘル也、彼ノ文殊ノ此ノ國ニ誕生シ生シ給フト云フハ、行基菩薩是也、然バ菩提モ其由ヲ知給テ、本ヨリ見知タラム人ノ樣ニ、此ク互ニ語ヒ給フ也ケリ、凡夫ノ人皆其レヲ不知シテ、疑ヒ思ヒケルガ拙キ也トナム語リ傳ヘタルトヤ、

〔東大寺獻物帳〕伏惟先帝陛下〇聖武德合乾坤、明並日月、崇三寶而遏惡、統四攝而揚休、聲籠天竺、菩提僧正涉流沙而遠到、化及振旦、鑒眞和上凌滄海而遙來、

〔續日本紀十聖武〕天平八年冬十月戊申、施唐僧道璿婆羅門僧菩提等時服、

〔倭名類聚抄四音樂〕沙陀調曲　菩提或作哲師等所傳也、〇中略　迦樓頻或譜云、天竺語也、漢云敎鳥、其鳴時聲中傳苦空無我當樂我淨之義、故名敎鳥也、極樂淨土鳥也、妙音天淨商竺國傳此舞、僧正見之受傳之後、不留唐地、先來本朝傳之、

崑崙

〔采覽異言 三〕セイラン（又呼サイロン）齊狼鳥（齊一作錫）

島在南海中、與柯枝相峙、卽錫蘭國也、俗與莫臥兒類、氣候常暑、地豐米穀、產眞珠、寶石、肉桂、檳榔、椰子、象牙、水牛、皮角之屬、南方一種、其人黑色、古之所謂崑崙奴是耶、（其地和蘭呼爲コロンボ云、此人黑色故、西人凡呼黑人爲コロンボ、按唐扶南傳、國王、姓古龍、盤々傳、國人有崑崙勃姓、亦云古龍、曰古龍者、崑崙聲近耳、コロンボ、崑崙勃、聲亦相近、蓋本因地爲姓也、鄭和諸番道里國、錫蘭國南地名、有高郎務、和蘭所呼コロンボ卽此、高郎務卽崑崙勃之轉耳、因記、天和初、見其人相隨和蘭來、形瘦而小、赤髮而拳、色不深黑、然亦覺其唇甚絳而眼甚白耳、）

〔舊唐書 列傳百四十七 南蠻〕林邑國、（○中略）自林邑已南、皆卷髮黑身、通號爲崑崙、

〔增補華夷通商考 四〕セイロン（セイラントモ云）日本ヨリ海上三千八百七十里

嶋也、守護在テ仕置ス、熱國也、人物シヤムニ似テ賤キ國ナリ、南天竺ノ海中ニ在リ、

〔日本書紀 二十四 皇極〕元年正月乙酉、百濟使人大仁阿曇連比羅夫、從筑紫國乘驛馬來言、（○中略）百濟弔使傔人等言、去年十一月、大佐平智積卒、又百濟使人、擲崐崘使於海裏、

〔續日本紀 十三 聖武〕天平十一年十一月辛卯、平群朝臣廣成等拜朝、初廣成天平五年隨大使多治比眞人廣成入唐、六年十月事畢却歸、四船同發、從蘇州入海、惡風忽起、彼此相失、廣成之船一百一十五人漂著崑崙國、有賊兵來圍、遂被拘執、船人或被殺或迸散、自餘九十餘人著瘴死亡、廣成等四人僅免死、得見崑崙王、仍給升糧、安置惡處、至七年有唐國欽州熟崑崙、到彼便被偸載出來、既歸唐國、逢本朝學生阿倍仲滿、便奏得請、取渤海路歸朝、（○請以下七字原無、今據金澤本補、）天子許之、給船粮發遣、十年三月從登州入海、五月到渤海界、適遇其王大欽茂差使欲聘我朝、卽時同發、及渡海渤海一船遇浪傾覆、大使胥要德等四十人沒死、廣成等率遺衆到著出羽國、

〔日本後紀 八 桓武〕延曆十八年七月、是月有一人、乘小船漂著參河國、以布覆背、有犢鼻不著袴、左肩著紺布、形以袈裟、年可廿、身長五尺五分、耳長三寸餘、言語不通、不知何國人、大唐人等見之僉曰、崑崙人、後頗習中國語、自謂天竺人、常彈一弦琴、歌聲哀楚、閱其資物、有如草實者、謂之綿種、依其願、令住川原寺、

林邑

吐火羅舍衞

卽賣隨身物、立屋西墎外路邊、令窮人休息焉、後遷住近江國國分寺、

〔類聚國史 百九十九 殊俗〕延曆十九年四月庚辰、以流來崑崙人所賫綿種、賜紀伊淡路阿波讃岐伊豫土佐、及太宰府等諸國殖之、

〔元亨釋書 十五 方應〕釋佛哲、林邑國人也、有大慈愍衆生貧乏、欲入海索如意珠、行賑濟、便乘舟泛南海、（○中略）時婆羅門僧菩提適赴震旦、海中逢之、哲語此事、伴菩提來、天平八年七月也、本朝樂部中有菩提拔頭等舞、及林邑樂者、哲之所傳也、

〔舊唐書 列傳百四十七 南蠻〕林邑國、漢日南象林之地、在交州南千餘里、其國延袤數千里、北與驩州接地、氣冬溫不識氷雪、常多霧雨、（○中略）武德六年、其王范梵志遣使來朝、八年又遣使獻方物、高祖爲設九部樂以宴之及賜其王及錦綵、

〔大日本史 二百四十三 外國列傳〕吐火羅國、（日本紀、本書或作都貨羅、觀貨邏、又墮羅、）在隋國西、（隋書）舍衞、古波斯國、（參取唐玄奘西域記、文獻通考、）與吐火羅隣、（唐書）大月氏之別種也、（文獻通考）

〔唐書 二百二十一 西域列傳〕吐火羅或曰吐豁羅、曰覩貨邏、元魏謂吐呼羅者、居葱嶺西烏滸河之南、古大夏地、與挹怛雜處、（○中略）其王號葉護、武德貞觀時再入獻、

〔大唐西域記 一〕羯霜那國、（○中略）出鐵門至覩貨邏國、（舊曰吐火羅國訛也）

〔大唐西域記 六〕室羅伐悉底國（舊訛云舍衞國）

〔日本書紀 二十五 孝德〕白雉五年四月、吐火羅國男二人、女二人舍衞女一人、被風流來于日向、

〔日本書紀 二十六 齊明〕三年七月己丑、覩貨邏國男一人、女四人、漂泊于筑紫言、臣等初漂泊于海見島、乃以驛召、辛丑、暮饗都貨邏人、（或本云墮羅人）

〔扶桑略記 四 齊明〕四年三月、舍衞國婦女來朝、

〔日本書紀 二十六 齊明〕五年三月丁亥、吐火羅人共妻舍衞婦人來、六年七月己卯、都貨（○貨原作躭、據釋日本紀改）羅

波斯

人、乾豆波斯達阿欲歸本土、求請遣使曰、願後朝於大國、所以留妻爲表、乃與數十人入于西海之路、

〔日本書紀二十天武〕四年正月丙午朔、舍衛女、墮羅女、〇略中捧藥及珍異等物進、

〔續日本紀十聖武〕天平八年七月庚午、〇七月無庚午、當作庚子、廿三日也、入唐副使從五位上中臣朝臣名代等、率唐人三人、波斯人一人、拜朝、十一月戊寅、天皇臨朝、〇略中唐人皇甫東朝、波斯人李密翳等授位有差、

〔唐書二百二十一西域列傳〕波斯、居達遏水西、距京師萬五千里、而贏東與吐火羅康接、北隣突厥可薩部、西南皆瀕海、西北贏四千里、拂菻也、人數十萬、其先波斯匿王大月氏別裔、王因以姓、又爲國號、治二城、有大城十餘、俗尊右下左、祠天地日月水火、祠夕以磨揉蘇澤、祁顏鼻耳、西域諸胡受其法、以祠祆、拜必交股、俗徒跣、丈夫祝髮、衣不剖襟、青白爲巾帔、緣以錦、婦辮髮著後、戰乘象、一象士百人、負則盡殺、斷罪不爲文書、決於廷、叛者鐵灼其舌、瘡白爲直、黑爲曲、刑有髡鉗刖劓、小罪祁、或系木于頸、以時月而置、劫盜囚終老、偷者輸銀錢、凡死棄于山服闋月除、

〔通典百九十邊防三〕波斯

波斯、後魏時通焉、在達曷水之西、都宿利城、後周史云蘇利城、隋史云蘇利城、商城記錄音訛其實一也、有河經其城中、南流、卽條支之故地也、大月氏之別種、其先有波斯匿王、其子孫以王父字爲氏、因爲國號焉、

〔元亨釋書十慈悲進〕釋淨藏、洛城人、〇中略沙門長秀、從波斯國猛風迅漂來、秀有胸病、醫治不効、白增命僧正索法救、命曰、我國靈感之者十人淨藏第三也、道之藏誦藥師呪百八遍、秀病立愈、秀感伏曰、我國隣印度、未有如是異人、今見此師、豈有一二乎、

〔空穗物語俊蔭〕としかげ日本へかへらんとて、波斯國へ渡りぬ、其國のみかど后まうけのきみに、このことを一つづゝたてまつる、みかどおほきにおどろき給ひて、としかげをめす、まゐれるにことのよしをくはしくとひ給ひての給はく、このたてまつれることの聲あらきところあり、そばしひきなら玄てたてまつれとの給、人のくにの人なれば、わたりてひさしくなりにけり、その

羅越

ほどはいたわりて候はせんとの給へば、としかげ申す、日本に年八十歳になる父母侍しをみすてゝまかりわたりにき、今はちりはいになん、いそぎまかるべきと申す、みかどあはれがり給ていとまをゆるしつかはす、けうやくの舟につきて廿三年といふとし卅九にて日本へかへりきたり、ちゝかくれて三年、はゝかくれて五年になりぬといふ、

〔三代實錄四陽成〕元慶五年十月十三日戊子、是日頒下所司曰、无品高丘親王志深、眞諦早出塵區、求法之情、不遠異境、去貞觀三年、自辭當邦、問道西唐、乘查一去、飛錫无歸、今得在唐僧中瓘申狀、俾親王先過震旦、欲度流砂、風開到羅越國、逆旅遷化者、雖薨背之不記、而審問之來可知焉、親王者、平城太上天皇之第三子也、母贈從三位伊勢朝臣繼子、正四位下勳四等老人之女焉、

國號

安南 東埔寨 占城 附

安南ハ西南ハ暹羅ニ接シ、北ハ支那ニ界シ、東ハ支那海ニ面ス、今ハ交趾東京ノ二部ニ分チタレド、交趾ハ總稱ニシテ、東京ハ都府ノ名ナリ、後陽成天皇ノ慶長年中始メテ我國ト交通セシガ、明正天皇寛永十三年異國渡海ノ禁アリ、尋デ十五年、南蠻人渡來ノ禁ヲ布ク、故ニ彼我の交通是ヨリ永ク杜絶セリ

〔書言字考節用集 一乾坤〕東京（トンキン）安南、交趾並同、支那西南夷也、　交趾（カウチ）東京、安南、交州並同、

〔書言字考節用集 二乾坤〕安南國（アンナンコク）交趾、東京並同、

〔日本紀略 桓武〕延暦二十二年三月丁巳、詔曰、入唐大使贈從二位藤原朝臣河清、○中略可贈正二位、河清贈太政大臣房前之第四子也、本名清河唐改爲河清、天平勝寶四年以參議民部卿爲聘唐大使、天寶十二載○唐玄宗年號、當我天平勝寶五年、與留學生朝衡、○安倍仲滿同舟歸朝、海路逢風漂泊安南、○下略

〔唐書 二百二十 東夷列傳〕日本古倭奴也、○中略開元初、粟田復朝、○中略其副朝臣仲滿慕華不肯去、易姓名曰朝衡、歷左補闕儀王友、多所該識久乃還、聖武死、女孝明立、改元曰天平勝寶、天寶十二載朝衡復入朝、上元中、擢左散騎常侍安南都護、

〔野史 二百九十 外國傳〕安南、古稱交趾、卽日南西北、自交岡而來、故曰交趾、南方彝人、足大指開折、兩足並立、則前指相交、寰宇記謂、蠻臥時、頭向外、足在內而相交、故曰交趾、又曰交阯、足相向也、元史引粵志、其地東至于海、西界雲南、南界占城、北界廣西、東北界廣東、西南界老撾、廣一千七百六十里、袤二千八百里、其國都之名山、曰三峯山、鞍子山、傘圓山、普賴山、盡插入雲漢、而大小落靠嶺、鬼門關、羅婆羅翁嶺、麗嶺等、皆其扼寨、獨倚富良江爲天險、江寬二三里、水混濁、一支自緬甸、一支自雲南、流入交岡滙珥河蘇瀝河、勢漸大、與林江、滄江、黃江、白藤本、凡二江、俱注海洋、大抵多平原曠野、一望畦田、村莊比里而居、人稠地狹、亦一都會也、帝顓頊時、南至于交趾、莫不砥屬、帝堯申命義叔宅南交、平秩南訛、周有越裳氏、重三譯來朝、秦而來世屬支那、元史○中略唐高祖、武德中、改交州總管府、元史、東郡事略、高宗調露元年、又改安南都護府、隸嶺南道、安南之名始此、○中略孝宗○宋主淳熙元年、封天祚爲安南國王、安南之稱始于此、

〔秉燭譚 一〕安南國ノコト

安南國ハ、古南交ノ地ナリ、書經ニ在リ、秦ノ時ニ象郡ト云、漢ノ時ニハ交趾、日南、九眞ノ三郡トナル、經國雄略ニ見ル、シカレバムカシハ中國ノ地ナリ、宋ノ孝宗ノ時ヨリ、安南國ト立テ夷狄ノ一國トナル、日本ニテハ、交趾ト書テカウチトヨム、百年前ハコノ方ヨリ回易ニ下リ、舟楫ノ往來アリ、ソノ國王陳氏黎氏ナドアリ、日本人ヲ國エ入ル切手アリ、路引ト云、今ニ持タル人所々ニアリ、ソノ國年號ヲ立ツ、古錢ニ洪德通寶ト云ハ、コノ國ノ錢ナリ、洪德ノコトハ歷代小史ニアリ、

〔采覽異言 三〕スイヤム

暹羅東南占臘國、卽眞臘、一名漢甫塞、○中略其北安南、舊名交趾、番名クイナン、廣南之轉也、又ポロン、富良也、ギヤン、義安也、チヌバイ、清化也、其北東京、番名トンキン、其東卽廣西也、番名クシンシイナ、卽廣西支那之轉也、

〔增譯采覽異言 八〕昌永○山村按ルニ、安南西語カハンナント云、又トンキン、又トンク井ント云フ、コレ東京ハ其王都ナル故ニ、亦其國號ヲモ如此ニ稱ス、明史ヲ按ズルニ、安南ノ太祖黎利明ノ宣德年中ニ、國ヲ建テ帝ト稱シ、東西二都ヲ分チ、交趾ヲ東都トシ、清化ヲ西都トス、クシンシイナハ、予ガ所見ノ諸ノ西圖、皆以テ安南ノ南ニオク、且諸西書ヲ考ニ、ミナコレ安南ノ地ナルコトヲ記セリ、○中略萬國傳信紀事ニ曰ク、安南國、又東京ト云、卽チ一種ノ王國ニシテ、北ハ支那ノ廣西及雲南ニ接シ、南ハコシンシナニ至リ、東ハ支那ノ廣東ニ至テ、其地頗大ナリ、所屬二百餘ノ州縣アリ、其產象及沙糖甚名アリ、此他金銀、肉桂、胡椒等多シ、其王都モ亦東京ト云、甚廣大壯麗ナリ、土人ハ其色多クハ黯赤、風俗大抵支那ト相同ジ、皆孔夫子ノ敎ヲ崇信ス、其コシンシナモ、亦王國ニシテ、安

南ノ南ニアリ、中ニ六部ヲ分ツ、共ニ支那ノ帝ニ服屬シテ方物ヲ貢ス、

〔增補華夷通商考三〕交趾（カウチ）カウチイ漳州口、キヤウツウ南京口、

一國ノ總名ヲ交趾ト云、日本ニ來ル船ハ、此國ノ內、廣南ト云處ヨリ來ルヲ交趾舟ト云也、廣南ハ今ノ城下ト見ヘタリ、安南國ト云モ、此邊ノ總號ト見ヘタリ、國主有テ仕置ス

海上日本ヨリ千四百里、唐ノ西南ノ方ニテ雲南ノ邊ヨリハ陸路往來アリト云、外羅、尖筆羅ナンド云島、交趾國ノ內ニテ船寄スル所也、何レモ五月以後ノ南風ニテ長崎ヘ來ル也、

北極出地事十五度ノ國也、或十六度ノ所有、

四季大寃等ヨリ又暖國也、霜雪ト云事一生不知也、○中略此國ニハ唐人モ餘多居住ス、又ハ福州漳州ノ商船、此國ニ行テ諸色ヲ調ヘ、日本ニ來ルヲ交趾船ト云也、住居ノ唐人、國主ノ下知ニテ、日本渡海ノ商船仕出シ來ルニ有之、其船ニ地ノ人モ乘渡ル事アリ、又昔日本人此國ニ渡海ノ時、留ツテ居住セシ者多シ、日本町ト號シテ一町アリテ、其子孫有之由、

〔增補華夷通商考三〕東京（トンキン）

此國根本交趾國ノ都ナリシニ、近代東京交趾ト各別ニ分レタリ、往古ヨリ中華ノ仕配ニテ、交趾ノ令トテ守護ヲ置タルハ此東京也ト云リ、舊ハ兄弟ノ國ニテ一國ナリシカドモ、子孫ニ至リテ爭起リテ軍不絕、兩國ノ界イ儀安ト云所ニ山アリ、此山ノ肉桂天下ノ名物ナリシヲ、兵火ニ儀安ノ山燒テ、近年ハ勝レタル肉桂不持來也、儀安、布政、鎭州等、皆此國ノ內ニテ船著ル所也、○中略此國ニハ阿蘭陀人モ商賣ニ往也、尤唐船此所ニ往テ土產ヲ積デ日本ニ來レリ、其舟ヨリ地ノ人モ來ル也、此國ニモ住居ノ唐人甚多ク、又昔居住セシ日本人ノ子孫モ有之由、

〔安南紀略藁一〕國號及往來之事

守重藤○近曰、安南ハ長崎ノ西南ニアタリテ、海上凡千四五百里バカリ、此國モト唐山交州ノ所部ナリシガ、宋ノ初、丁氏ソノ地ニ王タリシヨリ、黎氏李氏ノ世ヲ歷テ、本朝高倉天皇承安四年ノ頃、宋ノ孝宗淳熙元年ニアタル李天祚ト云ルモノ、遂ニ安南ヲ以テ其國號トハ定タリキ、此ヨリ陳氏、黎氏、莫氏ニ傳ヘテ、今猶黎莫ノ國タリ、其國名稱スル所一ナラズト云ヘドモ、上古ハ交趾ト稱シ、後ニ安南ト改メ、又東京ハ其故都、東西洋考ニ見ユ廣南ハソノ故ノ太傅阮其ガ所據、明ノ末、國王黎維新ニ相鄭松ナルモノ、政柄ヲ專ニス、ソノ舅阮其不平ヲ懷テ、廣南ニ據テ威諸部ニ行ハル、本朝元和ノ頃、長崎ノ商人荒木宗太郎女婿トナリシハ此阮氏ナリ、蠻人ノ所謂コーシンシーナアハ、卽チ廣西支那ノ轉音ニシテ、皆コレ一國ノ名稱ナリ、唐山廣東ノ西南界、コト〴〵ク安南接境ナルベシ、

〔外蕃通書十一〕安南國書

守重按ニ、安南ハモト交趾、舊名ナリ、蠻呼キヤウシイ、又カーシンシーナア、又越ト云フ、慶長年錄ニ、安南國、又越ノ國ト云ト見ユ、予又嘗テ其國歷ヲ見ル、其體裁ハ清ノ時憲書ト同ジ、題シテ大越永祚七年欽授曆トアリ、俱ニ一國ノ總名ニシテ、其都會ノ地ハ、交趾ヲ東京ト云ヒ、安南國王黎氏ノ國都ナリ、廣南ヲ西京ト云フ、其大臣阮氏ノ鎭府也、清化港、順化港、廣南港、ミナ阮氏ノ所轄也、其賈舶ノ湊泊スルヲ以テ、其名最モ他邦ニアラハル、故ニ蠻人ハ、東京ト廣南トヲ以テ、安南ノ二王國ノ如ク思ヘルハアヤマリナリ、蠻人ハ廣南ヲコーシンシーナト云フ、卽交趾支那ナリ、東京ヲ安南トスルナリ、安南國王、又黎氏ト莫氏ノ二家アリ、其國主ハ、昔嘗テ帝ト稱シ王ト稱シタレドモ、明ノ嘉靖十九年、莫氏明ニ降リシヨリ、安南國ヲ削テ安南ノ爲國ハ、宋ノ熙寧二年、ソノ國王李日尊ニ始マリ、日尊ガ曾孫天祚ガ時、宋淳熙二年、安南國王ニ封ゼラル、安南都統使司ト爲シ、莫登庸ニ都統使ヲ授ク、萬曆九年、舊主黎氏ノ裔孫維潭ナルモノ、漸ク强大ニシテ、二十五年ニ至テ、我慶長二年ニ當ル遂ニ莫氏ニ代ル、明又都統使ヲ授ク、然レドモ明末清初迄、黎莫二氏此國ニ分據シテ、歸一スルコト能ハズ、○註略清ニ至テハ、再ビ王號ニ復シ、清ヨリモ亦安南國王ニ冊封セシナリ、國王黎維正ガ正和四年ニ、清ヨリ封使ヲ遣シタリ、卽康熙二十二年ニシテ、我天和三年ナリ、此國モト漢唐ノ時ノ內地ニシテ、我阿部仲麻呂入唐シテ、安南都護ニ擢ラレシコトモ有ナリ、五代ノ時、始テ蕃夷ニ淪ミタレバ、其文爲制度ミナ唐土ノ餘風アリテ、自ラ年號ヲ建テ、三司十五府兩都十三道ヲ設ケ、其職名モ多ハ唐制ニ倣フ、故ニ其書式モ他蕃ニ比スレバ、

頗ル覬ベキモノアリ、今ニ至テ其文字ハミナ漢字ヲ用ユト云フ、

修交

〔外國通信事略〕安南

慶長六年に始て書を奉り物を贈りしより、寛永九年に至るまで通信絶えず、御返書をなされしなり、其後は通路絶へぬ、

〔外蕃通書十一〕安南國書

守重按ニ、安南ノ通信ハ、慶長六年ニ始ル、然ドモ其獻書ニ（弘定二年五月ノ書ナリ、卽慶長六年ニアタル、）屢〻貴意ト云ヒ、蒙賜文翰ト云ヒ、欲依前事兩國通交ト云トキハ、是ヨリ前ニモ嘗テ往復ノ事アリト聞ユ、（此時又秀吉公ヘ致ス書アリ、書中ニ壅舊約ノ語アリ、然ニ其ニモ甍ゼラレタレバ、意フニ四五年ノ間中絶セシコトナルベシ、）但其商船ニ御朱印ヲ賜リシハ、又慶長八年ニ在リ、其來書ニ稱スル所ノ名號一ナラズ、慶長六年ノ書ニハ、（彼弘定二年、瑞國公ノ上書ナリ、）安南國天下統兵都元帥瑞國公ト云ヒ、同八年ニハ（彼弘定六年ナリ）安南國大都統瑞國公ト云ヒ、同十年同十一年ニハ（彼弘定四年）安南國大都統瑞國公阮ト云ヒ、同十年同十一年ニハ（彼弘定七年ナリ）安南國大都統瑞國公ト云ヒ、天南國欽差雄義營副都將行下順化廣南等處大尉端國公ト云フ、（瑞ハ疑ハ瑞ノ字ノ誤ナラム）今按ニ、是皆安南王ノ國書ニ非ズ、其大臣廣南總鎭官阮氏ノ獻書ナリ、阮氏ハ安南國王ノ外戚、累世ノ大臣ナリ、廣南ニ駐箚シテ、威權諸郡ニ行ハル、廣南ハ貿易ノ要津賈舶ノ輻湊スル處、故ヲ以テ其來書ミナ阮氏ノ上稟ニ係ルナルベシ、其瑞國公ハ、亦阮氏封號ノ通稱ナルコト、猶國王莫登庸ガ、未ダ簒奪セザル前ニ、太傅仁國公ト稱セルガ如クナルベシ、唯疑ベキハ、此國明代ニ至テ王ヲ稱スルコトヲ得ズ唯都統使ヲ受ルノミ、然レバ來書ニ所謂ル大都統ハ卽國王黎氏ナルベシト思ヘドモ、既ニ阮姓ニ係レバ、其國王ニ非ルコト明ナリ、疑クハ其國王ハ明ノ都統使ヲ受ナガラ、其國中ニ於テハ僞王ヲ矯稱シテ、都統ハ却テ其重臣ニ授ケシカモ知ベカラズ、是等名號ノ正僞、尊卑ノ抗對ハ、當時ニ在テ、草制ノ諸臣、其事實ヲ研覈セラレテ、而後ニ御復書ヲ下サレシナルベシ、其慶長十四年ノ移文ニ、（彼弘定一年）平安王、舒郡公、文理侯、廣富侯等ノ名アリ、寛永元年ニハ（彼永祚六年）清郡王アリ、（下ニ載スル鳥津、平南王、華郡公アリ、其華郡清郡ハ、卽清化承政司ナルベシ、東西洋考ニ、清化港、卽舊清化府也（按ニ、又清ハ在ノ華ニ作ル、）在ニ変趾ヲ西京、今ヲ清華承政司ト見エタリ、又元祿元年ニハ、（彼正和九年）直チニ安南國王ト稱シタリ、是ミナ各府ニ駐箚シテ、各自ニ王公ヲ僭稱セシモノナルベキナリ、

〔外蕃通書十一安南國書〕安南國都元帥瑞國公上書（蛟相國寺書翰扉風）

安南國天下統兵都元帥瑞國公、茲屢蒙ニ家康公貴意ヲ、前差ニ白濱顯貴ヲ、發船往販通商結好ヲ、又蒙賜ニ文翰ヲ、乃前任都堂往復、今我新任都統元帥欲依前事ヲ、兩國交通ヲ、不幸至舊年四月間、顯貴船舶在順化處海門被風蕩船破無所依特順化大都堂官、不識顯貴良商、與船衆爭氣、不意都堂官誤身故、諸將帥與兵報怨、且日日要殺死顯貴、我在東京聞此消息、愛惜難勝於上、年我奉命天朝、復臨巨鎭見顯貴、尙在我國、我本欲發船許回、奈天時未順延至今日、幸見貴國商船復到、顯貴暗曉事由、我無不悅、爰謹具菲儀聊表微意、庶容少納、外專書一封、煩爲傳上位、示下子顯貴返國、以結兄弟之邦、以交天地之儀、誠如是則助以軍器、四（生鹽漆器械）、以充國用、我感德無涯、異日客報至祝、玆書、

弘定貳年〇（我慶長六年）五月初五日

書押〇（按文略）

別幅

計

一財物五項

奇南香壹片（參斤拾兩）　白熟絹參疋

弘定二年五月初五日

神君復賜ニ安南國大都統瑞國公ニ御書（載ニ異國往來幷日記ニ）

日本國源家康復章安南國統兵元帥瑞國公、信書落手、卷舒再三、自本邦長崎所發之商船、於其地逆

白蜜拾瑆　　槤木壹百枚　　孔雀子五翣

風破船囚徒殺者、國人宜敎誡之、足下至今撫育舟人者、慈惠深也、貴國異產如目錄收之、夫物以遠至罕見爲珍、今也我邦四邊無事、群國昇平也、商人往返、滄海陸地、不可有逆政、可安心矣、本邦之舟異日到其地、以此書之印可爲證據、無印之舟者、不可許之、敝邦兵器聊投贈之、實千里鵝毛也、維時孟冬保嗇珍重、

慶長六年辛丑小春日

御印

〔外蕃通書十一安南國書〕神君復賜安南國大都統瑞國公御書載異國往來及日記

日本國源家康報章安南國大都統瑞國公慕下、遙傳珍章、近見王字、千里迢々、不異晤對、況又靈區之異產、遠方之芳情、不勝歡抃、貴國懇求之方物、敝邦所產土宜者、可隨商人所思、地已雖阻海山、其情不減尺五、他日商船往來、風波難者天也、敝邦之四方海陸、叨不可有囚賊、本邦兵器〔目錄具副楮〕其物雖菲薄、志之所之也、維時霜氣稍嚴也、爲國家宜保重、不備、

慶長七年壬寅小春初二

御印

〔外蕃通書十一安南國書〕安南國大都統瑞國公上書載相國寺書翰屏風

安南國大都統瑞國公阮敬〇敬下恐脫二上字書日本國內太宰執原王殿下、遙聞宰執德聲含詠、仁風騰十地之雄、道化徧諗、惠露洒兩天之渥、職欲成貴貴之義、去歲敢憑片楮陳其悃誠、幷方物小禮、幸蒙宰執垂納、會玆年仰見宰執玉札、遙傳芳情、道達曉威、昨日之事、職不勝欣賀之至、頓首稽首、拜之讀之、增其氷谷、況又贈以甲冑軍器、錫以珍重、如此非榮何賜之乎、其恩深滄海、義重丘山、眞宰執含弘兼愛之度、卽欲遣人詣于階前拜謝、其奈堯天舜海何、徒懸念而已、感云海雲里隔千餘、信義心孚一片、此職書中第一義也、且職之陋邦、乃卷石勺水之區、無有奇貨異物、曷是以彰其賜、玆因驛使言還、敝以土產小物、聊表微忱、爰及折簡、謹陳肝膈數言、冒達宰執殿下、禮雖云小、伏乞笑納、願自玆以後、共信此心、莫違其義、使南國相親之厚、百年至于千萬年必矣、

弘定四年〇我慶長八年五月十九日

守重按ニ、瑞國公、阮ハ則廣南ノ鎭守官ナリ、阮氏ハ彼國累代ノ重臣ニシテ、然モ兵權ヲ握レバ、若クハ王者ニ擬スルコトモ有シニヤ、〇中略、神君復賜安南國大都統瑞國公御書載異國往來及日記

日本國源家康復章安南國大都統瑞國公床下、華紙芳言、金札刊字、共歸掌握、遙雖阻溟渤、簡牘頻往來、則其盟齊隣境、特投贈貴國方產、如目錄領之實至情也、渡海商人請寡人曰、異日來敝邦之時、于海濱于嶋嶼、到府縣村邑、任船主心可寄寓之、大望、卽命陋邦士民、而書商人住居可隨所思、書商舶貨財不可侵掠之印札而付與焉、只要使旅客安居敝國軍器長大刀壹拾柄寄贈以伸寸忱、今也歸舟忽々、不能委悉也、不具、

慶長八年星次癸卯小春初五日

御印

〔歷朝要紀百四十四〕是月〇五月安南國書至本書、讀破揚氏所藏、

安南國大都統瑞國公、報章日本國王殿下、嘗聞修睦結交國君盛典、去歲國王厚賜好甲寶劍、玆復寄贈長大刀壹拾柄、職蒙惠不淺、其貴國商船、見來販賣、職曲加愛護、各任安居、會曰商舶言還、職陋邦貴物稀少、輒具小禮、具別格投贈國王殿下、庶酬其義、自玆歲通商舶、只要就職本國、以便貿易、若清華乂安等處、素與職相爲讎敵、萬望國王業已交愛於職、理宜禁止商舶、勿許通往彼處、言不爽信、王其鑒焉、

弘定五年〇我慶長九年五月十一日

〔南浦文集中〕答安南國書

日本國薩隅日三州大守藤氏家久復書于安南布政州右奇副將北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華郡公我開貴國土宜土風而仰慕者年尙矣今辱雲翰展玩再回宛然如拜貴面於千里之外矣幸甚幸甚伏蒙珍貺却之不恭拜々領焉我國未嘗一有之誠不意之芳惠也且復有都元帥總國政尙文平安王之命而欲通好交鄰兩地雖隔萬里滄溟交信之約豈有渝乎伏願自今以往歲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則兩國所須各得其所是亦兩地聯達之交豈復有絕期乎今也使船主洪玉山夥長郭慧田二人艤一隻船裝載方物且贈以戎衣拾領長劍拾枝弓馭各拾具琉黃一萬斤所愧少些之儀聊伸通問之忱伏惟笑留

〔外蕃通書十三安南國書〕安南國主與長崎木村宗太郎書　木村氏所藏

安南國殿下兼廣南等處爲立書事蓋聞重兩國之乾坤斯言信矣親一家之和睦何貴如之肆我阮家自立國以來務施仁義遠來近說惠澤均蒙玆有日本國舶主木村宗太郎乘舶駕海榮耀我國拜見願承膝下我乃推其所欲仍加貴族阮大良巨名顯雄非惟時宮庭之光顯抑亦堅南北之利通詩人賡曰自邇及遠之趾之角之定爾才稱公子之才如日如月如松我壽等南山之壽榮斯足矣猗歟盛哉國有常法立書存照

弘定貳拾年○我元和五年肆月貳十貳日

守重云此一通ハ長崎地下人荒木宗太郎所藏ナリ余宗太郎ヨリ借鈔ス家傳ニ云文祿ノ初ヨリ外國ヘ貿易ノ爲京ヨリ三艘堺ヨリ一艘長崎ヨリ五艘都合九艘ノ船主東京交趾東埔寨太泥六昆ノ諸國ヘ渡海セリ其內一艘ハ荒木ナリ元和八年台德公○德川秀忠ヨリ御朱印被下廣南ヘ往來ス彼國王懷柔ノ餘情其女ヲ以テ宗太郎ニ妻ハセ阮氏ヲ授ケ永ク親屬ノ好ヲ結ブ此書ハ則其時與ヘシモノト云フ其妻後ニ此際ヘ伴ヒ來リシニ異國渡海ヲ禁ゼラレケレバ其妻モ遂ニ長崎ニ止マレリト云又按ニ阮氏ハ廣南港ノ阮氏ニシテ其國王ニハアラズ然レドモ他國ノ船舶ニ女ヲ嫁シ姓ヲ授ケ外蕃ノ尊卑等級ナク國體ヲ知ラザルコト見ベシ

〔外蕃通書十三南國書〕安南國清都王付角藏書　載異國日記及書翰屏風

安南國王大元帥統國政清都王爲建新本國恢復中興土宇版章都歸一統四方鄰國和好相交惠澤仁施各成大義玆年夏節見日本貴國舶長號角藏號末吉等其貳舶到國買賣我志欲親於大不在於小商乃究問詳言聞日本國主年春方長性德寬賢我欲結爲兄弟之邦仁義道愛先以正義名爲始相交本國所產貴財玆我有密物寶枕壹件眞金所作漆兩眞綺瑞參拾捌兩付舶長角藏末吉等領回寄與日本國主淳和弭學太政大臣日本大將軍源家光爲信結千年之義勿夾毫厘其日本國主有敬愛之心慕貴貨之意願來年又寄日本甚好劒拾柄匕刀拾柄細腰刀拾柄以爲本國上々最好之美物幷各異貨付舶長角藏末吉等舶將來本國或答義若干我再答還如情所寄海程萬里視一心同義結兄弟絲毫不爽信情如此大義千年義本財末以聲名於兩邦筆不盡詞眞心玆寄

永祚六年○我寬永元年五月二十日

〔外蕃通書十三安南國書〕安南國華郡公付嶋田政之書　書翰屏風

欽奉元帥統國政清都王勅旨總欽官又安處和義衙副將少保華郡公阮相公書付日本國角藏舶義子財副嶋田兵衛尉政之嘗謂四海一家五倫爲大惟義可柔乎遠其善必眷于天是以相公承祖宗之福蔭寵聖上之恩榮長男繼羅相門會契攀龍妻封誥命女配皇妣孫曹慕儀賓握虎符上器之干城瑚璉弟輩攀桂子占鰲頭至奇之鼎鼐鹽梅奎光朝野月皎又安相公惟善乾春秋鼎盛德施閫境仁及他隣玆有日本國角藏舶財副者邇來本治慶萬代之誠堅一生之義雖然怡然幸勿怠然今而復期以義久而情久思堅而契堅惟願恩義尤深父子無間宜其愼之

永祚陸年○我寬永元年陸月初五日

〔外蕃通書十四安南國書〕安南國都統官呈茶屋四郎次郎書　同上○載二異國日記一

安南國都統官肅書達于日本國貴職茶屋四郎次郎殿廳下煕知我自結好於貴國等職以來三十年

餘、其義未嘗有缺、至於前年、須有外姪背義忘恩、興兵犯境、至公天不容奸、易使賊徒敗走、昨聞貴國各職存敬愛之心、禁商客之艚、不與東京交易、感貴職之恩厚矣、所恃貴職奏于國王、自茲以還、係有貴國之商船、勿放于東京清華乂安等處、茲有方物寄與貴職、以表交隣之大義、於是乎書、

計　琦楠一片大好　白絹拾疋

永祚十年〇我寛永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書押

〔外蕃通書十四安南國書〕安南國大都統呈中嶋氏書載異國日記

安南國王大都統致詞日本國中嶋氏、貴職曉達竊聞雲逆諸國、乃大賢之客曩者見貴職艚船到其國、我知貴職本欲通邦結好得便交情而已、豈我有巍蕩之仁能感慕而至者哉、況貴職又有珍奇貴物、厚意如此、我爲何以稱之歟、爰憑薄物片辭、以表親々之義、於是拜書、所恃我有鄭外孫、不遵貴府嚴禁係各商船勿許裝載琉黄銅器往彼處、誠如此語受賜甚多、永堅胡越、一家丘山義重、聊寓薄物片辭、幸蒙希察、

計　一信物五項　奇南壹片　沈香壹片　色緞貳疋　大紅領大貳疋　絹陸疋

永祚十四年〇我寛永九年五月十八日

〔外蕃通書十四安南國書〕安南國派郡公示艚長助次右衞門書角倉氏所藏

安南國王府内監兼都察監總太監掌監事派郡公示日本國義商角倉艚々長助次右衞門等、於上年到安南國買賣、遇絲貴時難於所買未及回船、仍留我國、已經年餘、無作非爲之事、果是良民、茲買賣已完、應許回本國、經呈總督官、准驗安其生理、來年再將船裝載方貨赴我國京買賣、以通貨財、貿易、茲示、

德隆六年六月初九日

示押

渡海朱印

守重按ニ、黎維禧、我元和五年襲テ立ツ、元ヲ永祚ト改ム、其十四年、我寛永九年ニ當ル、其後通書ナキコト七八年ニ及デ、德隆六年七年ノ書アリ、然而德隆何ノ年ニ改元スト云コトヲ知ラズ、角倉ガ船安南國ニ到リシハ、寛永十二年、異國渡海禁絶ノ前ニアリシナルベシ、然シテ留テ年ヲ經ルト云時ハ、知ベシ德隆ノ改元モ、又寛永十二年ノ後ニ有シナラン、

〔外蕃通書十四安南國書〕安南國送茶屋四郎次郎書茶屋所藏

安南國書于日本國中島氏茶屋四郎次郎、蓋開交隣止信、昭然大學格言、柔遠及人、炳爾中庸明訓、茲見本國艚來南國、我不勝歡悦、所有片書一札、幷信物用表誠心、係年常遣艚來販賣、以通兩國修好、以示四海同仁、茲後或艚到東京、且彼處與我國由有讐敵、如各貴物、許通行販賣、係硫黄銅器幷礮銃等物、所恃該艚二官、嚴禁勿許裝載、如誠此信、我受賜多矣、茲書〇略中

計　一信物三項　奇南香壹片　大絹肆匹　酒參拾埜

德隆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異國御朱印帳〕一安南國附天南國

一慶長九年孟春十三日　天満イバラキヤ又左衞門舟、取次尼崎屋又□郎、

一慶長九年八月六日　舟本彌七〇彌七下文或作彌七郎已年御朱印請取

一慶長九年八月十三日　細屋喜齋

一慶長九年八月廿六日　末次平藏

一慶長十年乙巳七月朔日　嶋津陸奥守

一慶長十孟秋初三日　嶋津陸奥守

右二通、此外西洋一通、乙巳八月十七日、本上州ノ一札來但二通ト紙面雖在之、最前三通被申請付三通渡之、丁未八月十七日、銀子三枚來、先年御朱印御禮トテ、和久甚兵衞、山駿州使者請

取來也、

一慶長十年乙巳八月廿八日　舟本彌七郎自本上狀來（彌七郎參ル處ハクイカムト云也）

巳ノ九月十七日渡之、小樽二銀一惠之、請取在之、去年御朱印請取、御太刀一、御長刀貳枝被遣、

上野殿ヨリモ音信在之、

一慶長十一年丙午八月六　舟本彌七郎本上有狀

普界一、治殿少惠之、請取在之、竹舟宗任同道也、

御朱印ハ八月十八日（御書ト中卷トハ十月廿五日渡之、請取ハ栢原作十郎也、彌七郎頻ニ付て如此、）

一自日本到天南國商舟也　右慶長十一年丙午九月十九日、九ノ十七日渡之、

原彌次右衞門（但天南國ノスノハイト云所ヘ行也）

自本上州有一札、天南國大尉端公ヨリ、沉香二十斤、白熟絹五疋、日本國王ヘ進上也、自御所樣（○德川家康）ハ無御報、本上ノ一札、九ノ十九日渡之、

一自日本到□南國商舟也　慶長十二年丁未八月廿八日

本上ノ一札ハ七月廿日ナレドモ、今日モ吉日之間書之、普界一、沙糖一壺、ケイヒロ一惠之、昔者安南、蓋今者號天南國乎、不分明、故書以前之國號者也、別切紙書テ右之彌七郎請取來遣之、

（○中略）

一自日本到安南國舟也　嵯峨角藏了意御朱印也、取次意庵、本上狀アリ、了意白界一被惠之、慶

未十二月廿七日兌長老遷化故、角藏御朱印一ツ分、二月書之也、五月十一日ノ日付也、

慶長十三戊申正月十一日

一自日本到安南國舟也　角藏了意拜領御朱印、後藤庄三郎本上州口入、酉ノ九月十三日書之、

右　慶長十五年庚戌正月十一日

一自日本到安南國舟也　角藏與一拜領御朱印、本上州狀アリ、普界一被惠之、戌（○戌恐酉誤）十月十

一日書之、

右　慶長十六年辛亥正月十六日

一自日本到安南國舟也　平戸松浦法印拜領御朱印、長谷川左兵衞取次也、普界一被惠之、

右　慶長十六年辛亥正月十一日

〔異國御朱印帳〕交趾國（或ハ跤趾）

一自日本到交趾國舟也　加藤肥後守拜領御朱印也、本上州取次也、於駿府書之、

右　慶長十四年己酉正月十一日

一自日本到交趾國舟也　負田木右衞門拜領御朱印也、本上州取次也、普界一被惠之、酉ノ九月

廿一日於駿府書之、

右　慶長十五年庚戌正月十一日

一自日本到交趾國舟也　唐人五官拜領御朱印、本上州狀アリ、普界一惠之、酉十二月十八日、於

京都書之、

右　慶長十五年庚戌正月十一日

一自日本到交趾國舟也　船頭木工右衞門拜領御朱印也、本上州狀アリ、普界一被惠之、戌十月

十一日於駿府書之、

右　慶長十六年辛亥正月十一日

一自日本到交趾國舟也　長谷川左兵衞狀アリ、亥ノ正月十二日、於駿府書之、吉日ヲ用ル故ニ、

昨日十一日付也、

右　慶長十六年辛亥正月十一日

〔異國渡海御朱印帳〕交趾國或ハ跤趾

一自日本到交趾國舟也　上州狀有之、慶長十七壬子十月二日、於駿府書之、拜領之主ハ、上州之御書中ニ不承候也、後庄三ゟ申來、御□□御拜領かと使者申也、功不來、

右　慶長十八年癸丑正月十一日

一自日本到交趾國舟也　後庄三狀來、御□□ゟ急ニ申來由也、明晦日御鷹野御立ニてハ、今夜御印被押由也、庄三書中ニ具ニアリ、上野殿御狀不來、庄三殿御理可有御申由也、御□□ゟ庄三殿へ之文もあり、功不來、慶長十七子十月廿九日酉刻、於駿府書之、長崎居住ノ唐人しんによろニ被遣之也、晦日ニしんによろ使來銀一枚持參、

右　慶長十八年癸丑正月十一日

一自日本到交趾國舟也　壽庵拜領也、長谷川左兵衛殿ゟ申來五通之內也、慶長十七年十二月廿六日、於駿府書之、功不來、長谷川左兵衛殿狀アリ、

右　慶長十八年癸丑年正月十一日

一自日本到交趾國舟也　舟本彌七拜領也、長谷川左兵衛殿ゟ申來五通之內也、慶長十七十二月廿六日、於駿府書之、左兵衛殿狀アリ功不來、

右　慶長十八癸丑年正月十一日

一自日本到交趾國舟也　唐人五官拜領也、長谷川左兵衛殿ゟ申來五通之內也、慶長十七十二月廿六日於駿府書之、左兵衛殿狀有功不來、

右　慶長十八癸丑年正月十一日

一自日本到交趾國舟也　唐人華宇はう拜領、本上州、後庄三狀アリ、慶長十八丑ノ八月四日、於駿府書之、功不來、

右　慶長十九年甲寅正月十一日

一自日本到交趾國舟也　唐人四官拜領也、本上州後庄三狀アリ、慶長十八丑八月四日、於駿府書之、

右　慶長十九年甲寅正月十一日

一自日本到交趾國舟也　唐人五官拜領也、後庄三狀アリ、慶長十八丑八月十二日、於駿府書之、五官ニ渡之普界一惠、

右　慶長十九年甲寅正月十一日

一自日本到交趾國舟也　唐人六官ニ被遣也、予在南禪長谷川左兵衛殿ゟ、御鷹場ゟ十一月五日之狀來、使者木田理右衛門來、此理右衛門ハ京三條之者之由、洞菴內ニ居ルヲ當年初テ上樣へ御禮申上由物語スル、但左兵衛殿ゟ之書立ニハ、御印紙七通來由候へ共、五通之分來也、使者理右衛門ニ不審申處ニ、まのしゐこんさゐと、三官使藤右衛門と兩人ハ、駿府ニ而、侍長□下を待候故ニ、御印紙ヲ渡置由被申候、大手之義と存候故、理右衛門ニ書物させて置也、一交趾へ唐人六官　一同舟本彌七、一呂宋へ小西長左衛門、一呂宋へ木津船右衛門、一柬埔寨へ木田理右衛門、此分五通、慶長十八年癸丑十一月廿二日於南禪金地書也、則木田理右衛門ニ渡候也、

右　慶長十九年甲寅正月十一日

一自日本到交趾國舟也　舟本彌七拜領、右ニ理リ有之五通書內也、慶長十八年十一月廿二日ニ書之也、

右　慶長十九年甲寅正月十一日

一自日本到交趾國舟也　唐人三官拜領、長谷川左兵衛殿鷹場ゟ狀來、七通之書立之內也、右ニ

書付候ごとく、七通之内、三官使者藤右衞門まのゑるこんさゑ二人、駿府□□下府と相
待候由ニテ、五通分來也、廿三日夜ニ入テ、此二人使者來、左兵衞内之横井久左衞門、狀來
候間、慶長十八十一月廿三日夜、燭下ニテ書テ渡之、

右　慶長十九年甲寅正月十一日

一自日本到交趾國舟也　まのゑるこんさゑ拜領、長谷川左兵衞殿鷹場ゟ狀來七通之内也、慶
長十八十一月廿三日夜燭下ニテ書テ渡候、理由ニアリ、

右　慶長十九年甲寅正月十一日

一自日本到交趾國舟也　唐人はう拜領、長谷川左兵衞狀アリ、慶長十九極月十五日、於天王寺
書之、此時交趾へ三通、呂宋へ一通、以上四通一度ニ書之、

右　慶長二十年乙卯正月十六日

一自日本到交趾國舟也　唐人三官拜領、長谷川左兵衞取次、右同前也、一度ニ書之、

右　慶長二十年乙卯正月十六日

一自日本到交趾國舟也　舟本彌七拜領、右同前、慶長十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天王寺御陣場ニテ
書之、交趾へ三通、呂宋へ一通一度ニ四通書之、何モ長谷川左兵衞取次也、狀アリ、呂宋へ
のハ呂宋ノ處ニ書之、

一自日本到交趾國舟也　誰人拜領ハ不知、長谷川左兵衞殿ゟ狀來御印紙□□□候故、早々書
之、越候へと申來候間、慶長二十年二月八日、南禪寺にて書之、則使者ニ渡之、佐兵衞狀ア
リ、

右　慶長二十年乙卯二月日

一自日本到交趾國舟也　大文字屋宗兵衞ニ被下候由也、長谷川佐兵衞殿狀アリ、七月廿七日、
二條御城ニて書之、後ニ來、

右　元和元年乙卯九月九日

一自日本到交趾國舟也　唐人三官拜領、長谷川左兵衞狀アリ、此時交趾へ此二通ト、東京へ一
通ト、以上三通、元和元年十二月廿六日、駿府ニて書之、功不成、

右　元和貳年丙辰正月十一日

一自日本到交趾國舟也　舟本彌七郎拜領理リハ右同前、此時以上三通、東京ト共ニ也、書之、元
和元年十二月廿六日駿府ニて、

右　元和二年丙辰正月十一日

一自日本到交趾國舟也　誰人拜領ハ不知、長谷川左兵衞殿ゟ狀來、卽元和元年十二月廿七日、駿
府ニて書之、功不成也、後ニ來、

右　元和二年丙辰正月十一日

一自日本到交趾國舟也　唐人五官拜領也、長谷川左兵衞狀アリ、元和二年二月廿二日、於駿府
書之、功不來、

右　元和二年丙辰九月九日

〔異國御朱印帳〕東京

一慶長九年辰八月廿六日　角藏了　以下文或作了（了意）此朱印請取

一同九年閏八月十一日　榮任

一同九年十一月廿六日　堺波屋助右衞門　此御朱印請取

一慶長十年乙巳九月三日　角藏了　九月十四日渡之、請取在之、去年御朱印請取普界一憲之、

一慶長十年乙巳九月十日　波屋助右衞門　九月十四日渡之、請取在之、去年御朱印請取普界一憲之、

一慶長十一年丙午八月六日　角藏（本上有狀請取モ了以子也、八ノ廿四日渡之、○中略）

一自日本到東京國舟也　角藏了意拜領御朱印、後庄三取次、本上州狀アリ、八月六日於駿府書之、

右　慶長十四年己酉正月十一日

〔異國渡海御朱印帳〕東京（安南國ノ京也）

一自日本到東京舟也　角藏了以拜領、與一來ル、子ノ八月廿日於駿府書之而與一ニ渡也、本上州狀アリ、北絹一端持參、又普界一惠之、去年之御朱印持來、圓光寺被書也、年號日付ハ、慶長十七正月十一日トアリ、一覽シテ與一ニ返之、御前へ可上由申候、

右　慶長十八年癸丑正月十一日

一自日本到東京舟也　三官（唐人計泉けつあん）拜領本上州後庄三狀アリ、慶長十八丑八月四日、於駿府書之、功不來、

右　慶長十九年甲寅正月十一日

一自日本到東京舟也　唐人はう拜領也、長谷川左兵衞狀アリ、此時交趾へも二通、以上三通、元和元十二月廿六日、駿府ニテ書之、功不來、

右　元和貳年丙辰正月十一日

〔長崎志一〕一寬永十三丙子年、御奉書到來ニテ、向後日本ヨリ異國渡海、一切御停止被仰出、

〔長崎志七〕南蠻船渡海一切御制禁之事

一寬永十五戊寅年、太田備中守長崎ニ被差越、向後南蠻人、日本渡海一切御制禁被仰出、則在津ノ蠻船、同出島在留ノ蠻人共、壹人モ不殘歸國被仰付、向後決テ渡來マジキ旨、稠シク被仰聞、

〔御當家令條十六〕一交趾商船到本邦渡海之節、遭風浪之災、雖令着岸日本國裏孰地、聊不可有違犯者也、

御朱印

元和二年丙辰八月廿一日

○是ヨリ先、天平勝寶中、聘唐大使藤原清河ノ、安南ニ漂泊セシコトハ國號條ニアリ、

〔外蕃通書十四安南國書〕安南國王呈長崎奉行書二通（載夏夷變態）

安南國國王達書于日本貴國長崎鎭守王閣下、竊聞信以交鄰、是聖經之明訓、恩推涵育、乃仁者之本心、曩者有安南民漂到貴國、賴鎭守王德體好生、量宏惠養、纔有大明客船主李才官經到貴國、聞有安南民在此、乃領取九人、遞回本國、其恩竊念難勝、個義將何以答、玆有土產薄物、琦璃香上品一片、付與船主李才官、肅將敬謝、如其情者、必欵納之、始終結好相親、使兩國利通販賣、前後愈加恩愛、則億年義重丘山、玆書、

正和拾伍年（○我元祿八年）閏五月拾貳日

書押

〔安南國漂流記〕

常州多珂郡磯原村船頭水主共

禪宗　友七（三十九）

同宗　庄兵衞（四十一）

法花宗　吉四郎（三十二）

禪宗　左平太（三十五）

善右衞門（死ス）

十三郎（死）

一私共儀、難風にて安南國へ漂著仕候處、南京當亥四番船、安南國へ商に渡候便船に乘候て被送、

安南ゟ直に長崎へ當〇明和四年七月十六日著船仕候、卽日御役所へ被召出宗門御糺せいた踏繪被仰付、飄流之次第、一通リ御穿鑿之上揚屋へ被遣、猶又段々御吟味に付、委細申上候趣左之通に御座候、〇下略

〔長崎志續編九〕紅毛船ヨリ安南國之者載來事

一天明七丁未年、入津紅毛船ヨリ異國人四人、載渡ニ付、被遂吟味ノ處、言語一向ニ不通、國所等不相分、因テ先出島内ニ被差置、夜具並諸道具等相與、撫育ヲ加ラレ、尙又甲必丹其外紅毛人共ノ内、國所等存タル者無之ヤ御尋有シニ、折節アナント云事バカリ相分リタル由ニテ、安南人ニテモ可有之趣申出ル、依之在館唐人共エモ對談被仰付ノ處、安南國卿里ノ者ニテ、言語僅十句之内、漸二三句モ相分リ、漂流ノ次第年月ナドモ覺エ不申由、尤四人共海獵ヲ業トシテ、兼テ關帝觀音ヲ信仰致シ、邪宗ノ輩ニモ無之段申出ルニ付、江府御下知之上、歸帆ノ紅毛船ヨリ本國エ可連歸旨被命之、衣類並米四俵被給之、九月廿日出帆、紅毛船ヨリ載歸ル、

〔安南紀略藁三〕甲寅漂民始末

寛政六甲寅年九月、奥州仙臺領大乘丸船頭清藏、楫取松平、水主清藏、忠吉、幸太郎、平五郎、已之松、源三郎、周藏、門次郎、清之丞、總八、藤吉、久之丞、與五郎、炊夫吉、十六人、房州沖ニテ難風ニ逢ヒ漂流、十一月廿一日安南ヨリ阿媽港へ送リ、七月阿媽港ヨリ廣東へ送リ、江西ヲ歷テ乍浦ニ到リ、十一月乍浦ヨリ長崎ニ歸著ス、

〔長崎志續編九〕薩州ヨリ安南國ノ者送來事

一文化十二乙亥年八月十三日、松平豐後守領分隅州屋久島エ、異國人五人漂著ノ趣同所ヨリ注進有之、日本船ニテ右漂流人ヲ護送シ、十一月十八日當地エ送リ屆ラル、依之卽刻被遂吟味ノ處、言語不通故ニ、唐人共エモ打混ジ、通辨難被仰付、是亦言語分明ナラズ、然ルニ壹人文字ヲ書覺エシ者有之、名ト歳ト書載イタシ差出スニ付、唐館エ被差遣、右名歳左ニ記ス、

隊長　五長　拜　四十四歳　寶　四十六歳

隊長　五長　敬　四十三歳　平　三十三歳

五長　良　四十四歳

右ノ者共、船館綱小屋ニ被差置、夜具並諸道具等相與エ、撫育ヲ被加、翌日猶又檢使被差出、異國通事雖致通辨、何分言語不通ユヘ、在館唐人ノ内蔡睫使エ通辨被命處、安南國會安府ノ農民ニテ、此度王城ノ話被爲致漸ク言舌通ゼリ、其後追々蔡睫使エ通辨被命處、安南國卿里ノ者ニテ、言語僅十句之内、漸二三句モ相分リ、漂流ノ次第年月ナドモ覺エ不申由、尤四人共海獵ヲ業トシテ、兼テ關帝觀音ヲ信仰致シ、邪宗ノ輩ニモ無之段申出ルニ付、江府御下知之上、歸帆ノ紅毛船ヨリ本國エ可連歸旨被命、糧米十俵、皿紗染廿五端被給、同年四月廿八日、子八番同十番唐船ヨリ歸唐ス、

附東埔寨

東埔寨ハ、暹羅ノ東南、安南ノ西ニ在リ、古ノ眞臘國ナリ、後陽成天皇慶長六年始テ我國ト交通ス、

〔書言字考節用集乾坤〕東埔寨（カンボチヤ）　支那西南夷、同類、甘波邪眞臘　同

〔秉燭譚一〕東蒲寨ノコト

西南夷ニカボチヤト云ハ、東蒲寨ヲイヒアヤマレルナリ、東西ノ東ニアラズ、書東ノ東ナリ、又ハ

修交

甘孛智トモ云、澉浦トモ云、一音ノ訛轉ナリ、本ノ名ハ眞臘國ナリ、コノ國水陸ノ別アリテ、水眞臘陸眞臘ト云、百川學海ノ内ニ、眞臈風土記ト云書アリテ、山川風俗ヲ詳ニシルセリ、

〔野史二百九十外國傳〕柬埔寨、一名眞臘、又占臘、通書引眞臘風土記、增譯異言、新話、其國自稱曰甘孛智、通書引風土記、或敢浦只、增譯異言、通書引西蕃經、又甘波牙、通書引坤輿圖說、增譯異言、引艾氏圖說、又漢甫寨、增譯異言、在暹羅東南、增譯異言、當本邦西南、海陸可一千六百里、通商考作一千八百里、○中略眞臘、本扶南屬國、王姓刹利、名質多斯那者、始幷扶南有之、宋宣和初、封爲眞臘王、慶元中、國人大擧伐占城、破之、而立眞臘人爲占城王、○中略故當時占城亦爲屬國、印度東方王國、而近安日河、土地極富饒、國王自立治其地、近世屬暹羅國、三受其命令、通書引續文獻通考、及眞臘風土記、明萬曆初、暹羅與東蠻牛戰、而大破之殺其子、東蠻牛宵遁暹羅新雄海外、遂移軍攻眞臘下之、自是年用兵云、增譯異言

〔隋書八十二南蠻列傳〕眞臘

眞臘國在林邑西南、本扶南之屬國也、去日南郡舟行六十日、而南接車渠國、西有朱江國、其國王姓刹利氏、名質多斯那、自其祖漸已强盛、至質多斯那、遂兼扶南而有之、

〔增補華夷通商考三〕柬埔寨カンボウチヤ、トンボウチヤ、カボウチヤトモ云、北極ノ出地事十二度ノ國也、海上日本ヨリ千八百里、占城ノ西、唐ノ西南ノ方也、

南天竺ノ内ニテ、四季熱國也、國主在テ仕置ス、此地ニ大河有リ、天竺恒河ノ末ニテ洪水ノ地ナリ、初秋ノ比ハ河水漸ク增テ平地ニ溢ルヽ故ニ、家居皆水ニ浸リテ、二階ニ住テ、舟ニテ往來シテ諸用ヲ便ス、魚鳥野菜等舟ニテ買賣スル事也、此故ニ河邊ノ民屋皆樓階ヲ造ル也、冬ニ至テ水漸々ニ減テ、極月正月ノ比、水去テ本ノ平地ニ居住ス、尤山近ク地高キ所ハ左モナシ、常ニ蚊ノ大ナル有テ人ヲ喰フ、故ニ貴人ハ晝モ蚊帳ヲ引也、下賤ノ者ハ、暫時モ團扇ヲ不放持テ蚊ヲ拂ナリ、

〔外國通信事略〕柬埔寨カンボチヤ

慶長六年に始て書を奉り物を贈る、但しこれよりさきに、此方より御書と物とを賜ひし返禮の由書中に見えたり、寛永四年の後は、通信絶えたるか、其國の使來る時は、參拜の儀ありき、

〔外蕃通書十八柬埔寨國書〕守重今按ニ、慶長六年ニ來リシコト、何ノ書ニ出タルヤ未ダ考ヘズ、今錄スル所ハ慶長八年ヲ始トス、又寛永四年ノ後モ、享保十二年、元文五年、寛保二年ノ來書アリ、併セ考ベシ、

〔外蕃通書十八柬埔寨國書〕東照宮復賜柬埔寨國王御書載異國往來幷日記

日本國源家康、復章柬埔寨國主麾下、遠傳信書、披之讀之、如蓮華床而聽雹語、矧又贈諸般奇產、感欣交臻、抑貴國有英雄鬪諍之患難、而鼓角聲不止者、不勝嗟嘆、只願和同將士、撫育黎庶、而不及干戈、敝邦兵甲可應貴國所求、更不可制止、本邦商人欲趣貴邦、可遣寡人此書所押之信印、不持此印書之輩者、不可允容焉、懷廷太官、商船卽今告歸國、他日雖到陋邦海涯陸地、不可有寇賊、嶋嶼諸國、嚴加制令、其地縱雖隔遠、其交親切、則何不作四海兄弟思乎、本朝土宜、目錄在別楮其物雖輕賤、聊備軍要而已、今也曆除元正、寒氣尙甚、爲民人須保養也、至祝、

慶長八年癸卯孟春嘉辰

御印

柬埔寨國主上書載相國寺書翰屏風

柬埔寨國寡人書拜奉日本國主足下、蒙及雅愛、錫賜厚惠、寡人欲趍龍臺而叩謝、奈天各一方、水遼遠涉難以進處、負慊々々、今懷廷太官寶舟進小邦、其貴翰來臨、但是所賜者、寡人拜而受之矣、然小國頑庶、未得原服、寡人動兵而征伐、荷懷廷太官尊王命、發枚人衆頭目以助、榮行寡人、喜幸不勝、玆無以爲報、惟願歲再萬歲矣、今懷廷太官之舡候風迅、是時卽使回歸、今寡人遣船主鍾菅吾奉息拜上、准爲親身而來、無以爲信、聊辨微意、以答君情、再伏望咲納是幸、其菅吾之舡帶念薄面、今八月駕回、寡人感德不忘、具此上聞、

獅角八箇　鹿皮參百　孔雀乙箇

寡人再拜

大鎮國元主　几下

太歲癸卯年〇我慶長八年　四月　日　書〇按文略

東照宮復賜東埔寨國主御書載異國往來幷日記

日本國源家康回翰東埔寨國主足下、海路水遠陸地山遙、何圖親得形章、副以方物、其數如書中所記、非至誠爭通遠信、感幸之深、出于望外、貴國人民、未能欽服、仍以征伐爲心者、理之常也、雖然忘怨讎義、順黎民情、能加慈愍者、國家自然安泰乎、不得止則及戰鬪亦可也、兵器戰具、弊邦所產、若是銳利、隨所好可求之、其地縱雖隔絕、其志親昵、則交盟不異域中、懷廷太官久淹留其地、否弊國軍器太刀貳拾把、投之以表微忱、船主鐘菅吾、備語貴邦政化、近見弊邦風俗、故不及細說也、

慶長八稔歲次癸卯小春

御印

〔外蕃通書十八東埔寨國書〕東埔寨國主浮勝王嘉上書載書翰屏風

東埔寨國主浮勝王嘉頓首稽首百拜奉書日本國王殿下、誠以治亂持危、古人盛典、脣齒相防、覇業由基、孤承神器於多難之秋、恨無禆先君一洒之志、所賴者和隣柔遠、講信修睦、以爲宏圖不拔之基、今爾大東上國累降雲錦寶劍、接增輝於金庫、孤感之不勝、願效秦晋之交、自愧才德不揚、敢望大度不棄、一撮扁土、所產難伸、微意姑以一二伴東、其前年所差原彌二右衞門同菅吾來貢、因何並無名據、菅吾所稱係舡主槐庭不准同寫、此等情理、明公可辨、以杜後患、庶往來無弊、復願明公以孤爲念、毋俾船隻太多、仍給印與、此貢使原彌二右衞門來、此總管常通往來、勿擾良民、貽恥大國、是幸、前所附明峯船長刀二十柄、喜悅深藏、

遲羅烏銃貳門　明角藥筒貳口　帶心筒貳筒　孔雀尾四扇　蜂蠟伍拾斤幷東

太歲乙巳年〇我慶長十年　四月　日　差進貢使原彌二右衞門准齋

此限至正月取批廻來緻〇按文略

東照宮復賜東埔寨國浮勝王嘉御書載異國往來幷日記

日本國源家康回報東埔寨國主浮勝王嘉閣下、遙領台翰、薰讀主復、時々聞遠方信者、歡悰有餘、特鳥銃、孔雀彩羽等、其物其數如穎生所記、自弊國赴貴國之輩、希求商船不多者、想是陋邦商賈作凶賊、而苦貴國民人者耶、數回如所告報、日本商客、或非義非法、或多貪多嗔、於罪奸深重者、如國政可行刑法、餘事期望復信也、不具、

慶長第十歲舍乙巳仲冬日

御印

〔外蕃通書十八東埔寨國書〕東照宮賜東埔寨御制札載異國日記

近年到其國日本人、作惡逆輩者、如東埔寨法度可被致成敗也、於日本無隔心、任此印札可被申付也、仍狀如件、

慶長十三年戊申八月六日

御印

東埔寨國主　足下

〔長崎志十一〕享保十二丁未年

一七月廿六日、東埔寨本國ヨリ貢船壹艘入津ス、但東埔寨國王六佛嬌花信牌願ノ書翰壹通、幷本國出產ノ品二十種進貢ス、其趣昔年ハ貴國エ商賣船數度差越ノ處、近年國務繁ク中絕ニ及ベリ、仍テ三年前ヨリ貢船ヲ造リ、今年家臣倭雅世罕文得理ヲ初、東埔寨人三人、瓜哇人六人、唐人五拾六人乘組渡海ス、則江府言上有之、本國信牌一枚與ヘラレ、土產ノ貢物ハ御受用無之、

〔外蕃通書十九東埔寨國壹〕東埔寨國總制進六參烈巴司哲王呈長崎奉行書（同上〇長崎譯司所ノ傳）

東埔寨國鎮國大總制眞臘金塔水陸等處地方軍國諸務事進六參烈巴司哲王鄭爲裕國增商事切慕貴國中外交孚、生理開興殖之源、檣帆雲集、往來聽阜通之道、以有齊無、洵是東瀛福地、居恒不置、巍然五島名山、人文繁盛、貨物精奇、本國駐鎮西南、所產香水皮漆等貨、頗合本國時宜、第以水程遙遠、未得常々來往、惟有戊申己酉之事、修貨發船、付劉衙觀、黃楳觀、前往貿易、經蒙廣額給牌、及至辛亥壬子之歲、兩次被風收入廣東、不能如懷、每以爲仄、茲歲庚申、又著吳苔國作船至四月廿一日、在本港開驛、到貴國貿易所帶貨物、俟批價及各項事竣、遣本船回棹日、務懇在中冬放番、得正風迅時候、使注洋快捷、趕明年春杪得以再發、從此往來無間、如川而至、喜見商日增而國日裕也、曷勝翹企幸甚々々、

天運庚申歲肆月　日

守重云、此書予又長崎ニ於テ傳寫ス、末ニ天運庚申歲トアリ、則我元文五年ナルベシ、

〔外蕃通書十九東埔寨國壹〕東埔寨國總制進爵六參烈巴司哲王呈長崎奉行書

東埔寨國大總制統理水陸軍務帶管眞臘通國地方進爵六參烈巴司哲王鄭、謹啓于日本國國王殿下、伏以德星東耀、九州共仰光華、瑞色西臨、四海咸瞻、絢爛盛世徵祥、遐陬被澤、恭惟殿下尊崇艮德、皇圖鞏固如山、寬廣天心、聖度汪洋似海、仁風遠播、八紘沐綏撫之恩、令聞普揚、萬國彙謳歌之慶、梯航絡繹似輻輳、商賈遠近而悅來、是以昔年叨邀大德寵頒龍牌、據于癸丑甲寅二年、收風廣廈、不能覩光上國、徒切向日私誠、及至丙辰國變人殊、舟往牌滅、延至去歲、特遣吳茗園齎書上陳、先稱部懷、茲者復懇恩波廣洒、敢請龍牌再領、因遣卑員六偓雅婆冐文得理、船商林善長前趨、貴國敬獻土產、庋表微衷、伏望金批准行、炤例給付、使增聲色、于敝國、永被仁慈于大國、無任翹切曷勝企仰、

壬戌年〇寬保二年　五月　日

朱印

渡海朱印

聘儀禮單

象牙壹對　犀角壹匣　玳瑁壹匣　烏漆拾硲　荳蔻百斤　砂仁百斤　孔雀壹對　火雞壹對

山雞肆對　玳瑁肆頭

〔長崎志十一〕寬保二壬戌年

一六月廿八日、東埔寨國ヨリ、船主林善長、差官六偓雅婆冐文得理、信牌願ノ書翰持渡ル、江府御窺ノ上、本國信牌一枚被相與之、

〔增補華夷通商考三〕東埔寨（カンボウチヤ）（ポウチヤトモ）

此國ノ人日本ニ來ル事稀也、唐人此國ニ行テ諸色調ヘ船仕出シ來ル也、此ノ以前日本ニテ唐渡リト號シテ、長崎ヨリ渡海セシハ、皆東京、交趾、東埔寨、遲羅ニ行テ、唐土中華ニ往シニハ非ズ、其渡海ノ船ヲ御朱印舟ト號セシモ、公儀ヨリ免許ノ御朱印ヲ申賜テ渡海セシ故也、其船主京堺長崎ノ町人也、

〔異國御朱印帳〕東埔寨

一慶長九年甲辰閏八月十二日　平戶傳介

一同年八月廿六日　島津陸奥守

一同年閏八月十二日　同

一同年十二月十八日　五島淡路守

一慶長十年乙巳五月十六日（此外西洋一通）　六條二兵衞（請取來）

一慶長十年乙巳九月廿八日　有馬修理

本上有一札　遍境一枚　堵物一結　墨一挺　香合一惠之　長井四郎右衞門（當年始也）

乙巳十月二日渡之、此日山駿州亦被來、御太刀御脇指被遣、

一柬埔寨浮勝王嘉ヘ鐵砲二十柄、内貳柄別種、

乙巳十月十二日渡管吾請取在之、寶蓋壹ヶ約之、

一慶長十年九月　舟本彌七郎九ノ十八日渡之、請取在之、

一同十年乙巳十一月六日　原彌二右衞門普界一惠之、御書箱一歸ル、長井四郎右衞門取次不審、請取在之、

自遠州中泉御朱印來、於當院十月十九日書之、請取有之、

御屛風五双被遣、山駿州被請取、駿州被相添狀有之、御書十二ノ七日渡之、

一同十年十二月二日　豆葉屋四郎左衞門　舟ハ不申付候由也　大黑長左衞門

從江戶御印來、於此方今日書之、遍境一惠之、

一柬埔寨握雅招花ヘ御書壹通、山駿州有折紙、原彌次右衞門内、孫七郎可請取之由申候間遣之、乙巳十二月十日、

一慶長十一年七月廿七日　華橋壹枚惠之　京ノ河野喜三右衞門申請之由也、本上有狀、

一同十一年丙午八月十五日　大坂天滿　ヒツダヤ孫左衞門本上有狀、八月十八日渡之、請取有之、

一自柬埔寨到日本之商船、於州縣城邑海濱津湊、非理非法不可致違亂、若於違犯之輩者、可誅罰者也、○中略

一自日本到柬埔寨國舟也　慶長十三戊申孟秋廿五日堺木屋彌三右衞門拜領取次受閑也、普白一惠之、駿府ニ而書之、

一自日本到柬埔寨國舟也　唐人五官拜領御朱印、普界一被惠之、

右　慶長十四年己酉正月十一日

一自日本到柬埔寨國舟也　大村内、江島吉右衞門拜領御朱印、長谷川左兵衞取次、本上州狀アリ、普界一被惠之、七月十七日後庄三ヘ渡也、

雜載

右　慶長十五年戊正月廿五日

〔異國渡海御朱印帳〕柬埔寨

一自日本到柬埔寨國舟也　本上州狀アリ、慶長十七壬子十月二日、於駿府書之、拜領之主ハ、上州書中ニ不承候也、後庄三ゟ申來、御□□御拜領かと使者申也、

右　慶長十八年癸丑正月十一日

一自日本到柬埔寨國舟也　木田理右衞門拜領、長谷川左兵衞御鷹場ゟ狀來、慶長十八癸丑十一月廿二日、於南禪寺書之、此時之出入理、交趾之下ニ詳、五通之内也、

右　慶長十九年甲寅正月十一日

一自日本到柬埔寨國舟也　しんによろ拜領也、御印紙持來長谷川左兵衞江戶ゟ狀來、十二月四日ノ日付也、慶長十八癸丑十二月十日、於參州吉田書之、駿府江下向之時、□□□□也、しんによろハ岡崎ニ待テ□也、又來ル通事之由也、段子一卷惠之、しんによろの名ヲごんさゐろべいゝと云也、長崎しんによろと書て渡候、

右　慶長十九年甲寅正月十一日

一自日本到柬埔寨國舟也　長崎船頭彌右衞門ニ被下、長谷川左兵衞狀アリ、呂宋ヘ三通、暹邏ヘ一通、柬埔寨ヘ一通、此時以上五通書テ遣候、慶長廿七月廿日書之也、元和元也

右　元和元年乙卯九月九日

〔薩藩舊記後集二十七〕掟

一京泊江入津之かほうしや船、公方樣ヘ御禮之儀候而、商賣人をしうり、をしがひ、其外不可有非道事、○中略

右條々於令違犯輩者、可被處嚴科者也、